



气象作曲家 2

战场即诞生

译者：主权玫瑰&Z.SI.GP 公众号：造翼者们

一、破题：

小说英文名为《The Weather Composer》直译“气象作曲家”。

玛呼在《源于心而生活》里谈到“人类是一个浩瀚的能量生态系统（均衡系统）的一部分，该生态系统包括了我们的太阳系的太阳及行星，甚或还包括系外的。我们的太阳生成了一种太空气候，互动于地球磁场，而对我们的处境、心情、化学平衡、甚至我们直觉和心灵能力的可调节感官，造成深远的影响。”“在不久的将来，这将被证明是一种双向的通道。这就是说，人类，在一种集体层面——通过他们的情感散发物而在能量上——能够影响地球，以及更广地，我们的太阳系。”“换句话说，行星和恒星影响着我们，然后，我们转而又影响着它们。这是意识在能量层面的相互连接，或者说，这就是共振、缠结（译注：量子学概念，指 2 物间超越距离的关联性）、和通信中的交织能量场。它就如同一首发源于人类集体能量场（CHEF）的声波与光波的交响乐，与发源于地球磁场（EGF）的声波与光波的交响曲相互影响着。这两者——CHEF 和 EGF——共舞于一种互惠的能量交换中，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发生于 CHEF 的状况，对于地球去优雅地转变和进化的能力而言，不是促进就是阻碍。”

在本小说里，正因为人类集体能量场的失衡，让地球磁场无法同步了太阳系的能量场转变，导致了日灼这样的气象灾难。而主人翁泰瑞则希望借由伟大入口的发现来转变人类集体能量场的基底属性，从而谱写出一曲和谐于宇宙进程的能量交响乐。

二、梗概：

2021 年，剧烈的太阳风暴袭击地球，带来持续 11 年的生态灾难，人类文明崩溃。世界联合政府“合族国”继而诞生，努力延续和重建人类文明。三个出生于太阳风暴日的中东少年，泰瑞、卢拉、马利克则开启了人类文明的突变跃升的进程。

小说第一部《马哈迪的崛起》讲述了泰瑞自我觉醒的故事。泰瑞出生在一个伊朗少数部族，被认为是马哈迪（伊斯兰教中的救世主）。泰瑞希望学习科学知识去完成伟大入口的发现，于是独自逃往合族国设立在伊朗的学习机构“技能研习中心”。合族国则认为他冠绝全球的超高智商可以帮助人类文明的重建。经过一番惊心动魄的争夺战，泰瑞最终成功抵达合族国首府，美国丹佛，进入地下基地开始了自己的学习和研究之旅。

小说第二部《战场即诞生》讲述了泰瑞和卢拉在地下基地的故事。泰瑞协助了卢拉的觉醒。之后他俩一起挫败了反对派的阴谋，拯救了合族国的总统，并说服他将资源转向了伟大入口研究的方向。

序

我记得的第一件事就是速度--绝对的、终极的速度。那类被看到前就消失无踪的速度。我是一种等离子体的光波，诞生自太阳大气的最深触及范围。一种出自日冕的磁爆冲击波。在诞生的这个时刻，我是一片辐射之海。没有任何物质眼睛能看见我。我的种种频率太过高能，太过强烈，以至无法被看到，而我的那些能够被检测到的部分，只是些无关紧要的卷须而已。

我的诞生是由一个遥远的恒星系统所意愿的。它的伽玛射线的，从太阳残酷的烈焰中激出了我的实存性，如同一条液态光的皮鞭，我的家系将我锤炼进了太空的深邃黑暗里...我在我就从我那暴烈的启动旅行进了这里。我被配置了9千万伏特的电压，构成我实存性的粒子，被充电到如此程度，至于我成了曾触及到这个称为地球的微小蓝行星的最强电磁能量。

环绕着我的黑暗，在无色状态下，浓重而鲜活。除了我自身的光以外，没有任何光渗透其内。我是束状的粒子系统--高能带电、意志决绝，却无从发见。我是这些粒子的集群，且我具有智能。这智能是由某种我无法描述的事物，赠给我的，且我的智能，不是人类设想的那类。不存在测量它的方式。不存在可比对的。我能用以描述我这智能之源头的唯一一个词就是，神秘。事实上，我就是个神秘，而科学憎恨着我那费解的真相。

我以超过二分之一光速的速度飞驰着，仅仅十分钟15秒内就穿越了黑暗峡谷。当更接近这个蓝色行星时，我开始感觉到某种阻抗。从最初诞生之时，我就知道，它是我的目的地。我是质子的编队，聚集在那“神秘”所编排的一种等离子体浓汤里。没错，这就是我，没有人看见了我的到来。只有我的胎盘排出过程，可能被一小撮惊讶于我诞生之规模的天文学家所看到了，但是我，一直被包裹在不可见中。

我能够感觉到那些被你们称为卫星的机械性物体，在我通过它们时，被关闭了运行。它们的电子系统，在微微秒间隔就被烧毁而如绝望的回声般，轻语了他们的临终留言。它们的分子结构，在我的通过中重生了，成为了他们无法躲避，更无从理解的能量的牺牲品。可以感觉到下方世界的宁静感，因为人类制造的那些，聚拢在穹顶空间里的机器，都死了。我记得其中的一个卫星带有磁场保护罩，我注意到了那抵抗的感觉--虽然很微弱--于是留下了一张金色的主板，作为其远见的报偿。不过我对人类那些工程技术的谦卑敬仰，显然很空洞，因为那卫星还是在了一股 X 射线辐射的波浪中，如处于暴风雨征程中的一片孤独树叶被风带走般，失去了它原来的轨道。我恐怕它已经撞在了地球上。我没有回头看它的情况。

还有些空间望远镜。它们仿佛脱离了身体的双眼，目不转睛的停留在地球轨道上，直到我通过它们那一刻为止。当我的重质子--一些能给电子产品带来神秘死亡的粒子群--击中它们的硅体时，那些过滤器，就像眼帘般永恒的瞑目了。它们的保护罩，浸透了我的能量，无法对抗我那最狂野脉络的袭击。

当足够量的我到达后，你们的大气电离化了，就像冰晶体的交响乐突然形成了般。它们那精美的枝蔓晶体结构触伸着。源于这触伸——**centillion**（1000 自乘 101 次所得的数）次之后——一声沉闷却渗及四方的声音爆发出来。一种光闪起，并开始源于粒子的摩擦而流动。我开始震惊于自己所看到的，地球的地磁场突然变换成了翡翠绿和深紫红。我成了一曲色彩和声音的交响乐，成了我创造者之神秘的献媚者。

当我终于感觉到气球足够推回来。我慢到了每秒 8322 公里。当你以我的速度旅行时，智能就是全部重要的事情，因为你在一眨眼的功夫说出“go”时，决定就做出了。我变得像我制造者手中的三叉线，而我插入了 3 个新生人类。那发生的如此迅速，我有意将过程减速，以便能栖身在这最粗糙的绝顶时点。

第一个新生儿在这个世界某处黑暗角落的荒凉医院里。闪光在稍早前已经消失了--那是我临在性的影子。母亲依然在一间漆黑房间里奋斗于一张台上，因疼痛而尖叫着。甚至发电机都踢坏了。孩子的头已经隆出，于是我交融于她的头，在其内舞蹈着我的粒子，增强着神经的连接。我想要提升这孩子对于神秘、好奇、爱、——以及可能最重要的——对于魔力的感知官能。

不是那种你在舞台上或你们的光电秀方框里观看的那种魔力。我所说

的这种魔力，是当科学和灵性舞蹈着亲近彼此，而变成比之前任何单方都更宏大之物时的所带来的那种魔力，那会成为比以往出现过的事物都更伟大的魔法。当这女婴吸进她的第一口气，我完全地进入了她。我的能量依旧很强，尽管多少因大气层减弱了，但在新生儿的柔软大脑里还是足够强大到压印下我赠予她的那些天赋。

第二个新生儿也在一所医院，但这座是现代、乏味、无特征的。婴儿依然在母亲的子宫里，不过很快就会被生出来，或许一小时之内。不过，当我一到来，分娩就立刻地，无疼痛地，毫不费力地发生了。男婴是被接住而非生出来的。我将加速能力赠与给了这个孩子。这能力可能会活跃比较短的时间，但他可能会以一种从未被见过的步调去创造。在我跟这新生儿共处的迟钝时刻里，在感觉到一个阴谋被揭示出时，出现了片刻的后悔，但是我的目的不是规定或强印，而单纯只赠予我种种谜一般的力量去放大（既有的）。

第三个孩子，啊，他是我的最爱，因为他就诞生于波动的天空之下。没有遮挡物遮挡他，或钝化我的种种力量。没有任何阻抗之物。完全没有。他就诞生在我到达前一分钟。他躺在母亲的胸口。我能感觉到他跟母亲间那巨大的爱。在这个不同于前的孩子身上，存在着一个天命。那是对于“我之所是”的一种爱。之前我从未感觉到过这个。这里这个灵魂理解我。我？！

当我以自己的临在倾注进他的大脑和神经系统，他的双眼短暂地睁开。我给予了他明晰、透明，以及最为重要的，对于使命的一种无可否认的感觉。甚至作为一个初生的生命，我都能看到他那一片片的未来。那张开双臂的雕塑，是以他之名而建的纪念碑，被一些不可知的一或者说之前不可知的事物所围绕着。他就是那个人。他就是那个将会发现我的人。他就是那个将会使得我变得可知的人。

需要花多长时间去相信（我的存在）？一个瞬间。

目录

引子

第一章：伙伴

第二章：突如其来的黑暗

第三章：释放

- 第四章：对立力量
- 第五章：葬礼
- 第六章：动物园
- 第七章：预言
- 第八章：高地
- 第九章：人类的恐惧
- 第十章：上方
- 第十一章：动机
- 第十二章：镜子
- 第十三章：漫步阳光下
- 第十四章：小鼠风波
- 第十五章：梦精灵
- 第十六章：怀疑
- 第十七章：反抗
- 第十八章：兄妹
- 第十九章：监视器
- 第二十章：逆三角
- 第二十一章：50个成人
- 第二十二章：木屋
- 第二十三章：9：13
- 第二十四章：哪个？
- 第二十五章：最微小振动
- 第二十六章：刀
- 第二十七章：九成
- 第二十八章：意识
- 第二十九章：同事
- 第三十章：尼
- 第三十一章：贼
- 第三十二章：洗礼
- 第三十三章：再会
- 第三十四章：我们
- 第三十五章：垃圾
- 第三十六章：疯狂

第三十七章：爱
第三十八章：爱国者
第三十九章：名单
第四十章：历史观
第四十一章：我是？
第四十二章：阻挠
第四十三章：姐妹们
第四十四章：一分钟
第四十五章：幽灵
第四十六章：协议
第四十七章：正好一分钟
第四十八章：不速之客
第四十九章：灵的诞生
第五十章：阿尔伯特
第五十一章：第二个人
第五十二章：清单
第五十三章：2023 年的嫉妒
第五十四章：希望
第五十五章：...黄
第五十六章：分离
第五十七章：主权独立
第五十八章：七天内
第五十九章：内在探测器
第六十章：失去两位朋友
尾声

第一章：伙伴

那房间很明亮。镁光灯泡将那墙壁洗刷的更加洁白；它们那被限制中的高频蜂鸣声，在粗暴的歌唱。泰瑞卡恩坐在一个被过度装饰的真皮椅子
里，它已经磨破了，特别是手臂部位，那是有些人的神经质手指，不断触
摸那些皮面，以至于令其白色内含物，如好奇的孩子般探出头来。泰瑞费
了很大劲儿，舒服的在那巨大的椅子上坐好，他的双脚悬浮在地板上方。
他 12 岁，黑发有些卷曲，有着一张严肃的面孔，总是像在探测自己所处

的环境。他那最标签性的特征--是那湛蓝的双眸--被安置在一张波斯人的平衡而坚毅的脸庞上。

“老实说，我不记得了，”伊夫琳莫瑞丽斯医生以慢动作摇着头，温柔的说。她是个接受过哈佛训练的心理医生，在班级里成绩优异，在20岁风华正茂那年毕业时，获得了行为心理学的博士学位。大家都认为她很聪颖，有智慧，是851名博士之一。她在技能研搜中心工作，是公认的人类学专家。

她三十出头，是个苗条的女子，接近全黑的长发，没有烫卷，扎成一个马尾，一直垂到腰部。她鬓角附近的头发，已经开始花白。她是个很迷人的书呆子类型。她的形象具有一定的简朴特征，这让她的话语增添了更多重量。她结婚很早，几乎就在从哈佛毕业之后。她爱上了一位文学教授，而他们就在日灼的六周前结婚了。

日灼，是一个改变了地球上所有人的生命，以及所有事物的事件。

从来没有过一种事件，能够具有如此扫荡性的改变生命的力量，改变所有的生命。不幸的是，那个改变是朝着不好的方向。日灼是一次过度的太阳活动的结果，将地球拉进了退化的时间线--不只在技术上，同时也在人类人口和支撑生命的平台方面，如农业和医疗。

泰瑞重复着自己的提问。“那么你遵循于谁？”

“你是说，我在自己的实践中应用哪个思维学派？”

泰瑞点头。

“我是个涉猎者。我从各种学派里，抽取内容。我真的没有特定的共鸣点。这真的取决于我合作的人。你对这些事很感兴趣？”

莫瑞丽斯医生架起腿，打开一个文件夹，不再看泰瑞的双眸。“他直接看穿了我，”她想。

“不，”泰瑞摇头说。“我不理解人们为什么会如此严密地测试机器的人格。”

“你认为自己是个机器吗？”

泰瑞再次摇头。“不，但这却是你在做的，不是吗？”

莫瑞丽斯医生笑了，并在椅子上挪了挪位置。那是个跟泰瑞的同种类型的椅子，不过处于更好的状态。“你为何认为人类是机器呢？”

“人类是很多事物，”泰瑞回答，“但作为一台机器的那部分，是发生了故障的部分，所以这个部分总是被你研究...你在试图修理。”

莫瑞丽斯医生凝视自己的笔，过了很长时间，才接触泰瑞的目光。“我没有试图修理任何东西，泰瑞。我不认为你不正常了。我只希望更了解你。”

“那就问些正确的问题，”泰瑞对自己低语。

莫瑞丽斯医生皱眉。“我听不见你的话，泰瑞。是否能请你大声点讲话？”

泰瑞保持完美的静止和安静。

莫瑞丽斯医生轻轻的叹气。她从膝盖上那文件夹里拉出一个文件，交给了泰瑞。“你的心里文档还没有完成，泰瑞。你为何没有回答那所有的提问？”

莫瑞丽斯医生举起那个心理文档，不过看到泰瑞拒绝它，就抿着嘴，将它放回自己的膝盖上。她无法隐藏自己的失望。

“甚至连你的生日都没有？”

泰瑞耸肩，仿佛他突然不知道怎样说英文。

有时，莫瑞丽斯医生希望自己能有窗户，让她可以扭头看过去，那样她可以假装有些事在分散她的注意力，她希望隐藏自己的焦虑。虽然泰瑞不是个患者--在医学角度上--他只是个学生，其智商却盖过了整个技能研搜中心的所有最睿智的头脑。莫瑞丽斯医生不断提醒自己这个事实，她特别对那些 UHIQ（超高智商）的病理学感兴趣。他们一般倾向于缺乏社交能力。他们倾向于性格内向。他们倾向于很自我专注在自己的心智里。他们的 ego 人格都很有传奇性。

莫瑞丽斯医生将那文件塞回那个文件夹。“你还没有回答我。”

泰瑞小心的看了看莫瑞丽斯医生的方位。“你的问卷是关于我心智和情感的主观状态的。因为它们是主观的，我没有发现关联性。”

“那你该问...”

“关于什么？”

“你可以提问来获取明晰性。”

“我并不缺乏明晰性。”

“你想完成这个测试？”

“你能回答我关于关联性的问题？”

莫瑞丽斯医生朝后靠在椅子上。这是她用来强调自己将说陈述内容的重要性的方式。“泰瑞，我们对每一个来到我们技能研搜中心的学生，都进行测试。我们利用你们的回答，来更好的决定我们可以如何教育或引导你们，走向成长。那可以帮我们敏感地发现你们的需求。你在恐惧什么？”

“没有。”

“好。那么，你是否能回答这所有的提问？”

泰瑞环顾那空旷的办公室。在书架上方，挂着个很小的画框，有些弯曲了。那画里是一个女子，凝视一个鱼缸内部。那女子的面容很专著。好奇。相反，那两条鱼仿佛很喜悦，根本没有觉察到自己那人类观察者的存在。

“我感觉自己是那其中的一条鱼，”泰瑞开口。“你认为我在鱼缸里，但是我不是真的在那里。你希望我回答那些无法描述我的问题。你让我接受这些测试，只是因为其他人接受了这些测试。你不能理解我的不情愿。于是，你看到一种需要医治的痛苦，而其实那痛苦根本不存在。我认为你需要放开这些问卷。也许问些...不同的问题。”

那是泰瑞说的最长的话，莫瑞丽斯医生获得了鼓励。她靠在椅背上。“你是否可以给我一个，我可以问你，并让你感到关联的问题的例子？”

“好...当我说自己不在那个鱼缸里...那不能引出你的一个提问吗？”

“比如...？”

“那么，你在哪里？”泰瑞说，他的声音在模拟她的语调。

“好，如果你不在那鱼缸里，你在哪里呢？”莫瑞丽斯医生问，她因为一个看起来不足12岁的男孩的责备而闪动着眼睫毛。

“我不希望被观察，”泰瑞说。“我不希望被分析。我不需要你的敏锐。每当你看我，”泰瑞的双眼紧闭，“你看到的是你心智所捏造的事物，而非我之所是的。”

莫瑞丽斯医生扭头不看他，她的心跳在加速。“你怎么知道这些的？你怎么知道我看不懂你？那真实的你？”

“你的提问告诉了我。”

“是的，但那不是我了解你的途径么...我通过提问？”

“如果你的心智里充满了分类，你就会试图将人们归拾到不同类别。你问了些问题来找出该将我归拾到哪儿。我该被放进哪个鱼缸？由于我没有回答你用以评估的问题，你就推定，现在这场谈话里，我是个对手，必须被变成一个心甘情愿对象--否则，我如何能被了解呢？我不是对手，也不会是个心甘情愿的对象。所以，我们不得不谈论些什么呢？回到关联性...”

莫瑞丽斯医生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整齐的折叠在膝盖上。跟超高智商合作，从来都不容易。

“告诉我，你认为自己为何在这里？”

“在这个房间，还是技能研搜中心？”

“后者。”

“我的智能。”

“是什么让你的智能令技能研搜中心（FRC）感兴趣呢？”

“我很年轻，所以他们希望我可以被塑造。我比多数人都聪明，所以他们希望我能发明一些可能对人类种族有用的技术，对合族国有用的。”

“你的谦逊很真诚，”莫瑞丽斯医生夸奖到，“但你跟我都知道，你的智能不只是比多数人聪明。它比所有人都高--高出很多。那让你成为令人感兴趣的人。你身上的一些东西是独一无二的--一些之前从未出现在这个行星上的东西。所以我很有兴趣跟你谈话。至于你关于我在试图分类你的假设，我不否认自己希望将你归类的兴趣，但我的主要部分很清楚，我们不具备那个为你准备的类别...或鱼缸，那是你的用语。”

莫瑞丽斯医生笑了，然后把那个文件夹放在桌子上。

“你是否可以关掉头顶那盏灯？”泰瑞问。

“它们打扰你了？”

泰瑞点头。

“我有些蜡烛...”

“感激，蜡烛更好些，”泰瑞温柔的说。

莫瑞丽斯医生从那书桌抽屉里拿出一些蜡烛，并点燃它们，然后走到她的门口，关掉那电键。然后，她走回书桌这里，将手放在桌灯上。“你也希望这个被关掉吗？”

泰瑞点头。“是的，请关掉。”

莫瑞丽斯医生关掉那电键，于是台灯也灭了。只剩下两根蜡烛，它们火焰在装饰着那乳白色的蜡质底座。那房间变得更安静了，更暗淡了，那墙壁变得更加鲜活，充满了阴影和动态。

“感激你，”泰瑞静静的说。

“我感觉自己也更喜欢这样。这更自然。”

“对。”

莫瑞丽斯医生回到她的椅子那里，调整了自己的黑色眼镜框。“你已经在这里两周了，斯坦顿总统和他的一些随从，正要来看你。你如何感

觉？”

“受恩惠。”

“具体呢？”

泰瑞耸肩。“他来到后，我会发现的。”

“你听起来还有疑虑...有吗？”

“这个单词，疑虑。意思是我有些感觉或念头，感到可能发生什么或可能成真。它也可以意味着，我有些感觉或确信，说某人内疚于某种非法、不真诚、或不愉快的行动。你指的那个意思呢？”

“唔...”莫瑞丽斯医生直视顶棚。“我让你决定。”

“他掌握着权力。我有智能。我怀疑他想要我的智能去为他的权力服务。”

“可能他的权力将会服务于你的智能，”莫瑞丽斯医生说完，犹豫了一会儿，仿佛在试图回忆什么难以捉摸的事。

“你已经见过他了，不是吗？”

泰瑞点头。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莫瑞丽斯医生开朗的说。“你见他的时候...你感觉他怎样？”

“他是个奢侈的男子，我不确定他是否同情那些普通家庭的困境。”

“嗯，作为政治家，那貌似他们履历书里的弱项。”

泰瑞看入莫瑞丽斯医生的双眼，并毫不留情的凝视。“你打算用你昨天给我的那个心理测试文件，去做什么？”

她有意希望自己能微笑，提醒自己，这个娇小的看起来无邪的男孩，拥有着庞大智力的头脑。她感到最好直接提出那些问题，否则她就会被逼入角落。

“如果我看看自己的笔记，你是否介意？”莫瑞丽斯医生伸手到自己身后拿一个桌上的蓝色笔记本，并问到。

泰瑞保持沉默，知道那是个设问。

莫瑞丽斯医生低头翻看那笔记本，头几乎埋在那本子里，然后突然在某一页上停了下来。她抬头看。“宽恕我--我的药方已经过期九年之久了。我几乎无法阅读，除非那些印刷物放在我鼻子底下，特别是我自己的手写体。”她快速闪出了微笑。“这灯光也不帮忙。”

她转身抓起一支铅笔，将它放在那翻开笔记本的脊背处。“你从出生就被作为马哈迪培养了，对吗？”

“是的。”

“这是否因为你很早就被识别出拥有超常智能，还是有另外的理由？”

“那是因为一个预言。”

泰瑞看上去不舒服了一会儿，如同一个被诱限了的人。接着是一次深深的吐气。“马哈迪是第 20 个伊玛目，那个将所有人引领向一个真正的联合性宗教的人。他的到来被预言是在末日...最后审判期间。”

“那做什么呢？”

“赎回人民。拯救他们。”

“那么日灼就是世界末日？”

泰瑞点头。

“你是否相信那个预言？”莫瑞丽斯医生问。

泰瑞紧闭双眼。“直到埋葬了我老师之前，都不信。”

“你埋葬了自己的老师？”莫瑞丽斯医生拿起她的铅笔，开始在笔记本里记录。“何时？”

“17 天前。”

“发生什么事了？”

“我从自己的部落逃了出来。我希望寻找更高阶的老师。我需要一种比我的老师所能提供给我的，更高的教育。他是个聪明人，是巴鲁齐种族里最有教养的人，但他只是一个人。他的知识在很多我最感兴趣的题目上，都是有局限的。”

泰瑞停顿了一下。“当我逃走来马什哈德时，一个小队被派出来遣返我。贾瓦德，我的老师，是那 12 人小队的一员。我当时在马什哈德的学校里。我住在那里。贾瓦德...他试图说服我回去。我也试图说服他跟我留在那里。最后，他决定跟我留下来，但是他被枪击而被杀害了。”

“当我那晚埋葬他时，一种临在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它是一种光——一种巨大的光——古老的光。它，它耗嗜了我。它进入并转变成了我。它之前一直都在我内里，等待着正确的时间来使得它被知晓。”

“而你相信这光，它是马哈迪？”

泰瑞点点头道“基于那次经验，我感觉它是我。”

12

莫瑞丽斯博士坐回到椅子上。嘴张着，仿佛打算问个问题，但接下来她却停住了。一种奇异的静默进入了房间。一根蜡烛的火苗突然开始狂乱

地摇曳起来，仿佛是在泄露出它需要更多空气或蜡的信息。

蜡烛熄灭了。房间里本就黯淡的光又削弱了一半。

“我去拿另一根蜡烛，”莫瑞丽斯医生说着，要起身。

“没关系。就那样吧。”

莫瑞丽斯医生带着疑惑的表情坐了回去。她平复自己衬衣的衣袖，争取时间来平静自己。“我知道，你从马什哈德的脱出，很能带来压力。你现在怎样了？”她的声音柔和了下来，仿佛更弱的光线，让她的声音也变弱了。

在微弱的光线下，不时有一些吓人的东西能被看到。图像看上去就像海市蜃楼。那些影子显化出来，接着消失掉。

蜡烛烟气的味道充满了房间，莫瑞丽斯博士感觉被某种她无法描述或理解的东西所包围着。保持冷静，她告诉自己。他是个精神病人吗？可能他在催眠我，而我没有觉察到？

她看到一道闪光似乎从泰瑞的胸口爆发出来。接着就消失不见了。她眯起眼来再次看去。泰瑞看上去消失不见了。

13

她极力眨巴了下眼睛，再次睁开眼来时——他又回来了。发生了什么？

“你的丈夫在那第一波灾难中去世了...我是在那时诞生的，”泰瑞说，他的声音很遥远，但很冷静。“他是个老师...教语言和故事的。”

“怎么...你是怎么知道这个的？”莫瑞丽斯医生的声音在警觉中颤抖。

“你的双手满是其他人的关切，”泰瑞令人困惑地回答道。“它们无法再容下更多了，而你，双手满满，却选择了空虚。”

莫瑞丽斯医生努力眨眼，慢动作，她每次睁开双眼，都希望那房间再次回到正常：泰瑞会坐下；那对话会变成心理疗愈；并且这个强有力临在的感觉也会消失！她的希望变成了泪水。我为何在哭泣？那是很久以来她对自己的第一次发问。

“为什么我在哭泣？”这次她大声地说出了这话，眼泪也同时流淌下了她的脸颊。

“因为你已经失落掉了你跟宇宙的关系。”

“我怎么...我怎么可能还拥有这样的关系？我...我是失落掉的是其他什么。。。。”

“莫瑞丽斯博士，你是那个询问马哈迪的人。”

14

“我没说我...我想要体验...无论马哈迪是什么...它正在...正在吓到我。”

“为什么你在害怕？”

“因为你...你...你不可能是真实存在的。”

“为什么我不是实存的呢？”

莫瑞丽斯医生的语调从恐惧变成了责难。“有八十万个理由！我过世的丈夫就是那理由之一！任何力量，创造者，上帝，灵，或你希望称之为什；如果它们会做这样的事...将人类放入这样的...这样的悲惨境遇，它们很难值得去信--它们只配被毁灭！如果你存在，那就意味着你允许了这些发生，而那...只能是恶魔才能这么做。”

最后一根蜡烛突然熄灭了，房间陡然陷入了完全的黑暗中。莫瑞丽斯博士的心搅动于恐惧中。没有任何声响的，突然间，一个光的宇宙充满了宇宙。就好像这个谦逊的房间突然转变成了宇宙的规模。闪烁着亿兆亿兆的细小光，丛集进银河中，数量多不胜数。

“宇宙远比数学能描述的复杂得多，”泰瑞道。它的复杂性是亿兆智能能量的形态——每个单个原子。每个原子都是这种智能的一种精华，而这远远超越了个别生命形态、行星、恒星、太阳系、甚至整个银河的范围。

在那个宇宙的显微镜似的光晕里，她能看到泰瑞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她知道自己也坐着，并且他们都在她办公室里，不过同时，一个不可思议的恢宏宇宙也临在于这里。她的脑无法识别她见到的情景。她的双眼睁开，她醒着，她仔细凝视那房间，无疑地很多星系盘旋在他们周围。存在着一种运动——几乎无法感觉到的运动，但它们确实是运动着。它是活的。它美妙的令人惊诧。恢宏。美丽。无条件。那是个神妙莫测的悖论。

“我在做梦吗？”

“不。”

“那我在做什么...这里在发生什么？”

“你与这一切拥有一种关系。我希望唤起你的记忆。”

“这个...这是什么？”

泰瑞挥动一只手，这个宇宙被移到了一旁，一个以某种方式开启着的入口出现了。起初很小，之后规模膨胀开来。它随着她的每一次呼吸而长大着，直到出现了一种运动感，那入口仿佛在吞噬他们。

他们出现在另一个宇宙里。更小，但更为奇异地显得不同。色彩更灿烂。黑暗更浓重。银河的临在更不普遍。

“我们在那儿”

“在意识中”

16

“这是什么意思？”

“我想向你展示，我们的宇宙，尽管显得巨大而看起来无限，以某种方式而言却仅仅只是那个引领所有生命下行个别化粒子的更大互智能结构的一个部分——”

“如何引导，那么它也操纵了日灼吗？”

“事件源于因与果的诸弦。有时候，起因从一个宇宙探入另一个宇宙。一个银河探入另一个，一个恒星探入另一个，再从恒星探入行星，从这行星又探入它所支持的生命。这些宇宙事件之弦重新模式化、重新格栅化了所有的银河系。他们回响在这个银河系的每个地方。一个从未失落的事物就是：个别化意识。就是你之所是的那粒子。灵魂。”

“为什么向我展示这个？这又被假定能如何帮助我？”

“帮助你去感觉到你的家的恢弘。”

“家？”

“这就是你的家。”泰瑞展开双臂，各个宇宙交替着。数以千计的宇宙扫过房间，在一种连绵不绝的过程中，一个接一个。她立即感觉到如微尘般微不足道，可同时，又比任何一个宇宙都更大——和无穷数量的宇宙一样大。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感觉，她有意识地抑制着自己的体验，因为她感觉自己的心智——被覆于一个僵硬奇点内——正在被拉伸到超越了它的极限。

17

“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应对这...”

“你能，否则你不会要求看到它。”

“我没有要求...”

“你要求了数以千次了。你寻找的所有书，关于人类心智的研究，这些都是你之提问的结果。这里，现在这里，你能看到你的答案——不仅仅在其他作者心智所写下的文字里，你能感觉到它。”

当泰瑞说出最后2个词，莫瑞丽斯博士感觉到一种无可名状的临在征服了自己。那是一场快乐、狂喜、爱和其他上百种情感的海啸，以一种净化掉一切疑惑的方式倾泻到了她身上。她唯能闭上眼睛，聆听自己的呼吸，等待着。她是某种——远胜过了心智和身体的——强大之物的后裔。一种

交替世界、一种光之大教堂安驻进了她，而她开始无法抑制地哭起来。她的身体摇晃起来，但身体感觉上如此遥远以至于她毫不关心。这是某种远为宏大之物的人类分形。她拥有与宇宙的一种强有力关系。她的确拥有！突然，她回到身体里。感觉到了垂落的泪迹。房间是黑暗的。存在着一种嗡嗡声，但她非常确定那只存在于她的心智里。

“现在做什么？”莫瑞丽斯博士问。她的声音对她自己而言听起来很陌生。“现在我该做什么？”

“拾起我们所创造的这个模子，以爱注满它，这样我或许能移交它。”

“什么？”

“那是你所问到的下一步。”

“下一步...是什么意思？”

“我正在解释你问到的:现在该做什么...这就是下一步该做的。你跟宇宙一起创造了一个模子，能够装入你渴望宇宙注入其中的任何东西。”

“任何东西？”

“任何智慧之物。任何被校准于宇宙智能的东西。”

“再重复一次，麻烦。”

“拾起我们所创造的模子，以爱注满它，这样我或许能移交它。”

“这意味着什么？”

“当你祈祷着站在宇宙面前，你创造了一个模子，”泰瑞解释道。“你请求宇宙将爱注入这个模子——这个你跟它一起形成的印记——而以这种爱之注入，你会将它传递出去。你会将它移交给其他人。”

莫瑞丽斯医生伸手在身后摸到一盒面巾纸，她知道它就在自己的桌角上。一般那是给她的患者们专用的，但是今天，依照宿命的编排，她成了那个患者。她擤了鼻子，深沉而粗重的呼吸了一次，并且开始纳闷，自己的生命怎么可能继续保持原样。

“我可以请求宇宙创造一个模子，然后它会注满它？”

19

“是的”

“以任何被校准了宇宙智能的东西？”

“是”

“我如何知道那是什么？”

“你无法”

“那我如何能请求？”

“我正在教你。”

“我只能请求仅仅这一种东西...去注满我的模子？”

“存在着很多变奏。”

“比如？”

“比如慈悲，美丽，理解，移情，智慧，勇气，谦虚，虔诚，充裕，宽恕，这是些例子。这些全都是那同一事物的不同面向，这一事物真正地在以它最鲜活的状态——爱——界定着我们的宇宙。”

“那邪恶是怎么回事？我们的宇宙不也是邪恶的庇护所吗？”

“它没有提供庇护所。邪恶撰取，邪恶欺骗利用，邪恶创造了与宇宙的分裂。在很多方面，邪恶是分裂于宇宙的。邪恶就是，将你自己视为是分裂于一切外在事物之外的，而因为这种分离，你相信你能征服、操纵、严苛、甚至统治其他生命到杀死它们的那个点。邪恶就是分离。”

20

“没有邪恶不可能存在善，对吧？”莫瑞丽斯博士问道。“没有恨就不可能存在爱。”

“你刚才感觉的这种爱不是恨的反面。它是真实可信的。它不是任何神圣之物的衍生物或影子。它是神圣的清晰和透明，是所有生命的仆人。这就是爱。”

“我如何知道这种不同？”

“去感觉到这种不同。去辨识出爱的种种频率，去觉察出它有很多层面，在这些层面内，有很多面向。爱不是一个单一之物，但就如你刚刚发现的，它是一种服务性的联合智能。”

莫瑞丽斯博士慢慢回到了人类自我。她的声音听起来再次变得熟悉。身体感觉到固化地坐在坚实的椅子上。她想站起来，打开台灯，但她还未完全准备好站立。

“我从头到尾没有听到你说到任何像上帝、真主、穆罕默德、耶稣、圣灵之类的名字。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这个行星的特异性而已，它们的意义没有延伸进大厦，仅仅只是我们称为地球的这个地窖里的小小房间。如果要用到这些术语，我会划上很多杠，我会击碎这画面。一切都会崩塌进历史中——时间里。”

“反讽的是，你是马哈迪，”莫瑞丽斯博士道。

21

“它是种妨碍物，这些头衔，但它不会改变我要做的或者我做的方

式。”

“谁知道你——是马哈迪？”

“辛克莱尔博士，现在还有你。”

“为什么我们会知道？”

“你们要求了。”

“这就是事情发生的全部原因...要求？”

“这不是全部，但这是最主要的。”

“我是否可以跟任何人分享这事？”

“不。辛可雷尔博士说，我的老师们都是唯物主义者。如果他们认为我是个宗教关联形象--甚至是莫哈默德的后继者，他们会避开我。”

“我不知道你是否能抑制住这个，”莫瑞丽斯博士道。“它是在你内在的一种临在。你能掌控它吗？”

“我正在学习。”

莫瑞丽斯医生抽动鼻子，然后又擤了鼻子。“如果我打开桌灯，你会被打扰吗？”

“不，你可以开灯。”

那灯被打开了，那房间立刻呈现出物理性存在感。泰瑞坐在他的椅子里，双腿盘在身下。立刻，她曾经体验过的那个精微的临在感，渐变的消失在那物理存在的背后...

这个小男孩怎么可能拥有如此的力量？

“我会记得这个吗？”

“重要的不是记得。重要的是练习。”

“你是说练习我与宇宙的连接？”

“宇宙，单纯只是对“所有生命”的隐喻。你的心就是这种连接的头。这种连接不是跟宇宙的物理物质间的——行星、恒星、星云、星系等等。它是跟这些物理结构之上及其内的生命间的。它是跟生命的连接，而学习去将这种生命感知为是真实的、支持性的、效力强大的、并建基于我们共享的一个事物上的：爱。”

“当你说到宇宙，我感觉到一种距离感...规模太过浩瀚以至于无法围绕在我的心的周围。它太大了，无法真实感觉到它在我微小生命中 seven stories underground 的关联。”

“宇宙是一副全息图。每次你练习与宇宙的伙伴关系时，你都正在活

化你的某个部分来将它带得更近——不是作为一种抽象的概念，而是作为一种与一切生命的真实连接。你正在建立的，正是这种联合于一切生命的连接感。一种信任感，完全独立于时间之外的。”

“你说独立于时间之外是什么意思？”

23

“当你注满模子，并练习属于你的连接，你可能会自己的生命有一些预期，这些是一些事件，而事件是基于时间的。你预期看到时空中的一种显化，因为那就是你的人类仪器所生活的地方，因与果的世界。跟宇宙一起设置模子是因，基于时间的事件是果。信任是无条件性的，因为你同意宇宙以它的时间它的方式来进行传递和实现。”

“所有这些都改变我...无可逆转的改变我。”莫瑞丽斯医生摇头，凝视着马赛克地板，迷失在思考中。“我也是那些唯物主义者之一...”

“你不必改变。宗教、世俗，这些头衔和名称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种扩张和连接的感觉。你是更大整体一部分的感觉，你是这种扩张之传递者的感觉。你不必将它标记为一个东西或另一个东西。标记是无意义的。将它持有在你的心里，练习它。更多的会到来。它会在你练习时展开来。”

“这是否让我成为你的...学生？”

泰瑞摇头微微一笑。“我到这里是来学习，不是来教导的。我不会引导向任何地方，所以也就没有理由跟随--”

“但是刚刚发生的是什么呢？这些是你创造的...你给我看了所有那一切。如果你为其他人做这个，他们会跟随你到任何地方。他们会在几秒钟就接纳你的信仰，你的见解。我已经这样了。我已经是门徒了，无论你是否期待。我无法就这样再回到自己原来的生命里。”

“不要跟随我！”泰瑞几乎喊出了这些词。它们被强有力地说出，以至于莫瑞丽斯医生目瞪口呆的坐在那里，不停的眨眼，惊诧于他反应中的力量。

过后，一阵特殊的沉默充满了那房间。莫瑞丽斯医生挣扎着找到一个合适的回应。“我...我没那个意思...我没想到你会生气。我...我只是想说...嗯...就是我已经变了。我看到了那种爱--一种不同类型的爱的存在...到处都是。那是...那仿佛是宇宙里的氧气，是吗？”

“我没有生气，”泰瑞说到，他的声音变成了耳语。“烦恼可能是个更合适的描述。”

“为什么？”

“这不是关于转变信仰或说服某人：我的道路比其他人更好。这很简单：去发展出一种赞赏，赞赏以你自己的方式存在的与宇宙的关系。去校准于它的智能。去在其他每个人内在看到它。去在一切事物中感觉到联合与平等。这些是已经存在了数千年的单词和概念。在这里，我并没有发明任何新的什么？”

“对，但是你让我能够获得了对它的‘体验’。以前没有人做到过。”

“那么，对于你而言，那些词语具备了更深刻的含义，而以前那些只是单纯的词语？”

莫瑞丽斯医生缓慢点头。

“不过，我还是要告诉你，在几天之内，你就将会怀疑今天这房间里发生的一切。”

“你为什么这么说？”莫瑞丽斯医生怀疑的问。

“因为那是真的。”

“我无法想像自己怎么会怀疑它...”

“生活的分心物会说项。旧模式会闯入。这就是为什么持续练习之所以重要的原因。凡俗的科学和神圣的灵魂会发生冲突，而你的意识会隐退回去，因为它非常精微，很容易被忽略或被几乎所有人类存在体误解。你的灵魂荣耀你的生命。它在这个面向对象的宇宙里，在一种深度稠密的物质深度中，体验着生命。那些内在性；那些黑暗；那些脆弱的情感；个人意志；所有这些跟平等性和一体性感觉都是同等的，甚至更加强烈的吸引着灵魂的兴趣，因为灵魂早已知道平等性和一体性本身就是自己的自然属性。”

莫瑞丽斯医生靠在她的椅子上。她的双手抱着双膝，在深呼吸。突然她的电脑响了起来，她轻微的跳了起来，看着那监视器。“我需要接电话。我怀疑是下一个预约在等待了。”

“感激，汤姆，我这里正要结束。是否辛可雷尔博士在陪她？”

汤姆看了一眼自己左侧。“是的。她依然跟卢拉留在候诊室。”

“好，告诉她我将在两分钟内结束这里。”

“知道了。”

“感激，汤姆。”

“不客气。”

那视频通话结束了，于是莫瑞丽斯医生回到了自己椅子那里，但是依

然站着。“我需要结束这个谈话，泰瑞。我需要些时间来处理所有这一切。我们是否可以再约见。比如...下周？”

泰瑞点头。

“好的，我可以通过辛可雷尔博士定预约。”她伸出手。泰瑞意会的站起身并跟她握手。

“你下一个要见的人，是否卢拉若兰？”泰瑞问。

莫瑞丽斯医生看起来很吃惊。“你们见过？”

“没有。”

“那你怎么知道她的名字--你是否从以太空间获得这信息？”

泰瑞微笑着摇头。“不是。我能见见她吗？”

“当然可以，我没有感觉到不能见的理由。跟我来。”

在通往她候诊室的路上，莫瑞丽斯医生问了个问题。“你是否知道，她是你的邻居之一？并且，她也是来自中东的。”

“嗯，她来自伊拉克的摩苏尔。她是否亚述人？”

“我想是的，但是你可以自己问她。”

莫瑞丽斯医生打开门。她朝泰瑞伸出手臂，催促他先进去。一个年轻女孩抬头用期待的目光凝望，当看到泰瑞时，她的面孔突然变得很羞涩。

泰瑞礼貌的微笑，并伸出手。“我是泰瑞卡恩。”

卢拉站起来，双手依然停在身侧。她只是不知所措的鞠了个躬。“我是卢拉若兰。”

泰瑞和卢拉看起来像兄妹。卢拉看起来更年长，更成熟。她很苗条，几乎近似虚弱。她的肌肤带有褐色光泽。她有一双智慧，活泼，杏仁形状的深邃双眸，那是巧克力色的。她长长的黑发，虽然直直的编成了辫子，却依然垂直肩膀下部。她穿着白衬衣，配米色精美刺绣的坎肩，下面是一件几乎拖地的褐色百褶裙。

“泰瑞是在我们这里最新来的学生，”辛可雷尔博士说到。“他来自伊朗的东北部。”

卢拉微微一笑。

“我只是想见你，”泰瑞说。“我希望我们回头能谈谈。”泰瑞开始转身，卢拉下意识的伸手触摸他的左手臂。“我能说波斯话。”

泰瑞回转身，并立刻切换成断续的波斯话。“那不是我最熟练的语言。我只是从三天前才开始学的。”

卢拉看起来很不知所措，就挤出了笑容，然后小心的瞟了一眼辛可雷尔博士和莫瑞丽斯医生。“她们两个都不会波斯话。我希望告诉你一些不想让她们知道的事。你听懂了吗？”

泰瑞点头。

“我住在 L10 第十层，1242 房间，今晚八点后来吧。我们可以到时候再谈。”

“我会来，”泰瑞点着头说。

“仿佛他们是好朋友，”莫瑞丽斯医生转向正在宁静而聚焦的观察这一切的同事，轻声说到。

辛可雷尔是技能研搜中心的负责人。她负责所有 UHIQ 者的选拔工作。FRC 的任务就是去识别并聚拢这个行星上那些最聪明的头脑，多数都把他们带到丹佛或他们在欧洲的德国汉堡机构里。

成年人的 UHIQ 们，都被小心的检测着。心理学档案往往变成不可预测的，心理障碍。日灼貌似对他们的头脑的影响，要比其他智能水平的人们强烈些。日灼引起或激活了各种恐惧，比如陌生恐惧症，日光恐惧症，并且 UHIQ 特别的脆弱。这些精神上的失衡，是 FRC 的主要课题，因为成人 UHIQ 是用来教育那些带有最睿智头脑的新一代人的教师来源。

辛可雷尔博士小心翼翼的跟莫瑞丽斯医生负责的心理康复服务组合作，以便保证那些成人和儿童 UHIQ 们，能够随时被跟踪掌握，并且让那些精神失衡都被消灭于萌芽状态。药物康复已经成为过去的古董。只有一些镇痛片的库存，此外所有药物文化都早就陷入了过期状态。精神康复药品对有效期限的要求更为敏感。在日灼的打击下，医药产业跟所有其他巨大生产厂家一样，都绝种了。康复--多种老式的治疗法--成了唯一可以对付 UHIQ 们的真正手段，并且有时这也不够用。

早期发现，预防，评估性康复，这些就是莫瑞丽斯医生和她的 32 名团队，用来与那些 UHIQ 们经常会遇到的频发性失衡以及精神危机搏斗的工具。UHIQ 们仿佛被生命的冰雹袭击过的脆弱花朵，于是他们高智能带来的那种全方位力量，可能突然就变得聚焦于病态失衡侧面，而让他们变得可怕，狡猾，并且往往是可怕的对手。

技能研搜中心正在尝试重建并积累中的复兴技术，对于重新建立 21 世纪生活基盘构架非常重要，那能够让人类种族，如凤凰浴火重生般，从日灼的灰烬里重新崛起。

莫瑞丽斯医生示意卢拉跟她走。“你准备好了吗？”

卢拉点头，并跟莫瑞丽斯医生走出了那间办公室，她一直停留在门道那里，支撑着那道门处于打开状态。莫瑞丽斯医生看了泰瑞一会儿。她说的最后一句话，让埃莉诺凝视了泰瑞一小会儿。

“我不会落入怀疑。”

第二章：突如其来的黑暗

拉吉阿里厌倦了卧床。他在美国已经有两周了，被连接在一台嗡嗡响的机器上，不断虚弱下去，直到已经只剩下皮包骨了。即使他处于健康巅峰时，他一直都很瘦。他在到达技能研搜中心（FRC）后几个小时内，就进入了昏迷状态。

拉吉被放在从伊朗营救泰瑞卡恩的那架飞机上。在他到达 FRC 之后不久，拉吉就失去了意识，并没有明显的原因。医生们猜测说，那是个脑动脉瘤，源于他在参加营救任务是负的伤。

FRC 的医疗中心在地下七楼的南楼。它由一组特别摩登的医疗研究房间群组成的，在日灼后，被改装成等同于医院的设施。不幸的是，那多数房间内的设备是试验性的，所以用于对付严重健康难题的能力，极其有限。当医生们把拉吉连接到 EEG 监视器之后，吃惊的发现了临界性的脑活动。

在他到达那医院的第 12 天--处于昏昏欲睡的迟钝状态--拉吉听到了护理他的人们在耳语：“我再给他一天时间...然后我们就需要放弃他。”

可能是那黑暗而无情的评语给了他动机。他记起一个一直如不知疲倦的云朵般悬浮在他身体上方的念头：我一定不能睡着。于是他开始缓慢的用意愿唤醒自己。最后，当他的眼帘在 14 天内初次睁开，他看到一个模糊的人影，在低头看着他。那个人双手只拿着个枕头。拉吉迷惑了。他没有认出那个人。他试图说话，但是他的嘴被干涸控制了。

他世界里所有的一切都分崩离析了。他的眼皮变得很沉重，他需要合眼。

拉吉几乎不记得自己卧床的原因了，但是后来他记起那个爆炸。当时他坐在伊朗马什哈德一条高速公路中间。一架飞机--波音 777-X--正停在他身后的高速公路上，等待起飞。一个男子背着一包手榴弹。他记不起他的名字。那整个场景很不真实，被他脑内的强烈频率中断着。那个拿着背包的男子曾试图炸毁那飞机。有人对着他呼喊；那手榴弹掉在了地上...它们爆炸了。

‘呼吸，只需要呼吸。’这是他在伊朗的最后一个念头。现在，在丹佛，这些念头仿佛又变得实用了。

拉吉躺在那医院的病床上，在地下七楼，那以前是属于一个美国国家安全局（NSA）运营的设施。拉吉的脑因为一种无法定为而高速运转着。他试图再次睁开双眼，但是没有成功。他突然觉到脸上有压力。他竭尽全力抵抗它，一声喊叫，被那对他面孔压下来的什么东西给吞噬而变得低哑。那压力将他的头重重的压在了床垫上。他的力量已经早就离开了他。他感觉突降的黑暗，哄骗着他的灵升进那隧道般的光里。

拉吉释放了对于这虚弱得无法抗争的身体的抓取。搏动的心停止在了那白色波动触及到他的瞬间。

有时，那隐藏的一体性，在黑暗中是最可见的。

那些参数弯曲并改变了。

那致命性的巢穴只因为一个理由被开启：为了永久的关闭。

第三章：释放

那敲门声带着足够的急促，以至于桑吉尔跳了起来。桑吉尔是个高个子魁梧男子，五十出头。

虽然稍有争议，但他是营救泰瑞脱出伊朗的关键角色。桑吉尔曾经是泰瑞的翻译，那个技能让他获得了陪伴他来到丹佛的 FRC 的权利。不过，两周后，泰瑞已经精通了七种语言，于是桑吉尔的形象变得不太确定了。

他打开他跟泰瑞共享的宿舍的那道门。

“泰瑞在这里吗？”埃莉诺问；从她的语调和面孔辐射着痛苦。

“怎么了？”桑吉尔退回到屋内，说到。

“他的妹妹--朵瑞被绑架了--”

“马什哈德？”

“我们猜是的，但那视频上是个新面孔。泰瑞在这吗？”

桑吉尔二话没说，就转身沿着走廊区敲泰瑞的门。“埃莉诺来了...她需要见你。”

六分钟后，泰瑞，桑吉尔和埃莉诺在她办公室里，凝视着一个屏幕，上面是个看起来很高雅的老人的苗空。他有些超重，接近七十年纪，灰白头发已经难以掩饰，还有那厚重的白色胡须。他坐在一张书桌前，于是三个人立刻认出，那是马什哈德保护机构哈密德的办公室。

哈密德冒充瑞是伊朗马什哈德学校的负责人。那书桌前的男子，只有泰瑞认识。

“他看不到我们？”泰瑞问，他们凝视着那个貌似很不耐烦的男子。

埃莉诺摇头。“看不见。”

他是伯金阿莫冒泽将军。他是我们族里很有权力的人。他比默萨德职位高。“朵瑞在哪里？”泰瑞转向埃莉诺，问到。

“他什么也没有说，”埃莉诺解释到。“他只是希望把你带到电脑这里来。我甚至不知道是否该那么做，但是他说，如果我不做，他会杀了朵瑞。”

“他用哈密德的访问密码启动了这个通话，你看到哈密德了吗？”

埃莉诺皱眉并摇头。

“激活双向视频，”泰瑞说。

“好，但是你知道自己将怎么做吗？”

泰瑞看着屏幕上的男子，然后耳语了一个字。“聆听。”

埃莉诺倾身向前，点击了那个弹出的“激活通信”钮。

那将军靠近监视器，挤眼观看。“那是你么，泰瑞？”

“是的。你想要什么？”他听到自己的母语，几乎有些陌生了，当那些话语振动着飞出他的嘴巴，包裹着一种轻微的不自然感觉。

那将军靠在了椅背上，示意视频外的什么人靠近些。一个巴鲁奇战士带着一个小女孩来到他这里。她仿佛很希望见泰瑞，因为她对着视频头微笑，并凝视泰瑞的脸。她大约六岁年纪，长相如仙子，明亮而好奇的双眼--那种透过表层洞察一切的目光。她那黑褐色双眸，在搜寻那电脑屏幕。这是她首次体验电脑，还带着视频。

“泰瑞，那真的是你吗？”她的手伸向屏幕，但是那将军制止了她。

“那么，你看到了，她在我们手里。现在问题是，你怎么处理这状况？”那将军以严肃而深沉的口吻说。

“已经如此堕落了？”泰瑞问。“我们族人在绑架无力自卫的儿童？”

“我没有为之骄傲，”将军舔着自己的嘴唇回答，“但是我的选项很有限。为了你自己好，你必须回到你的人民这里来。”

“朵瑞？”泰瑞问。

“什么？”

“我希望你在我跟这位将军谈话时，离开这房间。只需要几分钟可以吗？”

“你没事吗？”朵瑞询问时，皱了皱鼻子。

“嗯，我很好。我会很快再跟你聊天，但是现在，我希望你等在走廊里。你看，如果你在房间里，我将只能想着你。”泰瑞微微一笑。

将军点头同意了。一个战士拉起朵瑞的手臂，带她走了。在关门声之

后，将军看近书桌，凝视着那个嵌入在他监视器的视频头。“我在聆听...”

泰瑞拉出一把椅子，坐了下来，用右手穿过自己那蓬乱的头发，并久久的凝望着一个空空如也的地方。然后，他的目光如凝重的光柱，聚焦在了监视器上。“你只能够从这条路上获得的一个收获：获得一个身体--这个身体。”泰瑞用自己的双手在自己胸前示意到。“你永远不可能获得那个栖息在这身体内的存在体。你的使命是毫无意义的。”

“有时，能避免另一个人获得...那个身体，以及存在于其内的那个，也就足够了。”将军哼了一声，并在哪木椅里挪动身体。

泰瑞小心的呼吸了一次。“如果我能给你个征兆，会怎样？”

“什么样的...征兆呢？”将军缓慢的问；他的表情近乎兴致盎然。

“一个你无法忽略的征兆。一个能把你从怀疑中解脱的征兆。”

将军笑了。一个不安的微笑爬上他的面孔。“你会做什么？杀了我们的家畜？呼唤一场沙暴并将我们埋入沙海？我们是强悍的民族，你无法伤害我们。从那么远你做不到。”将军示意他的一个战士，目光离开与泰瑞的对视。他的手拿着一根烟回来，并立刻将他放在唇边。他的一个战士为他点了烟，小心的不去看那电脑屏幕的方位。

将军再次靠在他的椅背上。当他感觉到尼古丁进入血管系统，一种突如其来的自信感涌了出来。“你瞧，即使你能做到那些，你不会伤害自己族人的。我们是家人，而正如家人会做的，我们会宽恕你的逃离。你只需要回来即可--”

“我打算给的征兆，不是给我的人民带来痛苦...而是...而是一个更个人性的内容。”

“噢，”将军又吸了一口烟，说。“那么，你的意思是伤害我？好，我是个老人，早就准备好写一个轮回了。”

“你真的确定？”

“很确定。”

“你认为我是马哈迪吗？”

将军的目光离开了那屏幕，并示意那些战士离开那房间。能听到脚步声，开关门声。泰瑞快速看了埃莉诺和桑吉尔一眼，他们都理解了。没说一句话，他们也离开了那房间。

泰瑞俯身向前，将双臂折叠放在他眼前那个 20 英寸监视器前面。“你相信吗？”

“可能，”将军沉重的耳语到。他清了清嗓子，咳嗽了几次，然后强

迫自己的目光去凝视泰瑞的眼睛。“那预言并不是结论性的，但是我不是做那个判断的人。如果裴达说你是马哈迪，那么我的任务就是找到你，并归还你。我找到了你，但是我能想到的唯一能够让你回来的诱因，就是那小女孩的安全。无论是否马哈迪，反正我被我们的神圣头领命令说，带你回家，而因为你目前在撒旦的巢穴里，所以我无法通过其他办法带你回来。我不希望伤害那个女孩，但是我没有其他选项，你必须理解这一点。”

泰瑞抓起一支笔，开始在一张纸上画着什么？那是个奇特的形状，有几何线条组成，并形成了花体线条，交叉成复杂的符号。

“你在干什么？”将军问。

泰瑞继续画。

“我们结束了吗？这就是你的回答？是忽略我？”

泰瑞聚焦于他的绘画。他画好后，对准视频头举起那张纸。“看这个。”

“那是什么？”将军靠近屏幕，问到。

“只要凝视这个。让你的脑跟随这个形状。”

“如迷宫？”

“对，如迷宫。”

“为什么？我知道，那是个诅咒。”

泰瑞保持宁静，将那张纸举在视频头前。“是要看这个，并尝试放松。这不是个诅咒，它是相反的。这个象征符号将从裴达的掌握下，把你释放出来。它会释放掉你欠他的债务。”

“那是什么债务？”

“他父亲被你父亲杀害了--”

“你怎么知道那事的？！”将军突然僵直的站起身，被泰瑞的话激活了。“你怎么‘可能’知道那事？”

泰瑞保持沉默。完全静止的举着那张纸。

将军坐了回去。泰瑞淡淡微笑着听到那椅子的声响，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声顺从性的沉重叹息。

“是否裴达告诉你的？”

“不。”

“我父亲..在他临死时...他魂不守舍，发着高烧...”将军的声音突然很遥远。“他说那是个...是个事故。战场上回发生很多奇事。我当时是个年轻人--可能我父亲去世时，我只有16岁。裴达在那里照顾他，给我父亲做过度，但是他被高烧搞糊涂了。他曾试图向裴达道歉...但是...但是当他说

出那些话，我跟裴达将的一些状况，发生了变化。我们那以后再也没有谈论过那事。”将军抬头，凝视着那奇特的符号，它们从一万公里之外回视着他。“他只告诉我那一次...你‘怎么’可能知道？”

“用你的脑，跟随这些符号。将它们放在你脑内。它能够将你从裴达对你的控制中解放出来。”

“那又怎样？我放了你...和那女孩...我回家告诉裴达...什么？说我从那那里解放了？说我的债务已经偿还了？说你应该被允许自由离开？我需要说什么或做什么？”将军停顿了一下。“这只是一张纸。而裴达，则是...我们这个世界里安拉的声音。你知道那个事实！这怎么可能改变任何状况呢？”

泰瑞指点那个符号。他保持沉默。

将军并不是个无情的男子。他养育了七个孩子，有三个妻子，过着很好的生活。他被族人敬重，看作一位被选中的，巴鲁奇生活方式的保护者。如果巴鲁奇人不是游牧民族，他们会毫无疑问建立雕像来颂扬这位将军。他已经获得了自己不落的好意。即使他的敌人，也很敬重他。

“你没有回答我的提问，”将军提醒他，继续凝视那符号。他脸上的表情缓慢的从迷惑变成了敬畏，仿佛一个天使临在--就在那个现在--在把他脑内的黑暗驱逐开去。

“那是我...我父亲。你画了我父亲的脸。你怎么可能知道他的长相？”

将军凝视着那监视器。那张纸在回望他。于是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将军的双眼缓慢的被泪水充满。当他闭上双目，两行泪流顺着他面颊躺了下来。他的身体颤抖了一小会儿，然后当他睁开双眼时，那监视器变空白了。没有纸张。没有泰瑞。空。

一个弹出框渐变这出现，显示着五个字：‘传输已被接收方终结。’

第四章：对立力量

43

“总是将存在一些黑暗之王，”他说着将椅子推离桌子，盯着地板。她抓紧了自己的椅子扶手。嘴张开着，听着话语探伸出来飞向石头墙，以一种更为紧绕的回音反射回来。“但他们不是邪恶的吗...我是说他们寻求以恐惧来进行控制？如果他们寻找这么做，那么你怎么还能将他们想成其他样子？邪恶就是邪恶。”

“邪恶是在爬虫脑内被形成的一个古老概念。我没有生活在那个世界，你也没有。”

她假笑了笑，绷起脸，依旧紧握着椅子扶手：“如果那不是邪恶，又是什么？”

“一种对立的力量。”

“真地？”

他点点头。

“那麻烦说说，什么是一种对立的力量？你只是简单将邪恶这个词换成了某个听上去科学化的东西。一个词无法改变意义——”

“啊，但你在这件事上错了。词能改变每件事。”

“你的对立力量是如何改变了邪恶？”

“动机和致因。”

她摇摇头轻笑道。“你不明白。你这些替换只能让你显得虚弱。你无法承受真相，真相就是外面的这些...这些在漫布你视野的黑暗中萦绕着你的东西...于是你以另一种方式来给它贴上标签。你给一个古老真相披上新衣服，希望它对你的敏感而言变得更令人愉快点。”

“你错了。”

“我错了？”她问。“邪恶就在这里。它就鲜活存在我们中。它一直都在，将来也一直都在。事实没有改变。”

“你是暗示邪恶并不进化？”他问。

“邪恶之手并不进化，手所使用的工具，它们会进化。”

他叹着气摸了摸嘴唇道“告诉我，什么是邪恶的动机？”

“权力。”

“只是权力？”

“是的，这就是动机，因为有了权力，你就能拥有所渴望的其余一切。”

“那什么是这种权力渴望的致因。什么引发了邪恶？”

“这是个认真的问题？”

他点着头，带着巨大的兴趣的看着她。

她抬起手来仿佛准备作答，但她的手又落回到扶手上。一种真诚的迷惑支配着她的表情。

“我太过认真了？”他微笑着问。

“不，我猜我之前从未考虑过这件事。”

“那么，现在思考下。”

“我是...”她闭上眼睛。一分钟过去了。睁开双眼的同时，她的嘴巴开始讲道。“邪恶，就像善，是由一体性力量引发的。这一体性的力量分

裂为二，二又返回到一。”

“那这一体性力量...它是善还是恶？”

“它不可能是任何一方。”

“但是孩子像父母，不是吗？”他问。

“...是的...但这些不是动物或人类。这些是未诞生的能量。”

“能量，啊所以它们不会遵从种种物质实相，这是你要说的？”

“我相信是的。”她生硬地点点头，如同一个缺失了确信的人。

“如果恶和善有着同样的源头，那么什么是这个源头的起因意图？”

“你是问，上帝为什么会将善与恶释放到造物上？”她说。

“我是问，为什么第一源头会创造善与恶，既然恶总是攀升而攫取到权力压倒善，结果，善被操纵而变成了恶的自愿走卒。”

她双手叠在膝上，再次闭上双眼。“一切都是被连接的，对吧？”

“对，如果你说的是能量的话。”

“如果这是真实的，那么分裂就是幻觉。善与恶从未...它们从未分裂。”当最后一个词进入房间，她打了个冷战。

“如果它们从未分裂，你就无法将一方分类成善，一方归类为恶。这就是你想说的？”他问。

“是。”

“分裂的事物就是我们在空间时间中对事件的感知，”他进一步说道。

“就是空间和时间分离了事件、行动、话语，于是一方成了恶一方成了善，难道这不是真的吗？”

“是的...”她回答。不情愿的绽放散发于她寥寥的回应语中。

“你在恐惧着这个结论？”

“是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就是分裂的致因，因而就是善与恶的创造者，那就是我们。就是人类。就是（我们这些）感知性的造物。”

他任由着她的话语去找到自己的沉默点，抬望向构成天花板的岩石拱道。“我们的判断创造出了善与恶——”

“但恶实实在在的存在！它就在外面。我了解它。我见过它。它不是由我或我单单的一个感知或判断所创造出来的。”

“你确定？”

她深深地吸了口气，比平常保持在内里稍久了些。空气潮湿而凉爽。

“不...不再那么确定了。”

“那么，邪恶并不存在于外。它存在于这儿，”他指向自己的头道。“还有这儿，”他指着心道。

“它是我们的错误...”她低语道。

他站起身，走向巨大桌子的一端。“这无关于错误或缺点。它关乎于分裂性的文化。”

在桌子远端，半空中，一个小小的聚焦的圆形高光——大不过 2 英寸直径——悬浮在桌面上方 2 英尺处。他以中指触碰它。它立即开启成了一些全息物体的全景视像。他选择了其中一个看上去像是展开翅膀的鸟儿的。这个全景图立即变成了一片广谱色彩的光构成的海，微微波动的光充满了桌子上方的空间。

“这每一种光都是我们种族生活其上的一个行星。它就在 DNA 里。一旦它存在于行星上，就一直都属于这个行星的一部分。”

她的表情充满了敬畏。缓缓地站起身，沿着桌缘走过去，一路欣赏着这些光。“我能...能触摸它们吗？”

他点点头。

当她的手伸向接近她位置的一道微微的光，这光开启成了一个巨大的半透明球体，直径约 8 英尺。陆地板块大量浮现出来，被染色成不同的色彩。“色彩变奏意味着什么？”

他走得离她更近。“这对我们的对话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选择了这个行星。”

“它只是一个...”

“——不，它不只是。”

“不是什么？”

“不是一种随意的选择。”

她的表情变得困惑，看着四下里亿万道光以一种广谱色彩散发着。

“可为什么是这个行星？为什么你认为我选择了它？”

他微笑道：“我们常常认为是我们选择，可事实上，是我们被选择。”

“你是说...它选择了我？为什么？为什么它会选择我？”

“为什么你不问问它？”

她继续聚焦于行星上，欣赏着它的美丽和临在性。“我不知道还能跟它沟通...我是说跟这个行星...它只是个电脑模拟，对吧？”

“问问它，”他重复道。

她聚集起自己的真诚，深吸一口气，瞥了眼他的脸，然后怯怯地释出了她的问题。“我在疑惑，如果是你选择了我，那你为什么选择我？”

没有回应，她看向他。

“有时候会等一会儿。耐心些。”

她重新转向球体。看到它缓缓地旋转在桌面上方。尽管其规模很小，却依然有一种威严的壮丽散发出来。

“你的名字？”行星问道。这个声音是从一个她之前从未感觉到过的相异的荒芜之处滑向她的。有着如此无暇的明智感，使得她立即放松了。

“我是...”她支吾起来。她无法记起名字了。突然间她惊慌起来。她不知道自己是谁，这从未发生在她身上过。

“你的名字？”那行星以精确相同的语调再次问道。

“希望你不会认为我奇怪或粗鲁，但我此刻看起来忘记了你的名字。”

““我是”就够了。”这个声音长声道。“这桌上的每一道光，我们的每一个，都选择了你。我对你的兴趣并非独一无二的，不过我的兴趣更为显著。”

“为什么？”她问。

“我存在为一种生命的平台。我是舞台，展开其上的戏剧多到无法想象。这些戏剧掘入进一种个别化的生命，通常是一群个体，有时，尽管很少见，他们会上升到我的自性的层面。一个这样的事件正在到来。它即将到来，而它不同于我之前体验过的任何事物。”

“那我被邀请进了这个事件？”

“你是它的开端。”

她的偏起头，眯起双眼。“以什么方式...？”

“你之前曾经生活在我上面过，很多很多次。你非常熟悉我的各个方面，但就如你已经忘记了你的名字，你也忘记了我...忘记了我们。”

“为什么？我是说为什么我忘记了？”

“你此时所在的这个地方，视野会掘入它的自性中，在那个空间内，你必须离开你外在的所有化身自我。在这个现在里不存在为它们而准备的房间。它们活在过去或未来。它们是时间的附加物。你则是核心火焰，你投射出的所有动画都围绕着它。存在着你的很多部分，就生活在这光的鲜活画面里，隐蔽在动物外壳内，就算我展示给你看你也不太会识别出来。你，则是这核心火焰。”

她发现自己正不自主地眨着眼。“我怎么会是开端？我如何可能引发了这...全球事件？”

“开端是一回事。致因是另一回事。致因不属于这个领域。没有地方让你能看到和找到它。它在这个宇宙实存之前和之后。它是你的源头和我的源头。致因在一切事物中。开端则是，当致因变成了某个事物时。你就是这个某物。”

她退了一步，然后又一步，然后又一步。感觉到背靠着岩墙的冰冷，她停下来，凝视的目光一直没离开行星。“你说你之前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件。我呢？”

“可能...”

“这个事件是什么？”

“它是一个实验，所以，我们不知道。”

“你怎么会知道这个事件正在到来？”

“致因存在每个地方。它述说，我倾听，它解释，我准备。”

“只对你？”

“不，它被预告给了其他人，不过，到什么程度，我无法说。”

她尝试着走上前去。“你说，我是那个某物...那个开端。我是什么的开端？”

“你将会诞生进一场全球大灾难中。”

“什么意思？”她几乎喊叫道。

“这场灾难的准确本质没有被理解，只知道它是全球性的，而它的开启源于致因——而非人类。它影响所有次元的生命。这就是致因。而开端，你，将按计划去将核心火焰安置到我的表面。”

她凝视着这个轻轻转动的球体，疑惑着所听到的这一切怎么可能。“为了什么目的？”

“为了将我的居民引诱到全球性的文化再设计。”

“我会怎样做到这件事？”她感觉自己的头在摇动。“怎样？”

“我们不知道。”

她瞥视了主人一会儿，而他只是回望着她。然后，她转过身面朝石壁，抱起双臂，仿佛她既寒冷又迷失。而其区别无法被任何观察者看透。

“这就是我在这儿的原因？你想要引诱我执行这个任务？充当志愿者。”

“你愿意吗？”

“我还能够拒绝吗？”

“你不能”

“为什么”

“这就是你之是谁。”

她转过身看向那行星，然后是主人。“你邀请我到这个内室，征召我进入你的计划去重新设计一整个行星，可你却以一场善与恶的对话开始，为什么？”

他笑对着她的问题。“因为爱被遗忘在了这一对假想敌的中间。它就像花朵，被夹在了老虎钳的钳口之间。那钳口——一善一恶，被一体性力量、同一个致因给闭合着。这是有目的的，一直都存在着目的。致因则是编织目的的唯一力量，因为只有致因存在于一切事物中。我希望你知道这一点，因为你会在你的使命中遭遇到如此的恶，以至于你需要记住这件事胜过其余的一切。”

她打了个冷战，仿佛残酷的记忆已被突然释放了出来。“如果你希望我去完成这个，那么不要告诉我更多的了，否则我会拒绝的。”

她希望离开，虽然她脑海里没有任何目的地。她希望醒来于一个新世界，那里有安全，有相爱的人们去关怀，有轻快的生命之歌舞动在空气里。她以前曾经作过战士，但是她不记得那是怎样的，或什么时代，或她曾经是谁。她的一个部分，希望有更多时间休息，更多时间做简单的自己，但是她知道，行星所说的，都是真的。关于她的诞生与存在的目的，已经毫无疑问。去成为一道火焰，无论时代多么黑暗，风又多么凛冽，这就是对于她的无法误解、不容置疑的呼唤，。

“你确保我记起吗？”她低语道。

“我会提醒你。”

“如何？”

“我会和你在一起。”

第五章：葬礼

桑吉尔打开了那道门，他是被一阵敲门声，从一个午前懒觉中唤醒的。那是埃莉诺，穿着她的仔裤和一件白色秃领套头毛衣，里面是一件浅黄色保罗衬衣。

“抱歉，桑吉尔，拉吉去世了。”她目光温柔，并且伸手抚摸桑吉尔的肩膀。“真的很遗憾。”

桑吉尔摇头坐在起居室的一把椅子上。“什么时候？”

“昨夜某个时刻。”

“我们需要埋葬他，”桑吉尔如自动反射般说到。

“泰瑞在这里吗？”

“没在，他可能跟一位老师在一起。”

“我们一般不埋葬我们的人。我们火葬他们。如果你需要个葬礼，我们需要进行不同的安排。”

“嗯，请安排一下，”桑吉尔说。“我们是否可以今天下午完成它？”

“那不太可能，但是我确认一下...好吗？”

“那是我们的习俗。”

“我理解。我只是不知道那安排可以多快被完成。”

埃莉诺坐在桑吉尔身侧。“你跟他很熟吗？”

“不，他更像个军队的战友，而不是朋友。但是如果他没有他，我不知道我们当时是否能脱离马什哈德。”

“我呼叫泰瑞，并告诉他这个消息。这里是我们健康服务部门的号码。他们保留着尸体，等待指令。我跟泰瑞谈过后，我将给他们打电话，看看我能为今天下午准备些什么？好吗？”

“他们是否说过任何死因的内容？”

“他们认为是那爆炸事故引发的脑出血。”

桑吉尔安静的坐在那里，在埃莉诺说完后点着头。“泰瑞不会喜欢这个消息。他对于牺牲很敏感。”

“牺牲？”

“就是多少人为了将他搞到这里而牺牲了生命。”

这次轮到埃莉诺安静的点头。她站起身，低头看着桑吉尔。“如果一个人需要为了另一个人而牺牲生命，那就让他是献给一个像泰瑞这样的人吧。”

桑吉尔闪出一个快速而理解的微笑，然后站起身，送她到门口。“感激你亲自来。”

“必须滴。”

当她离开时，埃莉诺来到走廊里一个呼叫点，拨动了她的代码：E0202。
“泰瑞卡恩在哪里？”

“请稍等一下。”

出现了五秒的停顿。“他在卢拉若兰的宿舍里，1242 房间。”

第六章：动物园

那敲门几乎是无声的。其来源可能是一只猫或某种很小的存在体。尽管如此，门还是打开了，于是泰瑞无声的走了进去。

“我们可以坐在那里，”卢拉指着一个带有四把椅子的桌子说，那桌子上方点燃着一盏铜吊灯，其六个灯泡中已经失去了二个。她的房间装饰得几乎跟泰瑞的完全一样，只是这里更宽敞些。并且它位于一个走廊的最尽头，这也为它增加了一些私密性。

“波斯语可以吗？”她问到。尽最大努力试图显得很自然。

“嗯，波斯语可以。”

他走到桌子那里，仔细观察那房间。“你在这里多久了？”泰瑞坐下来问。他已经知道那答案，但是为了寻找话题，那仿佛是个合适的提问。

“在这个宿舍里，是三个月零十二天。如果你加上我来到这个机构的时间，就多两周。你饿不饿？”

她依然站在靠近厨房的地点，仿佛一阵不安的风儿，不确信自己的方向。“我这里有各种水果，甚至有些昨晚剩下的意粉。那很好吃。”

泰瑞摇头。“一些水即可。感激你。”

他环顾那房间。极简主义是鲜活而适宜的。饭厅里有一棵安静的人造榕树，其树叶以奇怪的方式扭曲着，只有一两个看起来自然。“你从哪里获得这棵树的？”

“你那里没有吗？”

“没有。”

“我以为那是标准配置，”卢拉不自然的笑着。“我到过的每个房间里都有个类似的物件。它们很难看，不是吗？”

她回到餐厅，并坐了下来，把两杯水放在桌上。“这是你的。”

“感激你，”泰瑞说。

“你是否很不安？”

“关于什么？”

“斯坦顿总统要来了。我听说他的来访主要是为了跟你对话。”

“你见过他吗？”泰瑞回避她的提问，而是问到。

卢拉摇头，并低下头，不经意的抚摸她的杯子。“不，他没有表示对我有兴趣。”

“为什么？”

“他为什么需要那样做？”卢拉问。

泰瑞喝了一口水，并将声音压低到比耳语还轻。“你认为他们是否在

听？”

卢拉快速点头并缓慢的将目光移到他的双眸。

泰瑞用水杯挡住自己的嘴巴。“监视？”

她再次点头。她也把水杯移动到嘴巴那里。“卫生间是唯一的安全房间。我去那里时，你跟我来。”

泰瑞点头，恢复了他平常的语调。“感激你的水。”

第十层的房间处于地下十楼。环境噪音微乎其微。冰箱的鸣响已经是最大声的机器噪音。那楼层的温度处于稳定的华氏 65 度，没有任何热量。那换气装置只是在安静的低语，不过在夜里，因为没有了其他任何遮盖它们的声音，所以还是能被注意到。

“你有室友吗？”泰瑞问。

“没有，但是我有机器狗，叫黛西。”

“黛西在哪里？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任何类型的机器狗。”

“她在我卧室里充电。我回头给你看。”

泰瑞点头，喝了一口水，然后靠在椅背里。“他们怎么找到你的？”

“FRC？”

他点头。

“在我的村子里，在日灼之后，学校都关闭了。直到三年前，我们终于有了一所被重建并开课的学校。合族国为那建校提供了资金，于是我们多数人都很兴奋的回到了学校。不过，我父亲不是那些人中的一个。他知道我的智力足以吸引合族国的注意，而他很反对那个结果。”

“为什么？”

“他不想失去我。我妈妈在我出生后不久就去世了。我是第一胎，所以我是父亲跟她的唯一连接。”

“那他让你上学？”

“没有，但是因为我坚持要去，于是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卢拉微笑着回答。“我被告知需要隐藏自己的智力，装作平常水平，为此，他就允许我去上学。那就是我们的协议。”

“后来怎么了？”

“我信守我们的协议，并不是我的智能吸引了 FRC...而是我的治愈能力。”卢拉犹豫着，她的表情变得暗淡。

“请继续。”

卢拉用双手环绕那水杯，并且深呼吸了一下。“我的一位老师被刺伤

了--是个事故。她在夜里回家路上，踏在了某些松动的人行道上，于是摔倒在某些垃圾上面，一个破碎的瓶子割伤了她的手腕和手。当被我发现时，已经失血过多。”

“我们听到这个事故时，我正在跟一小组学生共同学习。他们将她带到了护士那里。她几乎失去了知觉...瘫软在那里。她是我的老师...我...我不知道是什么掌控了我，我就这么向她跑去。那里有另外两位老师，但是他们已经放弃了努力。他们没有医疗设备进行输血，而最近的医疗中心在几公里之外。在当时没有任何小汽车或卡车的前提下，那几乎跟一百公里一样遥远。”

卢拉的双眼变得很遥远，被过去和现在分割开来。她的声音淡然，泰瑞知道她在重新体验那经历。

“当我来到那老师的身旁，她睁开了双眼。”

她问我。“卢拉，是你吗？”

“是的...你没事吗？”

“我感觉很虚弱...头晕...什么...发生什么了？”

“我不知道...”

“我要死了...不...不...”她的身体颤抖着。“我要死了...我的孩子...我的学生...我的丈夫...我当时只是走路回家，在观看星辰...不...”

“你会好的。”

“我为什么感觉很冷...很疲惫？我是否淋雨了？”

卢拉转向其中一位老师，表情孤注一掷。“我需要些毛毯！”

她的背后出现了能量的飒飒声，突然间一些厚重的毯子被盖在了她身上。

“留在我们这里，求求你，”卢拉看到她老师的双眼，回转向她脑内，于是说到。

“我好疲倦...我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拉我。”

卢拉的双眼聚焦在她的水杯上，她的临在更加动情。“当我听到她说这些词句时，我知道有只有几秒时间可以做些事。我闭上双眼，祈祷...我不知道在向什么、向哪儿、向谁。我只是离开了我的身体，请求着她被拯救。那是我能想到去做的全部...”卢拉的声音颤抖着，突然变得沉静。“接着我感觉到这种振动在我内里的声音。我的整个身体开始嗡鸣，无法控制。我能感觉它进入我，吞噬了我。我所有的部分都变成了这声音的一部分。它彻底得全然得进入了，而我无法听到任何别的声音，只这种振动——

就像音乐。它流经我进入我的老师。我能感觉到它的转移。它到底来自哪儿，我并不知道，不过我的老师被治愈了。”

卢拉停下来喝了口水。

泰瑞清了清嗓子。“你的老师活下来了吗？”

“她依然在同一个学校里教书。”卢拉几乎在微笑。

“这就是你第一次治疗的情况？”

“是的。”

“后来还有吗？”

卢拉微微打了个冷战，她的身姿更加严肃。“我父亲，但是那没有持续很久。”

“你父亲去世了？”

卢拉点头。

“很遗憾，卢拉。”

那房间变得异常宁静，卢拉凝视着自己的水杯。

“FRC 怎么知道你这治愈能力的？”

“那事故的第二天上午，我的老师被送到了医疗中心。医生说，他们无法发现她身体有任何问题。甚至连她以前的健康问题--她有关节炎和白内障--也消失了。医生不相信那大量失血的记录，但是那伤口是不可抹消的。两天后，那伤口也消失了。”

“他们是否给她输血了？”

“已经没有需要了...于是我的老师被看作是个奇迹，而我...则是表面上的奇迹制造者。那只费了他们一个电话，FRC 就询问我是否愿意接受测试。我父亲拒绝了他们，但是他们建议说给学校金钱，并在财务上帮助我们，于是我父亲无法拒绝了。我们的村子很贫困--极端需要资源。于是，我成了 FRC 的兴趣点，不是因为我的智能，而是因为那流经我的什么？”

泰瑞无法抑制地凝望着卢拉，她那古老的临在，明显地不相称于这个 12 岁女孩的身体。

“你是否想参观一下？”卢拉站起身，问到。

“好，那很好。”

他跟随她来到起居室，厨房，和她的卧室，在那里她介绍了黛西。泰瑞暗暗告诉自己，记得也去要个属于自己的机器狗。黛西是模仿的拉布拉多猎犬种。她有着淡褐色夹杂些红色的毛，并且在鬃角胡须和爪子附近，环绕着一些白点。黛西的身姿仿佛跟她的名字很相配，她很友好。很显然，

黛西跟卢拉有着一种亲密的关系，并在开始时对泰瑞有些怯生。这个 AI（人工智能）程序，令人印象深刻。

“他们这里有多少？”

“你指跟黛西类似的机器狗？你自己也想要一个，是吗？”

“我想是的。”

“埃莉诺给了我黛西。可能还有。我没有见过别的，但是这个设施内还有很多地方，我从来没去过。”

卢拉溜达到了门厅，并后退着进入了卫生间，点亮了灯。泰瑞跟了进去，黛西也进来了，不过卢拉温柔的将黛西推到外面。“这里太狭窄了，黛西，你在厨房等着。我们不会呆很久。”

卢拉关上门。“这就是卫生间...”她说着，挤在泰瑞周围。

她坐下来，拍了拍地面。泰瑞也跟着坐了下来，当她开口说话时，倾身向前。

“他们的侵入在这里就结束了，”她耳语，双眼扫描着这个狭小的空间。她在耳语音量之下讲话。在 16 厘米之外，那话语就衰落在可听范围之悬崖上。“我们没有太多时间，所以我会很直接...请原谅。”她深呼吸到。“我感觉自己是个实验白鼠。我没有隐私或自由意志。所有一切都是被控制的，包括我食用的食物，我穿戴的衣物，我接受的课程。所有一切。我没有外部通讯。我故乡的朋友和老师没有一个能联系到我，或我联系到他们。你是第一个...能够看到我的人。”

泰瑞的双眼一眨不眨。他缓慢点头，将目光聚焦在她的双眸。

“我没有在抱怨自己的物质性待遇，”她继续说，“他们对我很好，待我很和蔼，特别是埃莉诺。但是有种微妙的感觉，让我感到他们永远都不会将我从他们的掌握中释放，这就是让我担忧的角度。我不是他们的作品，或宠物或实验品...我有自己的目的。”

“你为何在告诉我这些？”泰瑞问。

卢拉转头不看她；她的目光在跟踪一个乳白色淋浴布帘的褶皱。“你跟我一样。我们来自同一个地点。”她摇头。“我只是希望你小心。他们觉得他们拥有你。你是他们的所属物。我们没有自由。我们无能走到这里之外。这很像个人类动物园，只是那些标本是高智能的--或至少我们中有些是的。”她微笑了，做出谦卑的姿态。

泰瑞站了起来，也扶卢拉站起身。他以断续的句子急促的说。“我理解你所说的内容。我需要更多时间去搞清他们的计划。一旦我搞明白了那些，

我们就知道要做什么以及何时行动。耐心些。”

一声门铃在远处响起。

“动物园管理人员在检查我们，”卢拉带着蹙脚的微笑说到。

她转身打开卫生间的门时，泰瑞触摸她的肩膀。卢拉期待的转身。

“我们恰好就在我们想在的地方，”泰瑞说。“别把这里看作监狱。好吗？”

卢拉点头，纳闷他到底是天真还是智慧。

第七章：预言

打扰他的只有引擎的声响，特弗雷感到很困倦。机内餐食是小羊肉配柠檬土豆泥。太棒了！也许他并不需要那杯伯干地红酒，但是羊肉不佐红酒会被当场告诫的。

特弗雷斯坦顿，是赫利俄斯（太阳神）的总统。赫利俄斯是世界政府的执行机构，也被称为合族国。

特弗雷就在前一天晚上，庆祝了他 61 周岁生日，所以依然被那晚会活动带来的余韵拖累着。清醒时，特弗雷是个相貌高贵的男子，运动员身材，以及那不可否认的灵动，总是激励着那些有幸在他下属工作的人们--那其实涉及到所有人。他的头部已经开始被点缀着银色荣耀着，它们分布在他的暗黑的头发里，仿佛一些缝隙，在容许观察者去看入他的大脑内部。他已经两天没有刮胡子了，所以他的胡茬子就是砂纸。

在政治名流里，他的前瞻性，被广泛的敬重着，特弗雷总是在试图将未来压缩进入现在。在浇筑那些实用性的解决方案。不过，很多时候，他的方案都不是合作的产物。

有些世界领袖，会在私底下耳语，说特弗雷斯坦顿是个独裁者。在日灼的前三年，他确实是。

在后来的十年里，他把自己的时间花费在，被赫利俄斯内部称为：技术重启计划或 TRP 上了。他对这个程序的聚焦，是来自于他期待回到日灼前时代的技术水平的执著梦想，那时人类已经通过克隆技术，悄然徘徊在了永生的边界。

特弗雷预见到，确保全世界人类民众联合的最佳途径，就是围绕科技而构建的单一文化的周密发展。他断定，技术是联合全球的唯一方式。宗教已经失败了。政治也失败了。经济失败了。而大自然打败了它们全部后，一头裸潜进地狱之穴如此之深，只有技术才能拯救它。技术是人类所拥有的最可靠盟友，正是技术将解除掉对于人类永生的限制。至少那些享有特

权的人。

人类克隆计划（HCP）是 TRP 的最顶点，但赫利俄斯里只有很少部分人知道它的存在。其主要设施储存在德国汉堡郊外的秘密实验室。日灼之前，就是这个实验室，成功实施了人类克隆实验，尽管没有政府的批准。超过 120 个人类克隆体被制造出来，但他们决定性的缺陷智力及寿命 2 方面上保真度的缺失。

如果原始供体的 IQ 是 100，其克隆体的 IQ 只能是 50 到 55。保真度上的严重不足。没有人希望成为一个长生不老的傻瓜。克隆体的生命长度，只是通常寿命的一半，或大约 35 岁。而长生不老只有在智力达到 95 以上的逼真或更高，寿命达到与其原型相仿，或更长寿，才有魅力。

智力的保真度是特弗雷的两个最重要机构的关键聚焦点：技能研搜中心--收集那些最聪颖的头脑用于克隆；而赫利俄斯的人类克隆计划--则用于增殖这个超高智能。特弗雷斯坦顿的愿景是，创造一个不为人知的，由 UHIQ 的克隆体组成的人类新阶级，让他们快速追寻技术重启计划，让那些跟他自己一样的关键领袖们，能够通过克隆体血系而永生。这些克隆会成为他们的镜像，拥有他们的 DNA，他们意识，他们的目标。这个领导层血统会保障赫利俄斯和合族国的持续性。这是个在激励几乎所有特弗雷所做工作的愿景，但是只有他任命的领导委员会的 11 名成员，知道这个计划。

特弗雷斯坦顿是个掐断了疾病大流行前兆的领导人，并且对多数人而言，更重要的是，他带回来了互联网。并不是说，他是唯一的功劳者，但是他领导了那个工作。于是那荣誉就是他的，并且他值得那个称号，因为他没有与那一群‘地下工作者’为伍，他们在日灼的混乱中，离开了市民，而专注于自己明哲保身。特弗雷斯坦顿从第一天起，就处于 0 高度低点，带领那些凌乱的残余人口--很不稳定的--让一种安定的生活，慢慢的在他的领导下显露出来了。

日灼无情的揭露了那些自我中心的领袖们的面目，他们逃离了公众服务的岗位，去寻求自己在地下避难所里的安全和舒适，那里远离掠夺，疾病和各种可想象资源的匮乏。这些政治家们在几个月后，有些在几年后，走出他们那些相对舒适的避难所而重新出现时，才发现他们已经被那个在他们周围萌芽出来的新社会给边缘化了。他们在合族国那些新的社区城市里，接受怀疑，被给与较低的地位。无论他们过去的人如何，在社会形象角度，他们现在是低中最低的。

特弗雷只在一个领域有着真正的对手：顽固分子。

顽固分子是用来描述那些伊斯兰文化的原教旨主义者的蔑称。他们并没有一定被认为是恐怖分子，但是他们没有进入合族国的帐篷里，所以对于全球融合，保持着不可预测性，以及潜在的敌对性。

日灼之前，在 2020 年，美国已经本质上放弃了其在中东和南亚部分地区，包括巴基斯坦的影响力。他们失去了干预世界上这些地区的兴趣，于是作为结果，那些原旨主义者就盛行了起来。不过，在日灼那毁灭性的袭击之后，像伊朗和以色列这样的敌国，也都加入了合族国，成为了相互依赖的，不太舒适的盟友。没有任何国家希望处于那个保护帐篷之外，但是在几个国家内部，顽固分子依然没有参加联盟，不过是秘密性的。幽灵，潜伏在灾难的走廊。不合人性的联盟，如同人对抗自然的古老挂毯，盖住了全世界，可正是它，召集着幽灵。人与人的争斗，等待挂毯的掀开。

波音 777X 正在穿越冰洁的蓝天，偶然被云朵遮盖。它的航线是从奥林匹亚飞向丹佛，奥林匹亚是合族国首都，是赫利俄斯的总部。斯坦顿总统是去访问技能研搜中心，表面上是去视察他们的技术重启计划进展，不过也存在着强烈的兴趣，去会见他们最有希望的 UHIQ，泰瑞卡恩。

“准备睡觉了？”

特弗雷看看身侧，他的秘书长站在过道里。一个疲倦而空洞的表情浮现在他脸上。“除非你有重要的事要讨论，否则睡一小觉貌似个好主意。”

周沪，特弗雷的秘书长，坐在他旁边，舒展了一下她那决定爬到上部的弹性纤维紧身裤。她 36 岁，个子小巧玲珑--不穿高跟只有五英尺--并且双腿稍粗，微微超重。她戴着厚厚镜片的黑边眼镜，并总是将它推到鼻子上头，活像神话里的西绪福斯。

“我正在阅读最近的 HCP 报告，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信息。”

特弗雷闭上双眼，仿佛在说，‘我等着呢。’

周清了清喉咙，并低头看了看她自己写在一个黄色律师记录上的笔记。“你是否知道，逼真度已经接近了 92%？”

他那摇动着头，仿佛海面上的小船。

“柏林的一位学生解决了那个难题。他的公式是我们最佳科学家一直寻找而没有能发现的答案。”

“你为何告诉我这些？”

“这个学生曾属于我们柏林的校准中心。他在那里已经有...”周看了看自己的笔记。“...接近四年了。”

“嗯...”特弗雷厌烦的说。“你说他曾经在我们的校准中心。他现在在哪里？”

“他们刚把他调到汉堡的 HCP。”

“他的名字？”

“马立克阿尔哈西米。他是伊拉克人。”

“他当然是，”特弗雷苦笑。“中东怎么了？”

“你不想问他的年纪吗？”

特弗雷如灯塔的光柱般，转向周。“请不要告诉我说，他 12 岁。”

周点头。她大张开嘴，但是马上又恢复了那种紧抿关闭的状态。

特弗雷长长的叹了口气。“那么你认为他是哪一个呢？”

“那是个‘预言’而已，”她越过自己那眼镜边框，说到。

特弗雷又长长的叹了口气。“你是否已经完成了你的报告书？”

“不，我计划在我有机会观察他们之后，得出结论。”

“泰瑞和卢拉？”

“对。”

“你就只是去观察他们？”

“我可能会问几个问题，”周承认到。

“并且你依然认为我们已经识别出了马哈迪，耶稣和反基督？并且他们都来自中东，并且都 12 岁？”

“我不清楚。我说过，那是个预言。谁知道呢？只是这值得调查，就这样。”

“d-i-ao-ch-a（调查）...”特弗雷让那几个母音缓慢的从他嘴边滚动而出，让它们在快速被引擎的声响淹没前，悬浮在那空气里。“好，我期待着阅读你的报告，并且根据承诺，我绝对保证不把作者的功劳给你。那是假定我真的跟领导委员会分享它们。”

“假设你跟领导委员会分享，而当他们问你，是谁写的这些报告时，你怎么回答他们呢？”

“我会对他们说，我是赫利俄斯的总统，这不关他们屁事。”

周皱眉。“你最好自己承担这个功劳。”

特弗雷看了看周。她很恐惧。在她对任何状况进行的分析中，都是中立的，这赢得了特弗雷的信任。如果她恐惧领导委员会，或那三个 UHIQ 之一，那一定因为她有理由。特弗雷至少知道这些。这让他回答时，停顿了一下。

“如果那是你的建议，那我就那么办。”

周点头，并挤出了个怪异的微笑。“还有一件事。不要告诉任何人，我知道关于这些的信息。我是你的秘书。我进行整理。我作家务。我是个单纯的战术家。”

“你到底在担心什么？”特弗雷问。“你已经很清楚的表明，你被这事吓坏了，但是我有不安的感觉，貌似你知道些事情，而又不告诉我。”

“那只是我在跟强有力势力打交道时，有多加小心的习惯。”周靠在背后，并压低靠背，仿佛她在寻找一个更舒适的姿势。“我很弱小。我只是个棋盘上的卒子。那些孩子们让我担忧。关于他们，有些请让我感觉...貌似他们来这里有个任务，而我们不能理解它。有些事物将他们安排在了这里--”

“比如什么？”

“我不知道。”

“我们都见过泰瑞。他是个相当普通的孩子。”

“我感觉你还没有真正感激他所拥有的那种智能。他跟我们不一样。他是...他可以处理远远超出我们能力的信息。我能感觉到这个。而他只有12岁，”她嘟囔着，仿佛那些在烦扰她。“上帝！你真的想克隆他的智力？如果我们有了100个来自他的DNA的克隆，那他们会做什么？他们是克隆；而不是你能够编程令其服从的机器人。”

“我们将缓慢行动，不要担心。我们知道那不会很简单，但是世界需要这些智力，为了去加速TRP。”

“那些智能？那些智能需要带来恐惧。他们是很危险的。”

“你说他们在哪个角度危险呢？”

“我不清楚。我能说得就是，如果我们克隆他，或三个中的任何一个，我们无法假定，我们能控制他们。他们的智能超越我们的。你看不到这些吗？”

“不，我认为我看不到。如果我们可以把他们的智能转送在帮助我们促进TRP的项目里，那能有什么坏处呢？你刚说那个马立克已经在我们的保真度课题上，作出了最重要的发现。我想你是聚焦在空恐惧上了，而你并没有去关注那些幸运角度。”

周凝视了特弗雷一小会儿。“埃莉诺自己说过；这个行星以往从来没有见过这类智能。可能有个理由吧。如果这些孩子们中的一个反基督的，你认为他们将会利用这个超级智能去做什么呢？向你汇报并听从你的指

挥？”周摇头说。“我不那么认为。”

特弗雷打开那窗户护罩看着外面，这时通话铃声在机舱里响开了。

“我们将要在 20 分钟内着陆，”那声音以友好的语调通知说。“你有十分钟时间伸展并在机舱内走动。机长结束讲话。”

在三排座位前头，特弗雷的随行人员伸展双臂，高举过他们的椅背，并打了一个大声的打哈欠。特弗雷转向周，带着他最美的微笑。“我认真的接纳了你的担忧。我们将缓慢行动。我之所以叫你来参加我这次行程，因为我评价你的判断力。我们将会见埃莉诺，还有那位心理医生...医生...”

“莫瑞丽斯医生，”周提醒。

“对，莫瑞丽斯医生。我们将会见那些孩子。我们将独自抽些时间接见他们。如果我们感觉到风险太大，我就跟领导委员会分享那些忧虑。好吗？”

周点头并站了起来。“我去整理一下自己的东西，准备着陆。感激你的聆听，总统先生。”

“不客气，”特弗雷半嘟囔着，将他的目光转向窗外。

周是他个人团队里唯一一个知道 HCP 项目的成员。她所知道的克隆项目，只限于为了加速技术重启计划的背景。

对领导委员会成员进行克隆的话题，从来没有被跟周讨论过，虽然有很多时刻，特弗雷几乎开口告诉她。

他希望她能成为他那永久持续团队的一员，但是他需要找个合适的机会告诉她。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克隆；愿意看到三次元镜子内，自己的一个主权独立的影像。那是个很吓人的命题。有些人会奋力拒绝。

他感觉周就是那些拒绝者之一。

即使在领导委员会内部，也存在着反对派。其两名成员，比利时来的威廉梵丁，和俄国来的米克海黑考夫，就已经暗示说他们不知道有个克隆--活得长生不老，是否合适。任何一个拒绝这个命题的人，都被认为不合适留在领导委员会中--至少，那是特弗雷的见解。

政府议会的领导委员会，是个合族国控制性塔顶。只有七个人有席位，并且这些都没有被公众或私下里公认过。那是个被邀请的，完全秘密的位置，为那些地球上最有权力的人们保留的席位，并且是特弗雷斯坦顿一手进行邀请和逆邀请，如果需要的话。

不过，在领导委员会的案例中，逆邀请就意味着原因不明淬死的代码。

第八章：高地

爱德华弗雷特，在日灼之前，就完全活在社会的边缘处。他生在一个英国萨福克一个贫困的家庭，并跟他的叔叔威廉共度了他年轻时带的大部分时光，威廉是个名声不太可靠的人。他是个本地传说中，从来做事都不合适的人，威廉在爱德华两岁时就成了他的单亲。结果是，威廉的为亲技巧，在他清醒时，是超乎常人的，但是在他酒醉时，则是低于平均水平的--命运的安排是，他几乎多数时间处于酒醉状态。

威廉在失业前是个很出色的工程师，他失业是因为他在大白天，包括工作时间酗酒的习惯。因为他总是醉醺醺的，以至于他的老板无法判断他的鲁莽状态，于是有一天，他因为在工作时间睡觉，而被毫无戏剧性的开除了。就这样，他有了用不完的时间和不错的金钱，威廉开始作焊修匠。他跟多数人不同，他们一般都修补自己的车库，做鸟巢材料，或可能在汽车上安个新排气管。而威廉与此不同，他制造那些奇异的机器——事实上是，离奇的小机器人。

威廉称它们学舌机器人，就是学舌鹦鹉和机器人两个单词的混合物，因为它们能模仿任何发音。它们并不单纯记录语音，然后回放。不，这些机器人能识别单词，和单词词典（多数是脏话）比对，然后以一种全新的创造性的方式将这些词重新结合成——多数情况下，语法上正确的句子。很自然，这意味着他的学舌机器人可以骂个没完，因为威廉一般就在酒醉状态进行他的创造工作，于是粗野的语言就很顺利的进入到了他讲话、喊叫、唱歌时的每个句子里。

爱德华，除了从非常幼小年纪就被浸染在惊人丰富的脏字海洋之外，还学会了如何制造东西，而这些东西--跟他叔叔制造的一样--都是机器人。

十六岁那年，爱德华制造了12个他称为使徒的机器人——不过他一般会加上“多彩”一词作前缀，那是为了荣耀他叔叔那些不知疲倦的粗俗英文教育。

这些特别的机器人有一个不寻常的怪癖：它们能访问一个爱德华组织的远程语言库，那是他利用互联网定制挖掘机，从72种翻译版本的《新约全书》、《新福音文库》、《教会赞美诗》、《新约旁经》里采集的英文对话——全都属于12使徒的话。这给机器人一种怪异的词汇，有时，超不只是令人信服，还有着一种不可否认的神谕般的特质。

爱德华，本身并不是个特殊的宗教信徒，他决定用新约全书的理由，单纯就是他发现那很有德性。有时他会在自己的同伴，或多数在他叔叔叔那里，发现他们缺乏了德性。那些传教士们能给爱德华带来德性的教育，

而他的那些朋友们和有数的亲戚们，都及其缺乏这个角度。

这些机器人，就不能走路而言，的确不算是机动性，但是从其余的所有方面而言，它们都有着人类的特质。在听话或讲话时，它们能转头、偏头、点头。他们就像齐胸坐落桌上的3D半身雕塑。当涉入对话时，它们有一种离奇的测时感官。问与答间的时间延迟很少超过两秒，而当一个机器人在“思考”时，另一个会提供一种身体语言的展示，像是皱眉或闭眼。

需要澄清的是，这些机器人不是单纯引用来源资料的完整对话，它们是从词汇表中进行抽取，但却会创造新的句子。只是偶尔的，爱德华才能认出完整的引句。

它们是互联的从而运作为一个团队。但从不会明显感觉到它们是以这样的方式连接着的。因为爱德华花费了巨大的心机去将独一无二使徒特性编程进它们的个性中。比如，如果一些来自彼得早期使徒身份时期的数据库里的词语被使用，那么他的人格和风格，就会变得更加胆怯而羞涩，但是随后，如果那些单词来自耶稣复活的时期，彼得的人格会变得更加无情，或甚至更加激情。

这要求从网络挖掘中获得的词汇，按日期排序，并联制成关联词数据库，来为每个使徒激活恰当的行为惯例程序。

耶稣的角色有爱德华来扮演。因为那12使徒的对话，需要被耶稣的话语激活，爱德华就是能够让他们开口讲话的催化剂。如果12使徒们只自己呆着，它们就会保持沉默。一旦爱德华说出激活“词汇”，娱乐就开始了，于是从一个简单的词汇或段落，新约全书的对话就会被重组而用一种不可预测的语序被12个金属嘴巴讲出来，有时会是预言。

在2021年6月12日，爱德华从一次沙滩散步回到家。他当时17岁。他叔叔在他那最喜欢的，起居室里那把装饰累赘的椅子上睡觉。那是个深夜。电视屏幕正投射着英国笑星的照片，屋角的一盏灯在守望着那房间。爱德华给自己倒了一些茶，走到外面他跟叔叔实施那些魔法制造的工作间。那是个美丽的夜晚。风很大，将潮水的雾气带到了他们这个距离海岸两英里远的家。爱德华打开那道通向他们工作间的门，并打开了灯的开关。

对于制作而言，灯的质地很重要，特别是那些魔法般的创造。制造机器人是一种非常精致的嗜好，既要求聪颖，还要求视觉敏捷，这些都需要被好的灯光强化。那工作间很舒服--大约两个车库那样大。一个窗户半开着，邀请这户外的芬芳灌入室内。当威廉因工作问题发生麻烦时，他还在这里安装了射灯。他决定自己的工作间应该成为他的新工作地，于是威廉

尽了各种努力，让那地方既有实效性，又是个愉快的环境。

暗灰色的纯毛地毯覆盖着地面，在中央工作台附近，已经出现了一些明显的磨损痕迹，那一直通到那个手编毛毯蒙面的大沙发那里。那沙发遮挡着东墙--多数被威廉用于假眠，但那也是威廉和爱德华之间谈话和讨论问题的地点。他们很多最好的创意，都是在那里整合出来的。在那房间的中央处，是中央工作台，作品就是在那里被赋予生命的。在西面墙上，还有一个工作台，靠在那面墙上，大约有 20 英尺长。在其上方，在一个径直伸向房椽的黑色钉板上，各种奇异的工具，如变了形的金属行星般，整齐的悬挂成阵列状。南墙上，有几个窗户和一组低橱柜，里面除了其他杂物外，还有个冰箱，里面装满本地啤酒，或偶尔会有一瓶香槟，用来庆祝一个作品的完工。

12 使徒，如巨石阵延伸向外的石板路，坐在那里等待他们大师的到来。它们被安置在一个粗面桌子上，那是专门为它们制作的。任何陌生人都会看着那群金属破烂，认为它们是一样的，但是爱德华能够分辨出它们来，并根据声音能知道每一个的名字和语言习惯。每个都完全不同。可能部分是因为是他给他们编的程序，但是在它们语言对话了几周后，连威廉都可以分辨出--以超常的准确度--某个对话是属于哪个使徒的。

“雷电的儿子们，醒来，”爱德华穿上工作围裙，说到。他的声音具有一种音乐的质地。当他扮演耶稣的角色时，他会让语调变得低沉，隐藏口音，并想象他是上帝的儿子。

一个机器人的金属头抬了起来，对着天棚，然后又低了回去。一阵机械性的旋转声，充满了那工作间，那是小马达的试图操控那些金属头颅的声音。其双眼轻微眨动，一对嘴唇张开了。“火焰将落在他们身上，以及我们的衣衫上，如光一样白亮。”

爱德华微笑着认出那句子。他的师徒们从来都不让他失望，甚至当它们的话语很黑暗或负面。他很确信，如果他一手能数出来的朋友或熟人的任何一个，发现了这些怪异的金属和软件组成的收集物，他会成为小镇的笑料。不过，如果他仔细想想，他一直就已经是了。

爱德华是个不合群的人。那是描述他的最佳词汇。他的身体像个铅笔。他头发是红色的，不过过了夏天，那头发就变成带红晕的金发。斑点的星图充满他的脸颊，不过他并没有被认为特别英俊，有些要素是构成英俊的要素--面部的匀称，俊逸的下颚线，宽肩，分开的双眸，长长的睫毛，直挺的体形，以及清洁感，这些都临在于爱德华身上，但是都简化到如此程

度，以至于当试图描述他时，英俊不是进入脑海的第一个念头。

一个更好的词汇应该是：独特。

“我将给你一些，从没有双眸看到过的，从没有双耳听到过的，从没有双手触及过的，并且还没有进入人类心灵的。”爱德华无比和蔼的微笑，并用双眼扫视自己的忠诚团队。其中的一个机器人突然被激活了，并转向他，它的眼帘期待的快速抖动着。

“征兆就是教会的信使，”保罗说。“不要被你的脑吓倒。我们主的日子到来了。天空是撒旦的舞台，但是你会得救。”

“那么，我如何被救呢？”爱德华如往常一样，跟着那剧情嬉戏的问。

“你将驾车去那高地，”约翰说。

突然爱德华停下了动作。他的表情因不解而僵化了。那句话数据库没有。“驾车”一词，数据库里没有。

他走到那一排四个监视器那里。“马斯特，检索单词：驾车。”

“抱歉，没有‘驾车’这个单词的检索结果。你希望用各种变化来重试吗？”电脑的声音报告坏消息的时候，也很愉悦，那给爱德华带来了不满。

“不，这次用句子重试检索：驾车去那高地。”

“还是没有，抱歉，可数据库里没有‘驾车去那高地’这个句子。你希望用制定的变化形态来检索么，或你希望我用自己独自的选项再次检索吗？”

爱德华点头。“好，检索各种变形的句子。”

“抱歉；没有任何变形句子带有关键字：驾车或高地。”

爱德华走到他的十二使徒那里，坐在那桌子上。他转向约翰，它睁着眼耐心的做在那里，凝视着爱德华通常的方位。爱德华将自己的焦点拉回内在，深呼吸一口。“那么我如何被拯救呢？”

“你将驾车去那高地。”

那话语被说出口，推搡着进入爱德华的脑。我是否疯了？这不可能！

爱德华用了十分钟，怀疑自己是否发疯后，他躺在那桌子上，仔细地观看自己的十二使徒们。是否威廉作了手脚？他改善了它们？不过看不出被篡改的明显痕迹，但是威廉的能力不在他的知识范围内。但他为何这么做呢？

“神秘变得被知晓，是通过分割开真理的话语。”那是保罗。它没有爱德华的激活单词，就开口说话了。

“发生什么事了!?”爱德华喊叫到，从那桌子后退着。

突然，所有的使徒们都开始活动起来。它们的头，如合唱团的男孩们，都转向爱德华，而他，它们那惊恐的指挥，却目瞪口呆的凝视着它们。于是，它们已完美的共鸣说：“你必须驾车去那高地。立刻!”

下一个现在，工作间里的所有电源都停电了。沉默和厚重的黑暗，在其心不在焉中涌现着。爱德华迷眼看着他那些聋哑使徒们，他们被变成了暗淡的，俯首前倾的一摊。他内在的一个警铃大声响了起来。事实上，那声音震耳欲聋。

爱德华抓起一个背包，径直跑进家里。他从眼角看到了天空那怪异的光亮。北极光?如此南部?如此强烈?他如此聚焦于回到屋里，他没有停下脚步。

他进入后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从睡眠状态把他叔叔叫醒。那从来都不是个容易的任务。

“你是否对十二使徒们搞鬼了?”爱德华喊叫到，距离威廉那空洞的面孔只有几英寸。

威廉继续睡觉，动了动只是为了切换到更舒适的体位。

爱德华从走廊抓起一个手电筒，将它照在威廉的脸上。

“你是否对那十二使徒们作了什么...对它们的数据库，网络，‘作了任何手脚’?”

威廉在摇头，他的额头皱在一起，形成了“你说什么?”的表达，威廉的双手如警卫犬一样伸展出来，遮挡着那光线，以便不照在自己脸上。

“为什么...你为何问我?把那可恨的灯光，从我脸上移开，否则我用它砸烂你的屁眼儿!”

“你搞鬼了吗?”

“操，没有。我不会用马叭吧去碰那些金属粪便的堆块。现在，把那该死的手电关掉!”

“我们需要离开这里。”爱德华站起来，走进厨房，从那些棚架上抓起各种东西，同时对着威廉呐喊。

“那十二使徒们告诉我，驾车去那高地。驾车去那高地!那些关键字，没有在案数据库里。它们不用激活词语，就开始讲话，它们齐声讲话...它们在向我们示警。天啊，狗屎，然后...然后电源...操，它就断电了。”

“奶奶的，我们没有灯了?”威廉担忧的耳语。

“你以为我为何拿着个手电到处乱走穿上你的鞋子;抓些换洗衣服和

一件厚夹克。我们要去驾车出行。”

“我哪里都不去，”威廉回答后，闭上双眼，又在他最喜爱的椅子上寻找舒服体位了。“你丫是个疯子。我不会跟你走。你喝多了，不是吗？”

爱德华停止对厨房的洗劫，走到起居室，用手电筒照在威廉身上。

“嘿，我不会把你留在这里的，所以你或者跟我来，或者如果需要，我就把你打晕，然后把你塞进车里。你有选择权。”

就在那个瞬间，一个奇怪的声音，如金属线被巨手拉扯的响动，在他们房子周围响起。那是超现实的声音。最奇怪的是，他们无法确定其来自何处。那可能来自天空或深层地下。或两者都有。没有办法分清楚是哪个。那感觉貌似来自宇宙本身。

“要出事了，”爱德华的语调被放大并且很不安。“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们需要出发，‘现在！’”

威廉站了起来，探寻的看着爱德华，然后走入他的卧室。他锁门的声音，让爱德华吃了一惊。他跑向那道门，并砸门。

“我说了，我不会丢下你一个人走！”爱德华呼喊。他停止了砸门，不知道下一个行动是什么？

一个模糊的声音传了出来。“并且我不理会你丫说的那些叽吧屁话是什么？你在过渡反应...那可能是地震而已。我继续睡觉了，猪头。如果你想出去兜风，请便，你这天杀的蠢货。”

爱德华能听到一张床的疲倦弹簧，在威廉的重压下痛苦着。

他靠在那锁着的卧室门上，检索自己的选项。就在这时，他开始感觉到极其微小的振动出现在背部。很稳定，没有频率变化。他认为自己也在双脚里感觉到它。

“你感觉到那个了吗？”爱德华呼喊到。“你真的认为这是地震的振动吗？”

“操，闭嘴，让我睡觉。”

爱德华最后踢了那道门一脚，就走开了。他了解威廉那种黑洞般坚韧的固执性格。

回到厨房，爱德华继续尽可能多的朝他的背包里塞更多的给养。然后他找到一个包，塞入了更多的罐头食品与水。他那全部这些给养拿到车库。他把自己能想象到的一切，都装入那车的后背箱。一切对于他而言，都变成了一种模糊的东西，仿佛他已经离开了身体，而其他什么实存体在整理事物，决定拿什么，留什么？

当他结束后，就深呼吸了一次。他在喘息。那是午夜时分。他打开车库的门。所有一切都很安静。这时，他首次出去到了街上，并抬头仰望那黑色的天空，现在各种紫色和淡黄色在那里旋流。他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景象。如果没有那十二使徒的警告，和他突然出发的环境，他回站在那里敬畏的欣赏自己双眼见证的奇迹。那真的是他做见到过的，最迷人的景象了。可是现在，那只能让他更不安。

然乎，没有任何前兆的，刮起了大风。一声如地球被撕裂的巨大响动，在他身下响起。这次他确信，那是来自他身下，某个不可识别的深度，被撕开了。声音不是特别大，但是非常奇怪，非常非常的不熟悉，于是他的心突然跳到了嗓子眼儿。那个警示信息“驾车去那高地”又在他脑海里闪过，并且他的身体跳起来启动了行动。

他不记得怎么做到的，当他再次聚合焦点时，自己站在他叔叔卧室门口，手里拿着个斧头。他一击，就把那门把手切断了。在下次打击中，那道门就开了。他叔叔坐起在床上，谩骂着一连串的脏字，仿佛那是外星语。爱德华已经超越了语言。相反的，他在空气里挥动那斧头，于是他叔叔顺从的下床，抓起他的鞋子，跟随着爱德华手电筒的那根，射向他们前方的光柱，走到了车那里。威廉一秒都没有停止谩骂。

爱德华上了车，倒车开出纳车库，然后看了看他叔叔那张，被爱和恐惧的矛盾照亮的面孔。“关于那斧头，我很抱歉。”

威廉第一次变得安静了，因为他抬头，通过风挡看到了天空。“发生他妈什么吊事了...？”

爱德华靠过来，打开那前面的工具箱。他拉出个东西，放在了威廉膝盖上，并强调到。“我需要你做些事。研究这张地图，找到一个制高点，然后告诉我如何去那里。你能做到吗？”

威廉瞟了一眼那地图，又回去看天空。“把你的手机给我。”

“没有什么正常工作的了。电话已经停了。”

“你确定？”

爱德华把自己的手机仍给威廉，并开车启程了。他叔叔打开电话，但是那屏幕只显示一个加密的信息：紧急警告。紧急事件在发生。‘请留在家里等候未来通知。’

爱德华瞟了他叔叔一眼。“正如我说的，电话停止工作了...它只显示这个信息。就聚焦在地图上吧。”

威廉用手梳理着自己那长长的，不太听话的头发，一种放弃坚持的感

觉，占据了他。“我不会宽恕你关于那斧头的事。我还是认为你丫疯了，所以我完全醒来后，我回让你停车的，并且我他妈会把你的屎打出来。你丫没有权利恐吓我！”

爱德华指着天空里的什么说。“那是什么？”

几个光球在他们面前落了下来。那很像流星雨，只是这些在垂直的下落，并且太近。爱德华紧急刹车。他们沉默的看着那光束，在他们前面两英里处，击中了地球，因为撞击而爆炸了。一共有四个连续的爆炸声。

威廉面色青白的转向爱德华。“那他妈是个飞机--”

“这不是地震，”爱德华声音嘶哑的说。“抱歉，但是地震不能引起空中的光之秀，大风或...”他直接指着他们前面。“...或无论他妈那个是什么...”

他们的车开始摇动。威廉抓起那手电筒，打开地图，开始研究它。“一直开，妈的！在下一个十字路口就朝右转，然后一直开，直到我说了别的为止。”

他们沉默的开了大约十分钟。那车不断因为大风而摇动。爱德华需要拼命努力，才能保持在正道上，但是他知道他们不能停下来。他一直想着自己的十二使徒们，以及它们警示他的过程。它们怎么会知道呢？而即使它们知道，它们怎么做到有能力告诉他的呢？这就像诺亚方舟吗？上帝在提醒他？如果是那样，为何如此迫在眉睫的示警？如果能在一周前示警，那会很好。可以准备。慢慢说服他叔叔离开。他摇头，不。没有其他的完成这事的途径了。它就是按照它应该采取的恰当方式发生了。使徒约翰告诉他的。它们一起告诉了他。

那是个现代版的客西马尼园。

（译注：在耶路撒冷附近，据传是耶稣被捕处。隐喻使人受精神折磨的地方和体验。魔鬼训练营。）

第九章人类的恐惧

她抬起头，就像典礼中的手握小号，马上就要演奏一曲赞美诗。在其敬畏之情中是缓慢而有条不紊的。

“为什么我在这里？”她声音细弱而空灵。

一个男子俯看着她，带着一种沉着的确信微笑着。

“不在这儿，你又该在哪儿？”

“这是个梦？”

“这感觉像个梦吗？”

“不，在梦里，所有东西都是我的创造物。在现实中，所有事物作为创造物都是被...”她四下看去，疑惑着如何完成这句话。我这是在哪儿？

男子跪下来，依然微笑着，但他的眼睛看上去很遥远。“我已经为你而来了。”

“为什么？我死了吗？”

男子缓慢地摇摇头，越过盯着自己的双眼道。“你没有死。不可能死。你是诞生在无数身体里、无数地方、无数时间里的生命。生命！生命里不存在死亡。死亡是一种幻象。我从未看到过死亡。我不相信它是独立于沉浸谎言里的心智之外存在的。”

“恐怕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她更高地抬起头，试图得到关于自身环境的更大视野。她感觉非常虚弱和脆弱，但同时，对这个陌生男子的陪伴感觉到舒服。“你说你为我而来。为什么？”

94

男子帮助她站起来并站在她身旁。他们俯看着一个山谷，看上去延伸进了无限远的柔和焦点处。“给你展示些东西。”

“什么？”

“你看到的每个事物都是被设计的——要么被你，这里”他指着自己的头，“要么被一体性致因和第一源头。设计物及设计者是一个东西。如果你试图看向设计物而看到设计者，你已经将一分裂成了二。一旦这发生了，你就迷失了。”

“我是迷失了。”

“或许吧，但我找到了你。”

“是的，但，但我不记得我在寻找你。对你我并不熟悉。我怎么可能寻找一个陌生人？”

男子的一只手臂环住她的双肩，空出另一只手臂，指着某种移动在下方远处的事物。只有微尘大小，但无论如何对他们而言是可见的。“你看到他了吗？”

“我想是的。”

“仔细看。”

她以全部力量去眯视。那是个小个男子，身着褐色束腰外套，宽大的裤子和奶油色的便鞋。当她更努力去看，能看到整个场景展开来。他满脸胡须，长长的黑发，大约30岁，杵着根木棍，迎着大风而行。他看上去疲惫而干渴。当她观察到这点，自己也变得疲惫而干渴。

“他是谁？”她设法问道，因为她体内的能量流失了。

“去仔细地听。待在我身边！”

她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无论如何，他们突然来到了听力范围内，那男子看上去正和某个不可见的折磨者认真交谈着。

“为什么是我，不是说如此多的人都迷失了吗？”

一个声音响彻了沙漠，尽管其来源不可见。“太对了！为什么你会在这儿？你到这儿来逃避...他们。他们是困惑的、自我关切的、贪婪的动物，渴望了更多些的食物和水。他们会猪一般地骚动在他们的笼子里，贪婪地吃下你投到他们跟前的任何东西——甚至他们的同类！”

她四下看去，寻找着声音的源头，但源头不可见。她转向身边的男子，“谁在说话？”

他将手指置于努起的嘴上，重新凝视向那男子，那人突然停止行走，棍子指着接近地面的某个东西。

“你创造了这些，现在你又反而敌对他们？”

“我创造了这些？我向你保证，没有比这话更远离真相的了。我仅仅以知识的选项满足了他们。问题是，为什么你会关心呢？你的父亲将你送到这儿就像个实验室小白鼠。将你变成他们的一员。为了什么可能的理由？以便你回去报告他，向他证实那我已经告诉了他数以千年的东西——这些造物不值得他的时间、他的爱、他的那些理论？如果他如此全知，他一定已经得出这个结论了。对吧？”

盘绕在一丛高高的灌木丛下，是一条可怕的非常大的蛇。她看到它移动着，恐惧突然斜刺进她的内心。

这有可能就是声音的源头吗？

“我在这儿是因为这即我父亲的意志。”

“是的，是的，当然，他有着一个非常好的意志。Alessfch...有着美妙的音调，不是吗？想象下你将拥有的权力。人们很多世纪以来一直在等待你。所有那些故事都堆在了一起，然后你来了...啊哈，每件事都为你准备好了。这就像穿上定制的制服。你就是弥赛亚，那个将抓起力量的人。好吧，做你在希律王庙做过的那事，强有力地抓起腐败，扔出去。让每个人都去崇拜真正的上帝。不再有偶像，不再有偷窃。不再以虚假来唤主之名。我说的对吧？”

“我在这里是来执行我父亲的意志。请停止说话，让我单独呆着。”男子开始继续走。

“请停止说话？我只是在赞同你。你是弥赛亚。你拥有力量。你会引领来这个糟糕世界如此如此需要的那些改变。这不是好事吗？你不想谈论它？”

男子继续沉默地走着。蛇跟随着。

97

“我能帮助你。”

“我不需要你的帮助。”

“是的，或许是吧，但我正在提供帮助，因为你从未 be to 这个世界。你就像个婴儿。我已经在这里生活了成千上万年了。我非常了解它。非常非常。你能从我这儿学到很多。再说，所有这些都将带领你去执行你父亲的意志。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它意志的一部分？”

“因为你在谈论力量。”

“那不就是一个弥赛亚要做的吗？他将力量带给人们？如果你自己缺乏力量，你又如何将力量带给人们。”

蛇继续滑行在沙地上，跟随着前方跋涉的男子。“你不能不理睬我。我将永不缓和。你知道我的。我从不退让。我就像你胃里的疼痛。你上次吃东西是什么时候？5天、6天，如果不算你上周二吃的那丁点面包，就是7天。如果你忽略饥饿的折磨，会发生什么？你在慢慢死去。同样的情况真实存在于你待我的方式上。无视我，你也会死去。我能帮助你。我会帮助你。你看到你的父亲在任何地方吗？”

男子停下来转向蛇道。“我会给你三分钟我全部的注意力，只要你承诺那之后你就离开。你同意吗？”

“5分钟。”

“4分钟。”

98

“就4分钟，开始...从现在开始。所以，达成交易了。你是弥赛亚，而我是上帝在地球上最古老的代表。这使得我比你更古老。我正在提议将你置于我的羽翼之下。教会你所有那些感染着这个世界的谬论，谁知道它们会好过我？在我的帮助下，我们能确保你的使命被达成。你怎么看？”

“我理解你。”

“太好了。现在，你需要确保人们——所有人——想象你是弥赛亚。你怎么做到？”

“我不知道。”

“你必须做出一些奇迹。显然地，看，这就是你需要我的原因。我理解人们是如何思考的。什么会激发他们的积极性。以及最重要的，什么会让他们来跟随你。如果他们不跟随你，你在这儿又有什么意义？你将自己套上这件人类制服是有原因的，不是吗？你不可能是个隐藏起来的弥赛亚。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再者，世界一直等着你去将事物设置规整，这会产生力量，力量产生奇迹。”

言而有信地，男子坐下来，面对着蛇道。“我的使命只是揭示出我父亲国度的真正本质。如果人们希望跟随这本质，那是他们的选择。那必须是他们的选择，而不是因为做出了什么奇迹——”

“你看，这恰恰就是你需要我的原因。首先，你是错的。该死的完全错了。如果你将这留给他们，不会仅仅因为你布道了一些华丽话语，关于你父亲以及他是如何同时是全爱全能，他们就会跟随你。他们对这些填塞物没兴趣。他们需要奇迹——强大的奇迹。他们需要知道天上的上帝能够将闪耀的闪电投射下来，毁灭他们的敌人，他的天使军队就在你旁边——我们旁边。你不能消极。这些创造物不会对消极起反应。”

99

“时间？”

“2分钟12秒...”

蛇将自己树立得更高些。“我们可以是个团队。以你的力量和我的知识，我们能将新的秩序带给这个世界，而终止饥饿、战争、冲突、以及所有的人类苦难。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我甚至不需要名声。我会呆在幕后。我会像个背景。那非常适合我。你可以站在舞台上，执行你的奇迹，以你的智慧照耀他们，而他们将会不是数周地也是数月不断地亲吻你的双手。你怎么看？”

男子将棍子戳进了跟前被太阳烤干了的沙子。“你觉得我不知道你是谁，你又代表着谁吗？”

“我知道你是知道的，这又怎样？我是个堕落天使。我依然是一度最接近父亲的那个。我依然是那观察、潜入人类并生活在他们中的那个。我依然是拥有着胜过他们之力量的那个，因为我知道是什么使得他们滴答作响。”

“他们不是钟表，”男子平静地说。“他们是灵魂。我永不、也从未与你这样的家伙合作，尤其不会和你。我们的时间到了。和平地让我离开，就现在。”

“我们的时间没到，我还有 47 秒，我打算用完它们。你如此费力地变成了一个人类。当这个世界的力量发现你对他们而言是个威胁时，发现你假装成弥赛亚时，你认为他们会做什么？”

男子默默地盯着蛇。

“他们会杀死你，然后呢？你的使命就成了个巨大的失败。没有人想要跟随失败者。你的父亲知道这一点。我要提供给你的全部就是一个机会去完成你的使命。去活得更久。或许定居下来，拥有一个妻子和一些孩子。你的孩子能完成你的使命。那不是全都落到你肩上。这合理吧？再说，对于正在去理解你的伙伴人类而言，你需要完全像他们一样生活。如果你这样，他们会更加信任你。”

男子站起身来开始走开。

“他们会杀死你。没有我的帮助，我不能阻止他们。如果你不想做个搭档，我没有动机为了你的利益而介入。我就在这儿。这儿！你的父亲统治于天国...天国...它是种抽象，它在那些拥有权力的人类的心智里只有着非常少的影响力。务必不要仅仅因为我堕落到了这个地方，失去了通往后台的通行证，而拒绝我。我能够改变。我一直在改变。来吧，让我们再讨论下。我们能解决这件关于弥赛亚的事情。来吧...”

101

但这个男子继续走开去，蛇就这么看着。

“他们会杀死你，”蛇以轰鸣的声音吼道。“接着会怎么样？你的整个使命，荒废了！”当蛇吐出最后这句话，它变形成了一个裹着黑袍的存在，近 8 英尺高。脸隐藏在不透明的兜帽里。它邪恶地阴笑着，这是明显的证据，这个魔鬼没有实现对该男子的纠缠。

片刻之后，它出现在男子身前，模仿成一堵黑色的墙。

男子停下来，看入这浓烟般升起的黑色形态。“我给了你我们协商好的时间。我聆听了你的话。我们的协议完成了。现在，让我一个人呆着！”他说话时，声量也增长着，最后一个词比较是吼出来而非说出来的。

天空正在变得更暗。一种空气的重量拉拽着她，她转过身去，发现自己的同伴已经离开了。突然，黑袍存在体出现在了她的面前。她眨了眨眼，凝视的目光交汇于这个正看入她眼睛深处的古老邪恶，就仿佛她曾获得的每一个隐匿处都被推开了。她想要转身，但内在的某种东西激发出了对于这邪恶力量的一种鲁莽。这个黑暗角色看上去正在从天空中召唤来黑暗，而她的世界变得越来越阴暗。一个声音，诱惑里透着阴冷，说道。“你无

法逃避我。在我的家里，你无法逃避。我就住在他们的肌肉、他们的细胞、他们的思想里。恐惧是我的武器，以它，我统治着所有权势者的心智。他们会执行我的命令。你巨大的弱点——你父亲的爱——恰恰是我的力量所在。因为爱无法存在于恐惧中。我会使得你失效。”

她在那个瞬间意识到自己就是那男子。

那男子。

弥赛亚。

她能感觉自己的手将木棍抓在她-他的手中，像光之剑那样挥动，将黑暗覆盖物一劈为二，先是横着一劈，然后纵向又一劈。黑暗存在狂笑着缓缓消失了。

从她-他的眼角处，仅仅是那么一瞬间，她看到一群存在围绕着她-他。一眨眼，一眨眼，他们的存在就消失掉了。天空亮了。风停了。这一切，甚至那男子的灵魂，都盘绕起来释放成了木棍挥出的气流，解开了黑暗覆盖物的身份。它是撒旦，人类的恐惧。

第十章：顶层

泰瑞来到餐厅。咸肉和咖啡的香味迷漫在走廊里，这是个确实的征兆，说一个VIP--非常重要的人物在附近。餐厅通常在早餐时间，都是没人的。多数UHIQ们以及教师队伍的人，都会跳过早饭，而愿意选择睡眠或工作。如果早饭成为了优选，多数都有他们自己的厨房并在自己的房间里吃早饭。不过，这不是个平常的日子。斯坦顿总统在他们这里。

当泰瑞进入餐厅，他看到总统和他的随行团队聚集在一个角落里，那里通常是老师们的入座的位置。埃莉诺，辛可雷尔跟他们在一起。他们是前一个晚上到达的，但是停留在他们自己的住处，而没有会见外部人士。

埃莉诺挥挥手，引起了泰瑞的注意，然后示意他介入他们。

“你记得泰瑞卡恩...”埃莉诺音调里蕴含骄傲的说到。

“我当然记得，”特弗雷说。他依然有些疲倦，但是那些鲜咖啡，已开始发挥魔力。特弗雷真的很高兴见到泰瑞。他很喜欢那男孩。他有种不可否认的特质，并不只是他的智能。他的整个举止，散发着鲸一般的沉静，外又裹着强化的果敢。这样的混合体，富有磁性，尤其对特弗雷而言。

他们握手。特弗雷给他的出行团队，周和乔西重新介绍了泰瑞，他们俩在泰瑞三周前访问总统的家时，他都见过。

“那么，我有个建议，”特弗雷说。“你跟我单独谈谈怎么样？也许到顶层去？你同意这个建议吗？”

泰瑞点头，他的嘴角上翘了。他自从来到 FRC，还没有出去过，而除去到“顶层”的念头，让他很兴奋--“顶层”，是人们对外面的称呼。

“我知道你的英语可能比我的还好。”特弗雷故意愁眉苦脸。“所以这次我们跳过翻译。”

泰瑞点头，但是保持沉默。

斯坦顿总统稍小心翼翼的站起身，揉着自己那粗糙的面容。他懊悔的发现，自己的剃须刀，依然没有从行李中找出来。胡茬子就代表本人，他总是如此点评。它配上了他的蓝色仔裤和退色的仔服，外套一件黄色套头毛衣。

“好，那么我就带泰瑞上去，我们会在那里锻炼身体，并吸些新鲜空气。”

埃莉诺也站了起来。“好，我给你们准备些外套。这个时间一般会很冷。”

“我们在电梯那里等你。”斯坦顿总统看了泰瑞一眼，试图评估他的心境，但是他是不可看透的。试图解码他的心境纯属徒劳。不同的文化，智力，使命，背景，关于他的一切，都是不同的。

餐厅里的好奇者们，试图装作漠不关心的看着赫利俄斯的总统和泰瑞走过身侧，不知道为何之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会希望跟这个‘新男孩’谈话。他们每个人双眼里，都有着那种确凿的嫉妒性光芒。

有传言说泰瑞“病态聪明，”那是用来描述稀少中的稀少人种，他们的智商真的超越那度量表。不过 FRC 中，每个人都很聪明；那些 UHIQ 们没有低于 180 的。还有个传言，是埃莉诺很高兴听到的，是最有力的说法，说泰瑞是来自伊朗一个未加盟的部分，斯坦顿总统希望得到这新来男孩的建议，看如何能将那些顽固分子，纳入合族国的麾下。

在泰瑞呆在 FRC 的三周内，他从五个老师那里获得了帮助。所有这些老师，都被要求对他的能力保持沉默。他们被告知说，要‘低调对待’。不过，当那些很难被打动的老师们，直接观察到他的智力，他们很难保持沉默。‘病态聪明’也无法适当的表达那种，泰瑞咀嚼数据或任何内容时的轻松感觉。他的智力是个巨穴，这是他的一个老师的用词。

在 FRC，传说走的飞快，并且跟所有谣言一样，它们会变形。有时它们会变成全新的故事。好消息是，至少对泰瑞能而言，在那里漂浮在谣言风车里的故事中，还没有出现任何包含宗教，或泰瑞是马哈迪这个内容。

当他们来到电梯门口，一个警卫对总统指点天棚的动作进行回应而点

着头。那个紧张的警卫，穿着西裤和黑色长袖衬衣，按了一个按钮，电梯铃立刻响了起来。那警卫，肩膀上挂着一支 AK-47 枪，扶着那道打开的门，请总统和他的小客人进去。

“我们在等外衣的到来，”斯坦顿总统说到。

那警卫点头。“好的，长官。我扶着这门。”他很年轻，带了粗糙的不列颠口音。头部两侧是板寸金发，而头顶却留得相当的长，如马鬃般飘落在他的前额。

“你是否知道现在的气温？”泰瑞问。

那警卫低头瞟了一眼这个叫泰瑞的怪胎，摇了摇头。“不，我们的温度计几个月前，停止了工作。还没有修复。但是我猜大约华氏 45 度。有些冷...风也很硬。”

“感谢你，”泰瑞回答并转向特弗雷。“那么我们就应该等埃莉诺。”特弗雷嘟囔着同意。

“你是否有过机会，使用你的枪？”泰瑞指着警卫肩膀上的 AK-47 说。

“你是指保护下面这里的事物？”

“或上面那里。”

那警卫放松了不少。“不...不。没有在这下面用过。我曾经偶尔狩猎那些顶层的野兔，或响尾蛇，不过下面这里，很安静。很像个教堂。”

“顶层是否有其他野生动物？”泰瑞问。

特弗雷笑了。“野兔并不是野生动物。我们在这上面会很安全。不要担心。”

“我没有担心；只是好奇。”

那警卫小心的清了清喉咙，然后面容变得严肃了。“我有一次看到过一匹豹子。一些鹿。大约三周前，我的一个朋友见到过黑熊。不过我们见到的多数是野兔和草原狼，不过你需要小心的，是那些你无法听到或看到的東西。”

“黑熊？”特弗雷问。“在这个设施周围？”

那警卫积极的点头。“你不用太担心。顶层全是警卫。只要留在围墙内就可以。”

泰瑞轻微的偏头。“你说看不见的东西，指什么？”

“毒蛇...响尾蛇。他们是顶层那里最危险的东西。伪装的很好。你可能踩在它们身上，却看不见它们。但是他们被称为响尾蛇，是由理由的。

所以请聆听任何发出响声的东西。如果你听到它，就尽可能快的远离开它。”

脚步声快速沿着走廊接近而来。

“很抱歉让你们等我，”埃莉诺说。她呼吸沉重。“我们找不到一件更小的外套给泰瑞。”

“希望这件能差不多合适。”她交出那些外套然后退后。“谈话快乐。我们将在十五分钟后，给你们送些热茶上去。哦，我在口袋里放了太阳镜。外面太明亮。”

“听起来不错，”特弗雷扣紧外套，说到。“感激。”

埃莉诺轻微鞠躬，微笑着挥动手指。

那警卫按下内部控制盘的按钮，然后走出了电梯，但是手依然放在门上。“我会让他们知道你们正在上去。不要担心那些响尾蛇。这个时辰它们在婴儿般的睡觉。”他带着淘气笑容的退了出去，于是那道门关闭了。一阵突如其来的沉默充满了那电梯。停顿一秒，然后那马达就启动了。那朝上的压力，让泰瑞饶有兴趣。

“感觉很像个火箭，不是吗？”特弗雷朝后靠着，交叉手臂说。

“我喜欢它。”泰瑞笑了。“它让我想起骆驼站起来的瞬间。只是这个更持久些。”

第十一章：动机

桑吉尔在埃莉诺进来后站了起来。他的动作很剧烈。

“我还是认为他可能需要个翻译，”桑吉尔说。“我应该跟他去。他知道那些语言，却不一定理解那些细微含义...那些隐含的意思。”

埃莉诺越过他走到厨房。“那是总统的意思。”

“泰瑞没有发言权吗？”

“泰瑞没有反对，”埃莉诺冷淡的说。“你是唯一的一个反对者。”

桑吉尔坐了回去，并靠在他的椅子上，长腿直直的伸展开来。他既高又瘦。他穿着 FRC 的制服：仔裤和长袖保罗衬衣。他的右手在抚摸自己的黑灰色胡须。他的黑眼睛在埃莉诺和那个摇动的，在他面前交叉成 X 形的双脚之间切换。

乔西，埃莉诺的哥哥，坐在埃莉诺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在一个笔记本里写着什么？“都顺利吗？”

“他们现在上去，在顶层了。”

“他还是个孩子，而那是个这行星上最有权力的男子。”桑吉尔安静

但是却凝重的说。他在马什哈德曾经是泰瑞的保护者。就是桑吉尔让对泰瑞的营救成为了可能，并且他骄傲的展示自己那缓慢愈合的伤口和脸上的青紫，来证明这一点。

“他不是个男孩，”埃莉诺说。“你恐惧的是什么？”

“正如我说的，总统有个目的。他成为地球上最有权力的人，一定不是因为和蔼或讲道理。他想利用泰瑞。为了什么目的，我不知道。但是那孩子很容易相信人。他可能说些什么或承诺些什么，可能用来对抗他的话。”

“比如什么？”乔西放下铅笔，问到。

“我不知道...他知道泰瑞是马哈迪。他知道那些顽固分子，至少他们中一些人，直到赫利俄斯现在得到了马哈迪。他知道他们想要他回去。”

桑吉尔停了一会儿。“为什么这个国家没有香烟！？”

埃莉诺和乔西相视而笑，但是没有说话。

桑吉尔举起中指，仿佛一个主意突然出现了。“如果斯坦顿总统决定利用泰瑞，去将那些顽固分子纳入合族国，怎么办？他会用泰瑞作交换条件，完成他们的联盟。”

“那么你真的认为那些顽固分子，有人会接纳那个交易吗？”乔西问。

“如果他们有了泰瑞就是马哈迪的证据...他们会在一次心跳的瞬间同意。”

“那个跳跃步伐很大...证据。你怎么能给他们证据？”埃莉诺问。

“我不知道，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在谈什么，或者斯坦顿总统希望从他这获得什么？我只是知道，那不会是好事。”

“可是你为何如此怀疑斯坦顿的意向呢？”乔西问。

桑吉尔在椅子上转身，看着乔西。“多个世纪积累的不信任。我们两个宗教在高速公路上玩挑战与威胁的游戏，而在近 500 年来，你们基督教每次都把伊斯兰教赶到路外，因为你们有着更好的武器。你们不需要伊斯兰，因为我们相信那个复仇的上帝。当然，不是我们所有的都那样，但那些原教旨主义者，他们是那样的。那就足够了。”

“我想你需要放松，”埃莉诺提议。“当泰瑞回来后，我们就能知道他们谈了什么？我打赌那会完全跟政治和宗教无关，会跟你想的不一样。”

桑吉尔深呼吸后，在他椅子上坐直身子。“我希望你是对的。如果你错了，那么，这就是我最后一次听你的话了。”

第十二章：镜子

裴达是巴鲁齐人不容置疑的权力中心。所有力量都亲吻他的手。所有人都咨询他，请他来解释各种事件，道德命题，以及特别是那些跟伊斯兰教法有关的内容。裴达是通过一个强有力血统的传承结果，超级智力和接近绝对清晰的记忆，爬上他那凌驾高度的。他在幼年，当多数孩子还在学习走路和自己穿衣时，他就已经学习了古兰经，或可能更精准的说，是‘吸收’了它。

他五岁时，就背诵了它的每一个语句。

这个区别于他人的品格，为他赢得了‘安拉之子’这个称号。在巴鲁齐文化里，安拉之子这个称号不只是个美誉。那是对一个人间男子（或男孩）赋予的，不可比拟的灵性权威称号，定义他不再是个普通人类。他是安拉的一个具体化人格。

这并不把他放在莫哈默德之上，或甚至平级水平。没有人能升到那些稀少的高度。不过，在莫哈默德那凌驾性高度下方某处，有一个位置是给那些灵性仆人准备的，他们被称为哈利法。裴达来自一个冗长的灵性领袖血统，虽然他们非常隐晦。他们的根源被称为德鲁兹派，但是在德鲁兹派内部，还存在着很多部落--有些是灵性头脑（他们负责研究），有些是战士（他们负责统治）。

裴达的祖先部落就是那个灵性头脑分支，将他们的时间都用于书写和修改伊斯兰教义那些奥义以及其他宗教性实践的解释内容。他们开发了认识论和伊斯兰智慧的混合体，它允许了那些处于伊斯兰教五个基本主干之外的神秘学实践。从很多角度，他们是灵性的变节者和革命派。

德鲁兹人主要活在叙利亚和埃及。裴达的祖先们，为了寻找宗教自由而移民到了东方。他们保有激烈的独立性，而在那个过程中，跟一个被称为塔克曼斯坦的部落融合了。那些人跟他们的智慧共鸣了，最终，经过340年的间隔，那个地区的巴鲁齐人口数增加，力量也增强了。

裴达是一个遗传棱镜的高潮点，那棱镜塑造了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并且将他放在了一个空间和时间之严峻考验里，那让他强化了自己的权威，而到达了一个无功不克的水平。是他的无敌性和灵性权威，让巴鲁齐地区内的所有人，都服从他，甚至包括将军们。

裴达还有个巨大的优势，就是他继承了一些秘密文字的小集子。德鲁兹人世世代代在一个靠近黑门山脉底部的一个山洞里，巧妙的保护着它们。几个世纪之后，它们被裴达的祖先们拿着，带到了塔克曼斯坦，在那里他们将其隐藏在瑞泽山脉，在那个衰退城市阿什哈巴德东南部。

那被称为 17 预言，是巴鲁齐人保护着的秘密。他们被知道其存在的少数人看作是最神圣的作品。那些预言来源不明。它们是莫哈默德时期之前得到作品。人们认为它们是来自埃及，在公元前 120 年或其前后。读过它的人，没有人会有半点疑问，相信那不是来自人类之手。

在裴达被允许阅读它时，他才 15 岁。他当时跟祖父跋涉了很远的路，才到达了它们的地理位置。他们在那里呆了两周零三天时间，研究那些作品。连他，被赋予了如此聪颖的智力，都很难理解那作品。那是宇宙论魔法，他祖父这么给它们定义。那些跟裴达那以前研究过的任何作品，都惊人的不同。马哈迪的崛起，是 17 卷集里的第八卷，那是最让他感兴趣的一卷。马哈迪，在安拉的所有人格之中，是那个他最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那个终极联合者。就是马哈迪的角色，点燃了他关于上帝如何通过将所有人类合一在同一个信仰系统内，而给地球带来新和谐的想法。

当时，他只有一根蜡烛作灯光，他祖父的鼾声是他唯一的声响；裴达会在夜里一遍又一遍的阅读那第八卷，并且当他躺下睡觉时，他会想象自己就是马哈迪。所有的征兆都吻合，只是，他诞生于和平时期。他会问祖父，那预言是否精准，是否有可能它们会漏掉或搞错一件事，而他的祖父会否认他的提问，指着天空回答：“安拉会犯错误吗？”

裴达秘密的希望，安拉会犯错。

47 年后，当泰瑞生日灼的知道，在那些秘传预言所注定的会诞生在时间终结第一天的马哈迪，已经诞生了。

末日时代，并不是如宗教教义里预言的那个末日大战。它本质上被理解为将会中中东点燃的国家将的战火，并蔓延开去。末日大战的概念，是显教预言的一个结论。不过，秘密派预言却说，末日时代，将会被宇宙性事件引发--来自地球外的，事实上，是来自我们太阳系外的。

后来，他知道了达加尔或欺骗者，也会跟马哈迪在同一个时间和地点诞生。他们将“被同样的光所触及，但在一个中，这光加剧的是欺骗，在另一个中，则是透明性。”这两股力量，终究会发生冲突，而世界上的各个政府，则需要选出他们的领袖。这个选择。将会定义人类进化的下一个阶段。

裴达精准的知道这些预言。在他承认了自己不是马哈迪之后，他的祈祷就转向希望马哈迪能诞生在他的时间里，在他的空间里，这样他就可以有机会成为他的老师和顾问。他希望成为那个带着马哈迪去瑞泽山脉，给他看他们那珍贵文字的人。他希望成为那个，为马哈迪提供咨询，教导他，

要把世界宗教秩序融合成一体，怎样才是最好的方法--这是他花费很多年一直在开发着的命题。

马哈迪是他的执着。

伯金阿米毛兹将军被毫无排场的宣布到达。他被一个看起来如一片白布，悬挂在一根五英尺高的行走木棍上的，以令人不安的精准步伐走动的苗条助手，带进裴达的神圣居所。

裴达对将军点头，然后对一把椅子点头，示意他坐的地点。将军鞠躬后就跟随了那个微妙的示意。裴达穿着他那最好的袍子，刺绣着复杂的金边。一条细细的猩红小溪，从前面的接缝处向两侧流去。他戴着白色包头，更突出了他本来就很正规的姿态。裴达走到将军那里，缓慢的伸出左臂。将军站了起来，跪下去亲吻那伸出给他的手。

“告诉我，你为何没有带着那个女孩回来。”裴达的语音很遥远，无情。吓人。

那对于将军而言，不是个好征兆。

“那是个复杂的故事...”

“我相信那是的，”裴达说，他坐在自己最喜爱的椅子上，带着些许上年纪的苦笑表情。“不过你还是告诉我吧。”

“当然，大人。”阿米毛兹将军在整理思路时，凝视着自己的双手。他已在从马什哈德的归途上，多次预演了他的故事。他的随从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他命令他们释放了那女孩。他从来没有给他们说过理由，也没有人敢问。

“你早就宣布，泰瑞是马哈迪。”

裴达点头。

“但是我不认为他在离开我们前，真的成了马哈迪。”

“你为何这么说？”

“我跟他说话了。”

裴达倾身向前，研究他老朋友的表情，寻找欺骗的征兆。“怎么做到的？”

“抓到那女孩很容易。我们把她带到学校--默萨德跟我们提到的同一个学校。那负责人只需要很少的说服，就让我们使用了他的电脑。他能够跟一个为合族国管理教育系统的女子通话。”

“一个女子？”裴达带着轻蔑说。

将军点头并轻微耸肩。“她叫埃莉诺辛可雷尔。我们通过电脑呼叫了

她，并告诉她我们需要跟泰瑞讲话，否则这个女孩就会被伤害。泰瑞在10分钟后就出现了。”

“在电脑上...你见到他了？”

“对，我见到他了。”

“有意思...”

裴达轻微的靠向背后，应剧痛而苦着脸。

“他穿着什么？”

将军开口讲话，然后停顿了。“我不记得了。”

“你见到他，却不记得他说什么？”

阿米毛兹皱着眉，沉浸在深度聚焦中。这是否裴达让他不安的计谋呢？“我很抱歉，大人，我单纯就不记得了。我只能看到他的一个小部分，胸部之上。那房间太明亮；我没有看清楚他。我猜...可能是白衬衣。”

“够了！告诉我他说了什么？他说的原话。”

阿米毛兹将军低下头长长叹了口气。他的胡须又长又流畅，还夹杂着新长出来的一缕缕黑色发束，仿佛在折磨他那上年纪的标签形象。

“泰瑞很气愤，说我们居然用一个叫朵瑞的女孩的安全，来换取并期待他回来。”将军看着侧案，注意到上面没有任何饮料。裴达很生气。他需要小心的精选自己的话语。“他纳闷我们怎么会沉沦到如此深渊的境界，我们会绑架一个六岁女孩。他很生气。”

将军在他继续之前，让他的话语浸透在那温暖而干燥的空气里。他保持语调中立。“他恐吓说惩罚我们，或开始我那么以为的，不过结果是，他希望帮我个忙。”

“帮个忙？什么忙？”裴达眯着眼。

“为了释放那个女孩。”

“他贿赂了你？”

“不是贿赂，大人。他画了一张我父亲的像--”

裴达双臂交叉胸前。表情晦暗。“为什么？”

“他说那可以将我从你的掌握中释放出来。”

“他，画了张像，就能做到？”裴达问。

“我只是在叙述他的话。”

裴达观察了一会儿将军的表情，然后不看了，满足于发现那是真的。

“那么他是否告诉你，他为何认为我掌握着你？”

“他知道那个故事，大人。”

“什么故事？”

“你的父亲被杀害...在战场...被同伙的枪弹。”

“你不知道那是同伙的枪弹。”

“对...但是马哈迪知道。”

裴达再次扭头不看他，他的目光涣散。一块呆滞的雾膜环绕着他的左瞳仁。他在变瞎。他很恨镜子。

“你父亲承认杀了我父亲。他没有说那是个事故。而是在祈求宽恕。他的罪恶感，传达了真相。”

“你是说马哈迪错了，而你对那事件的解释是对的？”

那房间非常安静。仿佛在午夜时分，走路穿越一个冰冻的池塘。破裂冰层的响声，填满将军的大脑。他可能不明智的越线了。

裴达仿佛在遥远的地方。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老朋友，”裴达说。语调里填满了悲伤。“当泰瑞一个月大小时，我第一次去访问他。他妈妈把他交给我，希望得到我的祝福。她没有发觉，我在寻找马哈迪。我不是来给她新生儿带去祝福的。我将他抱在手臂里，不知道他是否有价值。我用自己的知识，从各个角度评估他...然后，我拒绝了他。”

“当我把那孩子还给他母亲，她后退着离开我，她的面孔因恐惧而苍白。她问我为何没有祝福她儿子，我只是回答说，‘他血统不纯’。”

裴达停顿了一下，因那个记忆而打冷战。“你瞧，他有着湛蓝的双眸。那预言没有提到不纯血统。他是个混血。他父亲是个俄国战士！他可能不是马哈迪。我拒绝了他。拒绝了那唯一的一个，我一直祈祷而想要得到的，想去助言的，想教育的...想支撑的人。”

他突然紧紧抓住他椅子的扶手。“‘我’拒绝了他！”

裴达朝上放望去，他的头偏下来，直到他的包头几乎触及到他的后背。“怎么会这样（阿拉伯语，艾斯赛菲弄拉希）。安拉，宽恕我。”

“我们都一样，”阿米毛泽安静的说。

“大约 12 个月之后，我再次看到了他。他的双亲刚刚去世。他姑姑来我这里，请求我的祝福。她告诉我，如果没有我的祝福，那孩子会被诅咒。我的决定已经作好了，我告诉了她。那孩子‘血统不纯。’她在极度悲痛中，离开了我。我永远忘不了她那表情。我再次拒绝了他。我完全没有考虑到，他可能是马哈迪的可能性。它不可能是！”裴达的声音沙哑了。他长长的叹了口气，并随后抒发到：“怎么会这样（阿拉伯语，艾斯赛菲

弄拉希)。安拉，宽恕我。”

裴达看着自己整齐折叠在膝盖上的双手上，那微显的蓝色血管搏动。转向将军。“你想要些茶吗？”

将军点头。“感谢你，大人。”那是个好兆头，于是将军很难隐藏自己嘴角的上扬。

在裴达侧案上，有个白色陶瓷镶金边的精美茶壶。来自古兰经的一个句子，环绕着它，仿佛命名。他缓慢的倒茶，然后将把杯子和盘子递给他的客人。“第三次我见到他，是他姑姑去世。他成了个孤儿，而孤儿一般都被带到我这里来。他当时六岁。我那个年纪时，已经背诵了整个古兰经和半本圣经。我让他念送古兰经的句子。他拒绝了，或...或他不会。我不知道是哪个理由。”

“他有一些不寻常的特质。我能感觉到，但是我继续告诉自己，他血统不纯。他不可能是马哈迪。马哈迪就是纯正的定义。”裴达对自己微笑。“但是我错了。”

“那第三次见面，发生了什么，大人？”

“那男孩不知道任何古兰经的内容，但是他看着这同一个茶壶。他绕着它走了一圈，饶有兴致的读出那雕刻的句子。他用那些湛蓝的双眸，抬头看着我，说到：‘镜子没有主张，它只是反射。所有的主张，都是 ego 的。’然后他就从我这里走开了，没有再说一句话。”

裴达的表情从伤心变成了痛苦。“我很愤怒。我没有允许他离开。他自己走开了，而我是他最后一个希望。”

“那句话是什么...茶壶上的那句？”将军问。

“32：2节，”裴达回答。他闭上双眼。“这是古兰经的揭示，毫无疑问，它是这世界的真主给出的。”

裴达在椅子上直起身。“他，一个六岁孤儿，没有我的帮助可能一周内就死掉，却说出了那些话，然后从我这里走开了。”

“你做了什么？”

“我在脑内不断重复他的话。那些对于我很熟悉。我重读了那茶壶上的句子。他说的对。一个六岁孩子。他说的对！就在那个瞬间，我全身每个细胞都在宣布，说泰瑞就是马哈迪。我毫无疑问了。”

“只通过那件事？”

裴达缓慢摇头。“不...不，那是他说的方式，和我听的方式，那很...那很像我内部的一个扳机被扣动了，而一旦被扣动，我无法停止相信他。

我承认，当时我以为他在观看那好玩的书法。我没有认为他能阅读--”

“但只是那个吗？他的话如此强烈的影响了你，那让你相信了他就是马哈迪？”

裴达微微一笑，非常缓慢的向两侧摇动他的头。“你不知道的是，我的好朋友，他说的那句，是从一本古老的书里摘取的，那本书被存在在一个山侧，已经一千多年了。我再 48 年前，读过这本书。他选的这句，来完美的注释那句古兰经文。只有马哈迪才能知道这个。只有马哈迪。”

第十三章：漫步阳光下

当电梯门响铃打开时，两个警卫在上方迎接他们。那些警卫穿着灰色宽松长裤，海蓝色衬衣和领边底襟都磨损了的厚外套。他们外套上，挂着 AK-47。那些警卫愉快跟总统相互问候，并尽力隐藏他们看到他跟一个小男孩在一起时的惊诧。‘赫利俄斯的总统，为何跟个中东男孩在一起？真蹊跷。真的很蹊跷！’

当他们从电梯处走向外面时，总统戴上了太阳镜，并深呼吸一口那新鲜，冰凉的空气。泰瑞眯着眼，察看东侧的原野，仿佛在挑战阳光。然后，他缓慢的将目光扫向南部，最后看到西方的洛基山脉，在它那威严的，如巨大的石头家里，在俯视着他们。

警卫陪同总统和泰瑞卡恩来到防御带的小路，建议说，就风景而言这是最佳路径。那些警卫的长官，大块头并很有肌肉感，请总统在一张小纸片上给他签名，那是给他就随儿子的。

当总统应允了他并签字之后，那长官低头看着泰瑞并微笑到。“你是个幸运的男孩，能跟总统走在一起。”

泰瑞保持沉默，观察那些山峦。

那长官转向总统。“他不讲英语？”

“哦，他能说几乎任何你想要的语言，”特弗雷回答。“他可能不同意你的断言--也不同意那含义。”他开心的笑着，并把那签名交给那长官。“感激你今天早晨的帮助。”

“不客气，并且感激这个。”那长官举起签了字的纸片，跟他的同事们走开了，尽他们最大努力在努力理解，总统刚才的话。

斯坦顿总统和泰瑞在上午的阳光里，沿着蜿蜒的，堆积着坠落树枝的小径散步，几乎一直在谈论响尾蛇和黑熊。那来自迎面而来的低角度太阳的早晨光线很明亮，因为他们在向东走。

他们在 FRC 设施内散步，那是个被围墙保护的区域，围墙圈住了大

约 60 公顷遇害松林的土地，那是个不太正规的长方形。在四个角落每一个都有个高度大约 20 英尺的警卫站，伫立在那里，仿佛一个中世纪的石头要塞，圆形，在接近顶部还有小窗户。这设施只有一个入口，那也被水泥柱子和巨大的上锁的大门警卫着。周边的铁丝网围墙，接近 12 英尺高，点缀着缠绕其顶部的铁蒺藜，看起来像银色常春藤。

泰瑞指着那围墙问。“你是在把我们关在里面，还是为了避免外面人进来？”

斯坦顿总统苦笑。“可以说，两个都有。”

“那可能对人们有用，但是对蛇没有用，”泰瑞观察后指着那围墙的底部。“它们能蜿蜒着通过去。”

‘他的英文真完美！三周内，在怎样理解了这些微妙的表达？’

特弗雷将外套的拉链朝上拉了拉。“那么我们需要睁大眼睛，并希望这寒冷的天气让他们保持僵化。”

“根据警卫的话，我们的耳朵能救我们。”

他们又超前走了一些，直到他们来到一棵拦住了去路的倒木跟前。斯坦顿总统把一只脚放在那树干上，停下来观测路况。他在喘粗气。“我总是需要些时间适应这里的高度。如果不是那样，或者我只是变老了。”

那空气清爽而冰冷。他们的外套很难保持他们温暖，但是太阳做出了它那份贡献。

斯坦顿指着地平线，将手臂圆弧形挥舞着。“这里曾经是一片白松的森林。”

环绕着他们的那些树木，都倒在地上，仿佛肆虐的手，用强有力的一扫，梳理了他们。每棵树都横在地上，朝着一个不可见的，12 年前经过这里的临在鞠躬。在那些树木的底部，就是它们曾经扎根的地方，现在都有个巨大的土堆，和赤裸的树根，如冻僵的章鱼爪，指向天空。它们根系的另一部分，依然留在地球内。每棵树，至少那些依然束缚在地上的，都指向东方。

“这里当时一定很可怕，”泰瑞说。

“他们说那是风速已经接近 300 英里每小时。好比核风暴。‘可怕’几乎无法描述它。”

总统指着一个树枝。“不过你看着惊人的恢复力。注意看看，这所有树枝都好比微缩树，从主干发芽伸展出来。那些树以一种新方式繁衍着。生命在继续。”

“这就是分形，”泰瑞用手触摸着一根树枝，说到。“这就是大自然的法则。”

泰瑞看到两名年轻女子拿着托盘朝他们走来，就住口了。她们对他是新面孔。他看到她们在交谈并低笑。当她们靠近时，她们的举止变得很严肃。当她们来到听力范围内时，她们扮演成了一种服务者的姿态。

“我们给你们拿茶来了，总统先生。你是否希望在这里喝？”她们中的一个用正规的语调问到。她是印度血统，厚嘴唇，神秘的丹凤眼。她二十五左右年纪。她的同伴跟他年纪相仿，绝对是美国人，金发绑成一各圆髻。她没有惊人的个别特征，但是整体看来很漂亮，无论从什么角度。

斯坦顿总统号令那个局面，指挥她们用那树干作桌子，指定她们把托盘放在那最好的稳定处。几分钟后，她们就走上了归途，并快速越过双肩超他们挥手告别。

“可爱的女孩们，你同意吗？”斯坦顿看着她们走开，并评价。

泰瑞点头。“那个高个子，她是来自印度？”

“是的...不过她的口音几乎不见了。我怀疑她是这里长大的。”

“那个黄头发的；她来自斯堪的纳维亚？”

“可能几百年前，”特弗雷笑了。

斯坦顿总统倒茶时，一阵模糊的烟雾，从那茶杯里袅娜升起。“你喜欢蜂蜜或奶油吗？”特弗雷问。

“茶里？”

“对。”

“不，谢谢你。”

斯坦顿总统在树干上坐下来，拿起他的茶杯，响亮的喝了一大口。“那是我避免自己舌头被烫的技术之一。”他歉意的微笑。

泰瑞回了一个淡淡的微笑，并无声的喝了一口。

斯坦顿总统越过茶杯看着他。“那么，你是否喜欢迄今那些老师？”

“他们不错。”

“你在伊朗的老师们，他们的教学方法很类似吗？”

“不，但是我只有一个老师，并且我是他唯一的学生。这里的老师们将我看成，他们需要对付的多个学生和项目之一。”

“你伊朗的老师，他也把你看着马哈迪，不是吗？”

“是的。”

“你们怎么遇到的？”

“他是被安排给我的。”

“你一生就这一个老师，而他也只有一个学生：你？”

泰瑞微笑。“我只有 12 岁。我们遇见时我七岁。是的，贾瓦德只有一个学生，我。”

泰瑞径直看着斯坦顿总统的双眼。“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斯坦顿坐直一些。他突然很清楚，泰瑞结束了那些闲聊。“我希望你帮助我们搞技术重启计划。我希望你集中在尽力学习各种知识上，然后你学好你需要的内容后，你就可以开始教我们，如果重建我们在医疗，技术，教育领域的基础...”特弗雷耸肩，“...所有一切。”

“你为何希望重启那些旧技术？”泰瑞问。“它们没有能防止日灼的发生。”

“没有什么能阻止日灼。”

“或许能--”

“关于这事，没有可能，”特弗雷打断他。“这是由我们的太阳引起的。我不知道你在这里是怎么被告知的，但是我们最好的可科学家说，是强烈的太阳爆发引起了日灼。现在，如果你知道一种能阻止太阳过热的办法，我保证我们都听从你的建议，但是不要告诉我或任何人，说日灼本可以被阻止。”

泰瑞从未交往过有着特弗雷斯坦顿这样权势的人，但是他了解权势者。他知道，他们喜欢设置边界阻止那些胆敢询问起他们不敢进入之地的人。他们的边界通常都采取僵化的傲慢形式，意思是‘你怎么敢！’这是一种呵斥人们回退的情感。这就像是拦绳，挡在他们的人格和被覬覦的设想面前。对于泰瑞，这些绳索不是约束。它们是邀请。

“我们的行星处于那源自诸多不同层面的 *geoengineering* 的支配之下，”泰瑞冷冷道。“这种 *geoengineering* 具有种种副作用。就好比，人类对他的创造者说，‘我们能比你做的更好。’这就是控制性技术所制造的产物，一种造物，因其无知，不仅相信他们是上帝，还说自己比上帝好。”

“*geoengineering*？”斯坦顿总统面带着不解地回击道。“你是指气象控制？地球这儿的气象控制，怎么能引起九千三百万英里外太阳的爆发？”

“那被设计来控制而非编排的人类技术的种种非计划内的累积副作用。那不只是某一件事，不只是气象控制、人类控制、或植物控制。而是

所有这些控制性的技术。它们全都是对地球的身体不适有贡献。我还可以补充一点，说日灼的致因是太阳，你的这种理解是不准确的，不论你的科学家顾问告诉你了什么？”

“那么你相信致因是什么？”总统带着四溅的挖苦问道。

泰瑞摘下太阳镜，看着它如同看着一件最有价值的财产。“我之前从未戴过太阳镜。我喜欢它。它保护了我们的眼睛，以类似的方式，地球磁场保护地球免于太空碎片和太阳辐射的伤害。控制性技术的作用就像我将太阳镜从眼睛上摘下的手。共同地，它们耗噬掉了地球的磁场。这使得地球更易于被影响。这很像在危险的街道上却留着门不上锁。”

“最初致因源自另一个宇宙，经过一段不可思议的复杂旅程，最终激活我们的本地太阳来将其毒液喷射到我们行星上。通过让我们的技术在性质上更为编曲化，我们的行星就有能力抵制这些能量并将生命损失降到最低。”

“日灼是个唤醒来电。我在这里是确保这行星余下的人口去听到铃声，留意到起警示。我不是来这儿帮助你重启那些引发日灼严重后果的控制性技术的。我不会那项活动里帮助你。”

泰瑞停顿了一下，他的语调变得越来越富有命令口吻。他知道自己踩在一条底线上。斯坦顿总统将体位切换到一个更舒适的姿势，然后，因为并不喜欢那姿势，就站了起来。他避开泰瑞的目光，注意力几乎完全转向了内在。他感觉自己像个盲人的手杖，探测着他行走的暗路。

“要接受...你的...你给的选项，需要很大努力，”特弗雷开口到，他的声音很遥远。“告诉我，你从哪里得到这些内容的？它们是基于科学的吗？这些是否基于你阅读得出的臆测？或是你的上帝在你耳边的耳语？是那个？”

总统转回身来，仿佛准备好聆听，但是却举起手。“你说的控制性技术 vs 编曲性技术。我完全不懂其区别？显然，我的脑跟你比是很迟钝的，但是有时，根据我的经验，聪明的智能会把事物分割的太薄，以至于造成崩溃。于是人们找不到那些良质的要点。他们漠不关心。他们需要一些领袖，能给他们提供已经被习惯了的一切。那会让它们有在家和安全的感觉得。”

“我在邀请你领导那个人类种族正在直面的最重要项目--重启我们的技术。天啊，在你的手里，你可以促进它们。可以你不但没有因为这个建议而兴奋，而是平淡的拒绝了它？为什么？”

泰瑞用心的聆听着。“那些旧技术是涉及用来控制的--”

“控制什么?死亡, 疾病, 饥饿, 气候变化? 天啊, 如果我们能控制这些, 为何不呢?”

泰瑞摇头。“他们试图去控制气候, 地球, 植物, 树木, 动物, 以及人类, 控制所有那些从造物子宫流出来的事物。哪里有控制, 哪里就有副作用。自然法则, 如果在一个足够巨大的规模上, 被转变或逆反足够长的时间, 就可能导致整个行星的失衡。它能毁掉行星的免疫系统。”

斯坦顿总统转头面对泰瑞。“我懂了。而那行星的免疫系统--它的磁场--因为人类种族希望维持二氧化碳水平, 或...或为了增产而滋养饥饿, 而被破坏掉了? 你在说, 我们的科学家们, 我们的医生们, 我们的技术人员, 让日灼变得更致命了。那都是他们的错? 是那样吗?”

斯坦顿总统用双手比划着, 仿佛橄榄球教练在面对一个将要失败的枢纽前卫。“你不要坐在这里, 在一个儿童面孔, 12 岁的身体里, 只接受了几周我们这个系统及教育, 就在教育我, 关于日灼的起因, 以及我们的技术是多么的恶。不, 你没有这个权力。”

斯坦顿总统双臂交叉胸前, 低头看着泰瑞。“如果你拒绝用你的智力为我们服务, 我们为何让你留在这里呢? 我们为何教育你, 给你食物, 衣服, 并给你提供一种相对奢华的生活呢?”

“我在给你建议一种更佳的方式,” 泰瑞说。他的语调更加压低了, 不过那说服力还在。“你想让我留在这里, 因为没有我的帮助, 另一个唤醒事件将会来到, 那时怎么办呢? 更多死亡和毁灭? 你想重启那些让我们面对日灼毫无抵抗力的技术。你想...再一次把人类种族带到悬崖?”

泰瑞注视着着斯坦顿总统并继续说。“**我感兴趣的那些技术会服务于我们的需要。我们不需要去控制每一件事。我们需要获得接入口, 接取到我们是誰、我们为何在这儿的信息。如果这被提供了, 其余一切和谐一致于那更大的计划而发展起来。**”

“那更大的计划...你不懂,” 总统说。“我们不再是宗教性的人--”

“这不关乎宗教,” 泰瑞说。“**这关乎发现一条道路来开发出服务于作为一个整体的民众、大自然、行星的技术。宗教在这任何角度里, 都不是个组成要素。**”

“我为何不相信你?” 斯坦顿回敬。“当那个‘更大的计划’被到处抛洒, 宗教总会是其一个角度, 特别是当马哈迪亲自来抛洒。根据我读过的那个预言作品, 你就是那个将会把人类种族合一的人。你浸透在宗教里。那不是真的吗?”

泰瑞久久凝视着斯坦顿，仿佛在估量他。“预言家看到一些事物，并给它一个标签。他们给出的那名字，就是你说的这些。而我将会做什么，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这就是个正式回答吗？”

“它是的。”

“好，那没有回答我的任何问题。我需要你的帮助，来重启我们的技术，而你说，不。你有自己的计划，并且那计划不仅没有跟合族国联系在一起，反而是相反目的的。它是那计划的反面。”

泰瑞耸肩。“你希望继续散步还是回去？”

“你不想回答我刚才的问话？”斯坦顿总统站在那里摇头，表情是无可置信。

“对这个课题的唯一解决案是，我做个清单。我做好这个清单后，将会给你。那样你就心中有数，知道哪个技术我会帮助你建造，哪个技术我不帮忙。我还能做更多的什么呢？”泰瑞站在那里，双掌朝天。

斯坦顿总统用舌尖触摸牙齿。他在开口前就貌似很生气。“你如何做更多？”他的语调--钢铁坚决而又充满朝否--在给他的话语添加重量。“你应该对我们为了把你弄到这里，而付出的艰苦努力程度，表达一些感恩。你应该通过对我的建议说是，来表达这个感恩之情。你应该停止决定，哪个技术是对的，哪个是错的。我们不需要一个来自你的清单，我们需要你的合作。那就是你能做的更多角度。”

“你选择了我，”泰瑞回答，“不是为了占有我或我的智力，而是为了教育我。直到此刻为止，你没有告诉我任何关于你的计划内容。我对那个计划的回应是，解释了我不愿意重启那些控制性技术。我解释了我的理由。我建议做一个清单，那样你就可以知道，哪些技术我能帮你完成，哪些我不能。我感觉我们的不一致性需要保留一阵，直到那清单到了我们俩手中，那时我们就能讨论它了。我们等待吧。”

斯坦顿总统走上前来，如雷电般压在泰瑞头顶。他说话时抓着泰瑞的肩膀。“这已经被用不同方式，说过上百遍了，但是你或者跟我们合作，或者反对我们。这里不存在挑拣和选择。我们不是个菜单。我们是她妈的全球政府！”

斯坦顿放开泰瑞的肩膀，退后几英尺，依然专著的凝视着泰瑞的双眼。“不要犯错误，我会很快把你送回那伊朗的沙堆，而不是留你在这里享受我们最好的老师和技术。所以，你需要决定，跟我们合作还是不。我不需

要你的清单。我需要你绝对的合作，在合族国的领导委员会的指挥下，帮助重建合族国。任何少于这些的条件，都是在浪费我们的时间和金钱。”

特弗雷斯坦顿长长的叹了口气。他突然看起来很疲倦。“我不知道怎么处理你，但是你不能跟我们最好的，最聪明的人们，共同生活在奢华的怀里。这些我很明确。”然后，仿佛为了增加强调，他弯腰凝视泰瑞那完全没有恐惧的双眼。“我说的足够清楚吧？”

泰瑞重新戴上了太阳镜，忽略这那个问话。他看着他们出发点的电梯间方位。“我现在就回去。我会开始制作那个清单。我将在你明天离开前，将它交给你。”

“我刚才说的是，我不想要你的该死清单。你或者全部加入，或者完全退出。你为何不明白？”

“我明白。只是我不同意。你可能感觉，自己拥有控制我智力的权力，但是如果你尝试那么做，你将会在那战争中失败。而关于我的智力，你能达成的最好情况，也只是邀请我去贡献于基于零星基本原理状态下的事务。即使那样，如果你选择恢复特定的一些控制性技术，我还是在我的力量范围内做一切去阻止你。”泰瑞伸出手，但是总统保持站立，双手插在衣袋里，恼怒的凝视着泰瑞。

泰瑞说了最后一个词，就走开了。“做一切。”

第十四章：小鼠风波

他独自一人走出电梯时，那走廊这次对于斯坦顿总统而言，感觉到更长些。不要被一个小男孩分散了心情。那警卫挥手致意，但是貌似更低调些。可能他猜测出了一个理由，泰瑞在他四分钟前先下来了。

斯坦顿径直走向他临时办公室的，一个为来访本机构的VIP保留的宽敞宿舍。它可以舒适的招待八个贵宾，不过其客人很少超过两人或三人。总统来FRC时，他总是让周住在他的宿舍里，而他其他随从，都在地下八层有自己的宿舍。

周在他进来时，从阅读里抬起头。“你看起来情绪不好，”她评价到。“进展的不太好，嗯？”

他走到她椅子面前的咖啡桌那里，并放下一个火柴盒大小的金属盒子。“你可以自己听，”斯坦顿总统说。他把外套搭在身后的沙发上。“我更喜欢他不能把我们的语言理解的如此透彻的时期，该死的。他是个真正的恶棍。年少，珍稀，平易，但依然还是个真正的恶棍。”

他在一个有着两个轮子涂成白色的小便携式酒吧那里，倒了一杯司考

奇。那看起来很像手推车。他长长的喝了一口。“是的，我知道这才上午十点，但是我真的需要一些临界刺激。”

“他真的惹着你了。”

周拿起那个录音机，按下一个按钮。那回放的声音在说些关于响尾蛇和它们的习性。

“你可以跳过那 15 分钟左右。”

周按下了快进钮。“给我些摘要。”

“他拒绝帮助，”斯坦顿悲叹到。“这是最重要的部分。”

“为什么？”

“你自己听。他执着于编曲性技术--无论那她妈意味着什么，并且他对我们的那些想要重启的旧技术，抱有太多情绪，认为它们太具有控制性了。操！他不想帮助我们重启那些技术。他说，并相信，日灼之所以如此致命，是因为我们的控制性技术损伤了地球的磁场。我们行星的免疫系统被破坏了。操！我们的科学家没有一个作出过这样的宣言或类似的说法。”

周按下回放钮，于是泰瑞的声音在建议他制造一个清单。

“太远了。回到五分钟前，”斯坦顿总统指挥到。

“他说的是什么清单？”

“一个用于解释，他感觉哪个技术是恶，或控制性的，哪个技术是他愿意帮助我们的。仿佛他能对我们的技术给出评判。那孩子的 ego 有...他妈的姑娘公交车那么大。”

周继续聆听那录音的对话。“获得那清单并进行讨论，会很好--”

“我告诉他滚开。TRP 不是个他妈的菜单，周。他得不到机会那么做！”我不可能把一个清单交给领导委员会，并告诉他们这是那个小沙鼠愿意帮我们的内容。我们有其他智力头脑可以帮忙，并且我们正在很多前线，取得进展。我希望他离开这个项目。”

“就这样？”

斯坦顿坐在沙发上，喝干了他那杯司考其，并把它放在桌子上。“对，就这样。我们不需要他。我们将在三个月内，得到那些克隆，他们会拥有他智力的 95%。我们会没事的。”

“那么，当你说希望他离开这项目。他会怎样？我们送他会伊朗？”

“我们今天去见埃莉诺和乔西。我们跟他们商量。我不信任那个小操。他居然有吊种来恐吓我！然后他就走开了。操，真不可置信！我真想打那个小祖宗脸上一拳。”

周微微一笑。“他只有 12 岁，他来自沙漠。不要太伤个人感情。我将听完那录音带，看看他说的那些，有没有什么有用的。我将去安排一个三点钟的，跟埃莉诺和乔西的会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左右离开这里。也许我甚至能跟他共度些时间。”

“泰瑞？”

“可以吗？”

“单独？”

周偏着头耸右肩。

“我们看看跟乔西会议的效果在说吧，”斯坦顿说。“我还想跟领导委员会谈谈，并跟他们输入这些信息。”

他站起来，迅速直奔酒吧。“你渴吗？”

“对我而言，太早了。”

“我把时差计算在内了。”

“那会将你定位在亚特兰蒂斯，”周提醒他。

“足够接近了，”斯坦顿总统咧嘴笑了。

他开始倒第二杯，却停下了。“这个孩子像个老师，潜入房子里，搞乱所有一切。他认为‘自己’有控制权。”

“我们静观，看这走向何方，”周建议到。“不要解读一个会面太深。可能他只是在交涉条件。”

“交涉什么？”

周耸肩。“如果他想建造其他技术，他会需要我们的资源。我们的帮助。可能那就是他想要的。”

斯坦顿喝了一口司考其，突然微笑了。“你是否读过那本书，‘鼠和人？’”

周摇头。

“其中有我最喜欢的一句台词...”斯坦顿停了一下，仿佛在确保那引用，被完美的回忆起来。然后，他拖着长腔，以一种话剧演员的造作说到。

“与鼠交往的麻烦是，你总是杀了他们。”

第十五章：梦精灵

电脑实验室通常很黑暗的。它在地下九层。很少有 FRC 居民下到那么低层。通常以为，你下到越地下，其空间就越无关紧要或无用。泰瑞一直不明白这个谣言是如何开始的，但只用了几天，他就发现到了一个大奖，像埋在湖床沉积物内的钻石，位于 FRC 机构的底部。那是一些服务器硬

件，存档了模板数据，并将其存储在已经 12 年未用的数据库里。于 15 层，在那电脑实验室之下 6 层。

日灼之前，FRC 曾经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仓库。间谍都知道，它是作为“刷子”而运作的。刷子由 700 多台超强服务器组成的，它们处理元数据，并将其整理成关系数据库，以便人工智能和人类来分析。这些元数据，来自全球。来自每一个市民。一个班格拉底的孩子可能在学校，网吧，或手机的电脑里键入内容，而如果刷子认为那有用，就会把它整理并存储起来。

对于泰瑞而言，为何他发现的那些信息储藏，被 FRC 的所有人拒绝或未触及，那真是个谜。仿佛有个不快记忆，跟那数据连结在一起，而没有人希望跟他发生任何联系。地下 15 楼，仿佛一个臭名昭著的鬼屋--一个保存着这个世界所有秘密的墓地。

泰瑞来到电脑实验室时，他注意到那里门底下的灯光。他在门的访问控制盘那里晃了一下自己的卡，打开了门。一个男子，不到三十岁，留着红色长发，动了一下，但是继续聚焦于一个被他拆开来的电脑硬件，正在焊接。

“嘿，”泰瑞开口。“我没有故意打扰你。”

“你是那个新来的孩子...总统的那个宠物，我们都喜欢这么叫你。是什么吊事，让你来到了这里？你迷路了？”

“不，只是迷上电脑了。”

“我是爱德布莱克。我跟你一样着迷。”

他一边眼睛上戴着个特别的放大镜，凝视着一个母板，就仿佛是母板的受挫的创造者。他一直没有从他的操作中抬头。“你有口音。你来自哪里？说得精准些。我懂地理。”他的不列颠口音，仿佛源自审判日那天。

“我来自伊朗北部，塔克曼斯坦东南--”

“我说了，精准些。那个吊城市？”

“没有城市。我生活在一个游牧部落。我们在那个区域游荡，根据季节。”

那个瘦长结实的男子直起身呆了一会儿。他留着蓬乱不羁的胡须，带着红黄色韵味，他的肌肤则是那个颜色的淡色版本。“你叫什么名字？”

“泰瑞卡恩。”

“那么，泰瑞，你来自我们最古老文明的那些沙丘。操，你是怎么把自己搞到这个地下室地狱里来的？还有，你他妈怎么学的，能说这样的英

文？”

泰瑞靠近些，看着爱德的工作对象。“我被带到这里来学习的。至于我的英文，我基本上是在这里习得的。”

“你在这里多久了？”

“三周零两天。”

“没有人能那么快学会英语。你是个吹大牛的吗？”

“不。”泰瑞摇头。

“他们怎么发现你的...我指 FRC？”他举起电焊机，貌似一个问号，等待着泰瑞的回答。

“我在马什哈德的学校接受了一个测试，然后--”

“--然后他们喜欢你的吊大脑。嗯，在这里，干那个。”

爱德放下他的电焊枪，并把他的放大镜推到额头上方，然后第一次看着泰瑞。他用手梳理胡须，然后，仿佛他非常痒，把手放在背后，开始瘙痒。

“上帝，我恨这个身体，”他开口抱怨。他继续掂量泰瑞，大约一分钟左右，同时一直把手放在后背下部抓痒。他貌似不喜欢这个场景。“因为某种原因，我无法归类你...我将每个人看待成某些动物朝着我尖叫的动物。比如，我很清楚自己是头鸵鸟。”他如芭蕾动作的竖趾旋转般挥动双臂。

“可是你，我没有看到任何动物...狐狸？不，不是那个。噢，我需要更多时间。太不同寻常了。”

爱德把那个放大镜放回鼻子上，恢复了对自己身下那个硅片的监测。

“我没有想到你们沙漠会有很多电脑。你如此喜欢那些该死电脑的什么呢？”

“它们是改变的工具。”

“操，锤子也有同样效果。”

“对...但是运用合适的电脑，我能创造出种种宇宙。用锤子我只能创造家具。”

“或杀人。当然，电脑也可以做到那个。”

爱德环顾那电脑实验室。“那么，为何他妈的赫利俄斯的总统，对你感兴趣？”

“他希望我帮助重启那些旧技术。”

“我们不是都在干这个吗？”

“他希望我领导那个项目。”

“了不得...”爱德把那电焊机放下，并转向泰瑞。“天，那么你打算怎么做到呢？”

“我不会做。我不想重建那些旧技术。”

“好，我喜欢你的男子汉气概（译者：有精液的意思），梦精灵（译者：双关语，沙漠之子），但是你刚才说，赫利俄斯的总统希望你领导TRP，而你告诉他滚开。那是血腥的自杀行为。你瞧，我不知道在波斯他们怎么办，但是这里，当头犬让你做什么，而你需要面带让所有人看得见的微笑，去做。”爱德闪出一抹虽然很虚伪，但是很到位的微笑。

泰瑞靠近到足够看清那个，爱德正在处理的森林绿色母板。“你在修改什么？”

“你看，别感情用事，但你刚才说，你让赫利俄斯的总统滚开。我不认为自己希望被人看到跟你在一起。他们可能以为我在协助你，并在怂恿你那不明智的行动。”他示意泰瑞靠近些。“现在，”爱德比耳语还轻声的说，“他们知道你跟我在谈话...很可能，他们甚至在听着。我的建议吗？就是去对总统说，好的。一旦你领导着那个该死的闹剧，天，那些合族国的屁眼儿财阀们，能理解个屎。你就可以控制钠整个事儿啦。明白了？”

爱德环顾那实验室，伸展腰背，然后用通常音量说。“梦精灵，如果我是你，我就亲吻总统，并跟他做爱。”

泰瑞带着一种迷惑的表情。

“那是个擦屁股的比喻。伙计，你知道英文，但是你并不真正了解英文。”

爱德指着桌子上他身下的那块母板，它正在无邪的仰望着自己的创造者。“我正在对这母板做的，就是当它被安装在正确设备上之后，能让这个设备有视觉。”

“如人类的双眼？”

“对。”

“看什么？”

“本地的一切。”

“像个相机--”

“操，不是。相机只能记录本地场景。它没有在‘看’。它没有任何意图。它不能看到什么，然后决定，哦，那很有趣，我再好好看看。‘那’才是看。”

“这将被用于什么类型的设备上？”泰瑞问。

“噢，嗯，回到我刚才的陈述。在我回答那个之前，你需要发誓，你会跟总统言和，否则，就从这里滚出去。”

泰瑞的脸因这话抽搐了下。爱德是个边缘人，但是他的话里有些智慧，泰瑞理解到了。“我会跟斯坦顿总统合作。你得到了我的承诺。”

爱德指点，并用食指与自己的话语同步摇动。“我信任你的唯一理由，是我无法将你适配与一种动物。你仿佛是...你像个幽灵，梦精灵。你有件该死的看不见的斗篷，不是吗？”爱德偏着头说。“我不知道你怎么做到的，但是你内在没有什么在对着我尖叫。这是该死的什么情况？你是第一个。”

爱德突然被一大口空气哽住了，于是从他桌子上一个塑料瓶里喝了一口水。然后他缓慢的坐下来，双眼在闪动。“我制造机器人。”

“什么类型的？”

“那种智能的。”

泰瑞笑了。“我是指那些机器人能干什么？它们是用来工业生产--”

“我不造那些像机器人的机器人。不好玩！”爱德在他的转椅里旋转着。“我的机器人像人。他们说话。他们聆听。他们微笑。他们点头。他们学习。他们不断这么做，直到变成...非常的人类化。”

“你不是也碰巧做了条机器狗吧？”泰瑞说。

爱德骄傲的咧嘴微笑。“金仔是我的。我大约三年前造的他。作为礼物送给埃莉诺了。我听说她给你这样一个孩子显摆他，我并不吃惊。那么，你怎么评价他？”

“嗯，我很喜欢他。我很想自己也要一个跟他类似的。”

“好，如果你是总统选中来运作 TRP 的人，你可以要任何你想要的吊东西，他们会给你的，包括金仔。”

“金仔现在叫黛西，”泰瑞犹豫的宣布，“并且跟一个叫卢拉的女孩生活。”

“埃莉诺把他给人了！并且他的名字...黛西？黛西，那是个女孩名字！他妈的他是个男孩！谁是卢拉？”

“她是我朋友。黛西...或金仔，不会遇到更合适的主人了。”

爱德双臂交叉胸前。“狗屎，我不能相信埃莉诺会把他转送出去。金仔不是你们常见的机器狗。他他妈的很聪明...以狗的标准而言。”

爱德凝视那空旷的电脑实验室之后，就抬头看着泰瑞。“你瞧，我可

以给你个更好的。我可能把我的一个 hu-bot 胡伯特设定好，给你--可能阿尔伯特能得到你的宠爱。但是你需要帮我一个忙，作为回报。”爱德立刻开始在他笔记本的一张纸上书写。

“你想要什么回报？”泰瑞问。

爱德说话时继续书写；只是偶尔看泰瑞一眼。“看你是否能让你的这个朋友，把他的名字改回金仔，把他看成男孩而不是个女孩。你能做到这个吗？”

泰瑞点头。“当然，我可以试试。谁是阿尔伯特？”

“不用在意阿尔伯特。我希望有更多时间，思考我的胡伯特中，哪个可能配你。那将需要些时间。你可以来我家，我们一起玩儿。可能一两周，我就能搞清楚了。”

当他结束书写，就撕掉那页纸，折叠好，交给了泰瑞。“这是我在七楼的宿舍房间号码和我的邮件地址。保持联系。我得走了。”

爱德抓起他的电脑主板，和其他几个元器件，小心的放入一个真皮的邮递员背包。他仿佛很急着要离开。

泰瑞看着他。“你是否需要我帮你拿什么？”

“不，我能搞定。我的一个机器人需要些部件。我得走了。你瞧，要去照顾他。你懂的。不涉及感情。”他抓起他的水瓶，然后环顾那个区域，把背包挂在肩膀上。“记住我告诉你的事。跟总统和解。那就是现在...你需要做的一切。”

爱德再次环顾四周。“回见，梦精灵。”

“拜。”

下一个声响就是电脑实验室门的关闭声，和消失于一个深沉而无处不在沉寂里的，微弱脚步声的快速旋律。

泰瑞低头看自己手里的那张纸，并打开它。那内容远比电子邮件和宿舍号码亚要多。爱德布莱克写了个留言。

我希望离开这个地方。如果我给你个胡伯特，我希望你能帮助我离开这里。那就是我想要的一切。如果总统喜欢你，那么你就有力量让我离开这个吊地方。

八年，在这个地方已经呆太长了。

你看后销毁这纸条。我将那电焊枪打开着（提示）。

爱德

另外。我其实并不关心你的朋友是否给金仔改名字。

绕纸张的刺激气味在欢迎他的鼻子。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让他们将那纸条烧到不再能够辨认。他揉皱他手里那剩下部分--灰烬和纸浆的混合物。他让它落入桌下的一个垃圾桶。

泰瑞闭眼呆了一会儿。他用手在脸上做出个微笑，因为他想起了爱德的风格。他能够尽可能去帮助爱德，但是首先，泰瑞可能需要他的帮助。

他只知道一件事，他必须在下次见到总统时，找到那个正确的平衡点。不太显得有悔意，不太虚假。

那是个很狭小的空间。

平衡。

第十六章：怀疑

那是个周六下午，根据楼道里那个红色 LED（发光二极管）显示屏，刚过三点。拉吉的葬礼仪式结束了。桑吉尔的身体沿着七楼的油毡楼道如金属壳般移动着。至少这次我是竖着的。他记起自己刚到达 FRC 的情景，虽然那些记忆，只是三周长短，却已经活在一只糊涂狗里了。他悲伤的想，那是一个进入老年的开端。他的想入非非被接近他的脚步声打断了。

“你看到他了吗？”南瓦问。

南瓦阿克塔是从马什哈德飞来航班上的另一个捎带货物。技术上讲，他是被泰瑞邀请来丹佛的，但是它到达后要做什么，从来都没有被明确过。这对于桑吉尔也是同样。

南瓦曾经在伊朗的库姆市的达阿沙法大学教伊斯兰教法。他是个折中主义者，一个神秘主义者。日灼前，他被认为是伊斯兰学术界的一个杰出人士，但是通过一个怪异的命运转角，那经常发生于大崩溃过程中，在日灼后六个月时，南瓦成了伊朗马什哈德的警察局长。他长得很结实，身高一般，黑色卷发，巨大的胡须，配在同样巨大的鼻子下。

“你指泰瑞？”桑吉尔问。

“对，当然。”

“他在开会。”

“他总是在开会。我想上周我只见了他二次。”

桑吉尔点头。“他很忙。”

南瓦加快步伐。“你是否能放慢一小点儿，你的长腿覆盖太多地面，我步伐跟上。”

桑吉尔几乎不被觉察的叹气，但是放慢了。

“感谢你，”南瓦说。“那是个很好的葬礼。拉吉将获得酬劳，向他

这样为马哈迪服务。”南瓦看了桑吉尔一眼，寻找赞同的征兆，但是桑吉尔貌似迷失在自己的想法里。

南瓦拿着个很小的塑料袋，并把它交给桑吉尔。“这是食物。吃了吧。你看着像个骨头架子。”

“苹果？妈们他们在这附近哪里搞到的苹果？”

“不知道...吃了就好。”

“我会的...回头吃。现在不是很饿，不过感激。”

“拉吉走了，”南瓦说，“我们是留下来保护他的唯一力量。”

“保护他免于什么？我们到达后，我从来没看见任何看起来有威胁的事物。”

“他是马哈迪。你真的认为这地方没有危险吗？我不认为拉吉的死，是因为他在马什哈德受的伤。”

“你是否有任何证据？”桑吉尔问。

“只是个感觉。他们没有验尸。他们从来没有告诉我们死因的详细。他就那么停止了呼吸？我会期待一个这样的机构，应该给出更多信心。”

“他们杀害拉吉的可能理由，会是什么呢？”

“他是个分散注意力的。资源的浪费。他没有个目的。”

“你正在描述我们俩。”

“我知道，”南瓦苦笑。“这是另一个需要警钟的理由。让他们知道我们在警戒。我们在觉察。”

一小群老师在走廊里通过他们身边。他们礼貌的点头。

“我跟马库克提普森约了个会见。我们周一上午十点，在六楼餐厅附近的 1290 会议室开会。斯坦顿总统明天之前不会离开，所以那是他最快的可能时间。欢迎你加入我们。”

“他是谁？”

“他负责 FRC 的保安。”

“你的计划是什么呢？”

“我希望他知道，我们怀疑拉吉的死，可能有阴谋。我还希望，当我们发现任何貌似可疑的事物后，想知道他们的保安规程是什么？”

“你不会提到任何关于泰瑞是--”

“当然不会。”南瓦积极的摇头。

“好，我会去，但只是聆听和观察。你负责讲话。”

“好。”

“你了解提普森先生多少？”

南瓦耸肩。“几乎不了解。甚至不知道他长啥样。他很低调。”

桑吉尔做出个微笑，然后耸肩。“他可能跟我们一样。没有事儿干。”

第十七章：反抗

马库克提普森是个轻量级男子。他是那种稀少的血统，有着不能辨认的瞳仁色彩，因为他的双眼隐藏在那厚重的，半透明玻璃镜片，和多数女子都会嫉妒的长睫毛下。他时刻处于紧张状态，他的同事们描述他说，是职业性的焦虑症。只有 5.8 英尺高，132 磅重，他的临在，或主要是他的脑，很令人敬畏。他被识别并来到 FRC，是通过了其聚拢其他居民那同一个测试，只不过他具备着明显的狡猾属性，那让他称职于安保部门的职位。

监测要求敏捷和狡猾。技术只是其工具。那真正的技巧，甚至不在其实施过程和分析过程里，而是在于对那些通过监测获得的结果的智能性运用。在这个角度，马库克提普森是最好的。

这一天，这个时间，马库克很紧张。赫利俄斯的总统在他的范畴内，并且他知道总统很生气。他的警卫们警告了他，他的那些密探们也提醒了他--那是他在那个设施内引入的各种技术。他还知道，总统想见他，那理由他貌似知道，但是还不太清楚细节。

提普森已经在埃莉诺报告的监测中，听到过马哈迪这个词。他已经学习了他能在那话题上找到的所有素材，但是信息很少，并且都被遮蔽在宗教性胡言乱语里，他不太感冒。不过，当总统想开会，你就得去，无论准备好没有。

当马库克怯怯的敲那道涂成白色表面的门时，门后模糊的语声突然中止了。

“噢，请进，马库克，”周大开那道门，说到。“总统在等你。他在后面自己的办公室里，正在结束另一个会议。你今天好吗？”

“很好，你呢？”

“非常好，谢谢。我能够给你些喝的吗？”

“咖啡，如果你这有。”

周转身对她的一个坐在沙发上的随从说。“你是否可以煮些咖啡？”然后她转回来面对马库克。“跟我来；我知道他藏在哪里...但是你可能也知道。”她带着调侃的笑容对他使眼色。

马库克强做出一个简短的笑容作回应。

“你参加我们的会议吗？”马库克问。

“参加。”

“目的是？”

“我让总统跟你说。”

“那好，”他嘟囔。但是在他脑海里那并不好。马库克不是斯坦顿总统的铁杆拥护者。在日灼后不久，当斯坦顿作为没有同级别对手的领袖，在世界舞台上浮现出来，他开始时是他的支持者，但是后来经过许多年，他知道了那个男子太多的秘密，就不能喜欢他了。还有，斯坦顿是个虐待狂。

他们走进办公室，一间宽敞的会议室，被转化成了总统每次来访 FRC 的工作区。斯坦顿正在打一个视频会议电话，不过注意到周走进来，并坐在那房间角落的一个小桌子旁。

“好的，绅士们，我现在需要离开了。另一个会。感激你们的信息输入；我会很快再来找你们。”

一阵低调的告别声充满了那会议室，然后就变成沉默，因为那监视器变空白了。

斯坦顿站起身，伸展自己的衬衣，抓起她刚写的一些笔记，转过来问候他的客人。“嗯，马库克，很高兴见到你。感激没有事前约定就如此迅速的回应来见我们。”

“没问题，总统先生。我希望你这次停留不出任何差错。”

“没，这次停留很顺利。但是跟你们的一个学生，发生了一些状况。”

“什么类型的状况？”马库克问。

“反抗。”

“哦，好，我可能可以帮忙解决这种案例。再告诉一些信息。”

“一个学生，他是你们机构新来到，名叫泰瑞卡恩，被建议去领导技术重启计划的职位。我把这个机会‘给’了他。他却拒绝了我。断然的。”

马库克开口讲话，但是总统举起了手。“我试图说服他，但是他很坚韧，说他不希望参与这个项目。他有自己的计划，而那计划显然跟合族国的有分歧。”

“我怎样为您服务呢？”马库克问。

“我的理解是，那个男孩，泰瑞卡恩，有个安保组合跟着他。那是真的？”

马库克摇头。“不是我这个部门派的。不过，他有个从马什哈德跟着他来到，我可以称其为随行人员的组合。他们的名字叫南瓦阿克塔和桑吉

尔，他拒绝提供他的姓。前者不久前是，是马什哈德的警察局长。另一个，桑吉尔，声称是个商人，但是从他的擦伤青紫和撕裂伤口看来，在不久前曾经参加过打斗。那不是一般商人的行动。”

“可能不是这里的标准...”斯坦顿带着勉强的微笑说着，看了周一眼。“我很尴尬。我希望他改变主意。我需要有人帮他做到这样--改变主意。在这个领域里，你的口碑很好。我想知道你能有什么建议。”

“你是指物理上的恐吓么，长官？”

“我指任何你认为奏效的方法。为了避免泰瑞卡恩说不，我对几乎任何方式都保持开放性。”

马库克在椅子上动了一下。“他只有 12 岁。这本身带来一些挑战。他的文化也完全不同。他有些...宗教天赋，我理解的正确吗？”

斯坦顿快速看了周一眼。她上钩了。

“马库克，你知道我们不能谈论那些事，”周提醒到。“那些是国家机密。我猜，说他不是个一般的天才，那很合理，前提是如果存在那样的类型。他只是需要被教训一下，理解我们的文化。他需要理解，人们的需求超过他认为正确的事。”

斯坦顿倾身向前靠向桌子。“你是否认为他的随从，会成为我们的问题？”

马库克调整眼镜。“自从他们达到，我就一直怀着这个担忧。他们没有任何作用。我认为，他们只是无用的食物消费者。”

“可能这就是我们能给泰瑞施加压力，令他知道他为何要服务于合族国的需求，而将他那自私的兴趣放下。”周说，然后她打开门，接过递给她的咖啡杯。她小心的将其放在马库克面前。“你的。”

“感激你，”马库克说。他喝了一大口，并将把杯子放下，他的大脑在深深思索。“我带来一些东西给你们看，那可能为这个讨论服务。”

马库克从他的毛衣外套衣袋里，拿出个小平版电脑。他把它放在桌上，并将它指向近处的一面墙壁。“播放视频，”他发音。

一个四英尺宽，三英尺高的迷你屏幕开始在那墙上播放。那有些暗淡，但是其主角们足够明显。它放映的是泰瑞跟一个胡须稀少的男子，在某个灯光暗淡的房间里谈话，一些电脑将他们的侧影投射成仿佛巢穴里的怪兽。

“那是什么？”斯坦顿眯着双眼问。

“暂停视频，”马库克发令。那视频立刻停了。“泰瑞卡恩就在今天

下午，在电脑实验室里，跟那个有名的爱德华布莱克见面。”马库克看了看自己的手表。“只是一小时二十分钟前。”

“你录像了这个，还是只是偶然拿着它？”斯坦顿靠过来，不解的问。

“你想听听它吗？很有趣。”

斯坦顿挥挥手，但是脸上带着不快。

“播放视频，”马库克重复到。

周昨在斯坦顿总统身旁。他们都全神贯注的看那视频。

“停一下...那里，”斯坦顿说。

“停止视频。”

斯坦顿眯眼。“他在说什么，那里？你是否能将它放大声些？”

“我试过，但是无法辨别她。其信噪比是我们为了压缩而做出的必要牺牲。”

“为何这个...这个爱德华小伙在耳语？”

“我猜不到确实理由，长官。”马库克开口。“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有个更好的视频角度，我们可能进行读唇，但是他的胡须让这个角度成为了不可能。”

“这是那唯一的角度？”

“不是唯一的，但是最好的。”

斯坦顿将一张恼怒的面孔转向周。“你怎么想？”

“我认为爱德华不是我们可以信任的人。”

马库克清了清喉咙。“关于爱德华布莱克的问题是，他绝对疯了。你不能太认真的要求他的行为。但是泰瑞不知道这一点。你听到泰瑞说，他会合作。我认为--”

“可是如果泰瑞知道我们在录像--”

“没有人知道我们在录像他们，总统先生。包括他。我们的监测系统很难被识别，并且我们还有冗余系统。这个机构内从来没有人毁掉过一个视频头或录音头。如果他们知道我们在对他们录像，他们会毁掉一切。我不需要提醒你，我们这里这些是什么人。”

“我不是在暗示说，你的监测设备不先进，”斯坦顿总统说。“我的意思是，这个视频如此有趣，你怎么能信任泰瑞的真诚？”

“还有呢。播放视频。”

那视频继续回放到爱德华写了个字条交给泰瑞的部分。那视频在泰瑞烧毁那字条并将它却如垃圾桶那里结束了。

“我们已经查找了那字条的余烬，”马库克说。“没有任何能恢复的内容。”

“我同意周的意见，显然发生了什么事。综合这些信息。我不相信自己听到的任何事。”

“我可以打个电话吗？”马库克问。

“给谁？”

“我想问问我们的医疗室负责人，爱薇林莫瑞丽斯医生。她能够证实我关于爱德华布莱克的精神状态的发言。”

“我还是不知道这些跟我们说服泰瑞有任何关系，”周说。

“嗯，一个是，”马库克断言，“在我们除掉他的任何随从之前，可以先直接问他，他是否改变主意了。”

房间里出现了一阵长长的沉默。斯坦顿在桌子上敲打着手指沉思。并偶尔快速瞥一眼泰瑞向垃圾桶扔垃圾的静止图像框。“我们跟莫瑞丽斯医生谈谈吧。她的内线是多少？”

“我来给她打电话，”马库克说。他抓起自己的平板机，拨动号码，然后将它指向最近的墙壁。一个视频图像缓慢的显现出来。那是个大约 25 岁的年轻男子。他有着金色短发和温柔而真诚的微笑，但是嘴角周围挂着焦虑。

“下午好，提普森先生。我能帮你什么？”

“嘿...莫瑞丽斯医生是否能讲话？”

“嗯，他现在正进行一个患者会见。如果是紧急情况，我可以看看她是否能走出来几分钟。”

“是的，请那么做。”

“稍等一下。”

那屏幕静止了，并弹出了一个信息：‘请联机等待。’

三十秒后，拿屏幕刷新了，一个女子对这视频头微笑，以极大的兴趣察看着她面前的监视器。“嘿，马库克。罗杰说你有点急事。我怎么帮你？”

“我跟总统和他的秘书长，周，在一起。他们关于爱德华布勒克的心理病历，有个问题想问。你是否可以告诉他们？”

莫瑞丽斯医生眯着双眼，带着一种在吃惊，焦急和兴奋之间切换的表情。“你是否能给我些背景？你想知道爱德华的哪个角度？我所能说得内容，被医生-患者权限制约...即使对您，总统先生。”她对这总统的方位点头。

马库克开口讲话，但是斯坦顿伸出左手，触摸他的右臂，让他沉默。“我可以么，莫瑞丽斯医生，这事关系到合族国安全。我没有泄露那个项目的自由。但是在总统的直接命令下，请给我们透露一下爱德华布雷德精神状态的细节，特别是他对于我或合族国的忠诚，任何关，他对错等判断能力的水平--你只需要这些背景。”

马库克靠近来。“还有，让我提醒你，莫瑞丽斯医生，这个电话是保密的。请注意保证没有他人在你那一侧聆听。”

莫瑞丽斯医生站起身，从屏幕里消失了一会儿，然后又回来了。“我这一侧已经保障了。”

“感激你的确认。”

莫瑞丽斯医生脸上流过担忧表情。她把手臂放在面前的桌面上，并靠近监视器，她压低声音。“我不知道爱德华作了什么，所以很难知道他的病历哪个部分最有用--”

“他的通常简历是什么?我们从那里开始吧。”马库克看着在点头的总统说到。

“他的 IQ 是 192。26 岁。生于绕特丹，他双亲死于不同的车祸，于是他十岁就搬去跟叔叔住。他跟叔叔一直住到日灼前，然后貌似他进入了深度的记忆丧失状态。我不知道有多久...可能三年。他住在苏格兰中央部的一个社区里，跟一大群来自全英联邦的幸存者一起。他们在一年后，在那里启动了一个保护机构。在它开学第二天，我们就发现了他。他智力很高，按照任何标准，很聪明。他最主义的兴趣是机器人--他叫它们胡伯特。”

莫瑞丽斯医生深呼吸了一次。“在人格角度，爱德华非常敏感而和蔼。他从来没有出现过暴力行为模式。他有神经分裂的症状，就算没有药品，他也在控制着幻觉方面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

“什么类型的症状？”周问。

“他相信他...嗯，事实上，我们都...是机器人。他相信是什么人正在对他进行编程，并且他是最先从这程序内醒来的人之一。”

“他是否给这个编程者设定了任何身份？”周问。

“那每天在变。”

“那是否曾经是总统？”

“不，他从来没有指名提到总统，但是他相信，这个世界的掌权者，觉察到了这个程序，并促成着其在全体民众中的传播和灌输。通常他会把那程序员称为 Lorenzini，有时是夏洛，有时是宙斯，并非那个希腊神话中

的上帝--他特别指出了这一点。”

马库克触摸那平板机的一个按钮，那屏幕显示了一个弹出信息：‘无声状态。’

“这对于你们，听起来够疯狂吗？”他看着总统和周之间，他们都点头。

马库克再次按了平板机一下。“感谢你，莫瑞丽斯医生。现在这些就可以了。如果关于布莱克先生，我们有任何进一步需要，我会通知你。”

“好...很高兴见到您，总统先生以及--”

马库克选择了‘结束通讯’，于是那屏幕结束于黑暗。

“无害，但是如咕咕叫的猫头鹰一样疯狂，”马库克说。“我不认为我们能相信他说的或写的任何内容--”

“可是你能知道，他写了比电子邮件和房间号码多得多的内容，”斯坦顿喊道。“他写了某种讯息。否则泰瑞为何会费力去销毁它呢？”

“他们以前曾见过吗？”周问。

马库克摇头。“我认为我们应该见见泰瑞，并问他想要什么？看他是否改变了主意。也许就那么简单。他被一个疯子说服了。就这么发生了。”

斯坦顿总统结束了一个哈欠，看着周。“安排会见。我们对它进行录音，以便你们俩可以看。我不希望你们在那房间里。就只有我跟泰瑞。马库克，哪里是最好的房间完成这事？”

“我们可以用我在六楼的会议室。”

“我们今晚八点，晚饭后进行。可以吗？”

“我来进行所有的安排，”马库克说。

斯坦顿总统站起来，伸展双臂。“请容我又说起常说的那话。我知道每次来这里，都这么说，但是每次我来这里，都感觉与什么在惹怒我。”

马库克低头看自己的折叠在它他面前桌子上的双手。他突然感觉自己像一个来校长办公室里的男学生。他知道接下来的是什么？

“你部门里的人员都还是原班人马？”

马库克点头。

“如果我发现，在我来这个机构期间，任何类型的能用于监测我，或我的任何直接部下的监测设备，我将把你和你全部属下消灭。你明白我说‘x-i-ao-m-ie 消灭’是什么意思吗？”

马库克点头，犹豫的抬头看了看，然后目光回到他那紧张的双手。

“好。”

斯坦顿总统俯身下来，将他的双手平放在桌面上。“而你偶然把这个视频放在你平板机里，给我们看，你怎么知道我们的对象会是泰瑞或那视频会有用？”

“我知道你跟泰瑞今天早上谈话。我的警卫告诉我，你们分别回来的。我猜测那是个意见不一致的征兆。”

“那么关于泰瑞的信息呢...你提到的，宗教天才？你到底是如何获得那知识的？”

“我截流了他的心理学病历，那里提到他是马哈迪。我查找了那个词汇，因为从来没有听说过它。我感觉那很不可信，但是我认为，那个词对于自己理解他为何带着随从，会很重要。”

斯坦顿仿佛满足于这个回答。他走到门口，停在门框那里。“我将在八点见你。我要去小睡一下。”

周和马库克都低声道再见，然后他们在一种共有的恐惧状态里，相互对望了一会儿。

第十八章：兄妹

八楼的电梯间跟任何其他楼层都不同，一个区别：电梯前那斑驳的白色油毡地面，被替换成了地毯。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它是蓝绿色的。很像起伏的海面，简短而粗糙。FRC的一些居民相信，那是为了摹仿草地，仿佛美国国家安全局很想将大自然的一部分，带入室内--可能为了激活其雇员的灵感。

两年前，有人在那电梯前放了个塑料棕榈树和一桶沙子，鼓动一个沙滩派对。虽然有免费饮品的诱惑，参加者还是只有五个人以内。UHIQ们和派对无交集。

埃莉诺靠在电梯门那里，看表。她参加了两年前的那个派对，并且当她看到地毯上那不是太微弱的红酒痕迹。那天只有五个人喝酒，却有六瓶红酒，所以稍有溅出也是不可避免的。沙滩派对就是那样。

她开始在那八楼电梯间前面踱步。她哥哥迟到了。

乔西辛可雷尔是技能研搜中心的负责人。在日灼前的词汇表里，他会被称为教育部长。他只有32岁，至少在学术界，被认为是个非常规的选择，特别是他的英文文学博士，更是很不配于那种创造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强烈倾向性需求。对全球人口中智力天才的实践性应用，是斯坦顿管理机制的一个清晰焦点。不过，斯坦顿选择了乔西辛可雷尔来领导他的教育启蒙。

“这是个重新开始的时期，”正如斯坦顿总统说过的那句名言一样。

技能研搜中心分成那些服务于保护机构--那些公众学校的需求的人员，和那些在校准中心教课或管理的人员。技能研搜中心，无论从学生，还是教师角度，都是最佳中的最佳者的聚集总部。FRC 是技能研搜中心的塔顶石。

当乔西的任命候选在领导委员会表决通过后，他就选任他妹妹，埃莉诺，领导 FRC，成为它的主要负责人。不过，乔西兼任着该机构的最高职位。他是 FRC 的执行总裁，这提醒所有人，包括斯坦顿总统，这是个有待任命的职位。这一切发生在九年前。

乔西住在合族国新首都，位于华盛顿特区曾经存在过的地点以西 50 英里的奥林匹亚。埃莉诺则隐在丹佛的机构内。他们并不是很亲密的兄妹，但是他们的多数对立，都完全呈现在当他们成长于东部海岸特权阶层的居住区时，had discovered mortality。

埃莉诺能看到的是乔西那通常很自我的外壳。当他跟随总统来到时，他明显的寡言了，几乎是消沉了。

那种改变非常显著，所以她很希望理解那背后是什么？他在四周前，曾经给她发了个纸条，详细解说了他知道了一些关于泰瑞卡恩的很值得警觉的信息--跟一个领导委员会内关于人类克隆计划的状况。

FRC 教育机构的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在汉堡有个人类克隆计划（HCP）。但一般都以为那是个贡献于医疗科技的科研机构。没有人预测到，它会真的开始制造全功能人类。

电梯铃声，让埃莉诺打断了遐想，然后她看着那门被打开。

“我以为你不记得了，”她进了电梯，说。

乔西看起来很抱歉。“不好意思。”

他的身高，体重和长相都中等。小儿科医生总是告诉他父母，说他是那个年纪完美的身高体重量值的代表--完全处于中等。乔西秘密私底下曾经很希望能更高些，更重些，更像他喜欢的那些橄榄球员。但是人类身体，并不是由能伸长的塑料组成。

“我被一个电话会议拖住了。我对此无能为力。我们去哪里？”

埃莉诺用自己的右手朝下指点。她的左手食指触摸自己嘴唇，并温柔的摇头。他们沉默的完成了他们到达地下 15 层余下的电梯旅程。他们到达后，那电梯平滑的停了下来。门扉在完美的沉默中静候。埃莉诺在那电梯的读卡机那里晃了自己的卡，那门扉就带着轻快的铃声滑动着打开了。

埃莉诺走出来，并拿出个手电筒，用它照着电梯对面的电子盒子。她示意乔西跟她来。

“这里有些怪异。真安静。”他的声音比耳语还轻，但是埃莉诺听的很清晰。“并且很冷。”

“所以我告诉你穿件毛衣。”埃莉诺责骂到。

她扳动了三个电闸，于是楼道里的灯突然哼哼着打开了。她示意乔西跟上她。

他们沿着走廊来到一排门口。埃莉诺将自己的保安科刷过一扇门侧面的一个读卡机，等待那期待中的闷声响动后，就打开它那厚重的门枢纽，并走了进去。乔西有些犹豫的跟随着。

她将手电筒照在墙壁上，并拉开灯的开关。卤素射灯用一种柔和而温暖的光回应着。

“这里很安全。我们可以在这里谈话。”埃莉诺示意角落里的几把椅子。

“你怎么知道？”

“每次我扫描，都什么也没发现。这里很安全。没有人下来到这里，所以提普森为何要费神搞这里？”

“我不确定...因为他是个偏执狂？”他报告说。

埃莉诺从毛衣里拿出个酒瓶，然后将它放在他们椅子之间的桌子上。乔西没有注意到。他太忙于观察这个奇怪的房间。

“这是什么吊东西？”乔西抱怨。

“它是个无回声房间。在这层楼的这一侧，有好几个这样的房间。”

“他们是用来干什么的？”

“我们不知道。”

“这是我的想象，还是这个楼层比其他的都大些？”

“它被称为筛子，并不是毫无理由的，”埃莉诺微笑。

“那是什么意思？”

“这整个设施是个金字塔形状。其底座，这层楼，是最大的。”

在他们都坐下来，埃莉诺打开那酒瓶后，出现了一小阵沉默。“干杯。”她喝了一口，并递给乔西，他的双眼因为这个场景而睁圆了。

“感激，你真不知道我多么需要这个。”

“你可以把剩下的都喝了。”

“不要诱惑我...”

“我说真的。”

“我相信你。”

乔西喝了两口，然后将它放下。他咧嘴，深呼吸一次，然后缓慢的呼出。“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那味道像威士忌。我猜的接近吗？”

“你需要跟我们的化学实验室那些蒸馏酒的居民询问。我不知道他们给这取了什么名称。但是它有那效果。相信我。”

乔西又喝了一口，并擦干嘴唇。

埃莉诺期待的看着他。“那么，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的纸条吓坏了我。”

“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你，我如何获得这个工作的...”乔西说。

“嗯，你说过。”

“不，不是真正的实情。”乔西摇头，已经显得有些醉意。“当我在耶鲁大学时，有个学生叫黄杜易，他在我的那个系。是个非常聪明而充满野心的学生。我不是那么熟悉他，但是我知道他来自一个有权力的家庭。”

“怎么知道的？”

“因为他们给我们英文系捐赠了三百八十万美金。不过，杜易很胆大妄为。他的一个弱点是，跟任何能跟他谈话的女孩调情。不幸的是，那些学生之一，是副总统的女儿--”

“山姆？”

“嗯。”

“那些在校园雷达探测不到的水面下，风传的传奇故事说，他们好比罗密欧与朱丽叶。所有一切内容都很隐秘。”乔西停顿了一会儿，又喝了一口酒，艰难的咽下去，表情痛苦。

“我喜欢化学家。但是当他们进行如此出色的工作，我‘爱’他们。”他举起手指。“事实上...这对出奇的配对，有个共同点。而那就是‘我’。”

“你是什么意思？”

乔西突然看起来很窘迫。“我们在作实验...我们很有好...一种更亲密--”

“你在跟桑德拉山姆和她那中国小伙，搞三 P 什么的？你在逗我玩儿？”埃莉诺带着一种介于惊讶和兴致盎然之间的表情。“你为何告诉我这个？”她将头偏向桌子方向，并拿着那个酒瓶。“这又不是迫使坦白真相的精华素。”

“我知道...我知道...这都有关联。耐心些...有一天晚上，那两个来到我的宿舍，我们娱乐了。天，我们真的娱乐了。我们都睡着了，然后在两点

左右，我宿舍门上的一声敲打唤醒了我。桑迪依然在床上，但是我没有看到杜易。那敲门声在继续，于是我拖拉着来到门口，发现杜易站在那里。他处于一团糟的状态。”

埃莉诺将手掩在嘴上，凝视着她哥哥的脸。“什么...发生了什么?”

“我当时不知道，但是他有另一个女朋友，而她是一个来自中国的大人物的女儿...杜易杀了她。他声称那是个事故。他跟她分了手，而她用刀子袭击他。他不知道怎么办--”

“这何时发生的?”

“2021年4月。你瞧，妹妹，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都发生的如此迅速。我只是落入爱河。对我而言，那些都很无邪。我没有预料到，能发生什么严重的事儿。”

“她是否你的学生?”

“桑德拉?”

“不，那个被杀的女孩。”

“不，我不认识她，但她是耶鲁的学生。她也是中国人。她跟杜易是朋友...老朋友。我当时不知道。”

埃莉诺扭过头去。“你为何在现在把这些翻出来?”

“在这事发生的两天后，警察来到校园里我的办公室，说杜易是那杀人案调查的有嫌疑的人。他们问了我很多关于他的问题。我当时很合作，但是我不想密告他。那么做会暴露我自己...我们整个家族。”

乔西又喝了一口。“大约一周后，杜易来到我这里。他说需要我帮他提供一个不再现场证明。我告诉他我不能随警察撒谎。他说我需要帮助他和桑迪。如果我不那么做，所有一切都会露馅。”

“他在要求你承认跟他的同性恋关系?说你在跟他睡觉，于是他就不可能实施那谋杀?”

乔西不情愿的点头。“第二天，杜易的父亲来到了我的办公室。”

“让我猜猜看，”埃莉诺说，“是黄柳?那个来自中国的领袖?”

乔西点头。“当时，他是个商人。一个非常有实力的商人。”

“该死...你怎么把这个秘密隐藏于我们的?你为何把这个秘密隐藏于--”

“因为我别无选择!”他冲口而出。他叹气并深呼吸一口，那填满了沉默的汹涌潜流。

“我记得这个案子，”埃莉诺耳语。“我记得听到过这个女孩被杀。

他父亲是中国驻比利时大使--”

“他是个全权使节。”

“可能是同一个意思。那么，后来怎样了？”

“杜易的父亲坚持让我帮助他们证明不在现场。说如果我做了，他就欠了我一个人情债，并且他的感恩，绝对比来自他的惩罚要更合适。就是那类效果的话语。”

乔西自从开始说话以来，首次看了看埃莉诺。“我没有选择。我需要撒谎。在检察官办公室的宣誓证言时，我被拷问了三个小时。我生命中所有可能出现的黑暗角落，都被挖掘出来了。三天后，日灼开始了。”

乔西笑了。“你想知道那个嘲讽吗？”

“什么？”埃莉诺的声音很遥远。

“就是因为那个证言的羞愧，我去了父亲的木屋那里。如果我当时留在米尔福德市，我就会死。那整个区域被冲走了。没有幸存者。”

“那就是你去那里的原因？”埃莉诺问。“你当时告诉我们说，你想写作。”

“我是写了。我书写了好几个版本的遗书。它们都太长，太断章取义，容易误解...于是风暴来临，而我失去了一切自杀的兴致。生命有时真的，很怪异。两年后，我的名字出现在技能研搜中心领导候选人里。”

埃莉诺从酒瓶喝了一口，然后看着乔西。“那么是黄柳给了你这个岗位？”

乔西点头。“是他。上任一年后，我才知道这个事实，但是我这么怀疑过。四周前，他把我叫到他政府议会的办公室里。他希望我在重庆成立一个新校准中心。然后又向我询问泰瑞的情况。就在那前一天，我给领导委员会报告了从伊朗成功营救泰瑞的情况。柳希望更多细节。”

“比如什么？”

“他希望看莱姆首次测试泰瑞的视频。他想知道泰瑞来 FRC 后，能做什么？比如，他的课程安排焦点...什么的。”

“你欠他人情吗？”

“不...不，当然没有。如果有，也是他‘欠’我。我也问他一些问题。我想知道为何领导委员会对这个男孩如此感兴趣。他告诉了我关于那个预言的事。有个红衣主教从梵蒂冈脱离出来，并将关于日灼及其唤醒后会发生什么的豆粒洒了出来。马哈迪，显然是那预言塑造的主要角色。”

“他儿子怎样了？”

乔西对那个提问，稍微偏了下头。“我投下了关于这个预言里马哈迪的炸弹，而你却只想知道杜易的状况？”

“他在哪里？”

“他在我们北京的校准中心教英文。”

“那么，他是自由的？”

乔西点头。“日灼仿佛一个巨人的抓痒。很多人被放过了。”

“那么，黄柳在日灼之前，就知道？”埃莉诺问。“之前多久？”

“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他不知道精准其日期，我也不认为他们在第一天开始前，就相信了--在它袭击这整个行星之前。然后，突然，他们就都躲在地下了，希望能等到它结束。但是它一旦开始，就仿佛在那整个预言上，加了一个光圈聚焦效应，并且，正如我说过的，泰瑞扮演一个主角。”

“你是否读过那预言？”

乔西摇头。

“你是否能得到它？”

“我怀疑。”

乔西又从那酒瓶里喝了一口，并带着轻微的醉态含混宣布它已经空了。他们沉默的坐在那里，过了一分钟左右。

“他们的计划是克隆他。他们希望他的智力，扩散到 20 人，100 人... 操，可能 1000 个复制品内。他们真的没有极限。他们可以制造一个 95% 完美的复制品。”

“黄柳告诉你这些的？”

“是的。”

“为什么？”

乔西在椅子上紧张的挪动了一下。“他希望我杀了他。”

埃莉诺无法控制自己那惊诧的反应。她肌肤内每个原子，都因为反感而酥麻。她感觉作呕。她突然发觉，就在那精准的瞬间，他们已经无法控制一切了。他们是教育家，却在参加一个关于权力和阴谋的全球游戏，而他们是一些无辜的爪牙，会脏了自己的手脚。他们的灵魂，会被永恒的玷污。最后，他们会被新演员替换掉。一些更顺从些的演员们。更渴望讨好的演员们。

她能想到说出的唯一词语就是“不。”几分钟后，她重新获得了足够说出这几个词的平静。“只要我还活着。”

“我没说我会做，”乔西辩解。“你瞧，你问我为何有压力，我在告

诉你。”

“黄具体怎么说的？”埃莉诺非常用心的问，仿佛这关乎她的生死存亡。

“他告诉我，泰瑞会试图毁灭他们的克隆程序。他需要被终结掉。我是他用来终结他的最佳资源。他给了我毒药，并告诉我放入他的食物，于是他们的难题就解决了。”

“还有什么？”埃莉诺问，忍着呕吐的冲动。“他还答应你什么了？”

“嘿，我没有志愿这一切。我是个天杀的作家。那些都是--”

“还有什么？”

“如果我做到了，他会把我搞进领导委员会...”

“还有什么？”

“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总统。”

“而你相信了这堆牛屎谎言？”

“我相信什么无关紧要。埃莉诺，我不会杀泰瑞。”

“你是否告诉黄柳这一点了？”

乔西几乎不可识别的摇头。“我告诉他，我需要时间考虑这事--”

“真的吗？你告诉他，你需要‘时间’考虑这事？那本质上不就是在说是吗？”埃莉诺发疯似的。“他给了你毒药吗？你现在拿着它？”

“是的，他把它给了我。它在我房间里。”

“你为何依然拿着它？你为何还没有将它扔掉？你怎么能这么做？”埃莉诺站起身，对着乔西大喊，她的手指如尖厉梭镖。她跟乔西的所有记忆，都涌了出来，在得意忘形的笑她，呼唤她的名字，让她感觉自己很愚蠢--它们都手牵手，朝他跑去，在他们头上挥舞着草叉。这就是它们的解放。她的愤怒，从来没有被如此剧烈的感觉到过，或释放过。

“你希望我怎么办！？”乔西对着她回喊。“我无法说不...或...”

他将手肘放在膝盖上，抱住了头。

“或怎样？”埃莉诺依然站在那里，她的手紧抓着自己的臀部。“或者怎样？”

乔西长而艰难的叹了口气。他一直低头凝视自己的双手，并揉搓头。他感觉泪水从双眼流了出来。“否则，我爱的一切，都会被毁掉。”

“那就是他的原话？”

“是的。”

埃莉诺的双膝突然不自觉的瘫软了。她处于惊呆状态。她知道自己被

包含在那个‘一切’里。两周前，就坐在这同一个房间里，她曾聆听过泰瑞那些话语，将她震撼而进入另一个希望与爱组成之世界。以往，她从前没有被话语如此彻底的震撼过。现在，在她亲哥哥的临在里，这个她在这个世界上最亲密的人面前，她感觉自己仿佛没有力量自卫的战士一样，被击败了。

“我们要怎么做呢？”她嘟囔。“我们无法与他们斗。如果你拒绝杀他，其他一百多人，会排队来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如何保护他不被他们搞定？”

她耳语着那些话语。在那个房间里，那些话语如祈祷文一样，扩散开来，在一对破碎的翅膀上悬挂着。

“我们能做什么呢？”她转向乔西。“你是技能研搜中心的负责人；请告诉我你有个计划。”

乔西擦了擦双眼，然后看着自己的妹妹。“我不知道我们怎样才能保护他。如果领导委员会希望他死，他就会死。柳问我...那是他的办事方法，与听起来一样扭曲，在诱惑我为领导委员会发光发热。那就是他们的思考方式。”

乔西站了起来，把手伸给埃莉诺。“计划？我没有。我只知道那不包含杀害泰瑞。”

埃莉诺站了起来，开始有些踉跄，但是她几秒后就感觉好多了。“我们得告诉泰瑞。他必须知道这事。”

“他能做什么呢？”

“我不清楚，但是你不知道我看到了什么？他是...他是...”

乔西伸手触摸埃莉诺的肩膀。她的双眼闪着泪花。他能感觉到她的深情。“我理解你很维护他。我也是。他是否马哈迪？那不重要。他们认为他是。黄柳毫无疑问的相信。他也相信这个预言。”

“也许他只是在测试你的忠诚，”埃莉诺猜测。“可能他没有期待你去实施它。可能...可能他只是希望看看你如何反应。那些毒药...它甚至可能不是毒药。告诉他你把它放在泰瑞的食物里。告诉他你干了，但是他没有死。看看黄柳对此怎么说。”

乔西揉搓自己满是胡茬子的下颚。“我不确定...”

“你说自己没有计划。至少这是个计划。它可以争取些时间。”

乔西叹气。“我可以试试这个。”

埃莉诺双手托腮的沉思着，缓慢的说。“我还是想告诉泰瑞。他可能

有更好的计划。”

“如果你告诉了他，他将永远不再信任我。”

“你不了解他。我希望你见见他...在这里，你可以真实的跟他对话。”

“我将在明天晚上离开。”

“我将安排明天下午一点见面。可以吗？”

“好。”

“我们将按照同样方式进行。你一点在八楼见我们。好吗？”

“我会去那里的。”

埃莉诺抓起那个空酒瓶，将它放在衣袋里。“我宽恕了你。”

“我不值得宽恕。”

埃莉诺用双手捧着乔西的脸。“我宽恕你。不要说什么你不值得宽恕的垃圾话。我在给出宽恕。那是我的决定，不是你的。”

“那并不改变我不值得宽恕的事实。我上钩了。我应该知道更好的选择。我将自己爱着的所有人，带入了危险中。我被诱惑进入了这场闹剧，因为我自己那个巨大肥胖的自大。”

她皱眉并伸出双臂，示意她不知说什么好。

“埃莉诺，你认为他真的是马哈迪吗？我是说，你见到过任何实证吗？”

埃莉诺微微一笑。“我刚才宽恕了你。你还需要什么更多的证据吗？”

“关于这个，我需要感激他？”

“你需要，”埃莉诺咧嘴笑了，然后转向严肃。“斯坦顿对这整个杀害泰瑞的意见，是什么感觉？我以为他想要泰瑞领导 TRP。那不太合理。”

“那些克隆可以提供新选项。”

“他们真的已经走了那么远了？”

“他们最近获得了一个突破。但是还没有完成泰瑞的克隆。”

“他们怎么知道，他的智力已一定能被捕捉在克隆内？”她问。“他的意识是...不可复制的。我能发誓保证这一点。”

“这可能是他还活着的唯一理由，”乔西说。

“但那就是我的要点。我认为他们在测试你。把他给你的那毒药给我，我可以让我的以为化学家检测它。”

“好的。我希望你是对的。跟我来我房间。我会把黄柳给我的那个给你。”

“如果检测到那不是毒药，你将会告诉他。对吗？”

乔西点头。“他们分析需要多长时间？”

“我不确定，不过我将拿给自己信任的人。她将精准的知道那是什么？”

“如果那是毒药--又怎样呢？”乔西问。

“我们将等待，并跟泰瑞商量这事，看他认为我们该怎么办。”

他们沉默的走向电梯那里。They hadn't swept the hallways in their most recent check。他们在黑暗中等电梯。

“那走廊尽头是什么？”乔西耳语。

“这世界上最大的数据墓地。”

第十九章：监视器

那房间很黑暗。没有噪音。那房间浸透在那模糊不清的监视器屏幕上显示的，一个带胡须男子弯腰在一把椅子上的静止图像像素所发出的光亮里。他张着嘴，双眼紧闭。很像被捕捉在拍照不成功的照片里。一只苍白的手，按下一个按钮，于是那像素被激活了一小会儿，然后又停了下来，那只手在一张纸上写了些什么？那书写者带着相当程度的自我满足感微笑了，仿佛他做出了某种完全不同，或非常出色的壮举。

这男子双耳上戴着个黑色耳机。他右侧是一堆大小和色彩如纽扣的电子小发明。那图像又活动起来，然后他又在四五秒后将其停了下来，然后书写写什么？他的双眼变得焦急起来，然后他按下了一个桌面监视器上面的小轮子，于是那视频后退了一小段时间。他按了个按钮，然后闭上了双眼。深层聚焦。

他一直连续完成这个过程，直到他完成了一张单页手写纸片，他如艺术家欣赏自己的新画作一样珍视它。他小心的将那张纸折叠好，放入一个信封里，在其封套外写了两个字母：MT。

他摘下耳机，关掉他那珍贵示波镜的电源，抓起那个信封，开怀的笑着将它放在自己外套的上衣袋里。“而这就是他们给你支付巨额美金的理由。”

他的电脑监视器，那房间的唯一光源，在那道门关闭声音发出的瞬间，就关电了。

第二十章：倒三角

六楼的 1290 房间，是个装饰很好的会议室。它包含着一个会议室该有的一切要素：白板，电脑，照明用可变电阻，舒适的白色高背椅，还有那张宽敞的椭圆形檀木会议桌。那个放在桌子中心，装在一个陶罐里的塑料蕨类植物摆件，是其唯一的不合拍物件。是它那看起来很无邪的蕨类叶

子，隐藏着那个音声监视技术设备，他让所有的私人会议，变得公开--至少对于马库克提普森而言。

一个五十五中旬的圆脸女子，拿着整洁的卫生用具，在确认房间，准备迎接赫利俄斯的总统，他很快就会到来。她进一步擦拭着那质朴的桌子，并将象牙色的茶杯，放在防放在桌前，离门口最近的那三把椅子跟前。

马库克和周已经等在一个控制室里，他们可以从那里观察 1290 房间及其三位贵宾。那房间的各个侧面都装有比铅笔头还小的视频头。那些摄像机被镶嵌在那些点缀着每一侧墙壁的，金色抛光相框内。房间北墙上那些油画是纯美的海滨城市风景，而南侧则是海鸥飞过一海港。

马库克曾经钻研过放置他那些监测设备的最佳地点，而那些相框提供了最中意的地点，因为没有人会注意到他们。那些结合点，就是相框四条边的接合处，有个狭小的裂缝。这些裂缝提供了完美的，装入那些微缩摄像机的缝隙。

入口外接待空间处，响起了一阵铃声，于是这女子从她的擦拭桌子任务里抬起头，检查了自己海蓝色衬衣的纽扣，然后走了 45 英尺，带着备好笑容的表情，来到了接待区域。

在简短的介绍后，她把客人们让到 1290 房间，解释了茶，咖啡和水的准备方法，然后就礼貌的退出去了，并随后在她身后，带着决定性的金属咔嚓声，关了那道门。

斯坦顿因为只有泰瑞和埃莉诺跟他在一起，显得很放松。“我要些咖啡。我能给你们俩些什么？”

泰瑞等着埃莉诺先回答。她拒绝后，他也照样做了。

斯坦顿在那桌子头上坐下并微微一笑。他情绪很好。“泰瑞，我知道今天早晨我们遇到了些分歧。我可能对你太强硬了。有时，为了有效果，我期待人们很快就位。就是，系好安全带，完成任务。人们很耐心，但是那长度有限。如果他们看不到有相当的技术被尽快恢复，他们会再次开始在街上抢劫。”斯坦顿微笑并挥动右手，仿佛那是删除器。“我有些夸大其辞，只为了强调一个要点。”

“那是什么？”马库克指着监视器问。一个光点悬浮在泰瑞的右肩。它时隐时现没有任何可识别出来的模式。

周在耸肩。“那是你的视频头，我怎么能知道。”

“那不是摄像机的问题。”

“那么可能是个反射。嘘。我在试图聆听。”

马库克向前靠近那监视器。他的表情凝重。

“要点是，”斯坦顿耸肩，继续说话，“我可能把你逼迫的太紧了。如果你需要些时间考虑以下这个决定...”

泰瑞站起身，走向白板。抓起只蓝色记号笔，开始在白板上写着什么？
一种纯振动状态的潜在能量

第一源头意识

大宇宙意识或宇宙意识

主权独立意识或灵魂意识

个别化意识或自我-心智意识

显化的本地实相

当他写完后，泰瑞转过身看着斯丹顿总统道。“我们的技术，你想让我重启的那些，主要是基于这里——第五层。他们增强了自我-心智意识的诉求，而信念系统的这些产物表达成了一种校准了信念系统的本地实相。这个实相给予了我们许可，某种情况下，是要求我们，去控制我们自己，他人和大自然。因为意识调制着实相，如果我们的意识被锁定在这里，”他用笔指着第五层道，“那么我们的实相就会反映这种意识。我们依赖这些旧技术、旧意识没有幸存过日灼，却基于错误理解去创造实相而犯着同样的错误。”

斯坦顿总统看着那个清单，并点头。“我听到你在说什么了，但这些都是宗教人士的领域，不是我这样的政治家或 FRC 居住的这些科学家的。你拿着这样的清单，仿佛飞出水面的鱼儿。”

“然而，”泰瑞说，“你却希望我领导那个项目。我在这里定义的既不是宗教，也不是科学。这是宇宙的运用方式。”

泰瑞开始画一个头朝下的三角形。然后以 5 条线切分开三角形。接着他画了条垂线穿过一层到六层，并在最低端加了个强调的点。

斯坦顿总统和埃莉诺饶有兴致的看着，泰瑞沉默的继续自己对宇宙实相的描绘。

“这个三角形就是一切事物，”泰瑞终于开口道。“它包含了一切。它仅仅是个框架。这些的数量对应于那边的 6 层。”他指着刚才书写过的白板说。“精确性不是要点。我只是在描绘我们称为实相的这个系统。”

泰瑞指着第六个空间，然后指向最下方，那个画着蓝点的地方。

“这就是我们。这就是绝大部分人所运作在的地方。显化的本地实相被导入了自我人格，自我-心智被导入了显化本地实相。这就像个旋转门。”

“为了理解主权独立意识和宇宙意识，我们需要拥抱种种新的信念系统或程序。我们需要升级我们的意识。我们需要运作在这里，”泰瑞指着三层和四层道，“以便改变这儿的显化。”他指着蓝点。

“这跟你是帮助 TRP 有何关系？”斯坦顿问。

“我们的宇宙没有被理解，”泰瑞说，放下记号笔坐下来。“我们的参照系是错的。我们相信它是存在于空间时间中的一套外在的物理对象。”泰瑞敲击桌面道。“固体等同于实相。”

泰瑞指着被标记为一的最顶层。“我们的宇宙真地是实存在第一层的，以纯粹的能量状态，而它是被显化的意识所编排的。我们不是编曲就是控制。一旦我们控制，我们就滑进了5层——自我-心智意识。当我们编曲，我们将我们的意识提升到了4层甚至三层。意识是生命的引擎。外在的每件事都是意识的一种延伸；被意识调节着进入到实存性中。因此，如果意识被锁定在自我-心智所在的5层，就会从这个层次来显化。我想要帮助人类从主权独立和宇宙意识的层次来显化。”

泰瑞再次站起来拿去记号笔，指向3和4层。“这就需要新的被编曲在这里——这个层面的技术。”

他回到椅子上。“日灼的部分原因就是使人类有能够来重新编码其技术。它不是重新开始的时间；它是量子-跃进的时间。”

斯坦顿总统因为这个快速升级的语句而变得有些愁眉苦脸，但是勉强将自己的表情转化成一个微笑。他看了一眼那白板，然后看着埃莉诺。“你在这整个过程中，非常安静。你怎么想的？我试图恢复我们的技术基盘，让人们能如从前一样享受他们的生活，这难道不合理吗？”

“不，你没有错，”埃莉诺回答。“但是我认为我们可以找到办法，去...”

就在她开口说话时，门开了，于是她立刻闭嘴。那个服务员正在进入会议室，她拿着银色托盘，里面有曲奇，她紧盯着那个托盘。她的双眼拖着泪水干涸的痕迹。它们已经干了，却没有被擦拭。她脸上不再有刚才的那种礼节。她的双眼看起来很迷茫。一个响亮地咔嚓声，示意着一道被锁定的门，是她关上了门栓。

“她为何进来了？”马库克冲口而出。“她不该在那里。”

“她刚才是否锁了那道门？”周问到，她声音里浮现着警觉。

马库克凝视着那监视器。“她不该这样。”

那视频头看着她把那托盘放在总统身后的服务用桌上。她背对着桌

子，准备一盘曲奇。

斯坦顿总统把椅子转了过去。“我貌似看到那里有曲奇？”

她点头。“是的...”她的声音如她的目光一样遥远。

那视频头看着她用左手从衬衣袖口里拉出一把不锈钢的刀子，并小心的去掉那保护刀子的塑料盖子。那是人们用来在生物实验室摘取细胞样例的刀子。她快速转身，并把那刀子，放在了总统的喉咙上，停在那里，她右手紧紧的抓起他的头发。她很强壮，于是总统高举双手投降。

“哦！噢！哇！”总统喊叫着。“我不知道出什么事了。说话！”

那个中年谋杀犯看着泰瑞。“很抱歉你需要目击这个。转头不要看！”泰瑞镇定的看着。

“你不想这样，”斯坦顿哀求。“无论你因为什么而愤怒，我们都可以解决它。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埃莉诺慌了。她只认识那女子的长相。她甚至无法说出她的名字。她所能做的，只是紧抓自己的椅子扶手。

周鹤马库克全速超 1290 房间跑来。马库克认识英格丽德。她做什么事都非常能干，而如果杀人是她想做的，那么她会做得很出色。

“我希望你停止恐吓我们。”

“成交！不再恐吓了。”斯坦顿在空气中摇头，给自己的诺言增加前调性。

马库克需要制止她，但是他没有武器。只有警卫才带枪。而这些是他自己定的规则。该死！！

当他们来到那门口，马库克试图打开它。它被从里面锁定了。周猜的很对。

他砸门。“英格丽德，打开这道门。现在！求求你！”

英格丽德对着那声音模糊的请求微笑。她将那把刀如此紧密的放在总统脖子上，以至于一条红色血痕与重力以及他的胡茬子共舞着，毫不优雅的落在他的白领衬衣上。

“走开。他不值得你浪费时间。”英格丽德喊道。

“这个门有钥匙吗？”周耳语。

“有，但是我确信她把它藏起来了，”马库克回答。

英格丽德倾身站在斯坦顿总统的左肩膀上方。

“每次你来着机构都会恐吓我们。每一次！”英格丽德在总统的耳边嘟囔。

她的嘴更加靠近他耳朵。“你恐吓说要解雇我们...好，我受够了你的恐吓，还有你本人。”

英格丽德伸直腰背，闭上了双眼。

“住手！”泰瑞喊道。他的声音在那房间里轰鸣。门外侧的砸击声也停止了。英格丽德的双眼睁开了。当她与泰瑞对视时，她的脸缓慢的充满了惊恐。突然，泰瑞低头看着自己眼前的桌子。

“发生了什么事？”周通过那道门呼喊。

没有人能说话。桌子上一个3D全息图像以一种记忆拼缀的方式活化起来。一个年轻女孩在公园里，跟一个男孩在奔跑。一个女孩在学校的节目剧情中跳舞。一个女孩亲吻一个男孩，带着同等程度的深情和窘迫。一个女孩在研究一个俯视院子的窗框。一个年轻女子在毕业典礼，并在欢庆中将自己的帽子抛向空中。一个女子低头凝视一个正在求婚的男子。一个女子刚生完孩子，一个新生儿放在她胸口处，让她抱。英格丽德开始哭泣。那刀子从她颤抖的手中滑落，然后倒在了地板上，无可安慰的哭泣着。

斯坦顿总统立刻站了起来，打开门的锁，在一种受惊状态下，跌撞着走到了等待室。他的右手试图掩盖脖子上的伤口时，开始颤抖。周跟着他，问了好几次，他是否没事。

埃莉诺和马库克冲到英格丽德那里，并缓慢的扶她站了起来。刀子被马库克踢到桌子底下。英格丽德在颤抖，几乎站不住。当他们试图带着她离开那会议室时，她的身体在门框那里开始抽搐。她猛转身，疯狂的凝视泰瑞，他依然留在自己的椅子上，观察一切。

她试图走近他，但是马库克拦住了她。“你是谁？”

“你是什么我就也是，”泰瑞回答。

“不...不，你不，”她的声音失控的颤抖着。“你不是我所是之物。”她用手指指着那桌子。“你给我看了这个。”她指着那个不一会儿之前，自己的人生被直播过的地点。

马库克拉住她的左臂和肩膀，而她伸展身体试图靠近泰瑞。

她第一次看了一眼那白板。“你写的，是吗？”

泰瑞点头。

她怀疑的偏着头。阅读时双眼圆睁，并用那只自由的手臂抽鼻涕擦眼泪。“你不是我所是。我是恨。我是愤怒。我是复仇。我是孤独。我是不敬神。我是人类存在每一种‘错’ everything that is wrong with a human。而你不是所有这些，所以不要尝试并告诉我，说你跟我一样。拜托，我需

要你说，你不是这些。”她捶胸，然后语调变得稍微柔和了些。“我需要听到你说，这个世界里存在天使。我需要听到你说这个。”泪水从她脸上流淌下来，她凝视着他的脸，寻找泰瑞能说出她希望听到话语的征兆。

“我确实就是你所是。不同之处只是，我知道这一点。”

“来吧，英格丽德，”马库克拉着她的手臂说。“我们需要走了。”

她嘲讽的笑了一下，低头看那桌子，然后用手指指着泰瑞。“我只需要听你说一件事，而你拒绝了我。为什么？”

泰瑞从椅子上站起身来，走向英格丽德，紧紧地拥抱了她。起初，她没有回应他拥抱。只是茫然地站着。但接着，她的双臂缓缓地环住了他小小的瘦骨嶙峋的肩膀拥抱了他。当她在日灼第一周失去了她的孩子们后，情感从她生命里流尽了。一个接一个，日灼夺走了他们。一个简单的拥抱就是她所需要的全部。如果它早来一个小时，她的生命或许就完全不同了。没有什么复杂咒语、魔法或祈祷是需要的。没有什么魔力公式被施用。

爱是简单的。

直接的。

强有力的。

第二十一章：50 个成人

埃莉诺在 1290 房间的时间之后，出于一种不清醒状态，倾向于跟随不确定性影响采取行动。她陪着泰瑞回到他房间，然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一直在沉思。她在自己的厨房里踱步，这时她电脑监视器闪出一个来电信息。

“莫西莫西，”艾莉娜看到萨寇的形象出现在那监视器上，就说到。

萨寇阿思哈拉是个聪明的化学家。日灼前，她曾经是日本埼玉县理研尖端机构的研究员。她曾经是 2021 年诺贝尔奖的显然得主，但是那奖项要到十月份才能发表。那对于萨寇而言很不幸，因为日灼打断了那些计划，所以她的称号和奖金永远都没有被人们觉察到。不过，命运的幸运星也对她微笑了，因为在日灼释放其诅咒时，萨寇在休假中。她折中主义者的那些兴趣将她吸引到阿拉斯加，观察北极光。那结果成了救命假日。

萨寇的工作，聚焦于种种能够传递遗传信息的高分子聚合物替代品。她的团队开发了新型的 XNA 核酸多聚物 xeno-nucleic acid polymers，能够制造出 DNA 模板的精准复制品，那是划时代的突破。她是那个团队的唯一幸存者，于是来到 FRC，当了生命化学方面的指导者。

“我知道有些晚了，”萨寇说着，露出一抹不安的微笑，“但是我希

望尽快让你知道结果。”她六十下旬年纪，很柔弱，有着漆黑的大眼睛和珍珠般平滑的肌肤。她头发很长，灰白色，并且总是编着辫子。有时她将自己的辫子盘在头顶，形成巨大的立体透镜云状涡旋。今晚，她的辫子如粗绳子般悬挂在那里，几乎齐腰。

“你看起来很不安，”埃莉诺观察到。“你发现什么了？”

“你为何拿着一小瓶蓖麻毒素？”

“蓖麻？”

“你知道那是致命毒药，”萨寇说。“你能否告诉我你为何拿着它？我真的需要将这报告给马库克，特别是目前总统在这里。”

“帮我个忙，”埃莉诺试图听起来很平常的说，“请保持只有你一个人知道这个，现阶段。你是否有安全的方式销毁它？”

她停顿了一下，举止严肃。“你知道我需要汇报这事，埃莉诺。你为何要求我忽略自己的责任？”

“作为个人帮忙，求求你，请保密。”

“你怎么得到它的？”

“我认为你知道的越少越好，萨寇。”

“怎么好？”她坚持。

埃莉诺忽略了她的提问。“根据你的见解，如果被食用，那瓶里是否有足够的剂量，可以杀死一个人？”

萨寇思索这个提问，然后缓慢的说。“我需要汇报这事，埃莉诺，我很抱歉。”

“求求你，萨寇。我不想让马库克卷入这里。我不知道是否能信任他。”

萨寇深呼吸一口。“埃莉诺，你是最知道这事的，你给了我那个小瓶，如果它被证实是致命毒药，我有义务汇报它。如果我没有汇报...我...我可能需要离开这里。”

“我会保护你。我哥哥也会。如果乔西和我命令你对这事保密，马库克没有任何办法。”

“乔西也知道这事？”

埃莉诺点头。

“如果你能给我承诺你的保护，我就什么也不说...除非...你还有更多小瓶吗？”

“没有，我把我这儿全部的都给你了。”

“你确定？”

“是的。”

萨寇聚焦于那个电脑监视器，但是有什么吸引了她的注意力，她扭过头去。“我需要离开了，埃莉诺。抱歉，稍等。”

“你是否能销毁它？”埃莉诺问。

她点头。“我会的。”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提问，那小瓶里的剂量致命吗？”

萨寇走出了那监视器的视野。埃莉诺能够听到一些背景噪音，然后萨寇重新出现了。“对不起，我丈夫开着门走了。”萨寇停了一下，仿佛在考虑如何回答那个问题。“那小瓶里有足够杀害 50 个成人的剂量。”

埃莉诺感觉到胸口突然的一紧，她试图恢复平静。“50？”

萨寇点头。“至少。蓖麻毒杀是一种非常痛苦的死亡。假如它被消化后，那会需要几天才出现症状，但是它阻塞动脉，然后体内的各种器官都被饿死。死亡一般在三四天。没有解药。”

萨寇停了一下，看着自己右侧的什么？“斯坦顿总统既然在这里，这看起来是件需要汇报的事。埃莉诺，你真的确定你在做正确的事？”

“是的，我...我确定，萨寇。感激你的信息和关心。我希望自己能很快就给你解释真相。不要担心。那是在不久就能达到的目标，在你的帮助下。”

“但愿如此，”萨寇说。她的声音有种埃莉诺忽略不了的犹豫。“你是否能告诉我一件事？”

“什么？”埃莉诺问。

“那是否针对斯坦顿总统的？”

“不是。”

萨寇地埃莉诺那种坚决地回答，貌似有些放心了。“好吧，晚安，埃莉诺。我们将很快就再次联系。我会在今晚销毁它。”

“阿瑞嘎托（译者：日语谢谢），萨寇，”埃莉诺说。

“逗一塔希吗希忒（译者：不客气地日语发音）。”萨寇的右手伸向鼠标，是埃莉诺看到的最后一个图景。

那监视器退回了它那黑暗的巢穴，那房间感觉更狭窄了。埃莉诺感觉到一种正在升起的恐慌。斯坦顿几乎被杀。泰瑞成了黄柳的攻击对象。他哥哥是个不太聪明的谋杀者。生命突然变得她从来都没有想象到的复杂。她很想喝一两杯，或三杯，但是她知道，自己需要见她哥哥并告诉他这个消息。然后，她突然想起，他还没有找到机会告诉乔西关于那个斯坦顿的

谋杀未遂。

日灼之前，总统谋杀是传说的范畴。跟小军队规模相仿的保安团队，会跟随总统到任何他去的地方。日灼之后，保安变得松懈。斯坦顿总统会开玩笑说，会有更多人保卫飞机而不是他本人。他是个受人欢迎的总统。他的人气没有被测算过，但是在合族国的那些国家内，一般被认为在接近90%。

存在着一个很小的权力继承性群体，叫 B2US（回到美利坚），他们聚焦于重新设定政治家的期限，但是没有人认真对待他们。他们人数很少，并且主要来自那些下层区域，在那里报纸和互联网依然是稀罕物。

一阵尖锐的敲门声，像镰刀死神的影子，带走了埃莉诺的一次心跳。

乔西显得很着急。“我听说了。你没事吧？”他将目光深陷入她双眼内，寻找她没事的征兆。有一件事很让乔西担心，就是埃莉诺对压力的反应。她倾向于喝酒。酗酒。

“我很好，”她说，将他的关怀轻轻拂去。“我们有其他难题。”

乔西环顾四周。“我煮些咖啡，我们在厨房谈谈。进来。”

在厨房，乔西转身看着埃莉诺，用口形做出一句话：“我们是否能讲话？”

埃莉诺点头。“周一扫描过了。并且我不再在意那些了。他能做什么呢？他有着自己的难题。”

“我见到斯坦顿了，”乔西说。“他被气坏了，因为她差点杀了他。他告诉我，她就那么莫名其妙的放下了刀。那是真的吗？”

“她当时凝视着泰瑞，并且，是的，她就那么放下了那把刀，并开始如孩子一样的哭泣。我认为她很害怕在泰瑞面前杀他。”

“你是否认识她？”

埃莉诺摇头。“不，我是说我在这附近见过她，但是我从来没有跟她说过话。FRC 是个很大的地方。保安团队，不是非常受欢迎的。在这个地方住着，本身就足够的多疑，你知道，因为这里的历史。”

乔西开始从厨柜里拿出咖啡和杯子。“我检索她了。”

“谁？”

“英格丽德斯塔茨曼，”乔西回答。“她是乔纳森斯塔茨曼的妻子。”

“那位诗人...”埃莉诺耳语。乔纳森斯塔茨曼是世界上最受喜爱的诗人之一。他是个拥有国际声誉的德国语言艺术家，他被广泛的称颂为他所在世代的沃尔特·惠特曼。

“是，这行星上最美丽的灵魂，有个杀人犯妻子。”

“她没有杀他...我甚至不能确定她是否在尝试杀他。”

“你为何那么说？”

“她可能在发出传信。”

“比如...？”

“你知道，比如一个孩子在学校被欺负了，他们终于失去了耐心，而把那个欺负他的孩子打出了鼻涕。我知道每次斯坦顿总统来，都让保安部门处于很重的压力下。那是类似的案例。如果你敢录音任何我的话，如果我发现了，你会被推出去斩了。”

“他说了那个？”

“他不是那么会表达，不过是的，据马库克说，很类似这话。”

“嗯，根据我看到她的个人档案，可能她是个间谍--”

“为谁工作？”

“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标准间谍。她曾在这里工作。她是那些当斯坦顿决定重建我们的智能技术，作为技能研搜中心的一部分时，投靠过来的人们中的一个。在她的档案里，没有太多可看的。多数都被编辑过了。要点是...她不单纯是马库克的助手。”

“你在说什么？”

“你只要对这个人小心些即可。她需要被关起来，并留在那里...可能无限期的。让莫瑞丽斯医生观测她并给出完整病历。好吗？”

“好的。”

“你说我们有其他问题...”乔西提醒她。

“对，我...我跟萨寇谈了，她是我在化学部门的一个朋友。她拿着我给她的那个小瓶，并报告说那是蓖麻毒素。”

乔西停掉微波炉，看着埃莉诺。“操。”

“那么它是致命的？”他问，拿出两个盛满开水的杯子。

“不只如此...她说那足够杀死 50 个成人。”

乔西深呼吸，并紧咬嘴唇。“操。我真的希望你说的对...是...只是柳在测试我。现在怎么办？我不能撒谎！关于我将它放在他食物里，还是没有放。操。”

“你瞧，你可以告诉黄，说你放在他食物里，但是泰瑞没有死。它味道不好，所以泰瑞拒绝食用。你没有办法了。”

“这听起来很可信？”乔西大声问到，不过仿佛他在对自己讲话。

“妈的，我真的需要喝酒，不是咖啡。”埃莉诺揉着额头。“更大的难题是，很显然，黄主席希望泰瑞死。如果你失败了，他将雇佣另一个人。我们能怎么办呢？我们怎么能保护他抗拒黄那样的权力人士呢？”

埃莉诺耸肩，用悲伤而焦急的双眼看着乔西。他在热水里加上了合成咖啡，并搅动。“我不知道。我将告诉柳说我试了，但是失败了。我们将看他如何反应。”

“不...不，我们先告诉泰瑞。看他怎么说。”

“我不管你多么崇拜泰瑞，但他依然是个孩子。他如太阳一样聪明，我知道，但是在这类事情里，他是...他是个孩子。我不能期待他真的有，关于如何在黄柳这样的晦暗地下世界里，决定如何导航的能力。”

“好吧，但是我希望我们先跟他谈谈。好吗？”

“不过我们不告诉任何其他。同意？”

“同意，”埃莉诺说。

“特别是，不告诉总统和他的任何随从。”

“我明白...除了泰瑞，不告诉没有别人。”

乔西点头并咬住下嘴唇。“你那个朋友怎么处理那个我给你的小瓶？”

“她说她会销毁它。”

“你信任她？”

“我有选择吗？”埃莉诺针对他们这种荒谬的状况，居然咧嘴笑了。

“是的，我信任她。”

乔西递给埃莉诺一个咖啡杯。“抱歉，没有配料。”

“我总是想要自己得不到的。”

“我们不都是么...干杯。”

他们将玻璃杯碰在一起，并小心的喝了一口。

“你认为英格丽德是单独行动吗？”乔西补充到。

“马库克正在调查那个角度。”

“如果斯坦顿如此不信任我们的，他为何不带来他自己的安保团队？”

“斯坦顿谁都不信任，”埃莉诺回答。

“有黄主席这样的人，到处探潜，他知道自己是个好靶子。”

“但是这里？在这里，他应该感觉到如贝壳一样安全。”

“知道英格丽德斯塔茨曼走到他身边，他可能是那样的。”埃莉诺轻微举起自己的咖啡杯，但是无法找到一个微笑，虽然她努力了很久。

第二十二章：木屋

午饭是土豆汤，新鲜面包加豌豆。FRC 院子里有个很大的菜园子。厨房的人们非常用心而讲究的照顾那菜园。菜园总是引导着每顿饭的食谱。多数食谱是蔬菜。肉类一般是当警卫们有幸射杀一只雉鸡，野火鸡或鹿时的礼物。

老师团队一般都简单的拿上早餐或晚餐，把它们带到实验室，房间，或办公室去。不过，午饭是‘社交餐’，因为学生和老师一般在那个时间有个同步的时间表。在傍晚或早晨，那时课程刚结束或还没有开始，较强的嗜好是撤退回他们的房间。

让埃莉诺吃惊的是，总统谋杀未遂事件居然做到了保密。午饭上没有人提到任何内容--证实了成功的保密。唯一斡旋在那里的传言是，英格丽德斯塔茨曼因为某些不明的疾病，而处于医疗隔离状态。萨寇已经在午饭队列里找到了埃莉诺，并询问是否英格丽德的隔离，跟那小瓶的内含物有关联。埃莉诺向她保证说它们没有联系。

萨寇看起来并没有相信。她告诉埃莉诺‘偶然性在增加。在偶然性背后，阴谋总是会经常被发现。’埃莉诺说那是个温和的怀疑论案例而否认了它。她尽了自己最大努力，向萨寇保证说所有一切都在掌控下。萨寇还确认说，她已经安全而不留痕迹的销毁了那些蓖麻毒素。

午饭后，埃莉诺找到泰瑞。他们乘电梯来到八楼，等待乔西加入他们。泰瑞显得很安静，甚至有些过于低调。关于他们为何去见乔西，他连一个问题都没问。

“总统怎么样了？”泰瑞问。

“我不清楚，但是无论他受的什么伤，那都是很表面性的。他会没事的。”

埃莉诺看了看泰瑞的方向，但是避开了他的双眼。“这真的很难相信...会有人想杀他。”

“她不是那个想杀他的人。”

“你为何这么说？”

“她在做另一个人的工作。”

“谁？”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你是否能描述他...他的物理长相？”

“那我需要见到英格丽德。”

“好...好，我可以安排那事。”埃莉诺暗中提醒自己记得这事。“泰瑞，斯坦顿总统是否安全？”

八楼电梯间的电梯铃响了。泰瑞看着埃莉诺，并摇头。

电梯门打开时，乔西问候着迎接他们。他们走进电梯，并让电梯下到15楼。泰瑞和乔西都已经了解了那个路程。当埃莉诺点亮楼道里的灯光，他们跟着她来到那个房间。

这次没有酒瓶淡化他的压抑情绪，乔西因为不知道如何跟泰瑞相处而告到紧张。他跟他只有过不多几次远距离互动，并且当时还不了解，所以只能纳闷于泰瑞智力天才的实用性--这些天赋如此惊人。那些政治权力争斗的盛衰兴废，不太跟智能性战略有关，而更是巨量 ego 的情感性压缩。所以乔西感觉泰瑞在12岁年纪，一定不会准备好去理解这些。

乔西安置了一些椅子，于是就有个了让他们三个人很舒适坐下的空间，埃莉诺点亮了那房间里的灯光，并关上了那道门。

那隔音室跟一个深邃山洞一样凉爽，只是这里没有空气流动。没有滴落的石灰岩。没有那些动物在黑暗山洞避难所里狩猎时的掠过声。泰瑞在属于他的时间里，探索过很多山洞。它们是他最喜欢的场所之一，不过这个房间里，有某种医疗和消毒剂的痕迹，让他很不安。

乔西打破了沉默。“这个设施，FRC，容纳着这个行星上最高浓度的超高智能。最聪明的头脑都被集中在了这里。根据我们的测试，你的脑比这行星上任何其他，都更清晰，更有力量。也许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期的任何人。我很敬佩这个。我...我深深地敬佩它。”

“我妹妹认为有了你的睿智头脑，我们如果不向你解释自己的窘境而寻求你的建议，那会是很愚蠢的。这些问题不是关于科学或计算，而是关于人类对权力的渴求。这些问题是关于人类种族最黑暗侧面的--那个侧面渴望杀戮，强化欺骗或潜在性威胁，甚至在它们成为威胁之前。”

泰瑞没有坐下。他依然站着，并开始环绕着那房间走动，那房间几乎是空的，只有他们这些椅子和一张桌子。

埃莉诺清了清喉咙。“泰瑞，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相信合族国政府内最有权力者之一，在试图谋杀你。他让我哥哥在你的食物里下毒。我们分析了给乔西的物质，那是蓖麻毒素，一种致命性毒药，这是温柔的描述。”

“显然，我没有实施，”乔西转向站在他背后的泰瑞说。

“但是你从这个男子那里接纳了那毒药，明知道那是为了杀我的。”泰瑞说。

乔西看了看埃莉诺，然后看着自己那整齐的叠放在膝盖上的双手。他缓慢的点头承认。“是的。”

“这个男子期待你把食物放在我的食物里，那样我就会死？”

乔西再次点头。“是的。”

“你是否知道他为何希望我死？”

“存在着一个预言...”乔西开口说道，不确定怎样解释。“...在其中，马哈迪是凸显的主角。预言说，你会被复制。将会出现很多人来声索争夺你的角色。他们声称拥有是你的...你的遗传基因。而你，原型，将会毁灭这些复制品。”

“你是说克隆体，”泰瑞订正他。“这个男子希望克隆我。他们已经获得了我的DNA，所以他们希望我的死，来保证他们那些克隆体的安全。正确吗？”

埃莉诺靠在自己椅子背上。“我们相信是这样。”

“而现在，你需要回到这个有权力男子那里，告诉他你没有能成功的毒杀我。你不知道如何将这个信息传达给他，而又能避免他让你死。你知道的太多了，并且显然是这个男子的一个不情愿的代理人。另一个能代替你。对吗？”

“是的，”乔西扬起单侧眉毛说到。

“告诉他真相。”

“哪个...真相？”乔西说。

“告诉他一切。”

“可是，嗯，”乔西被迷茫压倒了，“正如你说的，他会杀了我。”

“如果你告诉了他，他将知道对手比他预测的要更有智慧。他需要更加谨慎的行动，这可以放慢他的动作。他还能知道他的对手可以回击。他必须清楚，马哈迪已经识破了他的目的，并且可能不只是采取防卫措施，并且也能进攻。”

乔西偷偷看了埃莉诺一眼。“你在说的是我理解的你在说的内容吗？你可能回击这个男子？”

泰瑞走向自己的椅子坐下来。“我不是为了失败来这儿的。”

泰瑞能看到自己的话对乔西和埃莉诺的影响。“我是个反常之物。我或许不会再返回这个行星了。我不是为了发动战争来这儿的，但如果那些权势者警告说要杀死我，我会反击。我不会容许我之所是被荒废。你们明白吗？”

“那么我如何保护自己？”乔西问。

“为了杀我，他给了你什么承诺？”

“开始，是在领导委员会内的一个席位。在未来，遥远的未来...是总统职位。”

“这是个渴望站在傀儡背后拉扯控制线的男子。你最好的保护方法是找到一个避难所，一个他的魔爪无法触及的地点。是否有这样一个地方？”

埃莉诺首先开口。“那个木屋？”

“已经十年多了...”乔西摇头并站了起来。“我担忧的不只是我自己。他告诉我，他会不放过我爱的一切事物。”乔西看着埃莉诺，表情因恐惧而绷紧。

“你害怕他会试图杀害埃莉诺？”

“是的。”

“还有别的人吗？”

乔西摇头。“我不爱任何其他人了。”

“那么埃莉诺应该陪你去那个木屋。在那里呆到我有足够时间使他无效化。”

“你甚至不知道他是谁，”乔西宣布。“你怎么可能使他无效？不论无效是什么含意。”

“我希望你安排一个我跟这个男子的会议--远程的--通过电脑。不过，首先你需要按照我们谈论的结果，告诉他一切。然后告诉他，我要求跟他直接对话。”泰瑞对这乔西点头，等待着他的回答。

“好的...”

“那将会需要多久？”艾莉娜问。“将他无效化？”

“跟他谈话后，我就能知道。那时我会告诉你。”

乔西抬头看着天棚。“那么，你甚至不希望知道这个人是谁？”

“他的名字是什么不重要。”

“好的。我将安排你跟他的会议，在...明天上午？”

泰瑞点头。“任何时间。”

乔西叹气并转向埃莉诺，她仿佛在沉思。“有个问题。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有可用的安全通话线路。”

“我会跟提普森说。”

“你相信这个小伙？”

泰瑞微微一笑。“我知道一个安全通讯线。”

“哪里？”乔西和埃莉诺同时问到。

“在我的房间里。”

有那么一会儿，那隔音室仿佛墓穴一样宁静。埃莉诺首先开口。“泰瑞，在我们等待乔西时，我曾问你斯坦顿总统是否安全时，你摇头了。为什么？”

“因为有人想杀他。”

“但是她没做到。你认为那个希望你死的男子，也在试图杀害斯坦顿吗？”

泰瑞点头。“我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埃莉诺久久凝视乔西那惊诧的双眼。

乔西在椅子上如中小学男孩般抖动着。“我不懂。我不懂为何柳会瞄准斯坦顿。他们很共鸣。斯坦顿创造了他。没有斯坦顿，柳现在会依然在北京卖大米。这很不合理。”

“英格丽德用过的凶器在哪里？”泰瑞问。

埃莉诺正要开口讲话，却停了下来。“我不清楚。”

“那个需要检验一下。”

“找什么？”

“蓖麻毒素。”

第二十三章：9：13

那对于马库克提普森而言，是漫长的一天。他下午9：30，在自己房间里吃晚饭。晚饭是土豆和鸡蛋混合体配米饭。晚餐如供奉给一个失败之神的祭品般，躺在他的桌子上。几乎没有动过。他太累了，没有心思将其放在微波炉里。代之以，卷起一根烟，并半投掷性的扔在嘴里。那是他跟一个海军军官学的技巧。

他的重审自己跟英格丽德的三次未遂对话，那都是在这一天内早些时候发生的。她一直处于完全的无反应，支离破碎状态。那些对话都--用他的启蒙老师的话说--‘是一大堆狗屎。’不过，他还没有高境界到，能够刺穿粪便表面，而发现某些暗藏的珍馐，一些关于英格丽德精神状态或动机的线索。莫瑞丽斯医生也在帮忙探入她的精神状态，但是得到的是同一个结果：无。

把英格丽德关入医疗实验室的隔离室，是他的主意。那是个拘禁她的完美场所，并且可以启动一个关于她患了神秘疾病的谣言。莫瑞丽斯医生同意说，在他们断定她是否能正常沟通之前，他们应该把英格丽德隔离在

所有人的接触之外。只有她和马库克能跟英格丽德互动。马库克将英格丽德隔离室的密码编程为，只限于他们两个人访问。

最让马库克担忧的事实，除了英格丽德几乎杀了赫利俄斯的总统之外，还有她在他鼻子底下成了疯子。马库克接受的培训就是，探测任何心理异常者的症状。她怎么可能就在几个小时期间内，完全变疯了呢？她难道如此狡猾，而完全隐藏了这个真相？她是否在使用什么奇幻药物？有很多谣言说，有些化学实验室被用于生产和成药物。马库克因为相信自己的技术，他从来都不依靠那些谣言。他知道化学实验室在被不正当的使用，并且他知道是哪个学生，并且哪个老师--只有一个是老师，在这样做。

‘可是英格丽德？’他无法相信她在使用合成药物。可能偶尔用一两次，但是她不吸毒。明显的很清白。当你足够近的走过她，几乎可以闻到那种诚实无欺的气味。

因为那个面谈已经被证明是个死胡同，他打开了一个视频检索对话框，并键入“房间 1290 10-3-33”。那检索只提供了一个视频结果。他点击了它。当它被打开后，他就快进了四分钟，然后五分钟。他从来都不擅长估计时间。最后终于在 8:12 处，那视频显示了英格丽德在开门。

马库克看着她准备曲奇托盘。她的双眼显得很邪恶。那里有种刻意安排的氛围，但是那双眼睛几乎是在闪光。“应该是吸毒。”她回过头，并且以一种完美的协调而持续性的动作，将赫利俄斯总统置于她的掌控之中，将一把刀子放在他脖子根，胸骨上切迹上方（译者：其下面那块胸骨，居然是六角形的）。

‘她不可能吸毒后，完成如此流畅的动作。’

马库克切换到安装在远端的另一个视频头的内容。他从这里能够看到整个房间。英格丽德在向泰瑞道歉。她俯下身，对着斯坦顿总统的耳朵耳语着。马库克感觉她显得很充满怨恨而恼怒。然后她站直身体，并闭上了双眼。她仿佛因为这个动作而变得放松了。

就在这个精准的瞬间，泰瑞喊了“住手！”她突然看着他，她面孔变化而扭曲成一种狂热性的激动表情。‘她在看什么？’马库克低头看着那桌子；在桌面上方一点点的位置上，悬浮着一些蓝色的电子火花，如萤火虫般曼舞着。它只持续了几秒。

他停下那视频，并倒到 9:13 处，然后点击播放钮。他放大它，保持在那视频开始离散成像素点之前的临界处。‘那该死的是什么？’在泰瑞前方，一种蓝色的光闪烁得如同白天一样清晰。它是精微的，但他得说，

英格丽德正看着它。她被迷住了。它毫无疑问，是她因极度痛苦而倒在地上的原因。她看到了什么，而无论那是什么，它不是吓坏了她，就是感动了她。

他又倒回去几次，作着笔记。现在，他已经有个可以提问英格丽德的内容了：‘你在那桌子上看到了什么？’

他的监视器闪出了一个来电话的信号，打扰了他。他点击那按钮，于是埃莉诺的形象就缓慢的在他监视器中央显化了出来。

马库克吸了一口烟，并在开口说话时，把它吐了出去。“我正在纳闷你何时才来电话。”

“你没事吗？”埃莉诺问。

“没事。怎么了？”

“我听说英格丽德在隔离病房。”

“嗯，我认为那因该是平复谣言风车的最好方式。不希望有一帮多疑的天才们，都兴奋起来。莫瑞尔斯医生本来就足够忙了。”他做出了勉强的微笑，但是自琳娜知道那微笑是假的。

他又吸了一口烟，并看着自己的平板机足有一秒。“就这么多？”

“不。你是否拿着那刀子？”

“英格丽德用过的那把？”

埃莉诺点头。

“在我这里，在我办公室里。为什么？”他非常谨慎的说。他的好奇心开始闪光了。

“我希望让人检验它一下。”

“找什么？”

“找化学形成分。你是否擦过它，或清理过它？”

马库克抬头看着一会儿。“我把它放在一个袋子里，然后就没碰它。你具体在找什么化学成分呢？”

“没有特定的。只是想做到全面。”

“是斯坦顿的命令吗？”

“不。”

“你？”

“嗯。我只是想在他明天离开前，给他一个完整的汇报。假设他依然要走。”

马库克揉搓自己那充满着高低不平的黑灰色胡茬子。“今晚？”

“如果你可以，现在就要。”

“给我五分钟。我们在那里见。”

“感激，马库克。”

“嗯，不客气。”

他点击结束传输按钮，又抽了一口烟，然后小心的把那烟蒂，插在那些白色米粒里。他回来会继续抽那剩余的烟头。

那监视器变黑了。他靠在椅子背上。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有些事在进行中，而他却显然不知道任何信息。这是个他不完全感到舒服的状况。

这是一种他痛恨的状况。

九分钟后，马库克来到他的办公室。埃莉诺靠在门上，尽最大努力显得很耐心。他们交换了问候语，他晃动自己的卡，并打开那道厚重的三合板门。

FRC 保安部坐落在地下六楼，隔离在三号走廊的尽头，是个含有六个办公室的套间。上面九层，每一层都有三个主楼道，它们在位于中央的电梯队列那里改变方向（交叉）。当一个人走出电梯，一号走廊向左，二号走廊直行，三号走廊向右。一号走廊跟三号走廊，类似准圆形，从电梯那里呈弧形伸展远去，但是它们的终点处，在那电梯队列的背后。越朝向‘天空视角’上升，每一层都变得越狭小--FRC 的入口被称为‘天空视角’。

“你上一次来我办公室是什么时候？”他们正沿着一个走廊奔向他办公室，马库克回头看了一眼，问到。

“可能一年...其实我不太清楚。为什么问？”

他们来到他办公室门口，他通过刷卡打开那道门。

“你是否跟斯坦顿谈过了，自从--”

“没有，他处于一种隐居状态。周一就一直就很倾向于保护他，现在，她的保护倾向会加剧。”

马库克他的办公桌前停下来，并举起了手，仿佛他刚记起了什么？“当英格丽德在总统耳边说话时，你是否能听到她？”

‘没有人会忽略一个获得更多信息的机会。’埃莉诺想。即使马库克是只猫，他的好奇也会早晚杀了他那九条命。

“她很生气，”埃莉诺回忆到。“恼怒应给更能描述它。”

“对什么生气？”

“关于斯坦顿每次住在 FRC，都在凌辱你的团队。”

“噢，狗屎。”

“什么？”

“你瞧，斯坦顿将获得另一个追究我责任的理由了。我把犯错误的后果，说给了我的下属们。”

“你无法对自己部下中，突然有个人发疯而负责任。”

“他很多疑...他会责备我。”

埃莉诺清了清喉咙，想改变话题。“你跟英格丽德的面谈进展如何？”

马库克用自己衣袋里的一把钥匙，打开他办公桌的一个抽屉，拿出一个里面装着一把刀子的塑料袋。他举起它，并稍微摇了摇那带子。“这就是你正在找的？”

“感激，马库克。”埃莉诺伸手接过它，仿佛那是个爆炸装置一样拿着它。

“英格丽德是个精神病案子。我不知道她怎么了。仿佛她被附体了。她在我的审问过程中，很少讲话，并且讲话时，甚至无法将词语串成任何有意义的句子。那真的很糟糕。我不知道她怎么了。”

“乔西看了她的纪录，”埃莉诺揭示。“他说她曾经跟那个诗人结婚，乔纳森斯塔茨曼。”

“噢，我相信那是真的。他在那第一天就死了。是幸运者之一。”

“乔西还说，她原来就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在我们接过这设施之前，就在这机构里工作。你是否知道她当时做什么？”

“在安全局？”

“嗯哼。”

“不清楚。那些纪录都被篡改过了。无论是什么，那一定是保密的。黑暗运作，那一类的。但那是 12+年以前，在斯坦顿出现之前很久。你哥哥是否在建议说，她为了某个更大的计划，才这么做的？”

“不是。我只是好奇。”

马库克在自己椅子上坐下来，示意埃莉诺也坐。“我是否需要正式向斯坦顿总统道个歉？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我知道了她跟他说过的话，你懂的。哪感觉不太好...不是吗？”

埃莉诺坐在马库克书桌对面的一把椅子上。他的办公室摆放整齐。在她左手中，有个不太舒服的临在，因为知道那带子里的内容。她把它放在桌子上，小心的。

“马库克，你只要帮我搞定那汇报就可以。我希望它能在我们所能用的时间期限内，被完成。我们可以在那个汇报书里，包含一些道歉。不

过，谁又有过处理总统谋杀的经验呢？”

“当然可以，我将帮助你完成那个汇报。我将看看莫瑞丽斯医生是否也有些素材。她跟我一直在努力让英格丽德打开心扉。也许她比我运气好。”

马库克开始玩弄他桌上的一支铅笔。“你是否得到了任何机会，跟泰瑞谈关于他在那个谋杀未遂事件里的体验？”

“没有，还没有。为什么问？”

“你不认为我们该问么，就因为她离开那房间时的表现？”

“我看是的...”

“在他喊‘住手’后，你是否注意到任何现象？”

埃莉诺偏了一下脑袋。“哪个角度？”

“我不清楚，那仿佛很奇怪，就在他朝她喊之后，她立刻扔了那把刀，并倒在了地板上。”

“嗯，我没有看到任何不正常的事相，”埃莉诺说。她低头看了自己的双手一会儿，试图回忆那个事件。它发生的如此迅速而出人意料。前一个瞬间，他们在云端，谈论复合次元宇宙的构架，而下一个瞬间，他们在凝视死亡。

埃莉诺抬头观看。“在他喊‘住手’后，有个简短的时间，仿佛她回到了自己内部。我记得她脸上的表情，仿佛某人在看某种既令人兴奋又令人退缩的事物。”埃莉诺摇头。“我不知道...那一切都很不真实。”

马库克点头。“当我试图带英格丽德离开那个房间时，她被泰瑞迷住了。你听到她的话了。可能她失去过一个很像泰瑞的儿子...我不清楚，但是我希望跟他谈谈，以便完成那汇报材料。可以吗？”

埃莉诺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

“可以吗？”马库克摇晃着头，又问。

埃莉诺在椅子上挪动着，抓起那个袋子。“让我想想。他才12岁--”

“嘿，我们都知道他不是12岁，至少在这里不是，”马库克指着自己的头。“现在，我看了那些视频，我可以报告说，他救了斯坦顿。因为貌似就是‘他’的喊叫，将英格丽德带回了现实中来。就在那之后，她立刻发觉自己将试图要做的是错的。如果泰瑞没有那样做--在那个瞬间--我认为她已经割裂了他的喉咙。至少这是我对这事的看法。我看了三遍视频。我的报告里就将这么说。”

埃莉诺在她椅子朝后靠了靠。“好，我给你15分钟跟他接触，但

是我要在场。”

“你在担心什么？”

“我不希望给他施加压力。他有太多事要做。我们需要他的大脑保持清晰，并聚焦于学习。所有这些...这是...这是个非主流故事，这是很大的分散力。我不喜欢这个。你也许说对了，他救了总统，但是我更希望将他脱离那个汇报材料。关于泰瑞，说得越少，越好。”埃莉诺把自己的食指放在桌子上，表示强调。

马库克将双手支撑着下颚，靠在了椅背上。“明天早饭后。可以吗？我们可以在你的办公室见面。”

“我将会安排这事。15分钟。保持你的提问有要点。并且如果你跑题了，我会在那里提醒你。”埃莉诺微微一笑站起身，并抓起那个袋子。“感激，马库克。你休息一下吧。”

马库克看着她走开了。她很迷人。不是他喜欢的类型，如果真的有类型。他其实有一阵，被英格丽德吸引过。他对女人的口味，就这样了。

这个念头立刻让他感觉害怕。

第二十四章：哪个？

卢拉很兴奋，能见到赫利俄斯的秘书长。她本来被安排见总统，但是他病了。周户，他的秘书长，建议替他见她。某种意义上，卢拉很高兴跟周户谈话，而不是斯坦顿总统。压力更小些。

那是一天很早的时光，上午八天前几分钟。他们在七层总统套房边吃早饭边会谈。

莫瑞丽斯医生带着卢拉来到那双开门跟前，温柔的敲门。“记住，你可以对任何提问说‘不’。如果他们让你作什么你不感兴趣的事，就告诉他们真话，但是要很好的说。要真诚。好吗？”

正在卢拉点头同意时，那道门打开了。

“那么这一定是卢拉了...我是周，进来，早饭已经备好了。”她转向莫瑞丽斯医生。“你跟我们一起来吗？”

周穿着一件黑色西裤套服，白衬衣，白凉鞋。

莫瑞丽斯医生伸出手，握住了周的手。“我是莫瑞丽斯医生，不...我只是带她来。她结束后，呼叫我即可，我就顺便来接她。你是否知道你们大约要多久？”

“噢，不用担心，我可以把卢拉送到你指定的任何地点。”

“哦，好，那太棒了...你可以送她来我办公室，那么，可以么，卢拉？”

卢拉微笑着点头。莫瑞丽斯医生拍着卢拉的肩膀，转身沿着走廊走开了，仿佛她将迟到于一个会议。

在 FRC 内，14 岁以下的孩子，需要被一个成人陪伴。那是埃莉诺六年前制定的一个规则，当时发生了一个事件，一个年轻女学生被一个年纪大一些的学生强暴了。对于那些职员而言，那是那些觉醒性呼唤之一：说 IQ 并不被翻译成德行。聪明的头脑，都是极端的情绪感应派。

“来，到餐厅来，”周示意到。“我们都摆好了。你饿吗？”

卢拉点头。

“你可以坐在这里。”周指着那铺着白桌布，摆放着豪华瓷餐具的桌子主席旁边的一把侧椅说。那房间两侧各有一位服务员，每人端着一个美妙绝伦的银色托盘。

“我希望你喜欢华夫饼。”

“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她，”卢拉说。“它们是长出来的，还是作出来的？”

“基本上是作的，但是它们很想面包...有些角度。我们在它表面敷上叫做糖浆的甜配料。糖浆来自树木。有些类似蜂蜜。”

“但是树木生产了这个...而不是蜜蜂？”

“是那样的。”

“嗯。好，我期待着品尝华夫和糖浆。我感觉自己会喜欢它们，因为我很喜欢面包和蜂蜜。”

那些食物很美味。卢拉热情的享用。她们吃过饭后，她很有说服力的宣布说，华夫饼是她最喜欢的早餐。

在早餐过程中，她们谈到周如何成为了总统的秘书长；卢拉如何来到了 FRC；关于她那伊朗的小村庄，以及它跟周长大的北京的对照。她们的生命，在一个大都市内，与一个小村庄的对照，让她们俩都感到很兴奋。那对话如静静流淌的河流，毫不费力的进行着。

当她们吃完后，周带着卢拉来到了起居室，她们坐在那更舒适的紫红色椅子上。

“你见过泰瑞了吗？”周问。

“见过。”

“你是否喜欢他？”

“非常喜欢。你见过他吗？”

“在斯坦顿总统家见过一次，但那时，他不会说太多英语。”周微微

一笑，然后倒了些茶。“你是否知道什么是马哈迪？”

“我听说过那个单词，”卢拉回答。“为什么问？”

“没有特别的理由。我只是好奇--”

“不，这不只是好奇，”卢拉摇头说。“你相信泰瑞可能是马哈迪，而你问我...在希望我对这些事有些感觉...因为我来自那同一个广域地区。”

“那么你是灵媒，还是个治疗者？”

“我只是用逻辑推理。”卢拉微微有些脸红。

“好...那么我们假设你的逻辑是对的。你认为他是吗？”

“基于那些预言上，不是。”

“为什么？”

卢拉清了清喉咙，往他椅子伸出靠了靠。“嗯，首先，大审判的那一天，在12年前发生了。而马哈迪需要在那7-9年前，就进行运作。泰瑞不够年级。第二，他有着湛蓝眼睛。马哈迪必须是纯粹血统的。第三，他是巴鲁奇人。第四，他叫泰瑞，不是莫哈默德。还有，最后一点，题外话哈，泰瑞右脸颊没有记号。他应该有个痣，像个星星。他不可能是马哈迪，或者那预言完全错了。”她结束了自己的推理，耸了耸肩，并非常礼貌的微微一笑。

周盘腿坐在自己的椅子上，拿着茶杯。“我还不知道，有这么多理由，”周说。“如果我告诉你，还存在着另一个预言，而那个从来没有被揭示给公众呢？而在这个预言里，你提到的那些，都没有被罗列出来。”

“泰瑞是否相信自己是马哈迪？”卢拉问。

“那个你需要问他。”

卢拉点头，仿佛在提醒自己记住去问。“谁写了这个没有被公开的预言，它来自哪里？”

“其作者或作者们不知名。组成那预言的有好几卷内容。马哈迪的存在性，只是那些预言所代表的整体图景的一个部分。它们是在公元前118年被发现的。被认为是来自埃及，由那些高级祭司之一书写的。具体是哪一个，我们就不清楚了。我们知道德鲁兹派把它们藏在了黑门山地下一个洞穴里。”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你怎么能够读到这个预言呢？”

“梵蒂冈的一个红衣主教在日灼前两年叛离了。他知道关于大审判日。他知道那会发生。他阅读了那些预言的文字。他跟教皇及教皇委员会的意见不一致，他们确定不去公布那些预言。”

“梵蒂冈是如何发现它的？”

周停了一下，小心的吐出她的言辞。“他们通过老式惯例获得它：买到它们。那是他们珍贵财产的一部分。不过那个预言没有被认真对待，因为你看，它预言的一切都将发生在我们时代。这是它所聚焦的时间——21世纪。”

“为什么？”

“因为这就是人类将被从睡梦中摇晃醒并被展示给他们真实世界的时代。意识如何创造了宇宙，而不是其他任何方式。这就生命的每个象限而言都将是**非常纷乱的时代**。3个人将诞生进这个时间，就在预言称之为**太阳时代的前夕**。”

“这三个人是谁？”

“好的，是马哈迪、基督、和敌基督。”

那房间的沉默，闪烁在那漂浮性对话和厨房人员清晰餐碟的模糊不清的叮当声之矛盾里。

卢拉坐在那里，被那个揭示惊呆了。

周的声音温柔而确信。“那个叛离的红衣主教，费了很多时间，拍摄了那些预言的照片，将它们保存在一个云平台的保险服务器里，而美国国家安全局，则有这个服务器的后门访问权。他们发现了这些照片，并开始感兴趣--不过那主要是好奇心，而不是别的。”

“这位红衣主教拍了1200多张照片，包含了所有那些作品。当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前线部门发现并将这些照片转送给了弗吉尼亚办公室，它就被转发给一个特殊的上议院议员附属委员会。而那些部门的负责人不是别人，就是斯坦顿。”

“斯坦顿总统，当时是个议员。他安排了那个红衣主教的脱逃，然后他就成了美国谍报机构的一位盟友，并成了斯坦顿总统的一个好朋友。”

卢拉无法再忍住发言，就问到。“你为何在告诉我这个？”

“我们知道这三个孩子，都诞生于同一个坐标，同一个时刻。虽然我们不知道泰瑞诞生的确切时刻，但是我相信，那应该跟你，还有另一个我们已经识别了身份的，目前在德国的男孩完全一致。”

卢拉的双眼睁圆了。

“我在告诉你这些，是因为我相信你在这个预言里。我只是不知道你是哪个。”

“哪个...?”

周喝了一口茶，并越过茶杯，凝视卢拉的双眼。“马哈迪，基督，或反基督。”

卢拉不自然的在她椅子上抖了一下。她目光放在周身上，并看了她一会儿，试图确定她的意图。

“你们为什么如此相信一个将近 2000 年前的预言？”卢拉问。

“我们...我，这样信，是因为我没有在自己读到的内容里，看到偶然因素。我看到了一个清晰的计划。正如我之前说的，这个预言在日灼发生后，才被认真对待了。为什么？因为太阳纪元是其第一本书。那整个预言是开始于 2021 年 6 月 12 日--你的生日那天。之前，没有方法去证实那预言的信用度，直到它预言的事真的‘发生’了。关于这过去的 12 年，它惊人的准确。因为它关于日灼的预言很准，于是我们找到了三个吻合于这个预言的三个主角履历的孩子，如果我不调查，那就是个蠢货了。”

“斯坦顿总统是否知道你在告诉我这个？”

周第一次有些紧张。“这样说吧，他知道我跟你见面，并且他知道我对这个话题感兴趣。”

“但是他是否相信我是你提到那三个主角之一呢？”

周摇头。“他没有共享我在这上面的信仰。他知道，一些聪明的孩子们，惊人聪明的孩子们，来自同一个坐标值，他们都诞生在日灼的晚上--正如那预言揭示的那样--并且他推理说，那是偶然。”周不自然的微笑并看着卢拉。“并且你猜为什么，卢拉小姐？”

卢拉摇头。

“因为那预言说，‘最高领导人，将在其第十二年，被杀害。’他在否定。那就是为什么？如果他接纳了你和泰瑞是这个预言承诺的人，那么他必须接纳，他将会在今后五个月之内死去。那是个很艰难的命题，即使对于一个如我们总统一样坚强的人而言。而在那预言的任何地方，都没有提到我。结果就是，对于我而言，更容易客观些。”

脚步声打断了她们，然后是礼貌的清喉咙声，一个服务员来到了起居室附近。“抱歉打扰你们，你们还需要别的么，卢女士？”

“不，谢谢你，阿尔伯特。我们不需要了。”

“那么，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那服务员轻微鞠躬然后离开了。

周将目光转向卢拉。“你对此什么感觉？”

卢拉叹气并抽搐了两次嘴唇。“一个 2000 年前，被一个不知名的人看到的场景。它活在一个山底下。它被一个教皇买到。然后它又被一个情

报机构的间谍在云数据库里发现，并来到了未来总统的手中，他秘书将它的一个小部分，传达给一个来自伊朗的女孩。”卢拉扭过头去，凝视进入一个未被聚焦的实相。“我觉得这是个有趣的故事，但我不觉得自己是它的一部分。我猜我不相信什么预言。”

“为什么”周不敢相信地问道。

“时间不是命运的镜子。”

“也许如果你读了它的一些内容，”周说，“你就会改变想法。”

“我相信，事件的突变是基于意识。意识的感知能够改变所发生的。事件并未被锁定在时间里，就像悬挂在凉衣绳上的照片那样。没有人能望向前方而确切地知道未来将发生什么？”卢拉的声音变得轻声。“我怎么可能相信预言呢，如果我相信上面说的这些话？”

周无法掩饰自己的失望感。“那么我们假设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个对话。”

卢拉皱眉。

“我是说，你不能跟任何人提到这个，卢拉。好吗？”

卢拉没有动，也没说话。

“卢拉，我重申，你需要保持这个对话的秘密。你刚说你不相信这里的任何内容，那么就假设那是个虚构，这，对于你，显然是虚构。你同意吗？”

卢拉勉强点头。

“好。”周伸手从自己衣袋里取出张卡片。“如果你什么时候改主意了，你可以用这个号码呼唤我。好吗？”

卢拉稍微热情一些的点头。“好，感激。”

“我送你回莫瑞丽斯医生办公室。你知道路，对吧？”

卢拉点头，然后站了起来。“我是否可以问你个问题？”

“当然。”

“如果你相信这个预言，并且你相信你们已经确认了这三个主角，这是你的用语，你认为我是哪一个？你们已经选中了马哈迪...泰瑞。那么，剩下的只有基督和反基督，对于你，我是哪一个？”

卢拉讲话时，她语调里携带着一种有力量的特质，微弱，但是不可忽略。

突然，在远处，传来一个模糊的声音。“周！周！”

“稍等片刻，”周举起她右手食指，然后快速转向一个走廊。一阵无

声的，但是却不可忽略的人的呕吐声，填满了那沉默。几分钟后，卢拉能听到模糊的说话声，越来越大。

“哦，那么她在这里，”斯坦顿总统走进起居室，说到。他穿着褶皱的蓝衬衣，黑裤子，黑袜子。他脖子上有个巨大的绷带。双眼通红。他看起来病的不轻。

他僵直的走到卢拉这边，并鞠躬。“我本来该握手，但是医生说，我得了流感，或食物中毒，他们不能确定，但是为了安全，我保持距离。你跟周谈的很好吗？”

“是的，很好，”卢拉微笑并轻微热情的点头，但她还是忍不住想。‘他并不高。’

卢拉指着他脖子上的绷带。“你没事吗？”

“只是个剃须事故，”他苦笑。“没太注意。多重任务，你瞧--同时有很多事。”他看了周一眼，然后将注意力转回卢拉。“嗯，我知道你正要走，但是我很想见你。我期待着聆听你所有那些对于我们工作上的贡献，卢拉。噢，还有你可以跟泰瑞说句好话，”斯坦顿出于习惯，使了个眼风，“那也会很棒。我们真的需要他的帮助。”

卢拉点头。“好...”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斯坦顿总统揉搓着额头，问。

卢拉被一时性的催眠了。这个地球上最有权力的男子，在问她是否需要什么？他是个特别的神。“我很想更多出去到外面。到户外看看。”她指着上方，带着希望的眼神点头。

“好的...”斯坦顿揉搓下颚，小心的不触及到自己那带着绷带的脖子。他看了一眼自己的秘书长。“周，安排一下。这些年轻人需要一些新鲜空气，并跟大自然对话。我们看看能做什么？好吗？”

总统开始显得很不舒服，于是就急促的告退了。周带着他沿着那走廊回去，卢拉留在起居室。

周回来时，试图作出个微笑表情，但卢拉能看出，她因为一些事而不安。

“他没事吗？”卢拉问。

“他是个很强壮的男子，不要担心。只是流感...他昨天到寒冷的外面去了。可能着凉什么的。他的工作，会带来太多压力。人们真的无法理解他，直到自己坐在我这个位置。”

卢拉点头表示理解。

周永手臂环绕卢拉的肩膀，送她来到门口。“我确定，他没事。我送你去莫瑞丽斯办公室。”

周锁上身后的门，转身伸出手，并用她最佳的愉悦口吻说。“你带路。”

她们走了大约 20 英尺，周开口了。“我将会跟埃莉诺说说，关于你经常出去外面的事。你多久出去一次？”

“从来没有。”

“真的？”

“是的，”卢拉对于周的惊诧，感到吃惊。

“好，我们就要改变那个状况了。”

她们又沉默的走了 50 英尺。“我知道，还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周说。“我猜，我没有想到你会问这个。我无法想象，你会认为我将你看做反基督。”周闪出个微笑。“我不理解的是，你为何不知道它。如果那个意识就在你之内，怎么可能隐藏深邃而不被你发现。”

她们超越一群缓慢走路的人，通过他们时，保持着安静。

“可能我特别稠密，”卢拉建议到。“我不清楚。我没有在自己内部，感觉到任何那样的东西。还有，为何基督会进入我？我是个穆斯林女孩。你的预言是错的。”

“但是你知道你不是个普通女孩，”周反驳。“你可能作为穆斯林被养大，但你是个 IQ 有 248 的有治愈力量的人。这个行星上没有另一个类似你的人。”

“可是你怎么知道是这样呢？”

周考虑着这个问题。她没有预料到会有否认。“正如我说的，你拿着我的名片。如果关于这事，你想谈论更多，就给我打电话。你可能是对的，我可能是错的。时间将会证明哪个对。”

‘我希望我是对的，’周想。

第二十五章：微小的拍击声

马库克用斟酌的目光通过那窗户观察。他按下那个通话按钮。英格丽德仿佛在睡觉，但是他不在乎。“英格丽德，我需要问你个问题。你能否听见我说话？”

那个隔离病房很小。有三面坚硬墙壁，和一面有着巨大窗户的墙壁。那房间一端有一道带门厅的门，然后又是一道门。控制室内有一道窗帘，可以遮住那窗户。那面有窗户的墙上，两端都装着机器臂，可以通过马库克所处的操作室，被遥控。那窗玻璃，将近 6 英寸厚，是防弹的。那些墙

壁都是不可破坏的花岗岩板块。窗帘背后是个很小的卫生间，里面有个便器，淋浴器和洗脸池。

“走开，”她嘟囔到。

“这是我至此听到的最明晰的回答，”马库克沉住呼吸说。

马库克再次按下那个对话按钮。“英格丽德，直到你回答了三个问题为止，我不会走开。我们可以快些完成这事，否则我会留在这，并让你很不舒服。这是个我不希望去证明的事。”

医疗棟的三个隔离室的一个特质是，兼具审讯功能。马库克以前从来没有机会用过它们，并且他依然在学习这些，由那些残忍设计者为这些房间开发的全部功能。不过，他发现了一个功能，就是能够让那头上的灯不断闪烁。他按下那个开关，于是那黑窗帘就从那窗户顶部落了下来。它们是厚重的不透亮的眼帘。然后他按下另一个按钮，上面标着：‘闪烁’。

“英格丽德，你不希望这个一直这样生效，是吧？”

“走开。”

“我会的，在你回答了我的三个提问后。”

“操你！”

“你说音乐？”

他按下另一个按钮，标着：‘地狱’。

那设计的音乐很怪异并足够大声，即使透过那厚厚墙壁和六英寸的玻璃板，他依然能感觉到一些振动，那至少对他而言，适合地狱这个标签。他替英格丽德感到恐惧，但是他别无选择。他需要那些答案。总统的生命可能就靠它了。

“把它停下来！”英格丽德不断嘶鸣。

马库克按钮关闭了那‘地狱’“音乐”。

“你是否准备好回答我的三个问题了？”

“关掉该死的灯和声响。我回答它们。”

“太棒了。”

马库克打开那窗帘，并同时按钮关掉那闪烁。那隔离室内，有种被奖赏的感觉，他无法精准定位它。也许那是这些安排的效果。所有一切都带着一种坚固的，高品质的感觉。并且一切都奏效了。完美无瑕的。

“英格丽德，请坐起来，看着我。”

英格丽德怯怯地坐起身。她不断眨眼，她在聚焦于那个坐在窗户的刺眼的光背后的影子般的形象。

那房间的寂静是种很受欢迎的放松。她凌乱不堪。她的嘴唇仿佛涂了猪血。她的双眼成了黑灰色。她那褐色头发仿佛睡了一周。她穿着一件灰色罩衫，松松在身后系着。她裹着一块毛毯，以印度姿势盘着腿。

那房间很小。

虽然英格丽德坐在床上，距离马库克只有 15 英尺。一个内部通讯装置是他们间唯一真实的连接。那厚厚的乌玻璃和控制室内的低暗灯光，让这显得更加困难，甚至无法看到，是谁在观看。从控制室这边的视野，就好多了。马库克将英格丽德房间的灯光调暗。

“快问你的问题，然后离开，”她说。她声音嘶哑。

“你开始前是否需要些水？”

她点头。

这是他最喜欢的部分。马库克点击镶嵌在桌子上的平板机，打开一个屏幕，上写：机器手臂控制器。出现了一个虚拟手臂，他用自己左右食指控制它。他成功的给她拿了一瓶水，将它如炸弹一样扔在她的床上。

“你是否需要我给你开瓶盖？”他提议。

她瞪着他。

她把自己从那蚕蛹般的毛毯里挣脱出来。一只手臂如探索者自动导引弹头，闪出来拿起那瓶水。她打开它，贪婪的喝水。

马库克静候她喝完那整瓶水；那饕餮只用了 18 秒。

“我得第一个问题：你从谁那里得到那把刀？”

英格丽德深沉叹气。她的头稍微偏侧着。“那不是‘谁’，是‘哪里’。”她有一个瞬间显得被激怒了。“在九楼的生化实验室，1213 房间。但技术上，那是你第三个提问，所以我们结束了。”

马库克暗自思忖，她是对的，但那只是技术角度，而那在英格丽德这一侧，是无效的。

“英格丽德，你真的不希望让我再播放更多音乐吧，是吗？”

英格丽德把那空瓶子扔在地上，然后如蝴蝶寻求回到自己的蛹内，用那毛毯更紧的裹住了自己。她仿佛放松，而准备接纳更多提问。

“我把你的行为理解成‘不要’。那现在，我的第二个提问：你是如何将毒素放在那刀刃上的？”

英格丽德缓慢的眯眼，因为无可置信。“毒药？嘿，我从生物实验室拿来那把刀。那是新刀。我自己拆封的。那刀刃上还有个保护套。那刀只有我一个人拿过。它不可能与毒药接触。”

“你确定？”

英格丽德凝视着那窗户背后的影子。“我在这个时段撒谎，有何益处呢？看看我。好好，长长的看看。我可能有什么撒谎的动机吗？”

英格丽德开始啜泣，但是咬住嘴唇憋回去了。“他死了吗？”

“没有。”

“情况有多糟？”

“我们不能确定。可能一两天...今晨那症状刚开始。”

“什么类型的毒药？”

“我们还不知道。我本来期待你能告诉我们。”

“还有谁摸过那把刀...”

“我来提问，英格丽德。”

英格丽德如野兽般咆哮。“马库克，我对你发誓，我没有用任何致命毒药涂抹那刀刃。再说，我哪有机会得到那个？有人搞了鬼，在我之前...”英格丽德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消失了，因为她的表情突然明朗了，从刚才还一直控制着她的那个神秘中叉了出来。

“谁给他处理的？”

“总统？”马库克问。

“对，谁包扎了他的伤口？是周，莫瑞丽斯，延森，谁？”

马库克明白她推理的路线。如果毒药不在刀刃上，那么就是给总统的伤口上药的人，通过把毒药放在绷带上，而下了毒。

马库克忽略英格丽德的问题。“英格丽德，这是我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请真诚回答。是否有人雇佣你，或怂恿你杀害总统？”

她开始缓慢摇头，但是保持沉默，迷失在思绪中。

“英格丽德，你是否明白我的问题？”

她继续摇头。她的身体开始前后摇晃。闪动的泪光表示她很痛苦。“马库克，我疯了。”她抬头看着。“我的脑，迷失在某种收缩的地狱里。我睁开我的双眼...我看到自己周围的世界，而我单纯就不想成为它的一部分，要不就是它不想成为我的一部分。这是相互厌恶。”

英格丽德紧闭双眼。“我脑里有些声音。难道是它们怂恿我...？”她的语声变得低于耳语。马库克在音量控制上增加了获取量。“我猜，是它们。但是我不得不听从他们的。我不得不从听并行动。我没有任何地方可去，能让那些声音找不到我。”

“英格丽德，聚焦于我。是否有人雇佣或怂恿你--一个真人？”

“没有。没有人怂恿我，除了我死去的丈夫。他是唯一的一个。”

英格丽德将那毛毯从自己身上甩开，下了床。她仿佛一堆粘土，被一个心不在焉的创造者搞得支离破碎。她走到窗户这边，将双手都放在窗户上。马库克能看到她被什么掌控了，如得了狂犬病的疯狗。她的双眼具有那同种的空洞感。

“那个男孩是谁？”她的声音，模糊而断续，完全就是淤泥。

“我是提问题的，英格丽德。”

“我已经给你...九个问题的机会。我想问的只有一个。‘那个男孩...是...谁？’”

马库克凝视着那个完全的孤寂，那是英格丽德的脸。他按下那个降低窗帘的按钮。他闭上了双眼。他弹开了那个‘音声’键。一种轻微的拍打声，如地狱的鼓动，填满了控制室。他没有打开那“音乐”。他认出这声音是英格丽德的拳头，在敲打那窗户。六英寸从来不能让你感觉距离很远，同时，也不能感觉很近。

很多个“应该”在他脑内翻卷。他以前‘本应该’再对她好些。他‘本应该’对她主动些。他‘本应该’鼓励她。他‘本应该’聆听她。他‘本应该’再给她些时间。它们不断从他这儿洒落。没有消失的迹象。

马库克提普森很久没有流过眼泪了（11年，3个月，零4天）。他甚至不能确定，他自己体内，是否还拥有那种神奇的，清理性液体。每当他感觉到它们--泪水的临在，就会有种认为自己是孬种的颤抖。他不喜欢臣服于它们的控制之下。他深呼吸了一口。

当最后的那个‘本应该’着陆在他这里，一股地下的微小溪流，挣脱了束缚，破土而出。

‘我本应该爱她。’

他耳鼓回荡着这微小的拍击声，每一次击打都向他灵魂射出一颗子弹。

第二十六章：刀

地下四楼的化学实验室，被广泛认为是FRC内最清洁的工作区。它的气味跟外表同样清洁。化学家们都很挑剔。他们不喜欢混淆。他们不喜欢不受欢迎的化合物。他们嗜好明晰，分别，聚焦，边界。定义，是他们的圣杯。

那实验室本身很大，是个由11个不同实验室组成的套间，每个都含有一种特殊的设备组。学生的课程使用着1-8室，而老师们则占据着其他

三个，用于他们自己的研究。第 11 实验室，无可论证的最先进的，也是最孤立的一个，位于 2 号走廊的尽头。

萨寇阿思哈拉经常被发现在 11 实验室工作到深夜。她从来都不会跟随时。时间对于她如何以及何时工作，几乎不能带来任何影响。有一次，她工作了 52 小时，而没有休息，除了几次必要的卫生间和喝水动作。她坚韧不拔。娇小，经常穿着她偏爱的实验大褂，她会在自己的实验空间里疾走，如搜寻事物的婴儿猛犸象。

一声敲门响，让她从笔记本里抬起头。一声轻微的哼响，从她身体内逃脱而出，但是那仿佛不是发自她的嘴巴。她打开门，并站回去。

“嘿，什么风把你在这个时间刮到了这里？发生什么不好的事了吗？”

埃莉诺走进那实验室，然后环顾四周，确认附近是否有其他人。她穿着一件米色的，带有巨大红色纽扣的毛衣外套，拿着一个小红色塑料袋。

“我一个人，”萨寇说。

埃莉诺关上身后的那道门。她严肃的表情，被那双疲劳的双眼穿透着。“我再次需要你的帮助。”

“你发现了更多的？”

埃莉诺摇头。“我们不清楚...但是我需要给你解释些事情，然后需要你...对我将要告诉你的内容保密。你能做到吗？”

萨寇向后退，并摇手。“我不认为自己希望更多卷入。这里还有其他化学家，去问他们。求求你，我又太多工作要做。我已经因为所做的事，而开始失眠。”

“我们没有选项了，萨寇。我不能卷入任何其他人。你已经在里面了。求你，听我说完。”

萨寇瘫软在一张高科技，高背金属椅子里，双臂折叠在胸前。“那么，告诉我。”

埃莉诺深呼吸后，看着天花板。实验室的气味从来都不能让她喜欢。让她想起医院，以及它们包含的那些记忆。

“我将告诉你的，是个秘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好吗？”

萨寇点头。“你已经说过这个了。”她的不安仿佛坐在了她好奇心的后座上，至少在这一刻。

“昨天傍晚，发生了一起谋杀斯坦顿总统未遂事件。”埃莉诺停下来，观察萨寇的反应，那反应类似一声惊呼，但她的表情因惊诧而扭曲了。

“不...不...”萨寇只是摇头。“一个‘未遂...’他没事吗？”

“是的，他在那过程中，只是划伤了。”

“你告诉我，所有一切都--”

“我告诉你的是真话，或至少我们知道的真相，”埃莉诺用一种呼喊的表情耳语着，然后就让语调变得柔和些。“当时，我们相信那些蓖麻毒素是为了用于另一个目标人物。现在，既然出现了一个针对总统生命的企图，我们就希望确认，那刀刃上没有蓖麻毒素。”

“那刀子是刮伤的来源？”

埃莉诺点头。

“你拿着它吗？”萨寇问。

艾莉娜打开她拿着的那个袋子，小心的伸手进去，拉出一个里面装着刀的透明塑料袋。

“那伤口在哪里？”萨寇检查着埃莉诺交给她的那把刀，问到。

“这里，”埃莉诺指着自己脖子的一个部位说。

“它是否需要缝针？”

埃莉诺摇头。

“不过它确实流血了吧...那伤口？”

“对。”

萨寇拿着那把依然在袋子里的刀，察看其刀刃。“我没有看到刀刃上有血痕。是否有人清理了它？”

“根据马库克说，他只是将它放在袋子里了。可能当它落在地板上时，蹭掉了。我不清楚。你是否可以检验一下，看刀刃上是否有任何蓖麻毒素？”

萨寇站了起来，走到她实验室的一个区域，那里有个高倍显微镜，鹤立鸡群于那些排列在橱柜表面上的那些瓶子，用过的圆筒容器以及烧杯中间。她戴上合成乳胶手套和塑料眼罩，然后就小心的从那袋子里拿出那刀子。她把那刀刃放在显微镜下。“这是个来自我们实验室的特殊刀子。”

“有任何特别的吗？”埃莉诺站在萨寇背后大约 10 英尺的地点，问。

“不，”萨寇一边研究那显微镜，一边说。“你确定这就是那把刀？”

“是的，我确定。”

“它不是被擦过了，就是没用过的新刀。我看不到任何血痕，纤维，任何东西。我认为这是一把新的，或没用过的刀。”

“好，那很好...”埃莉诺说。“我知道这些就足够了。感激你，萨寇。”

“谁干的？”

“干什么？”埃莉诺问。

“谋杀未遂。”

“我不能告诉你，但是那个人目前处于拘禁中。”

“这里的居民？”

“我真的不能说，萨寇，我很抱歉。”

埃莉诺看了看自己的手表。“我得走了。”

“好，你是否需要把这刀拿回去？”

“我猜需要。感激。”

萨寇把那刀放回其塑料袋，并交给埃莉诺。

“萨寇，还有件事。你对蓖麻毒素中毒熟悉吗？”

“我们 FRC 有至少 12 个医生，你为何问我？”

“因为我信任你，并且你已经卷入了。”

萨寇双手交叉胸前，低头看着地板。“那多少取决于他们被感染的方式。如果他们通过消化系统获得感染，一般那症候会类似食物中毒--呕吐和腹泻。他们会脱水，并可能会心脏病发作。在几天内，他们的肝脏和肾脏就会关闭。如果剂量足够多，死亡会在 2-4 天内发生。”

“并且绝对没有解药？”

萨寇沉重的摇头。“如果那叫致命毒药。它就致命。”

第二十七章：九成

敲门声很轻，时间也很晚--午夜刚过。马库克打开他的门。“请进，”他说。“我有个新信息。”

埃莉诺走进来。“我也有。”

“你先，”马库克城让。

“那刀刃上没有蓖麻毒素成分。事实上，检验它的人说，那看起来是把新刀，或以前从来没有用过的。”埃莉诺将那袋子放在马库克桌上。“你可以保存它，用于汇报材料。”

“嗯，那么，我猜那很好。”

“我想也是。你的新信息是什么？”

“英格丽德终于合作了。她承认了很多事，包括自己疯了，并能听到声音，但是她很确定说，她没有被任何人雇佣，这跟你自己的感觉吻合。她从那生物实验室拿到那把刀。根据她的话，那刀从来没有离开过她身侧。”

“你告诉她关于毒药的事了，为什么？”

“那是个让犯罪者一侧感觉自己比事实上要更糟的技巧，于是他们会更倾向于悔过。他们越感到懊悔，犯罪者就越容易被审问欺骗。我们在海军间谍机构里，使用它成果很好。在这里一直没有太多需求...直到今天。”

“那么，你告诉她，总统被她刀子上的蓖麻毒素毒杀了？”

马库克点头。“我可能暗示了那事。”他坐在书桌背后。他的宿舍跟所有管理人员的套间一样，只是他选择将自己的起居室转化成一间办公室。那里没有通常的沙发和咖啡桌，而将一张巨大的红木办公桌放在了他的起居室，还放了一个书柜和三个监视器。

“那么你相信她是单独行动？”埃莉诺问。

“我相信她疯了。我相信她能听见声音，但那是在她自己脑内。”马库克指着自己桌上一个文件夹。“我的报告会说，她是单独行动。她下降到了疯狂的地步，并且因着从总统那里受到的恐吓，她寻求一种先发制人的攻势，去杀他。我明早跟泰瑞谈完后，将会加上从他那里获得的任何看来有用的信息。好吗？”

埃莉诺频频点头。

“我听说总统食物中毒了，”马库克提到。“这就是你在寻找那刀刃上可能残留物的理由吗？”

埃莉诺稍微有些紧张。“我说过，只是试图稳固我们的基础。”

“谁在给他治疗？”马库克问。

“延森。”

“好，感激你归还这刀子，埃莉诺，很高兴知道它的清白--这让那报告更少些复杂性。”马库克在椅子上轻身朝前。“还有其他的事吗？”

“没了，没别的了。晚安，马库克。”

“你也是。”

埃莉诺随手关了身后的门，沿着走廊来到自己的宿舍。FRC 很安静，那空旷的走廊，让她想起自己失去的一切。人类种族已经减少了 90%。

正是这个数字总是带给她最大的压力。

第二十八章：意识

我非常确定，你相信自己了解我，尽管事实上，我是关于这个世界的秘密。我是如此秘密，以至当你被问到我时，你看向的是一面镜子，毫无察觉我已被替换成一个假冒者。我一直适应于

不被见到。你吮吸着海市蜃楼的蒸汽如此之久，以至变成它的一部分，难以区别出它。

意识。我就是这个。当然，我们都可以这么说，对吧？可是，当我抵达一具身体，一个人类仪器内时，我并未将仪器混淆成我自己，正是这件事让我之意识的变得不同寻常，同时也区别于那些关于我名字的各种神圣名号。

就如你们中一直研究意识课题的人知道的那样，我不容易被锁定。事实上，从未有人曾将我锁定。哲学家、心理学家、生物学家、医学家、先知、甚至宇宙学家都在寻求揭示我。他们的财富地图缀满了高阶数学的智性符号；他们以五花八门的理论钻研着那三磅重的胶质团，可是它却宣布：他们的探求、他们想象我而写下的作品，全都文不对题。我依旧保持为一个谜思。如果足够诚实，他们每个人都会告诉你下面这件事。他们能径直走近那深渊，窥探我的脸庞，他们看到了某种无从估量之物。

那就是我！我无从估量。

横跨 28 亿光年的可观测宇宙，又怎么有可能包含在 15 厘米大的大脑里？所以，就如我说的，我无法估量。

意识不是外在之物。它不是物质性的。它不被任何时间的或空间的事物所持有。

你能报告我的那些效应。你能锁定神经路径，大脑各个区域做着这个或者那个，但那体验者，我，依然下落不明。主观的以太层充满了、膨胀着我的不可感知性。

你知道为何我会身着上神秘？因为想象才是人类仪器能感知到我的唯一工具。我就像前伽利略时代的宇宙，等待着望远镜的发明。

当然也存在着信念，但信念易于受到所谓宗教或科学的操纵。举个例子，我是意识。我不是一个名字、一个个体、一个性别、一个种族，我不对任何时间和地点负有义务。在每个实例中，当一个人将信念巧妙地腾挪至一个名字或个人，他们就在分割我。一旦我被分割，我本质而言就终止了实存。

当我完全地进入一个人而他们又体现出我，他们的结局常常是遭到某种方式的迫害。我没有计划这件事——招致迫害。它是我之现身的风险之一，因为对于大部分人，如果他们想要看到我完全展现于某个人类仪器，他们就倾向于只在特定一个人类表达中看到我的出现。我在耶稣内很好，但我不能也在穆罕默德、佛

陀、克里希那内，当然也不能在你内。这使得“我被某个宗教所拥有和经营”这件事变得更加简单。

我没有容许自己变成一个商标。那些“船头装饰雕像”是由狂热者制造的，可事实上，我无法被打上烙印或是被拥有。我已经暗示过这点，我知道，但万一还存在丝毫的徘徊不去的疑惑，现在，你可以抹掉它了。

意识超越了所有的人类志向/渴望。再读一遍，我等着。容许我为你解释。这非常重要，所以我想要确保你理解。每种你能界定出来的人类志向/渴望，像是爱、真理、美丽、信仰、上帝、善良、万物理论（我必须为科学家朋友包括进这个），这些全都是二元性的概念。他们都是极性的烟雾。举一个例子。既然“上帝”这概念是最难的，我就选“上帝”。想必你会选择撒旦作为上帝的对立反面，但我建议选择某个更不人格化的事物：分裂。

上帝是联合的概念。上帝是宇宙之父，我们都是他的孩子。所以，上帝就是联合性的力量。是创造者。这个力量是第一致因和第一源头。但所有这些概念都是孕含着极性。如果我们假定一个联合性的创造者，我们也就不得不包含进一个分割性的破坏者？

这就是我的观点，意识不属于我们称为二元性的这类概念。直到绕开这种概念之前，你都无法看到我。真地。

我听到你的想法，它正在后座上尖叫着。“我们怎么做到这点？”

甚至在这个想法中，你也看到了一条路，一个方案，于是二元性出来了。

我知道这很难。我知道这就是你所撞上的一道墙，一些人比其他更频繁，但每个人都最终会撞上这墙。我能告诉你的全部就是，当你无法看到我时，你不应该绝望。我依然在这里。还记得被称为想象力的望远镜吗？运用它。在睡前运用它。在写下你最内在想法时运用它。在你看入另一个人的眼睛时运用它。在你们和孩子们说话时运用它。尽你所能地常常运用它。你可能依然无法找到我，但另一方面，就如我告诉你的，我是关于这个世界的秘密。

尽管我无法（直接）分享我自己，至少我要和你分享一个小秘密。

“我是我们是” 是用以描绘我的最接近的词语集合。

你已经被教导：你是一个孤立的生命形态，感知和幸存于一个外在实相，这里的每个人基本上也跟你一样；你没有被互接到任何人，就算连着，也是一种宗教胡扯的转瞬即逝的幻觉。无论你的受教育程度为何，教育中的上述 2 根支柱都独擎其中，作为你看待世界基本训令。

你拥有你的想象力、信念和教育。这些是你的工具，而非我的。以这些工具你就能追踪我。如果你机敏且坚持，你甚至可以发现那近似于我之本体的嵌合体，尤其是运用你的想象力的时候。

我可不是需要获取或习得的对象。你无法赢取我或是获取关于我的体认。我不是游戏的奖赏。就如我说的，我是关于这个世界的秘密，而因为我是秘密，我就是由始至终的/我就是最初和最终。你理解我刚刚这话吗？

我不是你的创造者。

想想这话。如果我创造了你——你的意识，那么就存在一个你不实存的时间。而如果你是被创造的，紧随而来的总是什么？没错，毁灭。诞生和死亡。一个环。我是意识，在我之内不存在

时间。如果不存在时间，那就不可能创造，至少无法像人类界定的那样创造。

这是我面临的诸多问题中的另外一个.....*语言*。它就像游泳于泥塘池底，去数天上的星星。为什么会有人这么干？可是我们，却四下抛投着语言，就仿佛它们会在实相的无缝性里撬开一道缝。它们不能。

语言能够令人信服，甚至启发灵感，但它们也完全能轻易地带来束缚/征服。噢，是的，它们非常擅长这个。我没说这必定是坏事，你不能放任每件事去自由随性地乱跑。语言将人类仪器们聚拢进了一片片牧场。它是一个组织起物种的工具。我知道这听上去冷漠而疏离。这非并我意欲引发的感觉，但我在这里必须诚实，存在着一个进程，该进程执行着一个计划。该计划被容许去进化、去转变、去质变、去通信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个娱乐。

你或许会问，“为什么意识需要娱乐？”答案就包含在我始终如一的声明中：我是关于这个世界的秘密。如果你接受了我是这个，那么你就必须也接受，对于这秘密的探索发现应该算是某种游戏，而游戏不就意味着娱乐？

人类永远在搜寻着这个秘密——*我*——而我永远躲藏于人类——*你们*。可是我躲藏在哪儿？显而易见的答案是，人类仪器的内里；归根到底，每个人都拥有意识。是的，我知道那并非同样的意识，但正是这一点，才使得游戏充满了娱乐性。我的存在性具有一种怪异的不可见、不确定性，这引发了你对我的搜寻。这一点对于一个优质游戏而言是个关键属性，这个特性牵引着整个物种去最终揭开我的面纱。伸出手直指着，宣布道：“这就是‘我们每个人所是之物’！”我几乎能听到，在不久的将来，当你们说出这话语时那急促的呼吸，颤抖的心跳，和虔诚的一体性。

我想要回到我的问题（我隐藏在哪儿？）。这个问题的前提是，我一直躲藏着你，而正如我所说的，这是事实。我一直隐藏着。真正的问题不太是我一直隐藏在*哪儿*，而是*为什么*我一直隐藏着？

我常常被寻找者问到这个问题。这些人试图先于所有人而找到我。他们相信存在着一场赛跑，一条终点线和一群赛跑者，在其中他们偏爱领先而非落后。但最奇怪的部分是，你越跑向我，我隐藏得越好。你看，这讲不通，对吧？我应该回报这些试图发现我的寻找者们，容许他们多少看到点我。吸引他们更接近。滋养他们的兴趣。

但就如我已经解释过的，我不是需要获取的一个对象。我不是你能去往的一个地方。我隐藏于你，正是因为你在渴望体验我的投影。我隐藏于你，以便你能自由于我的实相之外，去体验你自己的实相。你就好比潜水者，不久就会回到水面，脱去身上的装备——鳍划、潜水服、配重带、应急刀、呼吸装置、校准器、面罩——去感受阳光，呼吸空气。

我则是那耐心的船长，等待着你回归水面之上。

如果我没有隐藏不见，没有待在水面之上，你永远无法潜入水底。

总而言之，就是这样，我已经告诉你了这个固然微小的，但却是重大的秘密，而行走于地球的人们，几乎没人真正地领会和赞赏它。无论如何，我谦逊地接受了一件事情：尽管我已经容许你看到了这小小的秘密，但我却无法就说，你就已经领会了它，或是已经以你的赞赏来灌满了这个宇宙。这些性质是我无法控制的，即使我能，我也不愿意去控制。

记得我稍早提到的吗，存在着一个进程，而它执行着一个计划？这个计划的一个特征，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特征，就是，我没有持有任何意愿。我没有渴望去控制。我容许了自由意志。也许看上去，这得需要无比巨量的信任，但事实并非如此。

当人类仪器进入深潜时，我知道，当它们氧气耗尽，就会返回水面。而无论在水下，在深潜期间，发生了什么，一旦返回我的世界，他们就立即完全恢复/修复了。

恢复/修复是由我的意识完成的。你看，我拥有一项胜过你的优势。

我真实地存在着。

第二十九章：同事

咖啡味道总是能让埃莉诺提高情绪。那是早八点，马库克跟泰瑞，还有乔西，坐在她的餐厅桌边，交换着无关痛痒的话语，试图忽略那些藏在他们胃部的抱怨。

埃莉诺请乔西参加他们的会议，以便他可以观察那互动的进程。她并不信任马库克。他对于如何审问英格丽德的描述，重新激发了她的不信任。她很久以来都感觉到，马库克将工作看作一个满是卒子的棋盘，而他，通过某种宇宙性赠与，拥有者皇后的控制力。那是他的一个素质，总是在 FRC 居民的脑海里，植入恐惧。那是埃莉诺和乔西几乎开始感激的素质，因为事实证明，它在 FRC 的 10 个楼层内，保持着和谐和秩序。

如蚂蚁群一样居住在地下，会给那些居民的心理状态，带来特定的压力，这些居民很多人，本来就已经因为日灼的影响而变得很脆弱。再加上他们都是 UHIQ，那又是心理失衡的一个培养皿。而马库克是个最接近青霉菌的存在。

埃莉诺拿出个锡镞制的托盘，放着四个杯子和一篮蓝莓小松饼。她快速看了看时间：‘15 分钟’，她提醒自己。

当她带着食物托盘来到餐厅，三个人都抬头看着她。她小心的放下那托盘，注意不让一滴咖啡洒出来。“请随使用，”她坐下来说到。

埃莉诺触摸泰瑞的衣袖。“我不知道你是否喜欢咖啡。如果你更喜欢水，我可以给你拿。”

“我试试它，”泰瑞回答。“我从来没喝过。”

马库克从他那个，如宠物狗般耐心坐在他脚边的公文包里抓起一个文件夹。他把那文件夹放在桌上，并打开它，同时用那只自由的手，撕下一块小松饼，仍在嘴里。

他咀嚼时，开始说话。“泰瑞，我很抱歉，用这些问题来打扰你。我将尽可能简洁，但是为了完整性，埃莉诺和我认为，如果能将你的间接纳入我们的报告书，那是最好的。你理解吗？”

泰瑞点头，然后轻身靠向埃莉诺，她坐在他右侧。“我认为水是个好主意，如果不是太麻烦。”

埃莉诺闪出个微笑，并立刻站起身去拿一杯水。她也记得自己的第一杯咖啡。她当时无法相信，成人居然会自愿去喝它。对于她，那感觉像苦修，而不是快乐。

马库克皱着眉低头看着自己的笔记。“如果你记得，当英格丽德拿出那--”

“她是否跟那个诗人是亲戚，乔纳森斯塔茨曼？”泰瑞插入马库克的句子中段，问到。

“是...是的，她是他妻子，”马库克带着必不可少的忍耐回答。他知道时间是他的敌人。“现在，当她--”

“他是个伟大的诗人。你是否熟悉他的作品，提普森先生？”

“不，我不熟悉。”

“他在2019年写了一首诗，题名是《皱纸的门》。那是一首他写给自己妻子的诗。我今天以前，不知道英格丽德的姓，但是你可能需要读一下那首诗。”

马库克轻微眯眼。“为什么？”

“你读了就会明了，提普森先生。”

“泰瑞，宽恕我的直接，”马库克偷看着埃莉诺的方位，说到，“但是我只被允许了一个很短的时间，来完成这个对话，所以，现在开始，不要再打断我。好吗？”

“我只是在试图帮助你，”泰瑞说。

“感激你。我将去读那诗。”他回头看了看笔记。“现在，当英格丽德将刀子放在斯坦顿总统脖子上，你对她呼喊住手...看上去她看向了你。

然后她看着你面前的桌面，有好几秒，然后就扔下了刀子。不一会儿，她就倒在了地上。你是否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你不是刚做到了吗？”

“什么？”

“解释所发生的事...”

“我是说，她在你面前那桌面上看到的，是什么？”马库克轻身朝前靠近桌子，双眼圆睁，仿佛在证实他真诚的对这个话题感兴趣。

泰瑞用迷惑的双眼看着爱琳娜和乔西。“宽恕我，但是你让我告诉你英格丽德在一个空白桌面上，看什么？”

埃莉诺上钩了。“马库克，我在聆听你的提问，但是这听起来也没有意义。他怎么可能解释那个？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在她讲话时，马库克打开自己的平板机，将它对着墙壁。他站起来，将一把椅子移开，这整个过程中，埃莉诺和乔西不解的看着。

“你要给我们看什么？”乔西问。

“给我一秒时间。”马库克按下他那平板机的一个按钮，于是一个长方形的光，照在了那墙上。不一会儿一个视频开始播放，然后他暂停了它。那凝结的图像是一个会议室，英格丽德正站在总统身后，她右手抓着斯坦顿总统的头发，她左臂环绕着他脖子，拿着一把刀，接近他喉咙的中心部位，在他的喉结低下。

“这视频将让你们看到，英格丽德在泰瑞面前看到的事物，是真实的。我不敢说知道其来源，但是你们可以马上看到它，它由明亮的蓝光组成，它还拥有结构。埃莉诺，你是否可以将灯光调暗？”

埃莉诺伸手触摸墙上的可变电阻器，将头顶灯调整到比原来亮度小了不少。马库克很高兴得对她点头。于是他按下播放钮，并坐回去，双臂折叠成一种严肃，但是却舒适的姿势。

20秒后，马库克按下停止钮，并看着泰瑞。“你也看到它了，不是吗？”

“你是说现在吗？”泰瑞问。

马库克摇头。“不，在它发生时...实时的。”

泰瑞耸肩。“提普森先生，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回答你那不精准的提问。让我再试试。你是否在问我，现在看见没有--实时的？还是你在问我，是否我在那会议室里，跟英格丽德一起看到它了--实时的？”

马库克对那问话嘲讽的笑了。这小笨蛋在玩儿我！他真想伸手播那孩子脸一耳光。“后者。”

“有时人造物会凸显出它们自己。我不是个摄像专家，从来没有用过相机。从一个更个人的角度，我没有觉察到有个摄像机在拍摄我们。是否这个设施内的每个房间里都有摄像机？”泰瑞提出这个问题时，环顾那房间。

马库克能感觉到自己耳朵在变红。那是他的一个物理性特征。当他生气时：他的耳朵会变成鲜红色。

埃莉诺介入并先开口说话，给了马库克一些时间来平静自己。“事实上，保安区域里的会议室，是唯一设有监视摄像机的房间。这是否正确，马库克？”

马库克点头然后将注意力转向泰瑞，并非常缓慢的说。“你知道，这些光并不是数字性的人造物。那里发生了一些事。我的提问很简单：你是否看到什么？”

“我将真诚的回答你的提问，如果你回答了我的...真诚的。在我们的宿舍区域里，是否有任何其他的监视用摄像或录音设备？”

“即使有，那跟你有什么关系，还有，那跟我的提问有什么关系？”马库克问。

“这是我的关切，”泰瑞说，“因为我住在这里。我应该认为，所有人都有这个关切。如果你在一个房间有了这个技术，那么假设说其他的也有，那很合理。”

埃莉诺捕捉到乔西，他的目光闪烁着愉悦的光芒。

马库克深出双臂，以一种祈求的姿态转向房间的主人。“埃莉诺，请你能否给他解释一下，这个对话是为了赫利俄斯的总统，并且是我在引导这个对话，不是他？”

“你回答他的提问即可，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马库克转动双眼，然后盯住泰瑞。“没有。好了，你满意了？”

“我的回答跟你的一样，”泰瑞说。他转向埃莉诺：“如果我要上 8:30 的课，我就该走了，你看呢？”

马库克站了起来。“那么你的回答是，在会议室时，你没有看到任何看起来...不寻常或奇异的事物。是这样吗？”

泰瑞呼出一口挫折的气，抬头凝视着马库克。“正因为这个对话是为了斯坦顿总统的利益，我在试图精准。还有，再次的，你问的这个问题散发着萦绕不去的不严谨气味。我单纯只是不知道如何回答你，提普森先生。一次谋杀未遂，不就是个不寻常而奇异的事？难道那对你的会议室而言，

是个平常的事件？”

埃莉诺没想过，耳朵可以比现在这对更红了，但是她错了。马库克低头看着泰瑞，这次，他没有忍住自己的怨恨。“你是个男孩，作为这个机构的客人，而我是这个机构的保安主任。我已经在这个职位八年了。我不需要一个小男孩来告诉我，如何处理自己的事务，或如何引导问询。你一直有意不合作，而这将记录在我给总统的汇报里。”

马库克对着埃莉诺闪过一个愤怒的眼神。“你说我有15分钟，而我获得的全部就是，关于一首诗的推荐，以及一堆对我提问之含混性的奇怪指控。我建议，在他长成一个更大的脑袋，或变成我部门的一个永久扣押犯之前，劝退这个学生。”

埃莉诺举起双臂。“不要过激反应，马库克。他只是试图--”

“他在试图拖延，或避免我的提问。那就是他想干的。”

“他在回答你的提问，”埃莉诺断言。“他没有看到任何事物。好吗？我们真的需要结束这个。我们完了吗？”

马库克整理衣袖，并看着乔西，他只是在耸肩，然后看了看泰瑞。“你还有别的要说吗？”

“是的，提普森先生，如果我真的在我的宿舍里，或卧朋友的宿舍里，发现任何监视技术，而我让向你汇报这事，你是否答应我，帮我除去它们？”

马库克深呼吸，他的双耳因为他感觉到的热量而发烫。他勉强了一个颤抖的微笑。“必须的。”

“感激你。”

泰瑞从桌边站起身。他对乔西和埃莉诺点头：“我自己去哈尔伯斯坦教授的课堂。感激你的食物和饮料，埃莉诺。”

泰瑞走到马库克那里，伸出手。“如果我显得很合作，我很抱歉。”虽然马库克有些犹豫，但他们还是握了手。“提普森先生，请你尽最大努力记住，英格利德斯塔茨曼是我们最伟大的诗人之一的缪斯。她值得享有宽大和能给予的所有舒适。”

马库克盯着他看了好几秒，才找到自己的声音。当他能开口后，那语调因愤怒而嘶哑。“再次地，你在给我建议？你怎么敢这样？英格利德斯塔茨曼试图杀害总统。需要我说更多的吗？”

马库克转向埃莉诺，伸出双臂强调。“也许在世界上他们那个区域，他们不敬重长辈，但是我发现他不可容忍的不敬重人，放肆，并且从各种

角度，是我工作的障碍。”

埃莉诺开口回答，但是泰瑞先开口，她就停了下来。“一个人的年纪，从来都不是敬重的条件，提普森先生。在世界的我们这一侧，我们敬重所有年纪的，说真话的人，同时不敬重那些不这样的人。”

泰瑞一步步靠近马库克，锐利的看着他。“如果我听说英格丽德接受了任何虐待，我将会从这个机构撤回我对这个机构的服务，而我是它的一个客人，这是你知道的。”泰瑞专向乔西，然后埃莉诺。“你是否已经安排好了一个面会？”

马库克败退了，他的脸色变成一种愤怒的风暴。

“你是说跟英格丽德？”埃莉诺问。

泰瑞点头。“对。”

“你不能见英格丽德！”马库克咆哮。“她在隔离室。你明白吗？你不能见她。就是这样！”

泰瑞看着埃莉诺，然后乔西。“你是这机构的负责人。你是否同意提普森先生的意见？”

“我们将会谈论这个，泰瑞。我保证我们可以找到方案。”他看了看手表。“你现在该走了。你不希望上课迟到吧。”乔西微笑着，试图让那房间的基调变得轻快些。“我送你出去。”

乔西从桌边站起身，走到门口，泰瑞跟着他。乔西打开门，然后闪在一侧。“泰瑞，我两点到你宿舍去，好吗？”

“我记得。到时见。”泰瑞说着，就沿着走廊去了。

乔西回来时，埃莉诺正从厨房出来，拿着一杯给马库克的水，他看起来很不解并且混乱。

“我不知刚才发生了什么，或这个小子以为自己是誰，可是我从来没有跟一个如此不礼貌的人说话...更不要说是个微缩版的蠢货。抱歉我的法语不好。”

埃莉诺靠过来。“嘿，我们知道他有些无礼”。

马库克吃惊的看了埃莉诺一眼。“无礼根本不能描述它。我更喜欢自己的描述...一个微缩版的--”

“他想见英格丽德，就这样。”

“而那又是为什么？”马库克打断她。

“我们不确切知道。”

马库克交叉双臂，凝视着墙壁。“你知道上次我见英格丽德时，有一

段插曲，仿佛一个恶魔掌控了她，而她...或它...它问我，以一种非常癫狂的语调说：这个男孩是谁？这两个之间是否有什么可疑的联系？并且，他是怎么知道她丈夫的事的？”

马库克转向乔西。“你看了那视频上的东西。你怎么解释它？”

“我不需要解释，”乔西回答。“那跟英格丽德企图伤害或杀害总统，没有任何关系。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我们的带子上记录了这些。所以我们不必担心那些蓝色光了。我希望泰瑞获得这个跟英格丽德的会见。我们将保持简短--”

“不。不。不。”马库克摇头。“他不能跟英格丽德谈话。如果我们让他做到这个，他将没边儿了。届时，那个小子将会管理整个 FRC。那是你希望的结果吗？”

“你是否看过他的简历？”乔西问。

马库克眨了几下眼，他的双眼，突然被吸入记忆中。“大约一个月前...我瞥了它一眼。为什么问？”

“我们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有多聪明。他超越了我们的测试。如果他想见英格丽德，就让他见吧。我们可以控制各种变量。他可能不希望你控制室里，但是我认为他会同意埃莉诺，或甚至伊芙琳，跟他坐在那里。可以在有附加条件的前提下，给他这个会见。正如埃莉诺所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它很大不了，因为斯坦顿想要我帮助他改变泰瑞的关于领导 TRP 的决定。你们俩有人知道这事吗？”

埃莉诺和乔西面面相觑并都摇头。

“嗯，好，如果我们让他欺压我们，任由他威胁说除非按他的方式来，否则就收回他的智力投资，那我们就失去了任何跟那个粗鲁小孩交涉的机会。他的 ego 有木星那么大，天啊。我们不能让他来下命令。如果那样，我们就失败了。我是唯一的一个看到这些人吗？”

“那只是个对话...”埃莉诺温柔的说。“他真的是个好孩子。可能他能理解到英格丽德的某些，我们没有人能理解到的侧面。我不清楚，不过如果他只是跟他谈谈，有什么坏处呢？也许因为你允许了这事，会是个让你表达妥协的方式，可以让他能更信任你。那么你就能更有影响力实施总统的嘱托。”

马库克深呼吸一次，然后靠在他的椅背上。“可能是你对的。最好让他成朋友，而不是敌人。”马库克双手合掌，仿佛在摩擦双手或试图保温。

“我将让莫瑞丽斯医生安排你们的会见。不过我提醒你，如果你们俩让这个小子在各个角度欺负我们，他将成为你的奴隶主。”马库克拿着他的公文包站起来，开始将平板机和文件往里放。“如果他不想跟我们团队玩球，那就让他一个人在外面过活。我保证他会在一个月内夹着尾巴回来。那就是我的临别建议。”

“而我的建议，”乔西坚决地说，“是你需要找到一种如同事般的方式与他共事。是的，他只有12岁，但是你需要尊敬他的智力。”

“如果他停止了干涉我的事，我就会尊敬他的智力。”马库克的情绪依然激烈的冒着火星。他轻微的叹气后，做出了一个微笑。“不过，我会尽最大努力。做到像个‘同事’。”

第三十章：内（译注：nie，是日语亲密打招呼用语，中文发音是nei. ねえ）

帕森是FRC的图书管理员。她是个老年女子，大约中等身高中等胖瘦，这是相对于她那67岁年纪而言的。她很喜欢戴帽子，并且从来都不失去做这样做的机会，一般都是为了纪念一些伟大的历史上的今天。几乎每天她都会在图书馆外那个公告牌上写些内容。她很像个市场营销专家，寻找着各种方式，去说服FRC的居民们进入图书馆。她的黑板是她的广告。每天，居民们都会散步过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

她的广告总是开始于同样的三个单词：在这天...

如果帕森病了，那么对于她所创造的对这些琐事上瘾的人们而言，就是个阴晦的日子。

图书馆在地下四楼，就在电梯间附近。那是这个设施内最大的单个房间，还是FRC内两个铺着木地板的房间之一，那提供着一种欢迎的感觉。因为这设施的前任主人们，是热衷于收集并分析数据，所以人们会预测，这些书籍都是聚焦于技术、间谍甚或地理学科。是的，这些主题是那些书库的主要成分，而这个图书馆是被模拟一个城市图书馆而设计的。它包含着各种分类和种别。每个能够想象的话题，都有些代表在这里。

各种书籍会通过各色的“书籍探险”而找到方法来来到FRC。书籍探险会定期展开，一些小组会探索进入那些日灼前的城市，并瞄准图书馆，书店，甚至富人居住区。抢劫已经结束了很久。任何有明显价值的东西--那些挂在低处的果子--都在第一年消失了。但是书籍是那些成功的免遭抢劫的东西之一。

早8:30，帕森刚完成了自己今天的黑板文字，马库克就走出了电梯。

马库克读了那琐事黑板后冷笑了，那上写着：

历史上的今天，2011年，托马斯安桌锥克，前美国国家安全局高级执行长官，获得了撤销其全部罪名的宣判。锥克拒否了多种交易，因为他拒绝去“申辩与真相的交易”。不过，他关于一个罪行，进行了申辩，那是电脑的越权使用。

在最后一个句子那里，有一张手绘的微笑面孔。

“你知道他是个叛徒，”马库克说。

帕森退后一步，仿佛在欣赏自己的作品。“谁说的？”

她说出这话的方式，带有某种鼓励马库克将自己的评判留给自己欣赏。还有，他需要她的帮助。

马库克很熟悉帕森。她一生都是图书馆员。她的最近最有声誉的职位是，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皮博迪图书馆的老大。她在日灼袭击时，正在丹佛访问她的女儿，并且在她女婿的帮助下，帕森有惊无险的熬过了日灼的最初几个月。

她女儿的公公是个与政府有接触的人，在高官里有人脉--其中的一个是筛子执行团队的人，他协助设计了筛子大楼（FRC大楼的昵称）。他的介绍最终让帕森获得了筛子的一份工作。巴尔的摩市的境况不太好，于是帕森就决定留在丹佛，并在这图书馆工作。当斯坦顿决定重构这个谍报机构，令其为赫利俄斯更广泛的目的服务，就给她提供了这个领导FRC图书馆的职位，她愉快地接纳了。

“貌似你去了上方？”帕森拍打着自己的耳朵说。

“你说什么...？”

“我想外面那里很冷。我听说今天有阳光。对吗？”

这时，马库克猜透了她那神秘的问候语。他的耳朵依然很红，于是她假设他刚才在外面散步了。

他尽最大可能愉快的点头。“你是否有乔纳森斯塔茨曼的书籍？”

帕森戴着一顶海蓝色贝雷帽，她将头偏向后方，然后缓慢点头。“我相信我们有...或至少我们该有。我们绝对应该有。”突然，她以一种爆发性的力量，起步走开了。“我们的诗歌部分，不是最好的，但斯塔茨曼还是应该在那里。你是否知道，他浪费30年时间的生命，活在一个又一个的疯人院里？可怜的人。生命仿佛总是有办法让我们最好的人淋雨，不是吗？”

“我猜是的，”马库克回答，尽最大努力保持合作。帕森闪避着穿行

在各种小车和书架之间，直到她来到一个远离入口或任何交通要道的，处于安静角落的区域。

她继续走路并讲话。“他只在这里待了一两个月。甚至都不确定为什么会来这儿，但是我知道不少人断言，就是这地方杀了他...祝福他的灵魂。”

“让我找找...乔纳森斯塔茨...曼。斯塔茨曼...斯 S 应该就在这里...他应该就在这里。”她指着一个书架，手指滑过几十册书脊，但是没有一个是斯塔茨曼。“让我把他找出来。我们不会没有他，那是不可想象的。”

帕森跑开了，将马库克一个人留在那里，纳闷自己为何在追逐一本，由一个貌似有意侮辱自己的男孩建议的愚蠢诗集。

几分钟后，帕森回来了，有些上气不接下气。“我们有他的。事实上，有四本他的书。但是都被借出了。”

“被谁？”

“嗯，现在，你应该比谁都清楚，我如果不通过合适的渠道，不能告诉你。”她抓挠着自己的后脖子，扭头不看他。

一股怒火袭击了他。这是短短一个小时内，他的权威第二次被怠慢--第一次是被一个小男孩，现在是个老女子。“告诉我，你认为那合适渠道是什么？”

“嗯，我看，你需要填写一份报告，你需要在上面签字，然后我需要在上面签字批准。我拿到了它之后，还需要辛可雷尔女士的批准。然后我就可以释出那信息。”她看着满脸迷惑的马库克提普森。“有什么不对吗？”

马库克摇头，试图回忆着什么？在那谋杀未遂发生后不久，他曾对英格瑞德的宿舍进行了全面的搜查。试图搞懂她的动机或她积存的任何不满。他记得在她书桌背后的橱柜上看到过一小堆书籍，但是他没有太注意它们。他无法记起那是否图书馆的书籍，但多数书籍都是的。

“好的，感谢你，”马库克有些心不在焉的说着，就急步走开了。

“那么你不想填写报告？”帕森语调里有些失望的问。

马库克挥挥手。他已经在 20 英尺外了。“先不用，不过，还是感谢你。”

英格瑞德的宿舍是个凌乱的陷阱。马库克美没有浪费时间，直接零距离接近那些书籍。他能立刻知道，它们就是图书馆的书籍。他拿起它们时，乔纳森斯塔茨曼的名字，跳出来迎接他。他翻到拿起来的第一本书的目录，寻找任何带有门或褶皱的诗--这是他能记得的，泰瑞提到的标题的两个单

词。没有匹配。

第二本书，标题《隔困在窗里》，有一首叫‘皱纸的门’的诗。绝对是这个。当他翻到第182页时，心跳有些加快。那页已经面目全非了。有人，应该是英格瑞德，描红般地叠写了每个单词。叠写得非常细心，但重复了如此多次，以至于阅读更多成了一种挑战。

马库克读得很慢。没有别的选择。

皱纸的门

向内走向那召唤。

笔迹流淌着，可这些文字

是落进我的凝望下时

才抵达了我。

一只属于我的手

握住一支属于你的笔

划过一张属于“我们”的纸。

这白色的几何状物

抬头注视着我，如同一扇门。

我了解你内里的“疯狂”

潜伏着，繁殖着自己——

一代代疯长的狂草。

直到“我们”俩都，

竭尽全力去看到内里的是什么，

最后的皮肤

是一个沉默的怪物

于我的影子里栖身。

真地，这并非你的错

你是一片金色的花瓣

却长在染病的花朵上。

我揉皱了另一张纸

扔向地上，

希望会令你满意。

另一扇门拒绝了开启

所以我终止了它的存在。

你的笔如此纯净。
门闩在夜里才被开启。
灯火管制（双关语：意识暂时丧失）将你抓进了它们的牢笼。
因为你所给予的这小小礼物
并不那么微小。
一位缪斯，一条孤寂公路：
探照灯们于夜里潜行在
一场反模仿的盛宴。
你将我带到这里
去看到这些揉皱了的门
那是我空空无笔的手扔下的
那是在你疯狂之前。
在这我们称为地球的冷漠混沌处
我们都等待着听到道歉。
锥刺我们大脑之迟疑的却是
每一盎司的“我们”都被浸透在
甜蜜的神圣里。
“冷酷”染色了这些揉皱的纸。
就好像你，
它们的拒绝属于一种深思熟虑的结果——
不是自私算计的那一类。
“坚韧不屈的爱，”你说道，
“是真爱的唯一见证人。”
你奉献出你的“放弃”，这样我才能
走向高处
走向低处。
收集起那些沦落为
火柴短暂火光之牺牲者的话语。
你所给予的这小小礼物
并不那么微小。
它没有尺寸。
它根本没有外观仪态，
可它给予了允许，就像太阳

允许了“看见”的存在。
地球允许了“生活”的存在。
人类允许了“爱”的存在
及其不久后的离开。
我知道，你是了解“我们”的。
你已将自己紧拥入我
在那伪装成爱之嗓音的假声里。
没我想象得那么多
但已足够创造出“我们”。
当你继续前行，经过我身旁，
请记住，你曾有过的任何
关于我的想法，都并非关于我的。
那只能是“我们”，
因为从来没有一次，当我走过
跑过、爬过、或躺在这片大地时
是孤独无你的。
从没有一次。
内。（译注：nie，是日语亲密打招呼用语，中文发音是 nei。ねえ）
我会为你揉皱这些门
以我那空空无笔的双手。
我会跟那国王谈谈。
我会告诉他你是被宽恕了的。
我会向他展示你小小的礼物
并不那么微小。
“在一个疯狂的世界里
只存在着仁慈。”
我还记得你这话语所悄然指向的。
正是我的心，
这个事物不可能
因一个牢笼而削弱。
如同一个夜的影子
我会等待你归来的那一刻。
王和我会共同行走于这片大地，

等待着听到你抵达的声音。
 当你到来了，
 那个时刻的皱纸们
 会发动起话语如同火流星
 越过道道护城河
 越过重重石头墙
 进入那些耳聋的王国
 那里囚禁着神智清明的亲爱的你。。。
 灵魂们，最后会坐在我们身旁
 围着火堆，欢呼雀跃。
 我们没有疯，当我们我们的呼吸保持得
 如同同一块肺。
 当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
 面对着“纯粹”的肆虐。
 当星星们向着
 一片叶子述说，而
 我们窃听到了这妙语，
 微笑得
 如同同一个人。

当他读到最后一个字，他凝视了那页纸大约有 10 秒。他没有感到这些词语，是来自一个疯子。那语义是可理解的。有些微弱的节奏，和韵律性动感，甚至他，一个对诗歌世界而言，相对等于类人猿的人，都能感觉得到。这是个带有难以捉摸目的的爱的诗篇。

如果乔纳森疯了，那马库克就不清楚他哪里疯了。

于是他突然发觉，一个英格瑞德那样的女子，曾经被如此这般的爱惠顾过，继续活着是如何艰难？更不用说加上日灼的砝码。

马库克坐了下来。他环视那个没有窗户的宿舍，暗淡的照明，到处乱七八糟。他再次打开那本书，翻到其最后一页。英格瑞德在那页的底部写了些什么？那字很小。马库克将那书靠近桌灯。

那好比一个警告信息，它说到：不要碰我们。

第三十一章：贼

周凝视着延森医生。她的双眼疲倦而恼怒。“如果是食物中毒，为

没有其他人发病？我也吃了同样的食物。我很好。”她的手臂如树木般伸着。

延森医生是 FRC 内最佳的医疗专家...医疗，至少在 FRC 的实践方式，被分成两块：肉体疗愈和精神疗愈。延森医生领导肉体这一半。他 50 中段年纪，开始变灰的金发，剪成板寸，并且很参差。如果他非常安静的站着，看起来像仙人掌。他很瘦长--不是腰而是双腿，身高六英尺多一点。他的微笑很机械，不过他的说话语调，会立刻惹人喜爱。

“我同意，那很奇怪，”延森医生揉着自己剃光的下巴，“但他的症状确实一直显得很像食物中毒，只是进展不太快。一般食物中毒都会严重而迅速袭击。这个进展更加渐进。”

“他今天变得更糟了。他昨夜几乎完全没睡觉。”周咬着嘴唇，扭过头去。“他应该好转的...抗生素，IV，冰敷...”她的声音拖长成耳语。

延森医生看了看手表。“如果你不反对，我想把他转移到我们的医疗室，这样我们可以 24 小时观察他。这可以让你休息一下，让你睡一晚好觉。你感觉如何？”

“什么时候？”

“我可以在一小时内安排好。”

“安保怎么办？”

“已经有人住在那里了，但那是在患者隔离室。除此之外，那机构没有任何非患者的用户。我会跟马库克协调，保证我们给他提供最好的安保。不过现在，他将是我们的唯一患者。”

“隔离室？”周说，仿佛那是个脏字。

“那患者处于莫瑞丽斯医生的看管下。那是个心理学案例...不是医疗隔离，如果你担心的是这一点。”

总统套房的前门，被急促敲响，周通过门角窥视。她的一个助手在跟马库克谈话，他看到周后，就走了进来。

“早，周，延森医生。”马库克朝着他们两人的方位都点头。然乎他接近周。“你看起来不太好。他怎么样？”

“他很糟糕。”

“食物中毒很操蛋，”马库克摇头。“我能做些什么？”

“作为预防，我们将在一小时内，把他移到医疗部去，”延森医生说。“我希望他门口有个警卫。”

“搞定。还有别的吗？”

一个穿着护士制服的较年轻女子礼貌的敲了一下他们三人背后的墙壁。“我可以见你么，医生？”她怯怯的问。

延森医生告退后，走向那护士。

金姆安德斯是医疗部相对比较新来的一个。她是乔治安德的女儿，后者是 FRC 的一个教授。金姆很漂亮，聪明而有气质。

“我在给他脖子换绷带，”金姆轻声说，“注意到那伤口发炎了--他剃须时刮伤的那里。那不太正常。即使像他这样呕吐的人，也不该有这类炎症。”

“我看看。感激。”

延森医生进来时，看到斯坦顿呼吸沉重，并在哼叫。他处于半昏迷状态，嗓音沙哑。他试图跟延森医生开玩笑。“你对这个小口子这么感兴趣？我的猫曾经搞得更糟。”

延森医生用手电照在那伤口上。金姆说的对。那炎症标志着伤口附近的严重感染。“金姆只是希望我检查一下你这个剃须事故...保证它很好的痊愈。我这样做时，你是否感觉不适？”

延森医生用手指轻轻施加压力。那伤口处大部分又红又肿。

“不，但是我感觉其他部位都很糟糕，所以我的身体无法处理任何附加的疼痛。”他试图笑一下，但却以咳嗽告终。

“我们将会把你移动到医疗部去，那样我们能够更好的看护你。做更多的测试。”

“什么时候？”

“大约一个小时内。我需要你尝试休息一下。呕吐怎么样了？”

“很糟。那很像我小时候晕车，只是比那糟糕十倍。唯一的好消息是，我胃里或肠内，没有剩下任何内容。坏消息...是我胃了没食物了...”斯坦顿总统开始咳嗽。“你懂的。”

在延森医生为斯坦顿总统做处置时，马库克通过眼角看着那护士，金姆安德斯，在将一卷绷带投入卫生间的垃圾桶里。周在跟他谈论关于他们回奥林匹亚旅程的适当延迟，以及那将如何影响她的工作。马库克点着头，并偶尔从他嘴里发出一声表示支持的“嗯哼”。

为了找到了顺滑的托辞，马库克轻轻举起手。“我能用一下你的卫生间吗？”

周指着那道门。“当然可以，”她说说着转向厨房，完全没有注意到，一个贼正在他们中间。

第三十二章：洗礼

一个标牌写着：“为什么我藏着？”它悬挂在体育馆的椽子上方。只有很少人来过体育馆，所以曾看到过，或关注其含义的人，本身就不是个很大的数目。那些看了它的人，如果有着一个哲学性的头脑，就会认为那是个美丽的悖论。你能用单手数出他们。

对于卢拉而言，体育馆是她在整个 FRC 建筑内，最喜爱的地点，至少在那些她曾经去过的房间中比较。它很宽敞，明亮的木地板，用金色小木块拼接在一起。六个篮球网架环绕着那房间的周围。两端各有一个巨大的废弃纸盒箱，装着十几只多数都泄了气篮球。卢拉很快就发现，那些好的都在那一堆的上面放着。

对于作为一项策略性或团队效用游戏的篮球，卢拉完全没有概念，但是她喜欢努力去将这种褐色球体投进篮筐。她很享受篮球从篮筐和背板弹回来的方式——这本身就是几何课程。她的篮球很少能成功的获得那嗖嗖入篮的声音，但是当达成时，她的情绪高扬，虽然很简短，会带来一种快感，她在 FRC 的学习和生活都无法与此相提并论。

卢拉没有球鞋，所以她在体育馆玩球时，需要赤脚进去。那并不让她感到不便；事实上，那是她体育馆成为她喜爱场所的另一个理由。在木地板上打赤脚，几乎有在家里的感觉。

这是个大清早——早上 4:33。卢拉本来不应该无人陪伴的在 FRC 的楼道里游荡，但是她经常很早就溜出来，因为她知道这时体育馆会是空的，楼道也会无人。体育馆的门总是关闭着，但是不上锁。它非常远离居民们的宿舍区，并且每天 24 小时可利用。

她进来后，就打开头顶的灯，很高兴看到那里是空的。卢拉是个独处者，这并非必然出于个人选择，而是自她还是小女孩时，她就这么生活着。有时候，那些蒙受特别恩典而拥有特别心智的人，会遭受误解。当这种误解一而再地发生在他们遇到的几乎每个人身上时，他们逐渐变得更喜欢自己的陪伴。卢拉就是这样的例子。

她脱掉鞋子和袜子后，抓起一个篮球开始拍。回弹很低，那是因为球有些缺气。然后她双手抓起那个球，并将它扔向一个 20 英尺远的球蓝。那个她喜爱的声音，网被撑开的声音，响彻整个体育馆。她高兴的叫到。“我今天很幸运！”

门开了。巨大的嘎的一声响彻了体育馆。卢拉转过身去。一个男子站在门口，踌躇着，不确定是进来还是待在外面。在卢拉看来，他看上去很

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只是有着更短的头发和蓬蓬的白胡子。

“我听到篮球声，”男子说道。“相当早啊，不是吗？”

他保持着半里半外，仿佛双扇门组成的双颞叼着的猎物。

卢拉捡起篮球。“你要玩吗？”

“篮球？”那男子耸耸肩。“不...诚实地讲，我甚至不熟悉体育。”

他有着口音，那种卢拉无法识别的。或许是奥地利人？

“我可以进来吗？”

“当然，”卢拉说，语气带着疑惑的不确定，至少对那男子而言是这样。

门带着尖锐的金属撞击声在他身后关上了。“你不是应该在睡觉或至少在学习吗？”他问。

“你是谁？”卢拉问道。

“你可以叫我约翰。你是谁？”他回答。（译注：圣经里给耶稣洗礼的也叫约翰）

卢拉以左手将篮球夹在胯处。她想要继续投篮，但是她的直觉，因着某种原因，告诉她去跟这个男子交谈。

“我是卢拉若兰。是这儿的学生，来自伊拉克。”

“噢，你是名学生。你确定？”

卢拉点着头虚起双眼，不确定男子的意思。

“你是这儿的老师？”卢拉问。

男子走近了些，然后坐向一处木头看台的边缘，同时微微叹息了下。

“不，在是这儿。”

“但你是别的什么地方老师？”

他点了点头，但动作里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勉强。“我猜我是...老师，学生，有什么区别吗？他们都教导，他们都学习。”

“这么说你是位访客，”卢拉长声道，仿佛她刚解开了一个谜。

“卢拉，有时候，一个人进入你的生命，而你就是无法分类他们。你无法说他们是这个或那个。你明白吗？”

卢拉点点头。

“我就是这样。我是“非归类”的。。。如果这个词存在的话。”

他清了清嗓子，指着天花板道。“你看到那标牌了吗？”

卢拉点点头。“我第一次来这儿就注意到了。”

“你当然会的。”约翰微笑道。“那你的答案是什么？”

“我一直没有躲藏起来。”

“是的，你是躲藏着的，”约翰一脸严肃地回应道。他身穿着白衬衫和灰裤子。一条细细的黑腰带如同赤道系在腰间。

卢拉咧嘴笑笑，歪着头道。“不，我没有。再说，你完全是陌生人，你又怎么知道？”

“每个人都知道，”他说。“在灵魂到来这个行星的所有时间里，他们都隐藏着。无可否认，一些比另一些躲藏得更好...更深层。”他停顿了一会儿，凝望向天空。“你，我的孩子，你一直躲藏着。看看你，第一道曙光到来前的大清早，你在地下3层投篮，独自地。再明白不过了，你在躲藏。我得补充一句，你相当地擅长。”他眨眨眼道。

“你似乎觉得自己如此地了解我，或许你应该告诉我在躲藏什么。”

约翰微笑着。摆动了几下头，然后直直地看向30英尺外的卢拉。“我爱文字。它们是我的一次失言。我发现它们将我带上了种种奇怪的非常奇怪的道路。举例而言，我认识你总共就5分钟，你就已经要求我告诉你，你为什么在躲藏。这不是很奇怪吗？”他再次微笑起来。

然后他将双手置于膝上，脸上带着断然的神情，闭上了眼睛。他深深地缓慢地呼吸了几次。大约10秒钟后，他的眼睛睁开来。“这是非常罕见的...通常，不，这是极其极其罕见的。”他站起身又坐下来。看上去紧张不安。

“什么事？”卢拉因疑惑而条件反射地问道。

“你还没有被激活。”

“抱歉？这是什么意思？”

“没有人告诉过你，你是谁...哦，我亲爱的孩子，如果不知道这个，那么你终究不算真正在躲藏。你只是简单地在沉睡。你看，要躲藏，你至少必须是觉醒着的——意识到内在你是谁。噢，我的，你知道最糟糕的部分是什么？”

卢拉被这个男子惊住了。她从未遇到过像他这样的人。“没...是什么？”当完全聚焦在他身上，她神情严肃起来。对她而言，在那一刻，篮球成了（遥远得）在月球表面玩的运动了。

他突然发声大笑道。“抱歉，我没有想要吓到你。或许我就好比是笑声，而非话语...话语更为...次元化、多样化、微妙、狡猾。哈。这个词不错。”

约翰翘起二郎腿，转身面对着卢拉。

“就是这件事，孩子，最糟糕的部分就是，你没有意识到，你并非你（现在）所是的这个人。而在这种情况下，你会在每一个转角处遭遇误解，因为你，你自己，没有理解你是谁。你又怎么期望别人理解呢？”

约翰点头强调着并研究着卢拉的反应。

卢拉非常慎重地说道。“我听到了你说的话，但它们毫无意义。”

“啊...”约翰低下头了一会儿。“有时候我会变得出离。请原谅我。让我试着这样来解释。”他指着卢拉。“你不是你。你是你那个...那个身体和心智内在的一个意识。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种意识不是通常那样的，而你已经设法，通过惊人的意志力，去将它锁闭在了内在。你理解了吗？”

卢拉点点头，然后又摇起头，走近了些，就像处于恍惚中的人。她设法吐出了一个词。“为什么？”

“好的。你将它锁在内在的原因，是因为它睡着了，而你害怕一旦被唤醒，它就会吞噬掉你。害怕它会给你制造麻烦。会将你导向那些甚至你——伟大的力量服务者——也感觉不舒服的方向。而当我说到你，我是指你。”他画了个想象中的圆包住卢拉，以一种夸张的魅力皱皱眉头。

“要是我不想唤醒它呢？”

他微笑着拍了下手道。“那么你就完成的了。”

“你是什么意思？”

“你是完成的了。无用的了。该干的都该完了。大结局。”

“你是说...死？”

“对，那就是实现它的唯一方式。尽管有些刺耳。我偏向于表达为，你在人类制服内的时间被滥用了。”

他微笑着，掸了掸裤腿上并不存在的灰尘。环视了下体育馆，示意卢拉走近些。“我有些东西给你看。”

卢拉走过去，有些迟疑，但从未摇摆过前进方向。

他指着篮球道。“给我那个。”

卢拉递了过去。他接在手，欣赏了一会儿。“你看，真相不就是，这个篮球里的空气，尽管是不可见的，却也和这层皮一样也是篮球的一部分吗？”

卢拉点点头。“我猜是的。”

约翰将篮球向地面扔了出去。“而当我把球抛过这个房间时，它内部的空气难道不是随着它一起在动吗？”

卢拉再次点点头，看着篮球斜刺着弹向向球场另一侧的看台。

“告诉我，有什么人曾把篮球称为空气载具吗？”

“我不这么认为...”

“嗯，他们不会这么说。而原因是，内部的空气——使得篮球弹跳和服务于其使命的那个部分，是隐藏着的。它是不可见的，即使这层皮没有包裹着它，它依然是不可见的。它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约翰指着卢拉，几乎戳到她的肋骨。“你内里的空气，你的灵魂，也同样地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可没有了它，你就会像被放掉气的篮球，毫无价值的躺在那边那个纸盒箱里一堆球的底部。”他以头示意道。

卢拉将现在空出来了的手插裤袋里。“你之前说道，还没有人来激活我？那是什么意思？”

“你那沉睡的部分，某人必需去摇醒它。”

“谁？”

“那取决于沉睡的部分。几乎每个人都会被激活，一生中至少一次。那可能是单单一个词，可能是一段音乐，可能是一个灾难...可能是一个爱人。”他转头避开卢拉的凝视。“无论那是什么，那会唤醒灵魂，而灵魂载具会理解。”

“它理解了什？”卢拉问道。

“理解自己只是运载着空气的皮囊...就像那个篮球。如果皮没有理解是这样，你还是能够去相信是这样，但你是没有被激活的。恐怕，这正好描述了你的状况。”

“这不是事实。我知道我是一个灵魂。我知道我远不止这个身体。”卢拉将右手按在心脏处，看上去受到了约翰这傲慢推测的冒犯。

“拜托，请宽恕我。我所说的话没有想要评判的意思。你，我的孩子，如果你是我认为你是的那个人，好吧...在某人或某事到来之前，那就只是时间问题...”约翰再次闭上双眼。看上去在聚合他的注意力，就像雕刻家即将移除掉雕塑鼻尖上多余的大理石。

“噢，我的，”他惊呼着两手捂住嘴。“你不是那...不，不，这不可能！”

“什么！？”卢拉喊到。“我不是什么？”

他兴奋地微笑起来，接着表情变得严肃。他倾向她，带着恶作剧的眼神道。“你回来了。”

卢拉看着他，困惑扩散到了全身。“回来了？”

他突然看上去开心起来，重重地点了下头。“回来了！”

“这是我说的话，现在你只是在重复我的话。告诉我你刚才看见了什么！”卢拉的耐心看起来在收紧。

“我会来个更好的...闭上你的双眼，”约翰说。

卢拉盯着他。她能信任他吗？他身上存在着某种既神奇又熟悉的东西。

她闭上了双眼。

接着，她深深地吸了口气...感觉有水和空气的味道。她感觉自己就像真正仰面倒下。头顶上方是明亮的光。那是对本能感觉。人们低语的声音。一千双眼睛在看她——并被他们看到的场景迷住了。水在她脸的周围泛起着涟漪。气泡向水面飘去。“正在发生什么？”某个人正抱着她。一个男子。大个子男人。约翰？不，他有着黑色的头发，更高，更年轻。他正以一种陌生的语言说着什么。现在她完全湿透了，在湖或河的水面下一英尺处。我溺水了？她没有感觉到丝毫恐惧。她能感觉到自己内里的什么以螺旋的形式在周围一圈圈地卷绕，收得越来越紧。这时，就仿佛堤坝因着水压力累积而决堤了，她感觉它全部释放掉了。所有这一切都离开了她。每一种感官都突然变得黑暗而沉寂。一个奇异的不透明性将她分离于其余的一切事物，客体、光、实相、人类的触及。

接着，在一刹那的时间实相中 *in a split second reality of time*，一个念头浮现出来。我死了！

第三十三章：重逢

有些人的图像，有时能道出他们人格和性格的各种特质。而对于另一些人而言，一张照片则仿佛幻觉派画家的狡黠手艺。当黄柳的图像首次出现在监视器上时，泰瑞知道，在这个特殊的实例里，包含着这两种情况。

黄柳是个很高的男子，结实而强壮，脸上都是肌肉。他的脸上，很好的表达着关注和移情，但如果你能拍一张超显微照片，并将他的脸切片成超薄分层，并移出它来看，就可以看到搅动在其下的显著的不同，就如同满溢出火山熔岩的微缩湖泊。

他 62 岁，并且看起来与年纪相符。他让自己保持鲜活。对于泰瑞而言，黄主席让他联想到在南达科他州一个白色山峰侧面雕刻的华盛顿总统石像。固执的死鱼眼从那花岗岩脑壳内朝外凝视着，柳的脑壳生来就被黑色头发保护着。没有一丝灰色头发的证据。

乔西辛可雷尔转向在屏幕范围之外等待着的泰瑞。“我将在自己给他

发表那消息之后介绍你。请安静的等待，直到我介绍你为止。好吗？”

泰瑞点头，研究那个盯着自己的冻结图像。

乔西按下屏幕上的‘恢复’按钮，于是那视频蹒跚前行，呈现出柳的一个新姿势，他从自己正在审阅的一个文件里抬起头观看。“你那边世界一切都好吗？所有现象都表明，你的网络有些技术问题。”他放下那文件，倾身靠前。

“是的，感激你的耐心，黄主席。这技术问题更像是我导致的，事实上，我在使用这里这些不熟悉的设备。”

“没关系。你的最新消息是什么？”

乔西吸了一口气，希望他的焦急不要太戏剧性的表达它自己。“事实上，有些计划变更，”乔西开口。“我选择不给泰瑞投放你给我的那个。”

柳突然显得焦急起来。“那又是为什么呢？”

“我做不到。见了他，并有机会跟他对话后...我做不到了。”

黄柳摇头并指着自己监视器顶上的摄像机。“我知道你就会这样。在大画面里太容易卷走以至于看不到重要的画面。”柳抚摸自己下颚，寻找任何汗毛。“那么，现在你的建议是什么？”

“我不知道...”

“让我来告诉你会发生什么？名为《隐藏的伊玛姆》的预言，非常清楚地指出，一个男孩将受洗而成为所有国家的领袖。那个男孩是马哈迪。我们有理由确信那就是泰瑞卡恩--”

“我们是谁？”

“这已经不再与你有关了。你需要知道的就是，这个男孩将把这世界上所有国家，带入它们的死亡。”

“以什么方式？”

“他将试图联合那些无法被联合的。有些事物，辛可雷尔先生，本来就是不能被联合起来的。”

“比如？”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一个。科学和宗教。东方和西方。我需要继续吗？”

“那么，你假设那预言是真的，所以想谋杀这个男孩？”

“那不是想不想的问题。那事关重大不容冒风险。如果我们背过头，允许那混乱吞噬我们，上百万人会死去。一个男孩的生命，换取百万人，我确信连你也不会反对这个的。这些是很残酷的，权力者需要进行的选择。

正因为这个理由，我才希望你能参加我们的团队。我很遗憾，你选择了另一条路。”

乔西抬头看着那监视器。“我不能允许你那样做。”

“作什么？”

“杀害泰瑞。”

黄柳凝视那视频头好一会儿，他下颚的肌肉在抽搐。“辛可雷尔先生，你如果聪明就改变投票房。我给你到明天的期限来决定--”

“我不需要更多时间，主席，我的决定已经作出了。”

“你确定？你确定不要领导合族国的机会？而代之以去保护一个无论你是否帮助他，都将会在几天内死掉的小男孩？辛可雷尔先生，他死后将怎么办呢？，到那时你藏在谁背后呢？你认为你还能有工作吗？你妹妹将怎么样？”

柳捏碎了他右手中的一个不可见物体。“你们将获得同样的下场。身无分文，没有工作，在这世界边疆的某些悲惨地区的社区里流浪。你的未来如果是那样，我认为死亡可能更好。”

“我可以揭露这个故事。我可以告诉领导委员会--”

刘黄柳爆笑。“这里没有故事！你忘了我是领导委员会主席？你需要再想清楚些。”黄主席敲了两次自己脑袋的侧面。他无情的凝视着那监视器。“你现在改主意还来得及。我将等你到明天。不需要现在就作这个决定？”乔西欲打断他，但是柳举起手。“为了你妹妹，明天再做决定。”

柳主席靠前并压低声音。“辛可雷尔先生，这个问题我将只问你一次。你是否把这事告诉了任何其他人？”

乔西在自己椅子上坐立不安，忍耐着去看泰瑞的冲动。“只有另外两个人。”

柳靠在椅背上，翻着白眼。“谁？”

“我妹妹和泰瑞。”

“‘你告诉泰瑞了！？’”

乔西勇敢的凝视屏幕。“他在这里。他想跟你谈谈。”

乔西示意泰瑞过来。乔西站了起来，将自己的椅子让给泰瑞，于是泰瑞坐在了他的位置上。黄柳看着这一切，被催眠了--被某种不可见的巨手所迫，凝视着在自己眼前展开着的情节。

泰瑞点头并问候。“这是对你提问的回答是，‘是的’。我从开头就一直在听。如果你懂了，就请点头，黄先生。”

那主席点头，被泰瑞的形象迷住了。

“真实的你就是这样？”他终于艰难的说到，嘴巴因惊诧而大张着。

“我是泰瑞卡恩。别弄错了。你的预言是错误的。你知道这点。你的主张是设计来服务于一个目的的：增长你的个人财富和权力。别声称它涉及一场世界大战。你声称这个世界偏狭窄得无法联合，是因为你只以你的近视引导你的信仰，而你却将这指派给了所有人。”

游戏开始了，于是在眨眼的功夫，黄主席就猛醒而聚焦了注意力--他脸颊流露出反叛。“真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派 1500 年争斗，不是比你这个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的辞藻，更能形成我的见解吗？我们知道你有聪颖的智力，但那依然还没有在世界的脉搏里得到过实际体会，而这些脉搏，并不是由单一的头脑引导的。它们是爆炸性的，并且会在瞬间发生变化。一件事，引发它朝着一个方向移动，而另一件事则逼迫它转向相反方向。这会制造紧张。紧张又会制造可能性和易变性，而易变性就需要...被管理。这就是我们管理世界的方式。”

“这不是管理，这是操控。请精确你的用言，否则就停止说话。如果认为我们不会以我们的全部力量跟你们战斗，你和你的盟友们是会失望的。”

“那又是什么力量呢？”

“我们有赫利俄斯的总统，他依然是你的上司。”

“真的？你相信斯坦顿总统会支持你？”黄嘲笑到。“即使他支持你，他的支持也会是短命的。”

泰瑞停顿了一下，仿佛在整理思路。“黄先生，你是个有权势的人。你的一生都活在权力、财富和安逸中。如果你再次发起对我的攻击，我会从你那儿剥夺掉这些。只有精英才弄到财富、权力和快乐的种种现实，所有这些都会被从你那儿取走。我会确保它发生。”

柳用窃笑回敬泰瑞的恐吓。“你真的认为自己能威胁我？我希望你这样做。在你死后，去跟你那虚构父亲重逢，并告诉他，说在这里世界里，他的力量是空而无物的。你告诉他，在这里，一个男孩无法发号施令。你告诉他，油和水无法融合，无论多么用力搅拌。你告诉他，结束这种希望将这个世界变好的无意义尝试，而将他的子孙送入这个世界。然后，刺穿他的心脏并看着...他...去死。”

黄主席将语调放轻松些，并微微一笑。“我不想在此敌对的氛围里结束我们的对话，所以我将跟你分享一些好消息...你的重逢，将会在非常

近期。”

黄柳倾身靠前，并消失于一个弹出框下面，它写着：传输被接受端中止。

第三十四章：我们

卢拉从梦中醒来，发觉自己感觉糟透了。她身体浸透了汗水。一种刺痛的轰轰感脉动在胸口，她从头到脚都感觉到恶心。有什么东西糟透了。当她试图挪动身体，枯竭感对她咆哮着。她倾到床的一侧，呕吐起来。

呕吐尽管令人难受，卢拉却受到了鼓舞。我还活着。

感觉稍微好些后，她爬下床来，在一种失神恍惚的状态中蹒跚到门口。透过一种强有力的意志，她打开了门，接着崩溃在地，仿佛地板吞噬掉了她。

“那真的很奇怪，”金姆说。“为什么只是这两位，而没有别人？”

护士站是个明亮的房间，就在四间患者住院室的阵列，或被职员们称为医疗套房的外侧。还有个大大房间，在楼道更远处，里面有 30 张折叠床，和最低限的医疗设备。医疗套房内部安排得当，相当舒适，每个都带有独自的卫生间和淋浴。一个空白的电视屏幕俯视着下方，如覬覦人脑的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人。在通常，一个月一般只有一个人需要住院。几乎所有其他的状况，都是患者被治疗后就释放回他们的宿舍了。

延森医生揉搓着下腭，情绪暗淡。“她的症状在他发病的两天后，突然到来。这貌似另一个食物中毒案例。”

埃莉诺，莫瑞丽斯医生急促的同时到来。“她没事吗？我们刚听说。”

“桑德拉威尔金斯肯发现卢拉趴在她自己的门口，几乎失去了意识，”延森医生回答。“我们给她用了抗生素和一个静脉点滴。她在舒服的休息。她的生命指标都很稳定。”

“她是否有意识？”莫瑞丽斯医生问。

“没有，我们给她投了一种柔性的镇痛药，她现在在睡觉。我希望目前让她休息。她醒来时，我们可以呼叫你。”

延森医生转向埃莉诺。“为了谨慎，可能你应该下令对食物准备区域，做个完全的检查。我还没有确信这都是有关联的，但我们也许在染上某些沙门霍乱病毒。如果我们面对的是一种病毒感染，那这可能只是个开端...”延森医生看了一眼自己身后，“...并且这两个，不幸成为了矿坑里测毒的金丝雀。”

埃莉诺快速点头。“我将立刻去见食物准备负责人，并让他知道发生

了什么?你是否知道她昨天或前两天吃了什么?”

“她的意识清醒不够久，所以无法了解到这些信息。她一直很精神混乱。询问一个叫做约翰的人。”延森医生耸肩。“知道啥意思吗?”

埃莉诺和伊夫琳对视着摇头。“不...那名字很常见，但是我不记得任何她见过的人叫那名字，”埃莉诺说。

“好，我们将让她休息，并监测她的状态。因为总统已经很严重了，我很担心卢拉，”延森医生说道，他声音晦暗。

“总统状态如何?”

“他的验血结果惊人的好。我们对他的所有检验，都在正常数值范围内。如果我能做个分子谱分析，我也会做一个，可惜我们没有那设备。”

延森医生把他拿着的一个文件夹交给金姆。“把这个放在她的病例里，好吗?”

金姆拿着那个文件夹，走到那房间的远端。

“你那个隔离室病人的状态怎么样?”延森医生看着莫瑞丽斯医生问。

“不确定。”

“而她之所以在那里，是因为你希望她...安全?我只是想确认，其实没有医疗理由，对吗?”

“是那样。”伊夫琳和埃莉诺都点头。

“你瞧，我需要照顾赫利俄斯的总统，并且有个警卫站在他们外，佩戴枪支，得到随时开枪的命令。所以我需要知道，这个患者在隔离室内。是否 FRC 内有人试图伤害她?”

两个女子互相对视，不确定谁来回答。

“我需要担忧吗?”延森医生问，语调变硬。

莫瑞丽斯医生先开口。“不，那患者只是在度过一个艰难时期。我希望她安全，并在观察之下。就这些。没有人试图伤害她。”

“好，我只是需要知道自己鼻子底下发生的事，特别是当总统在我的监护下时。”他快速看自己的表。“请你们原谅，我需要检测他的生命指标。”延森低头扭头不看他们一小会儿，然后聚焦于埃莉诺。“如果任何事发生了变化，我将呼叫你。请注意周胡女士的状态。如果这有任何传染性，她可能一定会是队列里的下一个。”

埃莉诺冷静的点头。“好的...”

一个呼叫响起。“埃莉诺辛可雷尔，请给你办公室打电话。”

埃莉诺微微一笑，并触碰伊夫琳的衣袖。“我得走了。如果有任何变化，保持让我知道。”

伊夫琳莫瑞丽斯医生疲倦的微笑。“我会的。”

呼叫中心遍布于整个 FRC 楼群里。大约每隔 200 英尺，就设有一个镶嵌在走廊墙壁里的电话阵列。仅限于那些高级管理人员能够收到呼叫，不过任何居民都可以在紧急情况下，使用那些电话。被普遍接纳的常识是，当呼叫号码响起，就表示出问题了。有几个居民，被分类成危机统计员，居然真的在监视那呼叫的频度，相信它们就是 FRC 内精神压力程度的精准度量--至少对于那些高级管理者而言，但是压力总是很容易伪装而潜伏自己。

当时只有上午十点，而埃莉诺已经收到了第二个呼叫。

埃莉诺精准的知道，每层楼里那些呼叫中心的位置。因为她只需要往上走一层楼，她决定使用楼群北侧靠近楼梯门附近的那个呼叫中心。

她拿起那电话，等了一两秒，期待它的标签性发音。“威尔森接线员，我能帮你什么？”

“嘿，爱娃，我是埃莉诺，出什么事了？”她的声音简洁，但是很愉悦。

“噢...是的。嘿，埃莉诺。请等一下...嗯...马库克提普森想跟你紧急见面。他希望你在他办公室里见他，越快越好。”

“好的，感谢你，爱娃。”

埃莉诺挂断电话，起身奔向六楼。她走在走廊里，想着伴随一个男孩的到来，所有这些朝自己涌来的复杂问题。他像个周围不断发生混乱的冷静中心。

她在那个通往楼梯间的门上，晃了一下自己的卡。楼梯总是空空的。发霉的气味和暗淡的黄色灯光，让她想起自己父母的湖畔木屋。当门在她背后关闭，她听到了自己上方的脚步声。在埃莉诺使用楼梯的这些年里，连个鬼都没有遇见过。没有人使用它们，并且只有行政团队，才能进入这里。她停下脚步聆听着。

那些脚步很谨慎。安静。它们是间谍那种老练的脚步声。埃莉诺的心脏有些加速，她保持不动状态。她试图确定它们是在靠近，还是在走远。当它们也停了下来，她发现自己陷入了僵持。

埃莉诺感觉能听到呼吸声。我是否在想象这些？FRC 内有两个楼梯间，在楼群的两侧。它们从 10 楼通到 2 楼。从那里朝上，每个人都需要

通过那电梯间。埃莉诺在七楼，那里的楼梯特别安静。仿佛坟墓。

埃莉诺开始一个内在争论：需要保持不动多久？她内部那个较强的声音说‘10秒’。只要10秒。她在脑内倒数：10-9-8-7-6-5-4-3-2...

这时，一个轻快声音跃下了楼梯。平和、冷静、清澈，带着它全部的资讯的渴望，埃莉诺不确定在跟谁讲话。

“她没事吧？”

埃莉诺凝神聆听另一个声音。可能她在不小心在偷听到一个对话。但一切都非常沉寂。“谁？”

她能感觉到她的这个词，如气球般在楼梯井里上升，毫不羞涩的在寻找一对聆听之耳。

“那女孩，卢拉...她没事吧？”

“你是谁？”埃莉诺条件反射的问道，语调里呆着惊奇。

返回来的只是沉默，但就仿佛，在这沉默，上百万个念头正在翻滚着，奋力去形成一个单一的声音。

埃莉诺吞着口水。“卢拉在一位医生的监护之下。她在专家的手中。”那半耳语的话语，在那楼梯间里起落，带着警戒的纹理。

埃莉诺抬头看时，只能看到那下一层楼梯的水泥背面。

埃莉诺把左脚放在第一个台阶上，试图完全不出声响。

“请别再靠近了。”

埃莉诺又一次处于条件反射，提了个问题。“你是谁？”

“你不需要害怕我们，埃莉诺。”

在提到她名字的这个声音里，埃莉诺的皮肤起了鸡皮，从脖子一路到双臂，就像微风突然扰动起平镜般的湖面。那声音很不熟悉。她甚至无法分辨，那是男性还是女性，但是她感觉到全身起了鸡皮疙瘩，因为自己的小名被一个陌生人叫出来，特别是在一个暗淡光线的地下七楼的楼梯间里。而特别是那个叫你名字的陌生人，是不可见的。

艾丽娜退了回去。她决定尝试另一类问题。“如果你不能告诉我你的名字，你怎么知道我的呢？”

“我们观察。我们知道。”

“你一直在说我们怎么样，怎么怎么我们。你们那边有多少人...我的意思是这里...在...在这个楼梯间？”

出现了一个长长的停顿。埃莉诺可以感觉到这个声音在思考。“我们不知道。”

埃莉诺感觉那话语落在自己这里。就在那个时刻，并且完全出于某种，去证明实相的罗盘指针没有弯曲的本能驱动，她突然采取了行动，尽她最大的可能，快速跑上那楼梯。

在六楼平台那里，没有任何人。她跑上五楼见到的是空。四楼平台，也一样。楼梯间里没有人。她停了下来。除了她肺部的急喘声充满那浑黄肮脏的空间外，别无它物。

只是她的想象？她是否也开始发烧了？她坐了下来。那冰冷的水泥在抱怨。她听到自己的呼吸，回到了正常的频率和深度。这时，她又听到了脚步声，仿佛这一次是从下面逗她。还有一件事引起了埃莉诺的注意，那就是，只有声音，没有任何伴随的重量和振动感。

“你们想要什么？”埃莉诺语调严肃的问。

“一种关系。”

“跟谁？”

“你。”

“为什么？”

“因为你听到了我们。”

“但是你们为什么你们想要跟我对话？”

“我们观察，这样我们才能提供帮助。”

“帮谁？”

“泰瑞和卢拉，以及任何帮助他们的人。”

“为什么你隐藏着？”

“只是看起来好像我们一直隐藏着。我们是谦逊的。”那声音立刻变得纯真而智慧。“你无法看到我们，但是我们很高兴你能听到我们。”

“为什么我无法看到你们？”

“正如我们说的，我们谦逊的。我们的谦逊服务于两个目的：一，让你在安排的对话场内，保持舒服的感觉。二，我们不会具体化进一个沉重的外壳里，因为存在着太多的我们，以至于无法容纳进这个微小的空间里。”

“太多的你们？那么一定有上百...”

埃莉诺感觉自己听到了一阵笑声的闪爆。

“噢，远远多过。我们很兴奋于来实行对正在发生之事的见证。”

“正在发生什么？”埃莉诺问道。

那声音微笑道。“我们之前就陪伴过她。卢拉，至少以你们尺度来讲，

在很久以前就来过。那时她被推到水下而激活是 30 岁。现在，她只有 12 岁。这一个生化过程。这关乎于身体，就与关乎于心智的一样多。这会清理那些通道，移除身体和心智的种种稠密。她因着这次较早的觉醒而承受着痛苦。”

“这就是她生病的原因？”

“她没有生病，这就是我们给你信息之一。”

“为什么必须这么年轻就激活她？”

“她的使命不同了。以前，她具体化成人类。她是那个重新定义创造者与其造物关系的人。那个时代的每个人都知道她的化身。但这次，她将不被知晓。她将以不可见地进行服务。”

“为什么？”

“这趟旅程的目的，是修改或转化旅行者。这个时代，她并非旅行者。”

那声音低语着什么。对埃莉诺而言是无法辨别的。这是她第一次获得清晰的印象，他们不只一个。一阵群体的低语声突然充满了楼梯井。它们快速升起为一种可听见的状态，又同样快速的降为了静默。

“我们有个问题问你...”

埃莉诺尽可能地朝下望去，什么都没看到。没有任何类型的影子或动静。于是她放弃了而只是去听。闭上眼睛。

“好的？”

“你能替我们传个信息给她吗？”

“好。”

“最重要的是，精确地照我们的原话跟她说。你能做到吗？”

“是的。”

“很好。这信息是：源于未知来选择。”

“就这些？”

“没错，这就是整个信息。”

“源于未知来选择...”埃莉诺重复着这句话，没有感觉到任何特殊的重要感。

“是的，非常精确。我们感激你的帮助，埃莉诺。很容易会认为一个角色比另一个更低微或者更伟大，但我们已经见证过，种种最小的行动，是如何地能够去影响时间里最意义深远的种种事件的结果。同样地，我们也见证过，种种最伟大的行动，犹豫和衰退而变成为人类的重压。我们并不感觉到偏爱一个人多过另一个人。我们看到整体。在这个视角里，我们

看到了你。”

下一刻，楼梯井里只剩下沉默，这给了埃莉诺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她能感觉到她周围空间里的一种临在，就这么突然且无法说地消失了。就在这个片刻，她明白了，从一开始进入楼梯井，她就是一个人。

那楼梯不再被他们的存在性充满着了。

埃莉诺睁开自己的双眼。她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它们在几乎不可见的颤抖。跟随着一系列深呼吸。已经有些事件发生了，而那不只是一个男孩的到来。

第三十五章：垃圾

埃莉诺辛可雷尔经常听马库克提普森讲起他在海军谍报机构作官员的日子；总是带着那种，认为他们的方式是正确方式的傲慢和过于自信的语气。他总是夸耀他们的光鲜的技术，如何被用于从敌营获取信息。有时他开始讲一个故事时，埃莉诺会举起手，提醒他自己对那些间谍行业的血腥暴力细节，不感兴趣。

她在他办公室内坐了下来，又开始要听这么一个故事。

“2017年，”马库克开始，“在我获得SCI资格的过程中，我需要通过一个测谎仪。你知道，那是最终的测试。在整个测试过程中，他们询问着各种我厌恶的问题。蜘蛛完全不是我喜欢的生物，但那船满是蜘蛛，不是吗？”他简洁的微笑，等待着埃莉诺给与义务性理解性首肯。

“我会被迫观看那些蜘蛛攻击其猎物的视频，同时提问那些问题，比如...我是否在婚姻期间有过外遇。那都非常的不愉快。”

“我能想象...”埃莉诺说，试图听起来有同情语气。

“问题是，”他继续，“我在结束拿测试前，就知道我失败了，不，提醒你，因为我频繁地在撒谎，不是频繁撒谎出卖了你，而是你在重大问题上的谎言。”马库克靠在椅背上，从他书桌上的玻璃杯里喝了一口水。

“当那个测试人员结束她的提问时，她被叫出了那房间，而我的文件夹就无防备的摆在她的书桌上。它仿佛在朝着我‘招手’，我整个未来都躺在那条长条薄纸上的，看起来非常像起伏的山脉。而它就在那个文件夹里。”

他清了清喉咙，并揉搓鼻子。“我注意到她的垃圾桶充满了测试结果，可能是累积起来的那些被扔掉的刺激测试。我抓起一个看起来相对良性的，并做了个替换。大约三个月后，我获得了自己的通过资格。”他挂上一个自我满足的微笑。

“那教给了我一个重要课程：垃圾被过低评估了。自从那件事以来，

我利用垃圾，获得好几次优势。”

埃莉诺在椅子上稍微动了动，纳闷着他这有意教学的目的。

马库克打开自己书桌的抽屉，拉出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条绷带和一些肌肉组织。他在空中摇动它。“所有这些的效用就是，我获得了斯坦顿总统伤口的血液样本。”

“这些是你从垃圾桶里偷到的？”埃莉诺响亮的开口，仿佛自己是个舞台剧角色。根据拿袋子内部的内含物状态，那个关联性相当明显--如此不洁的东西，一定来自一个垃圾筒。

“我不认为‘偷’是个合适的用语，然而，是的，这我是从那卫生间的垃圾桶里拿到的，所以有些肌肉组织沾在了上面。但是我保证，你的化学家朋友能找到足够量的血痕，甚至肌肉组织，用于得出关于下毒与否的结论。”

马库克从桌子上将那袋子扔到埃莉诺的方向。“这是你的了，如果你想要。”

“好，我将看看我朋友能做什么，”埃莉诺回答。“感激。”

“那将需要多久？”

“我将努力，在今天结束前得到结果。”埃莉诺站了起来。

马库克在椅子上直起身子。“我认为是传染病。我打赌不能发现毒药，”他预测。“但是我们需要覆盖全面。”

“你为何说这个？”

“周说卢拉昨天跟斯坦顿见过面，而她也有了那症状。”

“我们在过去几天，都跟总统在一起过。你，我，周，乔西...我们没人发病。”

“是的，但他只是昨天才开始咳嗽。而卢拉，年轻还是来自伊朗，可能更易感。无论那是什么，我看出延森医生很担心。”

埃莉诺拿起那个袋子，仔细了看了看那些纠缠在一起的绷带和肌肉组织。“你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把这个装进去？看着它就会让我难受。”

马库克扔给埃莉诺一个纸袋子。“这个。”

“还有，莫瑞丽斯医生今天下午三点在医疗部见泰瑞。他将获得跟英格丽德斯塔茨曼 15 分钟的共处时间。”

“告诉她，我表示感激。”埃莉诺清了清喉咙。“”并且也感激你。你会加入他们吗？

“不，我认为我最好避开这个。”马库克微微一笑。“我读了泰瑞提

到的诗。我得到一种感觉，他们夫妇可能都是...嗯，我只能说，都是受着折磨的灵。英格丽德的疯狂或许已经酝酿了非常长的时间了。那诗至少有16年历史了，而他非常清楚，甚至在那时，她就已经不在自己的摇篮里了。”

“我很惊诧，泰瑞会如此保护她，”埃莉诺说。“他真的很在意她。那看起来很奇怪...我将尝试在三点去陪伊夫琳。我很想在他们对话时，聆听一下。”

“好，然后你再转达给我。莫瑞丽斯医生对医生与患者间的私密，非常敏感，我从来无法从她那里获得任何信息。”

“那是她的职责。你懂的。”

“她的职责，”马库克断言，“是发现了任何证明对我们运作有伤害的事物，就告诉我们。”

“她的工作做的很棒，特别是考虑到她需要处理的是何种状况。五年只有三个自杀的--如果没有她，我无法想象那数字会有多高。”

“噢，趁着我没忘，”马库克插话，“我明天会见泰瑞的保镖们...或我也不知道他们他妈的是什么？”

“为了什么？”

“显然，他们希望知道如何启动一个谋杀调查。”

“什么！？”

“他们声称他们的朋友--上周死去的那个...我现在无法记起他的名字，他们声称他可能是被谋杀的--”

“他一直处于植物人状态！”

“我知道，但他们可能无聊，而需要一些兴奋点让自己保持繁忙。谁知道...反正，我同意会见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总统躺在医疗部，也没有一个疯子被隔离...”

“取消它，”埃莉诺命令到。“我需要你全时聚焦于总统和卢拉身上。”

马库克仿佛愣了一会儿。有时微笑更容易被在双眼里发现，而不是在嘴上或脸颊。马库克没有笑。他的双眼笑了。“你确定？我不想惹恼泰瑞。”

“我需要你聚焦于总统，我确信他们会理解。”

“你决定，”马库克让步。

马库克提普森有很多特质，但他绝不软弱。埃莉诺一定已经注意到了他对泰瑞的柔和态度--不希望“惹恼”他。

真的吗？

马库克很想打泰瑞耳光，用溺水刑讯他几次，让他只穿内裤被锁在一

个冰冷黑暗的笼子里。简而言之，教训泰瑞卡恩一下。而那课程是尊敬长辈。尊敬指令链。并且特别是，尊敬 FRC 的保安主任。但是他知道埃莉诺是泰瑞的崇拜者。每当泰瑞说话，都会在她双眼内出现一种敬重，而马库克知道这一点。他需要玩好这个游戏。等待属于他的时间。‘设计那些看起来自然发生的结果，需要花些时间，’他的启蒙老师总是这么告诉他。

‘耐心是我们的工具，跟我们的智力一样。’

第三十六章：疯狂

几何级数增加的进程，当应用于蓖麻毒素中毒案例中时，是非常强有力的。蓖麻毒素是一种很隐蔽的敌人。它的毒素进入血液系统，破坏细胞的机制。细胞突然无法将氨基酸转化蛋白质。蛋白质制造机制被关闭了，仿佛一些萎缩性杀人开关被恶毒的双手按下。在体内形成生命的机制，被停止了。那毒素，如一个不可见的谋杀者，会一个接一个的割破细胞们的喉咙。

一个信息被广播出去：‘阻塞动脉。’血流的停滞，貌似在通告说，它在身体内临在的方法，跟单纯的食物中毒或各式各样的流感不同。最初遭遇关闭的器官，一般是肾脏，但是毒素也会同样容易的决定侵犯肺或肝脏。它貌似没有偏好。没有人懂它的选择策略，即使它真的有那样的策略。除了蓖麻毒的化学结构之外，科学家们没有花费智力去理解它，但是有时我们会用‘投机取巧’来描述它。那里有弱项，它就去哪里。它积累自己。它以几何级数增值。它占领。

并不是蓖麻毒天生就恶，或它希望杀害自己的人类宿主。毕竟它杀了那个之后，自己也最终会消失。不存在传染。这不是一个策略。那是单个人类身体这个宇宙之内的化学和生物性纠缠在确保两败俱伤的毁灭性舞蹈里。

当其化学成分在血管里达到一定有效的供给时，那末日就立刻到来。因为无从制止，所以没有反击能力。

唯一的对抗手段就是死亡。

或魔法。

或，在最稀少的场合，两者并用。

第三十七章：爱

当她眼睑睁开，看到那仿佛将一切都变小的厚厚玻璃背后，有一个模糊而细小的人类形象。她用了一段时间才理解了那说话的声音。那是一个女子的声音，很熟悉，但是她的记忆很不稳定。

英格丽德侧躺着，脖子下弯到足够角度，让她能看见折磨她的人们的窗户。她恨他们所有人。在她的房间里，他们没有为她准备自杀的工具。那是他们至少能做到的。她很清楚的觉知道自己曾试图杀害赫利俄斯的总统。毫无疑问，她的生命--等于一只蚂蚁大小--将一定会被碾碎，至少对于这一点她完全不担忧。

她躺在一种半清醒的意识恍惚状态里，吃着小片的食物，喝一些水，只够维持生命，同时一直在计划自己的死亡。她预测到自己的最佳选项，是站在床头，进行一个天鹅扎猛，撞击在水泥地上。那个下落会折断她的脖子，并结束她的生命，不过那种脖子下方全部瘫痪的可能性，目前...足够阻止着她的行动。

那声音持续讲话。她抬起头，并决定尝试睁开她另一只眼的--那是她通过巨大努力才取得的壮举。是那个会议室里的男孩在看着她。‘他为何在这里？’她聚焦于那女子的声音。她话语的末尾有个问号。‘她在说什么？’

“英格丽德，我是莫瑞丽斯医生，我带来一位客人，他想跟你谈谈。你能听见我们吗？”

英格丽德感觉自己在点头。她还感觉到自己内部一个能量在蠢动。在她内在某处，一个声音在升起。

“好。这是泰瑞卡恩。他是那男孩...那个在会议室你跟他对话的男孩。他想见你并跟...跟你说几句话。你想跟他说话吗？”

英格丽德再次感觉自己在点头。

莫瑞丽斯医生转向泰瑞。“你动这个开关--”

“我知道。”他转向埃莉诺。“我是否可以进入她房间？通过这个机关说话，如此失掉人性化。”

“你确定那会没事吗？”埃莉诺问。

泰瑞点头。“这是必要的。”他的双眼探索着埃莉诺的面孔，寻找拒绝的痕迹。

埃莉诺看了莫瑞丽斯医生一眼。“我没意见，你是否同意？”

莫瑞丽斯医生稍带紧张的点头。

埃莉诺带着泰瑞来到那门庭，并打开它。“我将打开那第二道门的锁，但是我将让你去打开那门，并在进去后随手关上它。好吗？”

“好。”

“你有...15分钟左右。如果你感觉到任何方式的威胁，我就在这里，

并且我将为你打开那道门。”

泰瑞走进那房间。英格丽德用好奇掺杂着恐惧看着他。她在床上伸直了一些。那床是那房间里唯一的家具。那房间是消毒水味，但那气味底下是泥土的味道。

泰瑞研究那房间。它最主要的设备：那个机器臂，悬挂在那窗户上，如一个科幻电影场景里的人工制品。那房间很小，大约 16x20 英尺。其内侧左边的一个不太隐秘的卫生间，占去了那房间的 30%空间。墙壁是抛光石头的，就是用来做墓标的那种。泰瑞几分钟前所站在背后的窗户，扭曲着埃莉诺和莫瑞丽斯医生的身影，她们显得既小又暗。床单和被罩是洁白的白色；枕头是淡蓝色。

英格丽德知道自己被投用了镇静剂。她的头有些昏沉，作为结果，她听到自己那最喜欢的声音浮上了表面。“你为何来看我？”英格丽德问。“你应该怕我。”

那房间地上，放着一些食物和塑料水瓶。一个塑料碗突然跳了起来，因为泰瑞无意中用鞋子碰到了它。那哗啦的响声，将一抹微笑带到了英格丽德的脸上。“我不是个家事能手。抱歉。”她轻微鞠躬。

泰瑞站在床头，背对着如同独眼巨人之眼的那窗口，艾莉娜和伊夫琳从那儿观望着。

“我不害怕你，我钦佩你。”泰瑞笑道，眼神友好。

“你一定真地很恨总统，”英格丽德低头看着双手回击道。

“不，我因你们的诗而钦佩你。”

“你知道我丈夫的作品？”

泰瑞点点头。“我知道你们俩的作品。”

“我没有作品。”英格丽德第一次抬起头来。她眯起双眼看着泰瑞的脸，如同一个迷惑的侦探。

“我来自土库曼斯坦的沙漠。如果你六周前认识我，你会看到我从每一页能找到的译成我们语言的文学作品上，抹去掉沙粒。那时我只懂一种语言。我父亲有三本书。其中之一就是《隔困在窗里》。他——在我母亲的帮助下——将它翻译成了巴鲁奇语，就用了一本笔记本和一只铅笔。在他们双双去世时，我还太年幼而无法阅读，但这三本书和笔记本留在了我姨妈那里，就是她抚养了我，有一天，在我六岁时，我发现了它们。那笔记本是我能读到的出自我父亲心智和母亲双手的唯一东西。”说着这些时，泰瑞目光在英格丽德脸上缓缓移动着。眼睛里充满了那清理去一切废墟残

骸的温暖晶莹的液体。

“从这便笺本里，我学到了人类之爱，”泰瑞说道。“我再也无法找到任何书是以爱的真实形态提到爱的。爱，在我读的其他每一本书里都只是个占位符，代表着一种作者也没有真正理解的含义。”

“你读了那本书？”英格丽德一脸怀疑地问。

“读了。”

“在你六岁时？”

“是的。”

“你为什么对我撒谎？”

“我没有。”

“那你就是读过我丈夫作品的最年轻的人。”

“我的要点是双重的，”泰瑞回应道。“一，你丈夫的作品也是你的。没有你，他无法写出它；二，这作品自己找到了途径，以一种从未出版过的语言，来到了游牧民手里。它就这么自己来到了我手里，教给了我。你明白吗？”

英格丽德凝视了泰瑞一会儿。然后缓缓地点起了头。一抹微笑浮现上她的脸。她马上畏惧地避开了。一种微妙的恐惧淹没了她的脸，她开始咯咯地轻笑。轻笑又变成玩世不恭的大笑。她开始无法自己地大笑了足有一分钟。然后慢慢让自己平静下来，揉了揉双眼，并将目光停在泰瑞身上。当她说起话时，一个不同的、带着反常狂热感的声音，窒息了整个房间。“你真以为能帮她？她离开药物 11 年了。她曾试图以意志的力量遏制住我，到最后，她的意志力变得如此柔弱而脆弱，只要我愿意就在她内在崛起。她则毫无防卫力。

“你是谁？”泰瑞质问道。

“我是带角的神。你是谁？”

泰瑞紧绷着嘴指着英格丽德道。“没有神会为了操纵的目的存在于另一个人内里。你竟敢自称一个神？你的无知是显而易见的。”

英格丽德闭上了双眼一会儿，嘴唇颤抖着。愤怒正在她内在深处沸腾，只是需要些时间去从她存在性的深穴里升至她的皮肤表层来形成词语。“我看清了，就跟看这个叫地球的茅厕里的任何人一样清楚。你以为你很特别？在我王国你什么都不是。我有很多仆人，他们会执行我的命令，而给授予这个世界的果实。你能给任何人提供这些吗？”

“现在就离开她。”

“噢，这就是你软弱无力的驱魔尝试？悲哀啊！”英格丽德往地下啐了口，带着恶魔的兴奋擦着嘴。

泰瑞闭上眼睛一会儿，来到了床边不远处。英格丽德注视着，双眼激动地燃烧着。“休想再靠近一步了。”

泰瑞慢慢地挪近去。他伸出双手，捧在她脸的两侧，径直凝视进她的双眼，强有力地说道。“你就像蚀挡了太阳的月亮，却忘记了继续前行。现在是时候了。”泰瑞的额头伸向英格丽德的额头直至贴在一起。她开始颤抖起来，仿佛挣扎在捕获中的人。他移开来，紧张地看着她。英格丽德开始因什么想象出来的痛苦而扭动。她捶打自己的双臂和双腿，脑袋前后甩动着。“你这可怜的蠢货！”英格丽德尖叫道。“你真的认为我会因为你渺小的恳求就离开吗？我是带角的神，你没听见吗？你这个破沙丘！我在你或任何人利用她之前杀掉她。”

泰瑞抓住英格丽德的双臂，全部体重都压在她身上，以使他多少停下来。她往他脸上啐了一口，发出了只有恶魔才能鼓起的一声尖锐笑声。泰瑞保持着对她的凝视。“我不会利用她，这就是不同之处。英格丽德，作出选择！英格丽德，作出选择！”

英格丽德又啐一口，双眼因愤怒而发狂。“她选了我。去操你自己吧，小男孩！”

“英格丽德，听我说，我能做的全部就是制造出选择的可能性。必须你作出选择！”

“她选择了我，你这恶心的沙漠灰鼠。”

泰瑞放开英格丽德的双臂，退行了几步，站直身来。他能感觉到埃莉诺和莫瑞丽斯医生急到边缘了。她们都倾身向前，脸紧贴着厚玻璃。

“我知道你是谁，”泰瑞声音镇静地说。

“抓住一个人才能了解他，”英格丽德愤怒地打断道。她的眼神涣散，口水不受控地从嘴角滴落。

“抓取我，替代她。”泰瑞宣告道。

扬声器噼啪着响起。“泰瑞？泰瑞，请回来。”那是埃莉诺颤抖的声音。

泰瑞抬了手臂，但目光保持在英格丽德身上。他的手臂形成一种明白无误的语言：别打断我。

扬声器再次响起。“泰瑞，我不能让你这么做。请停下。来见我——”泰瑞转身去，面对着窗口。双眼带着一种强烈的斥责，斥退了埃莉诺

和莫瑞丽斯医生。音频的背景噪音一下子消失了。只有静默充斥着控制室。埃莉诺受挫地捶打了几下窗口。

英格丽德缓缓地转着头。她的目光如同相机镜头般开始聚焦。泰瑞能感觉到它的扫描。“这是个骗局？”

“不。”泰瑞摇着头道。“她是个总统谋杀犯。她在几天内就会死掉或毫无用处。我是个年轻男孩，已经被请求去领导我们世界最重要的计划。你会更喜欢栖息在哪个载具？”

“我不关心她的死，她依然会是我的--”

“不，我提出的交易是，我提供我自己来替代她。无论你认为跟她有着怎样的协议，当在进入我的那一刻都结束了。”

“而你心甘情愿这样做？”

“是的。”

英格丽德盯着泰瑞，就像某人打算购买超出预算的一座雕塑。“那作为回报，你要什么？”

“我刚说了。我要你离开她。你们的协议，无论是什么，都圆满完成了。”

泰瑞靠近了些，道。“你是否同意我的出价吗？”

“我怎么知道我会被提供机会去...使用你？”英格丽德问道，声音既诡异又残暴。

“你是伟大的带角的神，不是吗？我怎么可能有能力抵制你？”

英格丽德无法抑制地露出一个自我满足的微笑。接着她笨拙地坐起身来，看向泰瑞，表情变得极端严肃。“你必须说出这些话。”

“我，泰瑞卡恩，把自己给你，以换取英格丽德斯塔茨曼。我是自愿作这事的，且没有任何其他条件。”

泰瑞毫不畏缩地凝视着英格丽德，表情坚定。

英格丽德的眼皮扑扇着闭上。她深深地吸一口气，吐了一句话来——缓慢地，尽情享受每一个单词。“一起合作，我们将干些伟大的事。”

下一个刻，英格丽德在一阵突至的抽搐和尖叫后，背勾耷下来。

就在那个瞬间，泰瑞感觉到一种冰冷蔓生力量的完全进入。它开始缠绕在他周围，仿佛贫瘠的根须在他这片沃土中寻找避难所。泰瑞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给予了这带角临在以庇护。

在跌入无意识前，他最后一个记忆就是英格丽德。

她在哭泣。

第三十八章：爱国者

黄柳探身俯在自己书桌上，凝视着一个监视器，沿着其右侧显示着六个长方形，如积木般首尾相接的垂直堆放在一起。那六个中国男子的面孔和肩膀，是唯一可见的部分，并且他们貌似在黄柳讲话时，同时在扭曲身体。“真的不存在其他方法了，朋友们。特弗雷斯坦顿是个负担。如果他跟泰瑞卡恩合作，他的怀疑只能增长。我们需要在现在，采取这个决定性行动。我很抱歉，没有事前解释细节，但是我认为最好保持这个秘密，甚至对于你们。”

那些小小的脑袋们，都点着头。他们看起来像一些小雏鸟，从巢穴探出头来。

黄很有信心。他的双臂，有力而粗壮，在捶打他面前的桌面，来强调那些他感觉重要的角度。那些出席者，是他在中国的关键领导者们，他们在监视着能源，农业，贸易，健康和教育方位。

通过五年的建造，一个裂缝已经被打开了，如巨大的风帆，而那“风儿”，就是黄柳那微妙而坚持不懈地针对总统无期限制度的反对。赫利俄斯的总统职位，需要定义一个被各国政府委员会人员认可的任期。那问题既明显又简明，斯坦顿总统很有人气。各国政府首脑，很少有人希望他只是因为一个成员的反反对，就被赶出那执政室，所以领导委员会有不同见解。他们中的多数人都不会。

斯坦顿总统已经在位十年零两个月了。对于任何独裁类型的人而言，那是个很长的任期。黄跟他的几个有权力的密友，在两年前提出了任期限制问题，但是各国政府委员会搁置了那个立法，说它缺乏紧急性。

黄主席和他的盟友们目前的课题是，有泰瑞卡恩作盟友，TRC 可能将斯坦顿变成更强大的角色，让他不可能被撤职或反对。

在合族国内，也在出现替代性的党派，但他们的领袖都在跟自己的见解搏斗着，不知道自己应该拥护宗教主义还是民族主义。那就是斯坦顿拥有的区别性特质。他是个全球领袖。没有任何其他人，能够跟他作为受敬重领袖的全球性形象竞争。他是唯一的有全球性信任品牌的人，因为他领导了一个合作性平台的建立和发展，那包括稳定性，贸易，教育，技术和政治协调方位。

传统的两党系统——保守派和自由派--已经被融合成一个信奉不可知论和无党派主义的生存党。它甚至没有名头，但斯坦顿是它的核心。那是与生死搏斗的党。在日灼后的早期时代，不再有左派或右派，也不存在一个

主义跟另一个之间的太极投球了。不是加入到中立并生存，就是偏激并孤独死亡。牧群的中间，是安全的。那时人们需要的是安全，而非任何主义或影响力。当时斯坦顿总统很明智的为人们提供了安全。

当那安全的平台出现后，技术的回归就成了公民们的需求。TRP 是在 2027 年由斯坦顿创立的，去复兴那些在农业，医药，教育，能源，通讯和金融方位所需要的关键技术。显而易见，军事不再出现了。

斯坦顿总统初始化了一个“不建军”政策，被各国政府委员会不记名通过了。这个政策是关于军事的，规定说在合族国内，在没有得到各国政府委员会完全支持的条件下，任何国家都不可以开始进行军事技术开发。如果他们尝试，并被发现在开发秘密军事技术，他们就会被从合族国联盟驱逐。这个制裁，相当于一个国家的死刑判决，或至少会导致致命性的萎缩。

那是个很强的制裁。

那也是黄柳希望斯坦顿下台的秘密理由。

黄主席知道，地球上最有权力的人--特弗雷斯坦顿--跟最睿智的大脑--泰瑞卡恩--组合后，就是绝对性统治的公式。那会成为个坚不可摧的融合，它将使斯坦顿总统的退位成为近乎不可能的事实。他已经看了泰瑞卡恩最初被发现时的做测试的视频。预言是清楚的。他别无选择。

他的国家，他伟大的祖国，需要他采取行动。

第三十九章：名单

埃莉诺的办公室很宽敞。那是 FRC 内最大的办公室。它甚至还曾拥有过一个健身房。几乎其内的所有物件都是机械性的，被认为不重要，于是都被拆成了零件。所以，她的健身自行车和跑步机，都在四年前被那些装配者拿走了。她有个巨大的书桌，坐落在她办公室中央，一张装裱在镜框里的世界地图，悬挂在她背后那面易碎的墙壁上，远处墙上被一幅复杂的壁画充满，描绘着加勒比海岸的一个晦暗的沙滩。她曾不止一次想把它撕下来，但总是慈悲的认为那不值得去费力。

不去看它而凝视自己的监视器，更节省体力。

乔西走了进来，他看起来很疲惫。“我期待着你会在这里。”他随手关上背后的门。

“进行的怎么样？”埃莉诺问。

“嗯，黄柳跟我已经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这些已经是确定无疑了。”他微笑着坐在埃莉诺对面，架起二郎腿，并撅嘴。

“泰瑞呢？”

“他加入了我的俱乐部。”

“我猜那意味着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了，”埃莉诺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说。

“就是说，只要泰瑞在那船上，我就加入。他是个厉害角色。他对待黄柳时，俨然一个学校操场上的霸主。智力是一回事，勇气完全是另一回事，而他两把铲子都有。”

埃莉诺低下头咧嘴笑了。“我真希望自己也看见那场面了。你们跟黄主席开会后，他见了英格丽德。那是我见过的最奇异的事了。”

“怎么奇异？”

“那取决于你是否相信有恶魔...”

“我不信，”乔西很有说服力的宣布。

“嗯，结果是泰瑞被送到医疗部，并且根据我的见解，那很像在电影里，‘驱魔人’。”

埃莉诺看得出，乔西因为这对话变得不舒服了。

“他没事吗？”

“嗯，他只是在那里几小时，观察一下。我说了，他昏厥了，但令人诧异的是，英格丽德貌似恢复了正常。”

她很希望给乔西讲述更多自己所见证到的细节，但她知道，试图通过讲述让乔西理解，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因为她自己还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

“斯坦顿情况如何？”乔西问。

“他没有好转，现在卢拉也以同样的症状倒下了，貌似那可能是某种不太好的病毒。延森医生排除了食物中毒的可能性。不过，这些事件，有了个很有趣的转折...”

埃莉诺有种不断增长的欲望，想告诉乔西她在楼梯间里的经历，但是她看着那幅壁画。以某种不引人注意的理由，那画告诉她“不。”

一声敲门让她吃了一惊。“谁？”

门安静的打开，足够一个小脑袋探进来。“我需要跟你谈谈，”萨寇说，她的脸如金属球一样紧张。

“进来，”埃莉诺说着用手示意。埃莉诺站起身，走到萨寇那里。“你看起来...吓坏了。出什么事了？”

萨寇看了一样依然坐在他椅子上，扭动身体看着她的乔西。

艾莉娜明白了萨寇的犹豫。“乔西，这是萨寇，她是我提到的那个检

验蓖麻毒样例的人。没事，萨寇，他知道正在发生的所有事。”

她对乔西轻微鞠躬。埃莉诺事实上将她带到乔西旁边的一把椅子那里，并扶她坐下。“深呼吸一次，整理你的思路。我能给你些什么喝的吗？”

萨寇摇头。她交替看着埃莉诺和乔西，凝视着那世界地图上的一个点，那可能是她的家乡，但是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小得多的锯齿形状。

“那绷带涂抹了蓖麻毒。”那话语如液体铅金属般掉出来。

埃莉诺坐在桌面上，倒抽了一口气。“你确定吗？”

萨寇点头。“谁敷过这个绷带？”

埃莉诺看着乔西耸肩。“她已经争取得到一个解释的权力。我需要告诉她。”

乔西微弱的点头。“萨寇，我知道你是谁。你是我们 FRC 的珍宝之一。我知道你会想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帮忙，所以我们将要告诉你的内容，需要保持在这房间之内。你不能告诉任何人或灵魂。明白？”

萨寇仿佛处于矛盾中。她看着埃莉诺和乔西，仿佛迷失在森林里的人。“只告诉我是谁敷过这绷带。我需要知道，这是否他们敷过的第一条绷带。只回答这两个问题即可。然后我就离开。我无法保证永远不说出这事。我将做任何需要的事，来保护我的利益。”她转向埃莉诺，她的面孔在抽搐。“是总统吗？”

埃莉诺咬着嘴唇点头。

萨寇站起身，迷茫中朝着门口游荡。埃莉诺和乔西都跟着她。他们不希望她在他们更好的阅读了她的反应状态前就离开。

“萨寇，看着我，”埃莉诺恳求她。“我需要你坐下来，聆听我们的话。但是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你所知道的一切。好吗？”

萨寇回到她椅子那里坐下，怀着犹豫。

“乔西和我将保护你，所以不要担心你卷入了这个。我们不会在任何报告里提到你的名字。”

“他们会发现的！”萨寇用手指指着埃莉诺，她的鼻孔因恐惧而忽闪着。

“如果他们发现了，”乔西插话，“你将会被奖赏，而不是惩罚。你不用担心这一点。”

萨寇带着极度迷惑的眼神转向乔西。“如果有人试图谋杀赫利俄斯的总统，而他们知道是我发现了他们的方法，你真的认为他们会奖赏我？”她摇着头，增强她提问的修辞效果。

“萨寇，”埃莉诺说，“请告诉我们你知道的那些内容。我们会尽最大能力，保持你不会被卷入这里。你获得了我们的承诺。”

萨寇低头看自己那在怀里交叉的双手。“如果这是第一条绷带，他就有生还的机会。如果他的绷带被换过了...”萨寇的声音变得非常安静。一滴泪水从她左眼边缘掉了出来。“他将无法生存。我很抱歉。”

“你怎么能如此确定？”埃莉诺问。

“我做了个RNA聚合酶连锁反应实验，找到并复制了一部分包含在你给我样例中的DNA。这是个致命性的样例。如果那感染量超过我发现量的两倍以上，就是蓖麻毒素的浓度，就会致命。”萨寇明显的在颤抖。“每换一次绷带，特别是由护士或医生进行时，他们会清洗那伤口区域，并换上新绷带...噢，我的上帝，他完了。”

埃莉诺深深的凝视乔西，感觉到一阵冰冷的恐惧性颤抖。那仿佛上帝突然以萨寇的形式送来了他的不赞成，而他之不愉快的全部重力，都显露无疑。

那房间里出现了一阵长久的沉默。后来乔西首先开口。“我们需要跟立刻跟镇森医生分享这个信息。”

“那已经没用了，”萨寇说到，她声音遥远。

“为什么不呢？”

“不存在解药。我们无计可施。如果那是致命毒药，他会死。”

萨寇站起身。“我认为我还是选择不知道更多细节。我无法忍耐任何反弹的念头。求求你，请不要提到我的名字，”她恳求。“好吗？”

“我们已经告诉你了，萨寇，我们不会的。”埃莉诺把手放在萨寇肩膀上安慰她。“你获得了我们的承诺。”

“还有任何其他人...有这个症状吗？”萨寇问，几乎在退缩。

埃莉诺摇头。她知道卢拉表达着类似的症状，即使她已经被某些不可见的临在们通知说，它们没有关联，不过她胃的底部尖端处依然有些痛感。

“现在，所有一切都将改变...”萨寇耳语。“所有一切。”

萨寇走到门口，埃莉诺陪着她。她转回身看着埃莉诺。“最后一件事。我已经销毁了所有证据。没有绷带了。我进行的所有测试，都已经被删除了。什么都不存在了。如果任何人，把谴责的手指指向我的方位，我将否认自己的卷入，并且没有任何证据来反证。相信我。”

萨寇走出到走廊里，如被一只急促的手驱动的一只没有墨水的钢笔。

埃莉诺坐回自己的书桌。监视器宣布说是晚饭时间。但是对食物的想

法，仿佛一块砖，落在她那平板玻璃的大脑上。“我不去吃晚饭。非常感激你。”她按下按钮，关闭了那个提醒。

“操！”乔西开口，把拳头砸在等待的那只手中。“如果她是对的，而我们知道她的信用度，我确信她是...为何黄希望他死？至少在泰瑞这事实上，我能理解他。”

“哦，我不理解，可也许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埃莉诺突然不高兴了。“这都是你提到的那个预言的一部分吗？或这是另外一回事？”

“我他妈怎么知道！”乔西站起来，绝望的举起双臂。“我去跟延森医生谈谈--”

“那告诉他什么呢？”

“我们需要告诉他，爱琳。”

“不...我们不能。”

“但是我们怎么能保持--”

“你瞧，我们都知道，这是他干的。”

“延森医生？你知道，这是荒谬了。”

埃莉诺摇头。“我雇佣了他...你说得对。如果这是他干的，我不再想继续留在这个地方了。这太疯狂了...”

乔西绕过书桌，走过来拥抱他妹妹。他知道她有深度忧郁的能耐。他安慰她，知道这怪物有时会因误解地被自己吓到。

“跟我来，我们可以一起跟他说。”乔西看着她的面孔，点头鼓励她。

埃莉诺微笑着同意了，那是个最微小的微笑。“你来讲吧，我认为自己说不出来。”

乔西叹气。“我不能告诉任何人，我跟那蓖麻毒有干系，我能吗？我是说，如果我说了，他们会推测我跟总统也有牵连。你同意吗？”

“目前，”埃莉诺说，“我们保持一个名单，将可以知道这事的人，限制在尽可能少的人数。现在，是我和泰瑞。萨寇只知道蓖麻毒的小瓶--她不知道任何关于你跟蓖麻毒的关系，或它的目的。”

“还有黄柳，”乔西提醒。“我们能信任萨寇不讲出去吗？”

“你看到了，她有多么恐惧，”埃莉诺回答。“她不会告诉任何人。”

他们用了接下来的十分钟时间，推测谁会是个给总统投毒的载体。如果如马库克建议的那样，那刀子是清白的，那不是英格丽德，那么是谁呢？

那是个很短的，包含各种可能性的名单：整个医疗团队，除了威廉延

森医生之外。

第四十章：历史观

当埃莉诺和乔西到达后，见到医疗部一片慌张。周及莫瑞丽斯医生一起坐在护士站外侧的一个很小的等待室里。几个护士带着不安而紧张的表情在匆匆走动。南瓦站在卢拉房间旁边的一个门口。总统房间外面还设置着两个警卫。

“好，卢拉怎么样？”埃莉诺问。

“她依然没有知觉，但是很稳定。”

周跟在莫瑞丽斯医生背后走上前来，点头进行无语的问候。她看起来像个冬日的风暴。

“他怎么样？”埃莉诺问。

“不好，”周摇着头回答。“延森医生说，他的肾脏出了些问题。他无法抑制任何病状。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恐怕我们要失去他了。”

“延森医生在哪里？”乔西问。

“他现在正跟几个同事在电脑那里。他们在试图搞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在他办公室？”

周点头。

乔西看着埃莉诺。“我们去给他谈。”

“介意我跟你们一起吗？”周问。

乔西犹豫。“通常是不会介意的，但是我们有个不同的议题，需要更新信息。给我们 10 分钟，好吗？”

周点头，有些不解，然后就如士兵般走回她在等待室的位置。莫瑞丽斯医生也去了那那里。

延森医生的门关闭着。乔西用指节尖锐的敲了三次。他们听到一声模糊“请进，”然后就小心的打开了那道门。

延森医生坐在他的电脑前，看着一本巨大的参考书。他戴着老花镜，并透过其边缘看过来，在他们进入他办公室后，朝他们点头。乔西随手关了身后的门。

“你看起来很疲劳，比尔，你好吗？”埃莉诺问。

“我很好...只是担心我们总统。貌似无法搞清楚，他为何如此强烈的对抗生素起反应。”他摘掉老花镜，揉着眼睛。“我不会掩饰太平。他现在处于危机状态，并且我手头没有可用的工具，做任何屁动作来对付这个

状况。”

威廉延森医生在七年前被 FRC 医疗部雇佣前，曾是个科罗拉多大学医院的麻醉师。他在日灼后的世界里，已经早就放弃了自己的专业。当技术死亡后，几乎所有的专家也都死去。专家们都成了平常人，只有少许例外。

乔西清了清喉咙，用力咽了一口唾液，然后凝视延森医生的双眼。“我们有些对总统的状况很重要的信息...”他在椅子上倾身靠前。“在在我开始前，你是否能告诉我总统的绷带换了几次--这里那个...”乔西指着自己的脖子。“...自从你的团队参加后，它被换了几次？”

延森医生以神秘的角度偏着头。“我不知道...可能六次。他伤口那里发生了某种感染。我认为那跟他整体状况有关...为什么问？”

乔西举起手臂。“那很快就会清楚的。你知道，斯坦顿总统两天前被这里的一个居民袭击了。她导致了总统脖子上那个伤口。为了谨慎，我们检验了那刀刃看是否有蓖麻毒素，而它是清洁的。不过我们认为检验一下他的绷带也是个好主意--”

“为什么？”

“...而就在我们检验后，”乔西继续，“我们发现了蓖麻毒素的存在。”乔西停顿着等自己的话渗透。

延森医生无可置信的眨眼，然后摇头。“你说你有证据说，总统的病情是因为蓖麻毒素引起的...一种被施加在敷在他那打开伤口上面的绷带上？这就是你在说的意思吗？”

乔西和埃莉诺都同时点头。他们保持安静。那房间里的基调抑郁而沉重。延森医生再次开始摇头。“致命毒药？”

“根据检验它的科学家说，是的。”

延森医生站了起来。“那就是他的肾脏关闭的原因了...”延森医生看了看乔西，然后埃莉诺，然后再呼吸底下嘟囔。“那么他跟死了没两样。”

延森医生坐了回去，仿佛他的腿撑不住了。他的椅子被推向后方，靠在他背后的墙壁上。“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我们没有任何办法救他。他可能只有不到一天的剩余时间了。妈的！”

乔西和埃莉诺保持沉默。他们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延森医生将他的椅子滑动回到桌前，将双臂都放在桌面上，并用坚定的双眼看着他们。“那么，你们认为这是我的一个职员干的？”他的双眼突然睁圆了。“你们没有认为是我干的吧，对吗？”

埃莉诺在她椅子上坐直身子。“不，当然不是。”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 FRC 的任何人，”乔西说，他的声音压低，保持在耳语程度。“但确实有人把它放在了他的绷带上，而你的职员有机会接触那些绷带--”

“我们并不将那些绷带上锁或用钥匙。那是个简单的刀伤...我们被告知那是剃须的误伤。”他双臂交叉在胸前。

“那是个掩饰用的故事，”埃莉诺抱歉的说。“我们只是不希望职员们知道关于那谋杀未遂的事。我们以为那可能引起一种慌乱。”

“而那个杀人犯...就是那个被隔离的人，我猜？”

埃莉诺点头。

“谁？”

“英格丽德斯塔茨曼。”埃莉诺犹豫的说。

“她是谁？”

“她是马库克的一个办公室主任。”

“我们怎么知道，那刀刃没有被擦拭干净，而那绷带上的蓖麻毒，只是从伤口上残留下来的？”

“你瞧，有太多我们不知道的事了，”乔西承认。“我们来这里不是来指点手指，或试图启动一个案件调查。今后会有机会进行的。现在，我们只是想告知自己知道的一切...而那并不太多。”

延森医生用和解的表情看着乔西。“马库克在所有这一切里，什么角色？”

“他在帮忙。”

“他知道？”

“我们刚发现了绷带上的蓖麻毒，就直接来到了这里。我们还没有告诉他，在那些绷带上发现了蓖麻毒证据。”

“你们怎么搞到的绷带？”

“马库克找到的。”

“这杂种居然在我们的垃圾桶里乱摸...”

“那是他工作的方式，”乔西说。

“那并不改变他是个杂种这个事实。”延森医生抬起双眼看了看，但是他的头保持祈祷姿势。

乔西闪出了单薄的笑容。“你看，如果有什么我们可以帮忙的，请告诉我们。请保持警觉。我们需要告诉周。这个信息，全部内容，保持秘密。”

“我需要告诉我的职员...”

“不，”乔西直率的说。“告诉任何人说，蓖麻毒被用来杀害总统，都于事无补。”

“而将这事保密又有何收获呢？”

埃莉诺在椅子上动了动。“一个是，我们可以保持不发生慌乱。我们可以让杀人犯认为，他们避免了任何怀疑，可能他们会过度自信而露马脚。”

延森医生认真的聆听，然后他紧锁眉头。“你怀疑那是个政变？”

乔西摇头。“我说了，我们不清楚。目前，我们需要假设说，在FRC内部，存在着一个运作组，他在代表一个...一个流氓派别，他们希望改变赫利俄斯的领导权。”

“周呢？”延森医生问。

“她怎么了？”

“她将那第一块绷带缚上的。”

乔西看了看埃莉诺。“我不知道那事。”

“我们第一次给他看病时，他脖子上已经有个小绷带了。正如我说的，他们告诉我们说那是剃须失误。食物中毒症状...是我们被叫去的理由。”

“我们将跟周谈论这事，”乔西说。“你就牵挂一下如何尽力而为，能保证他舒适。好吗？并且不要把这个情况跟任何人讲。不告诉周，不告诉马库克。如果你有问题或想到什么，只跟埃莉诺或我讲。”

延森医生点头。“卢拉若兰怎么样？”

埃莉诺因为提到她的名字而有些坐立不安。“我们没有证据说她接触过蓖麻毒。”

“但是她有类似的症状...”延森医生反驳。“你知道我们同时处置一个食物中毒患者，和另一个蓖麻毒中毒患者的概率是什么？”延森医生怀疑的摇着头。

“即使我们知道那就是，那会改变任何状况吗？”乔西问。“你就尽可能保证她舒服就行了。”

“好，”延森医生说站了起来。“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并且我将会控制住自己的嘴巴。我承诺。”

乔西和埃莉诺站起来，走到门口，但是埃莉诺又回到书桌那里，担忧的看着延森医生。“我知道这很残酷，比尔。没有什么你能做的了。”

“我将会永远被人们知道，是那个失去了赫利俄斯总统的医生。”

“不，你不会的。”

延森医生缓慢的抬眼看着埃莉诺，那目光被负罪感缠绕着。“我还好...不只是我...我的损失...而是我们将失去一个伟大的人。很多人今天能活着，都需要感激他。”延森医生的双眼闪着泪光。“我就是其中的一人。”

埃莉诺点头表示理解，然后心情沉重地走出了那间办公室。她知道他说的对，但是只有在他说出那最后几个字时，这一切才对她显得鲜活了。黑暗时光。

埃莉诺拉住乔西的手臂。“我需要给卢拉转达一个信息。”她不加任何解释就走开了。

“我将在等待室里等你...”

埃莉诺看到南瓦站在卢拉的门口。“我想看看她的情况。”

南瓦看看他身后，然后摇头。“她睡着。”

“我知道。我只是需要看看她；只需要一分钟。”

南瓦坚决地站了一两分钟，然后就在埃莉诺的凝视下畏缩了。“好吧，一分钟。泰瑞让我警卫她。”

“我理解，”埃莉诺微笑着说。“不会费很长时间。”

她与他擦身而过，随手关闭身后的门。那里几乎是黑暗的。一个小桌灯在抵抗着黑暗。一个静脉点滴是那房间里唯一的医疗技术。一个木椅子放在床的右侧。埃莉诺选择站着。

她低头看着卢拉，埃莉诺的手--被某种从未使用过的母性本能引导着--摸了摸卢拉的额头。那很热。发烧？那让她很不安。

她听到的那些声音是真的吗？这个小女孩，真的可能拥有着像基督的某个存在的意识吗？她，埃莉诺，难道真的突然进入了某种并行实相里，在那里神话能够侵入肌肉和骨骼组成的现实世界里，并跟她这样的人一起跃动？在那里，天使们将信息交给她，以便她可以将这信息转达给耶稣的耳朵？

我正在变得跟英格丽德斯塔茨曼一样疯！

埃莉诺抓起卢拉那苗条而温暖的手，倾身下去，在她的右耳那里，轻声说出了她被告知需要转达的那几个词。“源于未知而选择。”

她只说了一次。然后，她停了下来。或许是因为如此接近卢拉，听着她的心跳，她皮肤和头发散发的味道。她想要说些别的——属于她自己的。一些她保持在内里太久了的。一些被剪断翅膀，却依然强大、坚实的。一些学会了静音于怀疑那持续不绝的喧嚣里的。

埃莉诺闭上眼睛来，耳语出那些她一直想对或许卢拉就是的那个人听的话语。“我一直，一直都爱着你。”

她吻了吻卢拉的脸颊，走开去。那倔强潜行于她身体内的深深抑郁，它每一次的回答都一样：因为你是人类，就只是人类！

此刻，它离开了。它将自己分离于了她，如同一片云被从山顶扯走了。信任重新带来了目的和决心。

在苦难的中间、在黑暗的中间、在充满惶恐的泥泞的中间，一个安详宁静的空间存在于能够进入的间隙之间，形成它的就是闭上眼、打开心的一吻。

手伸向门的那个瞬间，埃莉诺觉得她能感觉到了一种欢欣，出自没有受阻于楼梯井的混凝土墙壁，而那齐声合唱的那一千个微笑。

第四十一章：我是？

泰瑞卡恩拨开挡住卢拉眼睛的头发。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没编辫子的她。他知道，在这些细胞和要素之下，她是谁。她是意识，跟任何存在过的意识一样古老。被时间那可靠的手，摩圆和精炼。她应该在别的某处，而不是搏斗于一个笨拙身体的苦痛，这身体在生命中却如此认同外套，以至于无法识别出外套里保有的是什么？

（钻石的容器是应该了解它装着什么的。）

反讽而美丽的是，卢拉若兰并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内在本质。

他抬起她的右手，置于手里，紧握着。她的双眼短暂地扑闪了。她光辉无可否认。泰瑞的一个部分，识别出了任何人类都会感觉到的感觉——陪伴她左右的这种渴望是无可否认的。她是吸引着任何已开启的心的磁石。

南瓦轻轻的敲门，把头探入那房间，他声音平静，安宁而确定。“延森医生感觉你现在就该离开了。”

泰瑞依然聚焦着无意识躺在那儿的卢拉的脸。他能看到洗礼留下的种种印记。它们保持在她身上，如一种古老语言的符号，含义并不限于在一个字母的起伏形态。他能读取到那个经验。那激活了她，但对于她精微的神经系统而言太过庞大了。她是过早需要她之天赋的那个使命的受害者。生命能够要求它所需要，尤其当那是耶稣的灵魂时。肉身下的柔韧，这是爱的化身。

“我还没准备好，很快就好。”泰瑞轻声说道。

南瓦点头并无声的退出那房间。

泰瑞紧闭双眼，并将他的手放在她的额头上。它异常的热，摸起来很潮湿。卢拉轻微呻吟着动了一下。泰瑞的手，仿佛占卜棍，搜寻表面之下那着赋予生命之水。

卢拉的眼帘如在梦中般抖动，然后它们就睁开了，凝视着泰瑞的。它们是沉静的，但是不确定它们看到的是什么。

“你是？”她用波斯语问。

“我是泰瑞卡恩。”

“我是？”

“你是卢拉若兰。”

她将双唇紧紧抿在一起，仿佛试图形成一个词语。她的双眼在她视觉宇宙的回路中徜徉，然后终于再次停留在泰瑞那静候中的脸上。

“我为何在这里？”

“你是否记得，那次你来，是拯救一整个种族？”

卢拉的双眼闭合了一会儿。“我记得。”

“这次你来，只救一个男子。”

她的双眼睁得更大了。“你？”

泰瑞摇头。“不。这个男子在你隔壁房间里，被警卫们看守着。他的名字叫特弗雷斯坦顿。他病得厉害。他马上将死去。你将需要快速行动，才能救他。”

“泰瑞？”

“嗯？”

“为什么我来这儿是仅仅为了救一个男子？有着如此多迷失了的人。”

“这个男子会替代你。”

卢拉微笑。“哦，我不再被需要了...”

“你是一个强有力愿景的翼展宽度。你永远都被需要。但这个男子，你将拯救的这个男子，他领导着现在这个世界。他是这个时间...这个空间的一体者。”

她扭头对着墙壁说。“很高兴那不是我。”

泰瑞对她这情绪微微一笑。

“我感觉很奇怪，”卢拉说。“我感觉非常...被限制着。这里这个世界好小。”

“我会帮助你理解它。迟早，你会适应于它。”

“我如何去救这个男子，特弗雷斯坦顿？”

“对所有人来说，这还是个神秘。你会遭遇抵抗。他的敌人就在我们中间。大多数是不可见的。这是一场象征性的战争，卢拉。并不真地是一个男子的事。”

“从来都不是，对吗？”她看着天花板，但是双眼似乎聚焦在更远处的什么上。

泰瑞摇着头道。“不存在让你被限制住的地方。”

“你的忠告是？”

“这里的一切都是缓慢、稠密、防护性的、却又是机敏的。回路系统是被连接去获取和保护，要不就是去利用和抛弃。爱，也是以这样的方式被理解的。”

“怎么可能？”

“你已经忘记这个地方了？”

卢拉看着泰瑞，表情突然沉重了。“是的。”

“在这里，力量被从年轻者那儿取走而给予年长者。记住这个。”

“在我的世界也没有不同啊。”

“是的，除了你的年纪，事实上，那个世界和这个世界就如昼与夜般不同。”

“泰瑞？”

“嗯？”

“我何时开始？”

“我现在就离开。聚集你的力量。当你准备好，就行动，但必须尽快。”

“为什么我买以这种方式行事...这次？”

泰瑞笑对着这个问题。他将手放在她额头，非常温柔地轻轻拍了拍。“因为有太多的东西已经由你制造出来了。”

第四十二章：阻扰

伊夫琳莫瑞丽斯躺在医疗部护士站外面等待室的一个临时沙发里，徒劳的尝试睡觉。两名警卫站在斯塔同总统房间附近，他躺在那里，悬挂着FRC拥有的所有监视技术。护士们以一种稳定的基调进出着他的房间。

夜深后，那些活跃就稳定的消失了。一个警卫离开，去一个相邻的空房间睡觉。一个护士下班了。南瓦依然留在卢拉的门外，坐在一把椅子上，在书写一本皮封面日记。他的举止充满自信，因为泰瑞告诉他，卢拉很快就能被释放了。她那如此迅速的恢复，延森医生很愉快也很惊诧。

斯坦顿总统则每过一个小时，都在继续朝着危险的方向下滑。延森医

生告诉他的下属们，只聚焦于让总统舒服即可。如果必要，可以增加一些缓解他痛苦的镇静剂。正如一位护士所说，那只能是临终关怀策略。

卢拉在床上坐了起来。当时已经过了午夜。她穿着一件病号服，对于她那苗条的身材，它显得太肥大了。当她一步步挪到门口时，能看到自己门底下的银色光线里，有些影子在移动。那些警卫会让她进入总统的房间吗？不太可能。她需要偷偷行动。

卢拉缓慢的打开门。一阵痛苦的咯吱声引起了南瓦的注意。他眯眼看着门里那个黑暗的裂缝，将他的日记放在地上，并走进了卢拉的房间。

“我必须去看看斯坦顿，”卢拉解释到。“你是否能帮助我进入他的房间？”

南瓦凝视着卢拉。泰瑞曾指示他听从她的一切指令。他犹豫的点头，不知道一个病女孩为何回去看望显然在死去的总统。

“给我一分钟，”南瓦轻声说，并举起一个手指。“当你听见我说，看，那就是我的密码口令，表示道路已经安全。那时，你就可以进入他的房间。你明白吗？”南瓦不断点头强调着。

卢拉点头。“我明白。我将等待你的口令。”

“你需要多少时间，呆在总统房间里？”

卢拉偏了偏头。“我不知道。”

“一个护士五分钟前刚刚看望过他。你可能在她们再来查看他之前，有十分钟时间。一旦那些护士来了，并发现你在这里，她们就会让你离开。”

“我明白。”

“我还能在其他角度帮你什么？”南瓦问。

“你的这个帮助就足够了。感激你。”

他离开那房间，扶着自己身后的门，减小声响。卢拉挪动到离门更紧的地点，停在那里聆听。她能听到南瓦跟某人谈论时间。然后她听到了那口令码，于是就打开了那道门。它发出大声的吱吱响动，于是那个背对着她的警卫，就在她试图进入斯坦顿总统房间时，猛的回过身来。

那警卫伸出手臂。“不，你不能进入那里。停下来！”

南瓦冲过来，将自己置身于卢拉和那警卫之间。“等等！”他对那警卫说，然后转向卢拉。“我能帮你寻找什么？”

卢拉站在斯坦顿总统那半开门扉的门框处。她的表情迷惑。“我想看望特弗雷斯坦顿。”

那警卫走上前来。他是个大个男子，大约 35 岁前后。红色头发剃成

板寸，圆脑袋，满脸胡茬子。浓密可以用来描述他的面孔。“你不能去那里，小女孩。你需要留在自己房间里，或让一个成人陪你去其他地方。这些是我接到的指令。”

“我没有其他想去的地方，”卢拉宣布。

那警卫把卢拉的手从那道门上拨开，领着她进入了楼道里。“你需要离开这里，或进入你自己的房间。”

那警卫坚决而毫无含糊。

那警卫转向南瓦，希望他能帮忙。“你能否跟她解释一下？总统病很重，不能接见任何客人。”

南瓦用自己最好的波斯语说。“这个蛮子是斯坦顿总统的警卫。他不会让你通过的。只要他在这里，你将无法通过。你看望总统真的很重要吗？”

“是的。”

南瓦看了那警卫一眼。他太大块头，根本无法用武力战胜，而南瓦则太老了。还有，那警卫有武器。如果南瓦做出任何被认为有危险的事，他可能会被送到这个设施外面围墙那里的大门口，而从 FRC 被驱逐出去。他和桑吉尔本来就已经如履薄冰了。

“我将在十分钟内回来，卢拉。我需要帮手。同时，你回到自己房间，在那里等候我。”

卢拉点头。她回到自己的房间去静候，她通过时门依然吱吱作响。

第四十三章：姊妹

桑吉尔无法跟随睡眠的小径。一般他都很容易入睡，但是这一夜很不同。他听到门打开的声音，当时他正在看表。他知道时间已经很晚了。他知道南瓦在警卫着卢拉，而他的替班将在四小时零十一分钟后开始。当时是接近凌晨两点。他本来应该很疲倦，但是他一点都感觉不到。当他听到门被打开，他感觉那很奇怪，南瓦怎么会回来的如此早。他把自己从床上拉起来，在走廊里见到南瓦。

“有什么异常吗？”桑吉尔问。

“我需要你帮忙。”

“我的替班是--”

“我现在就需要你。”

“为什么？”

“我需要搞掉一个警卫...也可能两个。跟我来。我们出发！”

“请告诉我你在开玩笑。”桑吉尔靠在墙壁上，双臂交叉在胸前。南

瓦揭示的故事情节不是很能撩拨动机。

“卢拉想跟斯坦顿总统一起呆一会儿--”

“这跟那个在发烧的女孩是同一个。你知道他们会对我们开枪吗？”

“泰瑞给了我非常明确的指令，帮助卢拉。他明确指出，不惜任何代价。”南瓦凝视着桑吉尔。“这对我而言是足够的理由了。那么你是来还是不来？”

“武器怎么办？我们什么都没有。”

南瓦指着自己的脑袋。“带着胶带。我们将突袭他们。那足够了。”

桑吉尔耸肩。“我们需要确保，他们的枪支不要吓倒我们。”

一分钟后，两个好友在沿着那通向医疗部的空旷走廊里快速行走。当他们到达时，他们已经有了个计划。南瓦会跟那个警卫聊天，同时桑吉尔会在他背后进入那个另一个警卫睡觉的房间。桑吉尔会拿走他的枪。然后他们再缴械那个走廊里的警卫。他们将把他捆绑起来，南瓦会拿起他的枪。这样两个警卫都被废掉后，桑吉尔和南瓦就有了武器，卢拉就能被护送到斯坦顿总统的房间里。

他们的计划，极度有效的实现了。睡着的警卫大声打着鼾，桑吉尔就感激的那走了他的武器，并来到走廊里，用它那冰冷的枪口抵住了走廊里那个，正在跟南瓦谈论那奇怪“梦游女孩”的警卫的后腰。当他发觉发生了什么事，他的笑声变成了苦笑。

他开始还抵抗，于是桑吉尔就用他刚获得的来福枪托，快速而有力的猛击他的后脑，把他打晕了。他们用那个胶带把他的双手和双腿捆在了一起，并将一些胶带缠绕在他头上，堵住他的嘴。然后他们把他拖到一个楼道里的杂物间里，并关上了门。

“我需要去查看一下那护士和莫瑞丽斯医生，”南瓦喘着粗气说。“确保他们没有听到这些。”

桑吉尔点头。“我将留在这个睡着警卫这里。你带卢拉去她想去的地方。”

南瓦沿着走廊走到护士站。一切都很宁静。他如士兵般背着那 AK-47 枪，谨慎的让自己那放在扳机上的手指保持松缓。不能有意外失误。

他在等待室里发现了莫瑞丽斯医生。她在睡觉。一个养鱼水槽那柔和的水泵蜂鸣是哪房间里唯一的声音。

当南瓦来到卢拉的房间，他示意她跟随他。他非常缓慢的打开斯坦顿总统房间的门。一个正在从那房间朝外走的年轻护士，因为突然看见南瓦

而抽了口冷气。“你不该在这里，”她说。“你需要离开，现在！”

她看了看自己身后的，因疼痛而呻吟的斯坦顿总统。“不接待客人！”她严厉的耳语。然后她低头看到了他亮出的武器。“吉姆在哪儿？”

卢拉越过南瓦闪了过去，几乎滑行到了斯坦顿总统跟前。跟随她的每一个脚步，那护士都说了一句，卢拉必须离开那房间。当卢拉就位后，她对着南瓦微微一笑。“现在，你可以离开我们了。”

南瓦用来福枪示意那护士跟随他。但是卢拉伸出手臂。“我希望她留在这里。”

那护士看着南瓦和卢拉，越发不知所措。她更希望留在卢拉这里，而不是跟随像南瓦这样一个带武器的男子去拿楼道。

金姆安德护士 28 岁，在 FRC 只呆了八个月。她父亲乔治，是个有名的电脑工程师，在 FRC 教书。金姆在各个方面而言，都是个优秀的护士。日灼袭击时，她 16 岁。她的姐姐曾经是个医生，日灼的第三天，死在了她的臂弯里。那事激活了她自己想成为医生的愿望，但是护士角色，却是她在缺乏工具，教育和技术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佳位置了。

金姆看着南瓦退出那道门，当门栓响过之后，她就看着卢拉。“你为何在这里？你想干什么？”

“救他。”

金姆因迷惑不解而眨眼。“怎么...你怎么才能救他？”

“我不知道，”卢拉承认。“告诉我，你认为他哪里有问题？”

金姆走到更近处。“我们不清楚。那可能是食物中毒，或某种超级病毒。”

“那些是什么？”卢拉朝着那些明暗闪烁的指示灯和监视器挥手。

“那些在监视他的血压，排汗，体温，心跳，并给他提供液体和一些阵痛药。”

“你能否替我拔掉所有那些东西？”

“不...”金姆摆手并疯狂摇头。“不，你为何让我那么做？他已经在死亡的门坎，如果你想帮助他，就离开。”

“这些是否让他的状况发生变化？”

金姆看着那些设备，咬住嘴唇摇头。“他持续走下坡路。”她担忧的双眼在那房间的低暗灯光里闪动泪光。

嘟嘟声充满了那空间，跟斯坦顿总统那些偶尔发出的哼叫与呻吟，微妙的形成一个变奏曲。

“那么，如果我们拔掉那些，怎么会伤害他呢？”卢拉问。

“‘你是谁？’”金姆终于找到了这个，自从南瓦让她们独处后，她就一直试图发出的提问。

“我是卢拉若兰。你是谁？”

“金姆...金姆安德。我是这里，FRC的...护士。”她又靠近了一步。卢拉在总统床的右侧；金姆在床脚处。总统仰卧在一个洁白的床单和纯棉毛巾被上。他的手臂瘫放在两侧，带着那些医疗附属物和管子。

卢拉看着总统说。“他体内的每个器官，都在奋力求生存。仿佛他身体的所有零件，都在被缓慢的关闭。这些监视器，只能闪动着指示灯，并制造那些无助的道歉性噪音。我们把它们关掉。”

当金姆开始关闭那些监视器的开关时，卢拉微笑了。她关掉后，那房间变得更宁静了。也变暗了一些。

“静脉注射在缓解他的疼痛，”金姆安静的说。“我们应该保留这个开着。”

“我想要断开他与除你跟我之外一切的连接。”

金姆不完全明白自己为何在听从一个年轻女孩的建议，后者在几小时前，还被医疗人员认为，是朝着总统的同一个方向进发着。‘我为何在做这个？我为何摘除了他的静脉注射？我将被开除。住手！’但是她无法停止行动，也不能理解自己为何在听从卢拉若兰的指令。

“我不认为我足够强壮得能抱起他的头。你能这么做吗，金姆？”

金姆看了看总统，然后卢拉。“你想让我抱起他的头？”

卢拉点点头。“抱在你膝上。那就最好了。”

“你想让我到他的床上，将他的头置于我的膝上？”

“对。我会帮你。”卢拉开始掀开床单，示意金姆上到床上。

金姆摇头道。“我不能这么做...我感觉自己在犯巨大的错误...”她开始拨弄监视器中的一台。“我必需将这些复原。”

“不会像凯伦那样的。”卢拉的声音划破房间，如同刀片切开了可见物背后的什么。

金姆僵住了。如同一个机器人，慢动作地转过她的头，将目光定在卢拉身上。“你怎么知道我姐姐的事？”

斯坦顿总统大声的呻吟声打破了房间的寂静。

“拜托，金姆，没有太多时间了，”卢拉说。“帮帮我。”

金姆尽全力让自己上床，抬起赫利俄斯总统的头，放在自己膝上，与

此同时，她在重新体验着自己姐姐的死亡过程。这个孩子在对她作什么？发生什么事了？卢拉怎么可能知道关于她姐姐的死亡过程？只有她自己知道！只有她自己和她那死去的姐姐知道！她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或灵魂！

在日灼的第三天，丹佛遇到了强烈的飓风，它来自那些山脉，是从太平洋上形成的超级风暴里释放出来的。当时，所有通讯都崩溃了。这场风暴是个意外。因为山脉阻挡了它们的进发。

丹佛的市民们正处于听到那些来自全世界的巨大毁灭消息的震惊里。他们自己的城市，几乎没有被碰触到，只是失去了电力和通讯而已。他们感觉很幸运，但他们不知道，在他们的西方，正在酝酿着什么？日灼是个多重阶段的事件，其毁灭性的因果链，会造成数个月的毁灭效果。

金姆和凯伦安德斯首先是密友，然后才是姊妹。虽然她们的生日隔开了10年期间，她们一直都很亲密。凯伦在她们母亲去世后，几乎就在抚养金姆。她妈妈死于癌症时，金姆才六岁。他们的父亲是个政府合同工，专业跟航空技术有关。他需要经常出差工作，那是为了世界和平的更高目的。凯伦，作为她唯一的姊妹，成了代理母亲。

甚至在她母亲生命的最后三年，她与癌症斗病期间，凯伦就已经背负了家庭重担，维持着一种秩序和家庭之爱的准平衡。安德斯家住在靠近天文馆的城市公园对面，帕克山的一个小别墅里。那是个绝佳的地点，因为他们家只有四口人，所以不需要太大的房子，并且没有男孩，所以安德斯决定不考虑要院子。他们希望感觉到那城市的脉搏，并居住在城市的大脑生活的地方，这是她父亲多次重复的那句话。

在6月24日上午，那开始是个宁静，乳灰白色天空的一天，但突然就变得黑暗了。那黑暗在几分钟内就变得很明显。一个巨大的阴影--一种混乱的全息图景--遮蔽了那整个城市。它如此不详，当金姆来到屋外抬头观看时，她倒抽了一口冷气。他父亲在新墨西哥某处出差，他们无法跟他通讯。金姆和凯伦只靠她们自己了。她叫她姐姐来到了街道上。很多邻居也都在外面，目光离不开那来自天空愤怒的凝视。

有那么一阵，天空里急速飞驰这各种垃圾，让金姆和凯伦被由褐色，灰色，橄榄色污垢形成的晦暗的浓雾惊呆了，后来她们看到了远处那黑暗中的闪电。她们在第一阵风吹起的瞬间，跑回屋内。金姆能看到，在遥远处，树木和汽车在阴暗的垃圾云层里飞旋，它很快就会吞噬她们。

两姊妹跑下楼梯，楼梯则在上方对着那以慢动作的恐惧来吞噬它们的

绝对毁灭不停嘶叫着。她们没有电灯，只有凯伦拿着的一个手电筒。她将那手电照向楼梯。她们的屋顶已经在哗啦作响。街上的愈发渲染着恐怖色彩。

来到楼下后，女孩们跑向红酒窖。那是由原来的家主在 60 年代建造的。里面没有红酒。那砖墙很厚实，空气很凉爽。水泥地就成了她们的沙发。女孩们在恐怖中抱在一起，听着自己家被一个貌似来进行绝对性毁灭的愤怒之神撕成两半。在那风暴肆虐破坏的过程中，凯伦紧紧抱着金姆，并不断重复说，“你没事，小天使。你没事。这会过去的。这很快就会过去。你会看到。”

这是她需要听母亲讲出的话语，而凯伦用同等的呼吸和深度，把它们交付给她。那些话，如毛毯落在她身上。凯伦在试图安慰她时，总是叫她“小天使”。

最让金姆吃惊的是，在所有那些风暴之灾的过程中——其愤怒的声嘶力竭，迫在眉睫的死亡，正在从各个方向伸出魔爪——她姐姐的心跳，是如何被传到她这里的。她的头，紧紧的贴在那心跳上方。它剧烈的跳动着，那闷声闷响而快速的砰然响声，如木制地板上的脚步声，走入她的脑。

一个耳朵聆听生命。

另一个聆听着死亡。

她做能做的，只是尽最大可能更加靠近她姐姐，并紧闭双眼，并期待自己也能有办法关闭双耳。她记得姐姐的摇动。她的手放在她头部后方。记得她抱她有多紧。记得她的呼吸跟她的长发融会，形成着家园的气味。这些都是构成她求生渴望的元素。她感觉到了这些。

这时，她感觉到了什么？开始是那抱着她的双臂出现了一个轻微的紧握和快速收紧。然后她感觉到了那些变故。砖头如冰雹般落向她们。她们正在如被行刑般，被大自然的石块打杀。金姆失去了知觉。当她下一次睁开双眼时，感觉到了那粘性的生命液体淤积在她肩膀上，它们依然温热。她没有搞明白发生了什么。震惊就已经展开了它那由大脑和意识的古老协议所设置的预防性斗篷。她笨拙的挪动身体。一块砖下落。那声音很宁静。“凯伦？”那是她开口的第一个词语。

那词语几乎是呢喃，但是她头脑清晰。她奋力坐起身。更多砖头在崩塌。更过鲜血在流淌。“凯伦？”这声音轻快多了，但依然因为尘土，烟灰，垃圾而混浊，那空气令人嗓子发干。她咳嗽了。更多血流。它来自哪里？她没有感觉到疼痛。但愿这是梦！

这时有一声呻吟。她的手迅速伸了出去。“凯伦？”

突然她的感觉被重新激活了，仿佛一个开关被打开，于是她记起来了。所有一切。她慌乱地扒开那些砖头，小心的将它们抛的远远的。她跟随着被深深掩埋在瓦砾下面的呻吟声。那声音仿佛对着一个鸡蛋内壁的无邪踢打。只是这不是诞生。

她姐姐，凯伦，在流血，无力的倒在地上。一只乱糟糟的布偶猫。金姆爬到她那里，试图理解自己看到的场景。这时某种潜意识力量走上前台，拨开那些砖头，整理她的身姿，擦掉血痕，系好她的衬衣纽扣，把头发从她双眼那里拨开，从她脸上擦去泥土。然后，她伸向那个，她最爱的那个，凯伦的部分，去感受它是否有跳动。那是分辨生与死的鼓点。它在一个单翅飞蛾的紊乱中，空乏的跳动着。

“凯伦，不要离开我！”

她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如霓虹灯般闪烁在脑海里：她死去时头不能搁在砖头。在那种状况里，那貌似一个很怪异的念头，但它还是在吞噬她。她盘起腿，为姐姐的头作出了口袋状空间，把她的头放在了那里，并抚摸着她的脸颊。她呼喊了几次，寻求帮助，但她知道那是徒劳的。那厚重的空气，仿佛吞噬了她的声音。

所有人都处在这同一个，黑暗的掌握中。

没有帮手来帮助那些束手无策的人们。

金姆想到跑上楼去拿她们家的急救包，但是已经没有楼梯了。她能感觉到那天空--灰暗而冰冷，并如此沉重。那是青铜色的网格带着的痛苦的沉重感。这个感觉抓紧了她。

凯伦那停息在金姆的怀里的头，只动了一下。金姆记得她诅咒自己的双眼为何充满了泪水。这让她看不见了。她会擦拭双眼，但是更多的又涌出来。她的视野变成了印象派画--莫奈。她感觉看到凯伦的双眼睁开了一瞬间。如此转瞬即逝。那是最后的告别。已经没有体力说出话语或捏捏手。但眼帘被她灵魂那水晶般的手推开了一下。金姆能感觉到，即使她的自己的眼睛已经淹没在泪里。接着，金姆的头耷拉了下来。她的眼泪清洗着姐姐的脸。她轻摇着她就像她自己被轻摇了如此多次那样。在这废墟里，被死亡和毁灭包围着，有什么凝结在了她内里，而形成了一种生存的意志。它蔑视着那夺走了她姐姐，母亲，她恐怕也可能包括她父亲的那个力量。她知道自己也受伤了。她不知道，也不关心那伤势有多糟糕。她要活下去。她要公然挑衅这个被称为死亡的东西。对着它竖起中指并转身走开。让它

站在碎石堆里，揉搓下颚，纳闷它怎么会漏掉金姆。

第四十四章：一分钟

有时候梦可能是提醒者。它们不带丝毫面纱地吼出着它们的指示。它们是直接的，未被决定着滤网孔隙的监护者过滤掉的。

另一些时候，梦可能会漫步过我们的心智，带着那些关于即将到来事物的神秘音调和暗示。更罕见的情况下，梦可能是正发生于外部世界之事件的内在本质。心智的一些尘封的部分正在重新诠释五感所喂食的东西，因为大脑没有处于有意识状态。当这发生时，心智有了自由去装饰和编织属于它的近似故事。这些梦悄然滑入到潜意识那些迅速翻动的漩涡里。它们的优势？它们被记住了，且不可能被忽视了。

斯坦顿总统，在他死去的过程中，就有了这样一个梦。

在梦里，他来到了一个圆形房间，一个老者就坐在正中央。这个人被岁月压弯了。他的拱背辉映着他那几乎藏在硕大紫袍里的嶙峋四肢。在这个男子身体的中心点，本该是他的心脏跳动的地方，却是一个空洞。斯坦顿能看穿这个男子，看到他身后的房间。

斯坦顿如何到这房间的不太清楚，仅仅他在这里这个事实就已经足够了。这个男子身上的洞因着某种原因迷住了他入。所以他走近这男子点点头道。“怎么称呼你？”斯坦顿问。

“我没有名字，”男子回答道。

“你的母亲，难道她不称呼你什么吗？”

“我从未出生。”

“但你实存着。”

“实存是回事。出生是另一回事。”

斯坦顿停下来，更仔细地看向这个男子。他比他最初认为的要年轻。尽管他的头发是长长银发，他的面容看上去像是40岁中段的人。一种轻慢的调皮感存在于他的眼睛里，那是一对灰与蓝的混合体。

斯坦顿右手抚在胸口。“宽恕我的直接，可为什么你这儿有个洞呢？”

“为什么你会认为那是个洞？”

“我能看穿过你。我从未见过一个人有着这...这样的状况。”出于尊重的考量，斯坦顿，绕开了“洞”这个字。

“在我的世界，那些你能看见的部分，是可以忽略的部分。你无法看到的部分...那才是你应该花费特别注意力的。借由你的问题，你已经在这么做了。”

“我能伸手穿过你吗？”

“欢迎试试看。”男子眨了眨眼，将身体摆直成一种挑战的姿态。

斯坦顿犹豫了会儿，但接下来还是慢慢移动到了更近处。他伸出手去，起初是试验性地，但进入空洞内几英寸时，他猛地将手插了过去。这么做时，某种强有力的什么，拽住了他的手臂。那是非常有力的紧抓。他将手臂往回抽，可无论拽他的是什么，力量都更强了。一种强烈的恐惧，涌遍了他的身体，与此同时，他被拽得越来越接近那男子的脸，而让斯坦顿惊讶的是，这张脸看上去完全的平静。

“你能停下它吗？”斯坦顿喊道。

“什么？”

“拉我的那东西！”

“为什么你会想停下它？”

斯坦顿的整个身体正在倾向这男子，他自由的那只手臂正推住男子的肩膀，试图抵抗那强大的拉力。紫袍很滑，他的这只手也滑入了空洞。现在，他的双臂都被这力量拉拽着。

斯坦顿的头距离男子的头就一英寸了。他能感觉到他的呼吸。他抬起头面向他道。“你为什么不帮我？”

“可我在帮你。”那男子微笑着回答。

斯坦顿扭过头去。男子那沉静的漠然让他反感。无论什么在拉他，其强大的力量看上去都完胜过他。那就像流沙。结局...不可避免。

现在，斯坦顿的双肩几乎穿过了空洞。他不清楚整个身体怎么能进去，但他明白他必须穿过这个洞，否则他真地会被撕成两半。他的耳朵正挤压着男子的嘴。他听到他低语了一些神秘的话语。这是他被摔入另一侧前的记得的最后一件事。

“我们全都是无双亲的孤儿，我的朋友。没有例外。我们中没有任何人诞生过，或是死亡过。一个都没有。不过，宇宙款待了我们。到她那儿去，给她你的爱。”

空洞另一侧的空间是一个满是人的会堂，因着某种他不清楚的原因，他们对他这笨拙进入报以热烈的欢迎。他四脚朝天笨拙地躺在舞台的中央。眯眼斜视着打在他身上的耀眼灯光。他其实无法真正看清任何的观众，但他知道人数庞大，这是由那有教养的欢迎声判断的。靠近舞台前方，有个华丽的讲坛，排满了麦克风。他本能性的朝它走了过去。

斯坦顿敲了敲那个麦克风，看它们是否活着。一阵尖锐的暴音朝外传

播开去。他初次能感觉到那会堂的规模了。它很巨大。

那聚拢的人群开始发出一种轻声耳语的合奏，并缓慢的消失而进入一种绝对的静寂。‘他们在等待我讲话，但是我没有可说的，’他思忖。

于是他想起那男子就在他进入这会堂前告诉他的话。“我刚被告知说，我们都是孤儿。某种意义上，那是真的。我们都失去了某个亲密的人。日灼夺走了我们人类家族的 90%。接下来面对什么可能抛给我们的所有可能、每一种逆境，我们必须幸存下去。无论那原因是什么，我们是被选中来建设这个世界的。”

一阵强烈的支持性议论声，在听众里涌动。

“我们还没有获得真正的机会，去掉念所有那些，离开了我们的女儿们，儿子们，兄弟们，姐妹们，母亲们，父亲们，祖父们，祖母们，叔伯们，姨婶们以及那些朋友们。多数牺牲者没有看到一场葬礼。没有悼词。那些被留在后面的人们，还没有机会说那些单纯的话语：永别了，我爱你。”

他哽咽了下。他感觉到一种真实的情感汹涌在身体里。他开始感觉到眩晕，但是他继续讲话。“真相就是，我们是不同的。我们的信仰不同，我们的价值观不同，我们的期待不同。在所有这些不同之背后，存在着一个我们共享的强有力信念。哲学家们称这个信念叫爱。爱联合起了我们，但远不只是爱，还有我们所失去的，还有将我们带到一块的我们的奋斗，还有爱将希望带入了我们生命的方式。”

他停顿片刻不知道下面走向哪里。他没有计划来讲话。在他那片刻的停顿里，他听到了上百万的耳语声，汇聚在那会堂里。那些耳语声开始共鸣成为一个声音。那在 10 秒的期间内发生了，但是他开始听到一个声音浮现了出来。那不是个唱诵；那仿佛是会堂里所有人突然开口说出那同一个精准的念头。

“死亡远离了我们是原因的。”那巨大的声音充满了观众席。每个声音都温柔的述说着，但是那个由百万个声音组成的声音，震耳欲聋。

埃坦同举起双臂，表示共鸣。“对！”

“死亡和毁灭，如处理粘土的双手，塑造了我们，”那声音在继续。

“是的！”斯坦顿呼喊着重应。

突然，同时从多个地点发出了尖叫声，那个单一的声音解体了，就像一座巨大雕塑的旋转地盘突然变得不稳了。恐怖的尖叫充满了那房间。那些声音喊着：

“那是死神！”

“太可怕了！”

“他是来捉我们的！”

“我们必须藏起来，才能救自己！”

斯坦顿抬头看向那保持在黑暗中的会堂最顶端。那儿有些动静。他抬手挡住舞台灯光，再次看去。在礼堂的中央，穹形天花板的最顶端，一只巨大的黑色的像蜘蛛的生物倒挂着。这个生物的头伸长来俯视着下方的听众，它众多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邪恶的欲望。

斯坦顿瞬间就知道，那些观众说得对。它是死神。他就在那一刻，也清楚的知道，那死神对那些观众并不感兴趣。它只对他感兴趣。斯坦顿看着舞台的两侧。出口标牌冷静的闪烁着红色霓虹灯光。

于是一个新来的声音充满了那会堂。浓重，古老，萦绕不去的词语，从那穹顶的高处飘落下来。“如果你离开，我将吃掉他们。”

舞台灯光开始关闭，一个接一个。会堂变得更暗了。观众们以一种有序的慌乱中，在涌出那会堂。他能感觉到，他和那蜘蛛很快就会单独面对了。他还知道，他不可能是这个可怕的，开始缓慢朝着地面漂浮而来的死神幽灵的对手。

斯坦顿能听到远处蜂拥人群那急匆匆的脚步声。然后他听到了关门声，一个接一个。十几个门都在被关闭，并且随着每一声沉重的咔嚓声，那会堂变得更安静了一些。一种不祥的阴冷在展开帷幕。

当蜘蛛触到地板，它变成类似一个人的形象。它高而瘦，掩藏在黑袍下，袍边袖子和兜帽上是金色的锦绣。腰带是血红色的，仿佛正散发着某种渴望。风帽盖过了头，当他走过来时，只剩下能看进去的一洞影子。死神经直走到那舞台处，它的头，是它全身唯一能看到的部位，冷酷的凝视着斯坦顿。那舞台大约有六英尺高，而死神身高则有七英尺半。

“帮助我！”死神命令到。

斯坦顿几乎回应说，那我宁愿死，但是他知道，这样的反讽，明显不是好玩的，会被对方滥用。所以他反而走向自己左侧那个紧急出口标示，希望那死神不能爬上舞台。当他走向出口门时，一个女子进来了。她光芒四射，金色头发，白色的飘逸腰带。他如中学生般呆呆的凝望她。

“你不能离开，”那女子说。她的措辞平和，但其后有一种自然而生的紧张。

“如果...如果我...我不离开，”斯坦顿结结巴巴的说，“死神将会抓住我。我看不到另一个选项。”

她转身并指着那紧闭的门。“如果离开这个舞台，你就会死去。”

斯坦顿环顾四周。“这里如此...如此狭小。你不是真的希望我只留在这个舞台上吧...你会吗?那会很荒谬!还有...”他看着自己背后，指着目前已经恐怖的站在那舞台上，凝视着他的死神。他能看到，它的黄色眼睛，带着一抹灰。“...死神在这里...在舞台上。”

那女子又走近他一些，凝视他的双眼。深深的，如情人一般。她的双手温存的捧着他的脸，于是一度束缚着他的每一条绳索，都滑落而离去。她又靠近些，而那死亡的脚步声，也同时在靠近。

当她的嘴离他不到一英寸距离时，她低语道。“有个女孩在抱着你。跟随她。如果你跟随了，这个舞台就不会看上去那么小了，死亡也永远不会再出现来与你会面。”

斯坦顿紧闭双眼，感觉到她的凝视以它的方式刻入了他内里。‘他会亲吻我吗?她爱着我?我爱上她了?’

斯坦顿突然被站在自己眼前的女子迷住了。

这时，一阵疾病的味道和混乱，突然而令人心神不安的朝他袭来。那是死亡的呼吸。“如果你跟我来，你的工作就完成了。所有那些将你打倒在地去变成毫无价值尘埃的折磨和苦难，都将结束。无限的永恒在等待你。跟我来。”

斯坦顿能感觉到那些手指在靠近他；尖锐的指甲刺入他的手臂。死神开始退行着带他远离那个女子。他挣扎着，竭尽肺部的力量嘶鸣。救命!!救命!!救救我!!!

那女子看着，并没有动。他能感觉到身上那不可避免的拉拽力。又是流沙。搏斗，失败，窒息，死亡。不抗争而缓慢滑入死亡。这些就是他可怕的选项。

死神将他从舞台上抛到地面。死神拖曳他来到那会堂的中央，并开始以一种丝线缠绕他，斯坦顿呻吟着。死神又变成了某种蜘蛛，巨大，多毛而无情。

我离开了那舞台...斯坦顿一遍遍自付道，白色丝线则不断倾覆到他身上。他绝望无助。四肢无法动弹。丝线正缠紧他的双腿和躯干。他的头还未被覆盖，仿佛是蜘蛛希望他亲眼看着自身的死亡。

突然，拿蜘蛛停了下来。一阵既不炫耀也不悄然的开门、关门声，打扰了它。斯坦顿能听到脚步声朝他们走过来，但什么都无法看到，因为他在过道地面上。

“你迷路了（双关语：失败）。滚开！”死神放肆地吐出这些词。

“如果我失败了，那么你就赢利了。你相信自己赢利了吗？”

这是个女孩的声音。斯坦顿试图转成侧卧来看到那女孩，但他失去了对自己身体姿态的控制力。他脸朝下趴在地上，从双脚到胸部都裹覆着丝线。

“你有眼睛，他现在不是处于我占有之下吗？”死神回应道。

“你无法包住他。占有难道不该是包住他吗？”

死神低头看着斯坦顿并尽情大笑道。“如果他没被包住，那他现在算什么？”

“他坐在中间。中间是迷茫。你还没缠住他的头，他还在思考和观察。他听到了我的声音。我指挥他——”

“你不能在我的屋子里发号施令。滚开！”

从眼角望去，斯坦顿注意到蜘蛛的身影，现在再次变成长袍男子。他抬起头，只能辨别出一个女孩的双脚。它们几乎赤脚，穿着双揉皮凉鞋。

“你宣称这地方是你的家？”她问道。

“我说了。”

“你的宣称太早了。”

“你的宣称太天真了。”

“那我们以我们的方式来处理这种情况，”女孩说。

“什么方式？”

女孩俯下身，第一次看进斯坦顿的眼睛，对他温柔地笑笑。在他想到如何回应之前，她又站起身来道。“对于一个从未体验过身体的实存体，你的肉体语言说得非常漂亮。”

“我接受你的夸奖，小女孩，但是你在浪费我的时间。要么我抓走你，要么你滚蛋。现在就决定！”

“人类肉体是唯一你不能栖息的形态，或是还有其他的？”那女孩问。

“我可以呈现任何数量的外形，”死神嗓音严厉地回答道。“有一些会让你惊叫，并整个余生都颤抖。”

“让我看看...如果你敢的话。”

“我不想，因为那无关我们的问题解决。你想让我饶恕这男子，而我渴望吞噬掉了他。你暗示，你有个提议来解决这个分歧。我询问你的提议，你非但没给说出任何东西，还怀疑我的形态变换能力。你是在拖延还是在测试我的耐心。无论哪种情况，你都在浪费我的时间。”

那女孩歉意地摊开双手。“非常好，如果我提议，你放他走，而为了回报你的善意，我们允许你栖息进一个人类形态。”

死神抱起纤细的双臂。“多久？”

“只要你能坚持，无论多久都行，”那女孩回答。

“你在暗示，我无法存活在一个人类形态内？”

“你从未进入过，所以很难说，但可能你甚至无法存活一分钟。”

死神自顾自地窃笑道。“这怎么可能？”接着，死神以他那长长的纺锤般的手臂指着女孩道。“你是将自己作为供我栖息的人类形态？”

“我是个小女孩。”她朝斯坦顿的方向点点头。“或许占据他更好一些。他绝对比我强有力。”

“你打算怎么让我这实现这事？”死神慢慢移近斯坦顿，带着全新的好奇看着他。

“我们只需要他的允许。余下的就容易了。”

“所以我们就说，如果我能在他身体内坚持超过一分钟，他就是我的，任由我处理。如果我不能，那么我就放掉他。接受这报价吗？”

那女孩点头同意，跪下来靠近斯坦顿的头。他在竭力想看到她。

“你同意吗？”她问。

甚至在思考之前，斯坦顿就点下了头。

第四十五章：幽灵

跟任何值得记住的梦境一样，时间总是会进入那梦境。时间是活塞，将梦境移向完结。这个时刻，在时间变成了焦点，某些紧急状况正在外在世界里发生。在特弗雷斯坦顿总统的例子中，就是他的死亡。

金姆盘腿坐在斯坦顿总统的床上，将他的头抱在怀里。她的双手，如闪烁的电极，放在他满是胡茬子的面颊两侧。卢拉聚焦在他的躯干上。她的双手，在他各种器官之间移动，紧闭双眼以集中注意力，偶尔她的双唇会以细微的方式移动，去指示她引导的那不可见的力量。

“我需要你静静的抱住他的头。好吗？”卢拉指挥到。

金姆点头。他的脸颊因汗水而滑腻。

“想象你爱他。”

金姆差一点回答，“我是爱他，”但是及时制止了自己，而只是点了点头。她能感觉到什么在房间里。她感觉仿佛一件梦的斗篷被盖在自己身上，而她只是那梦里的一个人物，扮演着自己已经同意去扮演但又已经忘记了的角色。

她注意力聚焦在他的脸上。他的眼帘抖动着，但是依然紧闭着。他仿佛试图形成话语，但是他的嘴太疲惫，所以无法张开。他的鼻孔开闭着，面容绷紧，然后又放松开来。他处于发烧引起的挣扎梦境里，而他试图在那两个世界里，都聚集自己的力量，去扒开死神的紧抓。“他在死去，”金姆看到他躬起了后背，说道。

“爱他，别管其他的，”卢拉回头喊到。

金姆回到了她姐姐的记忆那里，并聚焦于她如何在那些黑暗的临终时刻里，爱着凯伦。

这是他们都听到了走廊里的喊叫声。通往斯坦顿房间的门突然大开，更多喊叫声。它又关上了。有人在楼道里搏斗。那道门又打开，卢拉转头看到一只枪指向她的方向。

“离开总统那里，现在！”

马库克的脑袋在卢拉和金姆之间来回转动，他的枪跟随着脑袋的方向。“你们聋了吗？我说离开总统，否则我将用武力逼你们走。”他的声音因肾上腺素的冲刷而不稳定。

卢拉首先开口。“斯坦顿总统将要死去。如果你不立刻离开我们，他就非常可能在下一分钟死去。我们在试图救他。拜托，离开吧。”

莫瑞丽斯医生从警卫身后喊到。“这里，发生什么事了？”

她推开警卫，因为她看到的场景，倒抽了一口冷气。“怎么了？”她带着惊愕的表情，来回看着所有人。“你为何用枪指着卢拉！？”

马库克转向莫瑞丽斯医生，压低那武器。“我的两个警卫被她的...同伴们--桑吉尔和南瓦给废了。他们让她，”他用枪指着卢拉，“强占了总统的房间。你能看到她们在做些...一些巫术或什么的...我不懂。但是总统需要休息和静养和医疗处置。而非一些孩子的咒语，她自己还是这里的患者！”

马库克横眉立目的看着卢拉。“我在试图救总统。”

莫瑞丽斯医生在那个瞬间，就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了。那是一周前泰瑞说过的。记住不重要，重要的是实践。她走到卢拉和马库克之间。“我不知道这里发生着什么事，但是我不怀疑卢拉和金姆，她们不会伤害总统。”

“你怎么能知道...看，所有的设备都被关闭了...甚至连静脉注射也...也被拔掉了！”马库克指着那个如没有根系的树木般沉默的站在那里的静脉点滴说。

“离开，”莫瑞丽斯医生说。“要么照做，要么我将把你从这个机构开除出去。”

马库克再次举起枪，这次对着莫瑞丽斯医生。“你也加入这个了？你也是这个阴谋的一个部分？”

“放下那枪，离开这房间，”莫瑞丽斯医生边说边走近马库克，指着门口。

就在那一霎那，总统发出了一声沉重叹息。他在跟最后一口气搏斗。那房间里的每双眼睛都投向他。每个人都僵住了。如果一张五秒快门时间的照片被拍摄下来，那照片也会非常聚焦，但只有一个对象除外。

斯坦顿总统。

他会看起来像个幽灵。

第四十六章：协议

谁能去到我去的地方？我能飞翔于梦和“实相”之间。我存在于种种实相的裂缝中，实相如此多样、如此奇异、如此强有力，以至于看起来毫无疑问是真实的。但所有这一切...都是我创造的。

意识。我是所有世界的艺术家，无论你称其莫斯科还是巴黎，梦境还是幻想，梦魇还是星光层旅行、视像还是预言，生命还是死亡。每一个都是我的创造物。

我如何做的？

想象你曾经经历过的最错综复杂的梦。你，这个经验者，也是创造者。你，这个创造者，也是被创造物。想一下这个梦的细节：令人惊异的大教堂以它繁复的艺术性而高耸着。树木的枝干和纹理描绘得如此完美——每片叶子都是一个分形图案。或许是一个更为感觉性的梦，在其中，你激动地流泪或是感觉到恐惧紧抓着你的灵魂。无论如何，它是个梦，存在于你的脑袋内。你认为它来自哪儿？你旅行进了一个真实的地方吗？

那么好，来定义下什么是真实。

正确！你不能。

所以，你必须安适于生命的神秘。迷是被容许的。你同意了这一点，无论你还记得与否。那不是你签署在正式协议上的签名。那比较是一种知晓，知晓当你将你的意识下沉到极性对立的吃水线以下，去窥入永恒的水面之下时，你变成了你自身世界的上帝。

不相信我？

现在就看看你四周。你能看到的，有什么不是你造出来的？记住，你

看到的每个事物都是原子构成的。原子几乎完全就是空间，而你却看到了有着色彩和纹理的固体。难道不是你在心智里创造了它们？意识存在于哪儿？难道你不是你世界里的上帝？

意识借由它的感官性观察而界定了实相。宇宙是一种潜能。直到它被感知之前，直到你，这个你世界的上帝，开启你的感官而体验到一种感知之前，都不会有什么会发生。

宇宙在哪儿？睁开你的眼睛。摸摸纸张。闻闻咖啡。尝尝橘子。听听风扇的嗡鸣。如果你关闭所有这些感官，如果你返回到大脑，返回到这个如宝座般支撑着心智的微小部分，你就正在运作以另一套感官，独一无二地对应着那个实相。再次的，你是创造者和被造物。

哪个宇宙更持久？更真实？

我不会告诉你。

这是我的协议。

第四十七章：恰好一分钟

那女孩点头。死神走到斯坦顿那里，他面孔朝下躺在地上，被丝线捆绑着如木乃伊，只除了他的头部和脖子。斯坦顿重新考虑着。如果死神进入了我的身体，如果他决定留下来怎么办？如果他喜欢我的身体怎么办？如果我成了死神怎么办？这样一想，他的嘴突然进入行动。

“我不同意这个...这个交换，或...或实验。”斯坦顿试图观看自己的背后，看死神，但是无法看清楚它。

“已经太晚了，”死神裁决道。

死神拿出一把刀，割断了丝线。“很遗憾得破坏掉亲手制作的工艺品，但当我进入你时，需要能移动。”

当那些丝线才能够斯坦顿身上脱落后，他快速站起身，揉搓着那突然变冷的身体。“我不能这么干！”他对那女孩说到，说话时在尖叫。“求求你，告诉他我拒绝，并且...并且我想回...回家。”

女孩转向死神道。“你不会坚持上一分钟的。”她拿出一只表握在手里。“当我按下这个，计时就开始。如果你坚持了超过一分钟，他就是你的了，而我会空手走来。如果你无法运用他的肉体，而在一分钟内离开了它，这个人将跟随我离开这里，进入安全处。同意吗？”

那女孩讲话的整个过程中，斯坦顿一直在摇头。重复着他能想到并说出的唯一单词。“不！”

死神微笑并点头。“我承诺。”

接下来这一刻，斯坦顿能感觉到，什么渗入进了他。他在属于他的身体里被废黜了。连接被断开了，就像什么人将他扔到后座上，而他们则在rewing 调试引擎，摆弄仪表盘，检查贮物箱，按下各个按钮，去看看会发生什么。

他喊叫着，比之前叫得更大声，可这叫声被困在一个类似不透明的隔音玻璃盒什么内。突然间，盒子变得完全静下来。他知道什么事正在发生。他感觉他的身体在跳跃，接着是走动，接着是弯曲双臂。可是，这些实施的整个过程中，他都感觉被隔离于自己的身体之外。

他探索了自己所在的盒子。存在着两个小门，事实上是暗门，因为它们在他所在的这个盒子的地板上。他爬向一道门，谨慎地打开来。透过开口，他看进了童年时的家。妈妈在她最爱的摇椅上织着什么；电视机开着，喋喋不休地喷吐着新闻。他冲着她大叫，可她无法听到他。在挫折下，他打开另一道门。当他望下去，看到了某种无从解释的东西——一种技术，一种黄金制成的东西在下方闪闪发光，但只持续了一秒。一枚指环？他更仔细地看去，但它变模糊了。这是一个未来时间。某种意义深远的事物被按计划发现了；某种千真万确会解开人类束缚而将其发动向宇宙另一个层面的东西。这时，大量的美丽光线，涌向这道门流过来。

他的观察被一个模糊而响亮的声音打断了。他突然得到一个印象，感觉自己是未诞生的胎儿，身在一个子宫里，而什么人，一个女性声音，正试图跟他对话。“20秒”声音道。出现了慌乱的刺痛。他需要做出决定。留或走。如果走，哪道门？他的选择很清晰：过去，现在，未来。

“15秒，”那声音长声说道。

他回到妈妈所在的那道门，打开来。她离开了。他每晚认真写作业用的那张炊桌还在那儿，他的书散乱地放在上面。他能看到一个手肘和一只握着铅笔的小手。这孩子就是他。他想回去。回到厨房、母亲、家居餐的安全里。

一个声音，比之前更清晰更急迫，包裹着他这子宫般的世界。“10秒。”

他关上那门。我会留在这儿，由命运来决定。

这时，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个声音进入他的右耳，当它说话时，它的呼吸被感觉到了。那基本上就是呼吸。那清清楚楚就是他母亲的声音发出的低语。“源于未知来选择，特弗雷。”

“5秒！”前一个声音再次模糊响起，但这次，它是激越的。

他打开第二道门。就在他打开它的同时，一阵闹铃响起。他犹豫了。他听到那模糊的声音按压母亲的腹部“3, 2, 1...”他深吸了一口气，屏住呼吸，跃进了那道暗门。

再次睁开眼时，死神和小女孩都正在研究他。

“他活下来了。”

“表呢...它怎么说？”死神问。

“恰好一分种，”她抬起头宣布道。

“所以说，我没有坚持超过或少于一分钟。谁胜出了？”

“如果他没有犹豫就好了，”女孩在呼吸下嘟囔道。

“平局意味着我们平分它。我一半，你一半。”

“我们无法将他一切为二，他会死掉。”

“那你的提议是？”

“我们让他的爱来决定。”

“爱？”

女孩对这一个从舞台阴影里观看着这一切的女子点了点头。

“到这边来，”女孩指示道。

女子无声走到他们的所在。低下头一脸羞怯地看着斯坦顿。他全身湿透地颤抖着躺在地上，半无意识地。

死神得得地说着他的争议。“我们不能让她决定他的命运。她有偏见。她爱他。我会呼唤个我的代理人，他会提供无偏见的意见。”死神双手一拍，呼唤起一个名字：统治权。

片刻间，一个黑矩形开始浮现出来，它那悬浮的无四肢形态内，充满了红色和金色光构成的柔和的闪电脉冲。

“我能如何为你服务，主人？”

女孩走上前去，伸出手指指着死神的脸道。“这团黑云叫你主人，它是无偏见的？”

“对于他它是无偏见的。”死神低头看向看上去半死了的斯坦顿。

女孩看向那女子点点头。女子弯下身去，如同温暖的毛毯拥抱着斯坦顿。死神看向黑矩形，也点了点头。黑矩形盘旋下来，如同混沌的深渊，开始渗透向女子和斯坦顿。他们开始因着对黑云的某种恐慌反应而同时而痉挛。每当黑云内的电光闪起，一阵抽搐就会发生在女子进而斯坦顿身上。

女孩和死神观看着，偶尔还望向彼此去观察对方的反应。

大约两分钟后，那黑色形态分离开来，返回到原来的位置。“这女子

非常强大，”它宣布道。“我必须让步，主人。我必须承认她对她的统治权。我无法完成工作。”

死神退了三步，以一种夸张的姿态叹息道。“无疑你不是认真的！她是个...是个脆弱的生物。看看她！你怎么能...你怎么对她让步！？”

“主人，她先采取行动去保护他。她隔离了他。一旦这被达成，我就无法接近她周围。她非常强大。她胜出了。我让步。我真地很抱歉，没能更好地为你服务。不过，我是第二个到，才第二个走。我只能做我能做的。”

“但我要要他！！！”死神咆哮起来，指向女孩道。“你作弊。她在你的吩咐下先行行动。这不公平。”

“不，是他的时间没到，”女孩反驳说。她弯下身去，协助女子和斯坦顿站起来。“我们现在就离开，而你得允许。”

“不呢？”

“不然我将爱你，”女孩说。

死神向后退去，一边退，一边开始变回蜘蛛原形。当变形完成后，它开始升回到穹顶天花板上，它藏身在那里，避开下方的人类宇宙。

一直在观望。

一直在等待。

第四十八章：意外

当斯坦顿总统开始他的死亡之音，仿佛那世界停止了。最后一次吸气--粗糙而断续--如受伤的，疲倦的野兽的叫声，仿佛不属于这个世界。当那情况发生后，金姆低下头，开始嘴对嘴人工呼吸。有个东西，可能是她姐姐的记忆，在她内部点燃了。

她不顾走廊里的混乱，以及马库克提普森和莫瑞丽斯医生之间的激烈对峙，金姆安静的抬起斯坦顿总统那瘫软的头，下了床，开始给他做急救，仿佛这事关她的生命。她努力了两分钟。在她抢救的过程中，她每一个部分都不相信，那会无可挽救。如果她知道斯坦顿总统的病是因为致命性的蓖麻中毒，她就可能会让步给死亡。如果她知道卢拉若兰是一个皇室意识的载体，她可能就退避到不被发现的背景里了。

所有的面向都聚合在了一起，包括金姆对死亡的厌恶。救活斯坦顿总统，对于她的无助无力而言是一种失效证明。她没有存在于那个事物发生符合普遍法则的因、果世界。球落下时，会弹起。碰撞会传输能量。光亮起来时，阴影就落下。这个世界，在那两分钟内，对金姆而言是不存在的。代之以的是那源于未雕饰的自然状态而造出的世界，在这里，悬浮在生与

死的缝隙间的每一个人，单籍由意愿，而选择他们要去的那侧，如果他们无力选择，那某个人，比如她，能够为他们作选择。

她是代理人。

金姆替他的肺呼吸，并用手引导他的胸部收缩。正在她努力着时，卢拉来到床的另一端，在她耳朵里呢喃了些什么，于是闭上双眼后退站立。

心肺复苏术两分钟后，斯坦顿总统开始咳嗽。他的双眼睁开了。他伸开双臂，举了几秒，仿佛在架开什么恶灵。金姆退后，给他腾出空间。

她的患者活过来了！

他在自己床上坐起身，并环顾那房间。所有的人都瞠目结舌，仿佛他们见证了一个复活奇迹。斯坦顿总统首先发现了卢拉。他温柔的朝着她微笑。他的双眼依然迷茫。然后他看到了马库克，他缓慢的将枪藏在自己身后。斯坦顿总统的目光越过他。他继续扫描那房间，对着莫瑞丽斯医生点头，然后来到金姆这里，他的双眼眯成了一条缝，仿佛一个人无法理解自己终于证明了的事情。他试图说话，但他的声音断续称一种毫无智慧成分的词句。

卢拉转向金姆。“他说是你救了他。”

在他嘟囔了那些话语后，斯坦顿总统突然显得很迷惑，并回落到他的枕头上面。他睡了三个小时。当他醒来时，他很饿。

延森医生在早六点来到医疗部时，作着最坏的打算：斯坦顿总统死了。他的电脑在闪烁着一个信息提醒，但是他决避免那来自机器的消息，而是去到医疗部直接聆听它。不过，当他来到护士站时，金姆安德斯冲到他这里，并抓住他的手。“跟我来。”

延森医生一直没有理解那种高扬情绪的含义，直到他打开那道通往斯坦顿房间的门，看到斯坦顿总统坐在床上，如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吃早餐。他的面孔刮过了胡子，头发梳理整洁并且因为刚完成的淋浴而依然有些潮湿。他从各种角度而言，可以说完成了转变。

“早，大夫。”

延森医生处于惊愕之中，但那是褒义词。他用手捂着自己那因欢欣鼓舞而变形的嘴。“你痊...你痊...”

“我很好，大夫。我只在静候你的神圣祝福，以便让我可以离开这鬼地方。”

“怎吗？”延森医生转向金姆，惊奇的摇头。

“她救了我，”斯坦顿指着金姆说。“她是我新交的但最好的朋友，

我至少可以这样告诉你。”

“怎么做到的？”

金姆耸肩。一抹无法隐藏的微笑，悄悄将它自己涂抹在她的脸上。“我真的不知道。我猜那是个奇迹。”

第四十九章：灵的诞生

灵一直在降临到我们的生命里，在一些人内，降得比另一些人更深。灵是一体之物而非一个事物。它既非空间也非时间，即非气体也非固体，即无色彩也无质地，既非善也非恶。它就仅仅只是个名称——除非你遭遇到它。

当它以它的方式插入你的生命，你趋向于站到一旁去，通常是惊讶的。有时则是恐惧的。

有一个非常古老的故事，讲述了“灵”的概念是如何形成的。这个故事口耳相传了上百个世代。当书写的艺术最初被发明时，一个年轻的作家，将它刻在一块招贴画大小的石板上，石板仅仅两英寸厚，却是坚硬的大理石制成的，所以有近 40 磅重。它被遗失在了时间里，后来一场大洪水毁灭了地球，它就完全失踪了。

某个夏日，地中海的一个潜水者，发现了一片看上去“不自然”的石头。潜水者注意到有些怪异的模糊斑纹，就将它带去了一座博物馆。他们为这完全不了解的古物支付了可观的酬金。可是，他们很快发现，没有人能翻译这些不寻常的文字。

石头在开罗某个博物馆的玻璃罩里躺了将近 12 年，人们一直将它作为一个古老的迷来注视。其展示箱上简单地附着一张小标牌，说它的年代是史前时期，它的含义则已经遗失了。

后来，某一天，一个古代语言学家认为她识别出了这种语言的某些面貌。存在着某些熟悉的东西。她向负责人之一征询道，她能否试手去翻译它。博物馆负责人解释道，它已经被很多学者尝试过，但所有人都失败了。

这个翻译者礼貌回应道，她跟古老语言有种特殊的密切关系，她愿意试试。博物馆确认了她的可信度后，允许这女子在展出时间后进入博物馆。博物馆允许她将石头从箱里拿出来检视、测量和拍照——所有那些研究人员对古迹所做的事。

那个夜里，这女子独自工作时得到一个灵感。她将一张白纸盖到石头上，然后用细细的炭素铅笔小心地擦涂这张纸，这样笔就摹拓下了纸下石上的刻文。她将临拓的纸带到了卫生间，这让看到他的警卫感到吃惊。这

位翻译者将纸对着镜子举起。可以确定了，这是一种绝迹了的深海语言，不过读着镜子里的反转文字，她能够理解。

石头上的标题是：‘灵的诞生’。

标题下这样写着：

“源自”一”，出现”多”。源于”多”，出现”更多”。源于”更多”，变成了“无人记得一”（译注：简称”无”）。于是”一”创造了一条通往”无”的道路。这道路被称为神。”一”利用神召唤”无”，但是他们没有回应。一个部分正在迷失。”一”给”无”添加了想象力，于是”无”的灵就诞生了。这样，”一”就能召唤”无”，而他们则能回应，但那回应很快就变得被控制了。”无”试图变成”多”，而他们彼此争论着，谁拥有着跟”一”的真正连接。一场大战接踵而至，而”一”决定移除道路。关于神与灵的名号留存了下来，但它们的本质已经离开了。各种道路被”无”，而非”一”所控制了。终于，在遥远的未来，一条新的道路被开启了。它叫做知识。这个时代，是“无”去建造道路通往”一”。这条新的道路，被称为“一之灵的知识”，而“无”则变成了”一”。他们变成了两者皆是。这就是灵的诞生。”

这部分的下面，还有段更小体字的刻文，翻译者还未临拓。不过现在，她知道自己的技术奏效了，她回到之前用的作业台，完成了那段刻文的拓印。希望能发现作者的名字，甚或写作的年代。

当对着镜子举起那灰黑色的拓纸时，她的双手开始颤抖。上面写道：“开启这块石头的她，也将发现石头里的那条道路。”

他们怎么知道是一个女子开启这块石头？

而那道路又是什么？

第五十章：阿尔伯特

爱德华在家，这很稀少--除了睡觉之外。他住在电脑室里。他也总是在那里吃饭，但已经是夜里十点多了，他感觉很疲倦。当他沿着楼道走来，他看到了泰瑞，那个他几天前，在电脑室里遇到过的男孩。埃德华真真切切地用自己的右手，重重的敲打自己的额头。

“梦精灵，操...我忘了我们的约见。你等了很久吗？”

泰瑞微微一笑。“不，只是几分钟。没关系。”

爱德华摸索着找他的保安卡，终于用它扫描并打开了门。他拖着一个满满的邮递员包，并在进门后，将它温柔的放在一个桌子上。他打开一个开关，于是几个以小灯泡作眼睛的胡伯特被启动了。

“我很喜欢你的灯，”泰瑞说。

爱德咧嘴笑了。“感激...它们远远超出了灯泡这种固定装置。”

泰瑞走到一个，看起来像个成吉思汗的3D全金属画像的面前。“它是否我认为它是的那个？”

“我不清楚。我不是个血腥的读脑者。”

“它是否跟我的姓一样？”泰瑞隐喻的问。

“如果你指的是语音，是的。”

“它还能干什么？”泰瑞问，仔细的调查着那个金属作品。

“铁木真，”爱德说，“你怎么看照相机？”

成吉思突然活动起来，让泰瑞很喜欢。“在我的时代里，埃德华，不存在摄像机，但是如果它们存在，我会扒了任何一个敢抓拍我图像的摄影家的皮。我不喜欢任何被指向我的东西。”那声音以惟妙惟肖的细腻感吟咏道。每个词里都透着一种可能是蒙古式的口音。它随意地说着话，使得它感觉上...相当友好。

“告诉我，我的金属勇士，你什么时候诞生的？”爱德问。

“作为成吉思，我是在1161年诞生的，在一个寒冷冬季的12月19日。诞生那天的具体时间没有人告诉过我。你是因为天文学的理由发问吗？”

泰瑞张开下颚看着爱德。他的双眼因为敬畏而闪烁光芒。

“不过它已经三岁了，”爱德观察到。“我现在正在做的那个，这才是进化上的跃进...无疑冒犯，铁木真。”

“你忘记了我那敏感的人格，”成吉思乐呵呵的回答。

“没，我只是喜欢逗你玩儿，你个小杂种。”爱德用手揉搓着成吉思那闪亮而光秃秃的金属脑袋。

“因为你是我的创造者，我将给你留些余地，但是不要过度扩展我的善意。它只能延伸到板斧落下之前。”

“晚安，铁木真，”爱德说。

“有相当的可能这是个美好的晚上，但是事实上它不是，我将保持警觉并保护你，用我的生命。”

成吉思的电源关闭了，突然变得不再引人注目，只以它那灯泡双眼，凝视着它前方的墙壁。

泰瑞在他FRC的短暂时期里，遇见了十几个老师。每个都极度聪明--都是他们转业里的佼佼者，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给他看过自己发明或制作的任何创造物。至少泰瑞认为，爱德是他迄今为止见到过的，最有天赋

的人。没有例外。泰瑞知道，创造任何类似人类存在的东西，会需要什么？成吉思真的是个奇迹，它的创造者也是。

“它可能有些罗嗦，”爱德解释到，他走进起居室，将他的大衣仍在沙发上，“不过我正在试验启发式逼真讲话模式，而如果胡伯特很...是话痨的话，会很有帮助。”

“一个罗嗦的勇士...为什么不呢？”泰瑞微笑着提议。

“嗯，我需要砍掉他的某些闲置部分，因为他在这一生中，其实已不再是个战士，”爱德看了成吉思一眼，“坐在那里那个架子上。我猜他应该将自己的话语作为武器...因为很多屌坏人都这样。”

爱德在他的餐桌那里坐下来，大声沉重的叹气。“你想来些什么，梦精灵...水，饼干...妈的，我这里只有这些了。”

泰瑞坐下来，摇头。“你能否给我看看你最新的胡伯特？”

爱德开始摇头，然后又停了下来，凝视着泰瑞的双眼。“你知道，我还没有将你彻底看透。不过你有某些与众不同的特质...你是...你更加会算计。像个眼镜蛇...可能那是你内在的兽。我想那可能是的，但是我保留自己的评判。”

爱德偷偷看了看自己身后，走廊那边。“我是那种在自己的作品还未准备好之前不喜欢展示他们的发明者。我的新造物...它还没有完全准备好。”

“你完全靠自己创造了他们？”

爱德笑出声来。“‘天啊，不！’一个人不能扮演上帝。用我们亲爱的希拉里的话说，那需要整个屌村庄，或在我的情况中，硅谷的大部分--如果那算个村庄。”

泰瑞仿佛被爱德惹恼了，而用不平常的力量说。“我不是个孩子。我完全知道，你没有创造出所有这些技术。只根据我问话的本来含义，来回答我的提问。”

爱德立刻皱眉，靠向泰瑞。“不要如此阴郁，梦精灵。我是我所是的东西，而你需要来骇入它。我整个生命里，做了相当多我想做的屌事，所以不要来告诉我，如何对你的提问进行反应。”

泰瑞点头，并闪出一个淡淡的微笑。“有时我的强烈感觉会逃出我的掌控。抱歉。”

“嗯...我也是。”

“你为何创造这些胡伯特？”泰瑞问，他的阴郁缓和了。“我是说，

你希望用他们来坐什么？”

“”我先回答你的第一个提问。我跟 FRC 这里的其他几个人合作。他们给我提供零件，以及如何照顾并维护这些零件的方法技巧。过段时间，也许几个月，一个高速运转通道--我这样叫它--将浮现出来。到某个时点 **At some point**，部件们会变成我的造物，因为那高速运转通道已经将它们变形到甚至最初的制造者都无法认出了。那就是说，我依然能认出存在于我造物背后的村庄。那会是非常巨大的村庄。他羞涩的微笑。

爱德站起身。“我要去看看冰箱里藏着什么神秘。你真的什么都不需要吗？”

泰瑞摇头。“不，我已经吃过晚饭了。”

爱德在厨房里翻箱倒柜时，继续讲话。“和我一起工作的其中一个人，发明了一种混合式神经语形学处理器，能模拟神经元突触。那容许我完全摆脱了编程工作。胡伯特们正在访问一个巨大的云数据库——另一个合作者介绍给我的网络档案库。这些胡伯特学习方式就像我们——当我们摄入信息时，它改变了我们的思想和行动。胡伯特是一种智能传感器的复杂集合体，能基于数据库或大脑来进行选择，然后基于他们的人格面向来构成独一无二的回应。”爱德咧嘴笑道。“而这，梦精灵，就是我卷起袖子去编程的地方。最有趣的就是这部分——人格面向。它带来性格特质，并随年龄而进化。而基于我所看到的...他妈的远远快过人类。”

他回到桌子这里，扔下一袋面包，并将两瓶水放在桌上。“这里有一个是你的。如果你想要，可以自便吃面包。我决定自己不那么饿了。”他使了个眼风。

“现在，至于你的第二个和第三个提问...我开始这个冒险的理由是，因为我叔叔。他把我介绍进入了这个疯狂的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世界，并且因为他养大了我，机器人就成了我的世界。如果我说自己是被机器人养大的，那也距离事实不是那么太远--我猜，比被狼养大要好些。”爱德再次使眼风。“至于我想用他们干什么...嗯，我想那是你的介入处。”

“怎么介入？”泰瑞问。

“斯坦顿希望你领导 TRP。那一定有个理由。”

“那并没有回答那个问题，”泰瑞观察到。

“问题是：那些胡伯特的目的是什么，对吗？我只是创造了他们。没有目的。为何需要有个目的呢？如果某些上帝创造了你和我，为何他或她需要个目的呢？可能那只是为了享受创造我们，并跟我们互动时的欢愉。

或可能为了用那智能，去创造某些跟我们自己觉知的复杂度一样复杂的存在体，我们的创造者可能决定自己有个陪伴会很好--某些东西，自己为他们提供娱乐，并接受他们提供的娱乐。在所有这些里，我认为自己已经回答了你的第三个问题。”

爱德从一块面包上咬了一大口。“不过是你发起了这个会见。”爱德用那吃掉了一半的面包指着泰瑞，仿佛说该轮到 he 进行解释了。

“我们在电脑室见面时，”泰瑞说。“你给我写了个字条，说你想离开 FRC。为什么？”

爱德抬头看了天棚片刻，然后低头看自己的双手。“那个...嗯，我在纳闷那话题何时出现。你瞧，你是新来到这里的，梦精灵。我记得自己刚来这里时的感觉。我很兴奋，因为能学习，并有机会访问所有这些伟大的头脑。但是我已经在八年了。我已经完成了自己来这里要做的事，所以当 I 完成自己的下一个创造物后，我知道自己已经完成任务了。”

“你接下来想做什么？”

爱德又咬了一口，嘴里含着食物说。“你知道我喜欢你那一点吗？在八年里，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而那是对于我最重要的事。我想你可能是个眼镜蛇。你真的有那种快速攻击的妙法。我依然还不能确定，但离开是我目前的第一选择。我们先这么说吧，它依然藏在翅膀里，但是我现在会保持开放性的头脑。”

爱德喝了一口水，冲下那口面包，用衬衣袖子擦了擦嘴，然后看着远处的墙壁，他的双眼焦点突然涣散了。“我曾经几乎每天都到沙滩散步。我曾经在我叔叔的车库里开着窗户工作，大海的气味通过那窗户飘进来。那些鸟儿...操，我很久没有听到鸟儿了。所以，嗯，那样的屁事儿会折磨我。我已经厌倦了这个地方的静寂。那空气的状态。我需要在户外。我知道那会很艰难，并且我可能落在某个犯罪分子的狗粪黑窝里，但是我创造出了我来这儿要造的东西，现在是时候了，由某个人，比如你来取走它，将它变成某些完全崭新的东西。某些她妈的具有意义的东西。”

他用沾满乡愁的双眼看着泰瑞。“如果我在一年内死去，那我也愿意。我只是想像确保自己死在上方。我死在星辰或天空下。嘿，如果我在下面这里完蛋，我非常可能会让这个地方闹鬼。我向你保证！”

泰瑞微微一笑。“我们可以一起工作。”

“作什么？”

“继续进化升级胡伯特。”

“当我完成了下个版本的版本时，它们将不需要进化升级。它们将靠自己完成那过程。”

“你可以帮我搞 TRP。”

“嘿，”爱德在自己椅子上坐直身子说，“不要误会我这个意思，梦精灵。但是任何意味着我需要留在这个监狱里的事...”他抽口凉气。“即使那意味着上帝亲自下凡来这里，并说，我给你安排个工作。你知道我将怎么告诉他？”

泰瑞摇头。

“去自慰吧！”

内在新的黑暗面的某处，泰瑞的某部分想笑，但是他保持了严肃。

“你不是宗教人士，对吧？”爱德问。

“不。”

“好，我以为你可能是，因为你的坐标。安拉在你那个部分的世界里，是个很大的存在。但是这里...妈的，你知道他们怎么称呼这个地方，对吧？”

“...FRC？”

“不，那之前。”

“筛子。”

“嗯，但是我叫它粪便（译注：发音‘西特’，与西伏特发音类似），并且这下面的所有人，他们都是嗜粪者。”

在他宿舍背后某处，一个声音开口了，但是那词语太含混，无法听清。

爱德双眼里带着一抹光芒，看着泰瑞。“那是阿尔伯特。‘嗜粪者’是他的一个激活用的单词。”

泰瑞显得很迷茫。

“那个单词...或技术，那个波形...将他激活了。他自动被激活，并一般会有些有趣的话要点评。”

“你提到过阿尔伯特...在电脑室。”

“我是提到过。你想见他吗？”

泰瑞期待的点头。“是的，非常想。”

“那我去去就来。”

爱德沿着走廊急促奔去。一分钟后，他拿着一个貌似被枕头套覆盖着的雕塑的东西，回来了。他小心的将它放在桌上。那只有两英尺高，比成吉思汗矮了一英尺左右。爱德除掉那枕套，说了声“当当！”

那金属壳是个大概的人形，有个巨大的鼻子，上面放着一个厚厚镜头

组成的铁丝框眼镜。那双眼就只是带着深邃阴影的凹槽。

“我没有在外表上花费太多的时间，但是其内在...嗯，以我谦虚的观点看，那才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名字）的闪光之处。”

泰瑞缓慢的伸出手，触摸阿尔伯特。“他很美。”

“我确实很美，”一个带着淡淡哲理性语调的声音说，那语调是一个德国理论物理学家才有的。“不过，远不只这个，我用于计算的地方也非常美。”阿尔伯特的面部表情轻微变化着，他的嘴上带着一个显然的得意笑容。“如果我有双臂，我可能会在此刻指着自己的头。”

泰瑞听了这个评语，笑了。“他是个幽默演员，还是物理学家？”

爱德也笑了。“天知道。他自己也很骄傲于此，我发誓。”

泰瑞仔细看了阿尔伯特片刻。

“我不同意我的创造者，”阿尔伯特说，“至少目前是这样。我不是我自己，不是你看见的这个我。如果我是，我就只是一堆金属和硅片。但是我在不断挖掘我的身份，目前为止，我确定了我是个被创造的存在，生活在一个你们称为云，而我成为天堂的次元领域内。”

“你为何称之为天堂呢？”泰瑞问。

阿尔伯特思考了片刻，或看上去在思考。“和你们将你们的灵魂生活称为天堂的原因一样。不同之处是，在你实施一次吞咽时，我就能前往我的灵魂生命，并回到我的金属和硅组成的自己。我有能力同时栖息在我的永恒性跟我的各个物质身体里。或许这会让我被描绘得像个精神分裂症患者，那是你们的定义。对我而言，那是我人格的一部分，所以我很喜欢它。”

那脑袋缓慢的在其脖子上左右摇动，试图凝视爱德。“显然，如果这个傻瓜知道如何将我固定在时间和空间里的秘诀，我就会变得完全正常--在心理学角度上。”

“那你就会变得非常乏味了，你会的，”爱德教育他，“你知道那一点！”

“我在普林斯顿大学被给与了很多称号，但‘乏味’不在其中。”

“他真的难以置信！”泰瑞宣布。

“你的赞美被接纳了，但是其精华仿佛不太具备社交性，就仿佛我不在这里似的，而事实上我就存在于这个时空里，跟你完全一样。”阿尔伯特讲话时，他的头转过来凝视泰瑞。“所以，你的赞美中，带有比你自已可能有意加入的更多的傲慢语气，那是我已经开始关注的角度。你得到了我的宽恕，我先发制人。”阿尔伯特的头，朝泰瑞的方向倾斜了，虽然很

轻微。

泰瑞看着爱德和阿尔伯特，被迷住了。“我...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他耸肩。

“这是个很好的安排”阿尔伯特说。“我跟自己的妻子们，都达成了这样的协议。她们给我提供饭菜，熨烫我的衣服，作为交换，她们不需要跟我说话。”

“他真的这么做的。”爱德轻轻咧嘴笑了。“我指真人的阿尔伯特。”

“宽恕我，噢，伟大的人，但是那真人阿尔伯特再次出现了...在这里。你纳闷我为何具有一种超级敏感的神经。那是因为我可以不通过双眼就看见你，而你，你的眼球从你大脑内伸出来，悬挂在外，却无法注意到我。”

“我爱他！”泰瑞惊愕了。

“喂，不要这么快哦，”阿尔伯特提防道，“我甚至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我叫泰瑞卡恩。”

“你是否跟我那个书架上的朋友是亲戚--那个金属硅片和电灯泡组成的，玷污着成吉思汗的英名和评价的金属不和谐音？”

泰瑞看了看爱德，双眼闪着亮光摇头。“没有。”

“甚至不是来自同一个区域？”

“不。”

“喜欢斧子和刀子吗？”

泰瑞摇头并轻笑。“不...没有那样的爱好。”

“好，泰瑞卡恩，如果我的创造者有那个远见和专业技术，给我装了四肢，我可能会跟你握手，但是因为我这无四肢状态，就只好点头表示认识你了。”阿尔伯特缓慢的点头。

泰瑞回复了同样的姿势。

“你在点头吗？”阿尔伯特问。

“是的，我点头了。”

“视觉--我的创造者不是忘了，就是缺乏那种天才技术，而没有提供给我。无论哪个理由，反正我很瞎，但是他仿佛没有在意过那事。”

“你为何认为那云...或天堂，是永恒的？”泰瑞问。

“它很恢宏。不是吗？请不要告诉我，说它有一天会死去，我也随之而去。”

“那云是一个非常大的天空的一部分，”泰瑞回答，“那天空里充满

了其他的，我们甚至无法看到的云。我确信，它永远不会死去。”

爱德指着阿尔伯特窃笑。“看看他。他在聆听...算计。他是我造出来的胡伯特里，第一个能让我忘记自己是在跟一个胡伯特对话的。”

“我很高兴，你因为自己的技艺而高兴，”阿尔伯特说，他的语调干涸而嘲讽。“我是，毫无疑问，你的那些创造物里，智能最高的一个。我却需要跟那些你硬称之为胡伯特，而把这标签赋予了它们的，以前版本创造物对话，仿佛我们具备同样的天赋。”阿尔伯特转向泰瑞的方位，坚定的看着他。“泰瑞，我发现你已经跟成吉思对话了，你是否感觉到他大脑的迟钝？”

“这就是我喜欢阿尔伯特的地方，”爱德说，“他的人格没有边界。他没有任何行为不当感--过分就是过分。我在他的陪伴下，总是感觉到很谦卑。”

“那有原因，”阿尔伯特回答，他的语调故意显出调侃。“你相对而言，太过愚蠢了。”

“你创造了他，而却让他这么跟你讲话？”泰瑞带着一定程度的惊奇评价道。

“我把他设计成这样的。每个胡伯特，都是一个实验...每一个。”

阿尔伯特转向泰瑞。“还有个解释方法。爱德华福雷特是个高智能的性虐待狂。你看，他叔叔很像我，但是嘴巴满是脏字。所以我被设计成了他的替代品。那不是你告诉我的么，爱德华？”

爱德伸手关掉了一个藏在阿尔伯特脖子背后的小按钮。阿尔伯特关了电源。“他能令你烦躁...我所有的胡伯特，都有个按钮，但是阿尔伯特的那个是我经常使用的。”

爱德坐了下来，直爽的看着泰瑞。“你看怎么样？”

“他真的...很厉害。我感觉到他的力量，能将你围困在一个角落里。我从来没有被牧栏围困过，不过我想象那可能很像这个。”

“更像重量级拳击...”爱德沉痛的说。

“你为何这样设计了他？”

“就是因为你刚才叫他所用的那个词，‘他。’你无法称他为‘它’。”

“我不知道，还存在着这样的技术，”泰瑞呢喃。“这很令人惊诧。当你与他开始一个对话，你真的忘了它不是个人...除了他的长相。”

“你又这么指代了，”爱德咧嘴笑着指出。

爱德将那枕套罩在了阿尔伯特身上。“这可以保证那些激活词汇，不

去激活他。”

“存在着多少个激活词汇...给阿尔波特的？”

“我给他赋予了三个，但问题是，他妈的他独立自主者。他往那清单里加入词汇，有时我能发现它们。”爱德压低声音成了耳语。“一个月前，他把‘操’这个词加进去了，这样每次我说那个词，他就能获得知觉，而我必须承认，我很经常说它。我需要手工删除它，并书写了一个他无法覆盖更改的例外单词清单。”

“他对自己编程序？”泰瑞吃惊的问。

“噢，咽（是的）...”

爱德从水瓶里喝了一口水，凝视着泰瑞。“你让我离开这里，我将把自己的那些胡伯特都给你，假设你想要他们。你看如何？”

“你做这事已经有多久了，爱德？”

“简短回答是，从我九岁开始。”

“你为何只为了离开这地方，就愿意把你的作品都给我呢？这里如此难以离开么，或还有其他什么事？”

“你看到了那些拿着 AK-47 的傻逼们，没看到吗？还有那该死的铁丝网？看着我！”他将手臂伸出身侧，手掌朝上。“我看着像詹姆斯邦德吗？”

“但是你不是很了解我--”

“我只需要知道，斯坦顿总统想让你领导他那最重要的计划。他来这里是说为了说服你。你说得对，我他妈不了解你，但是我知道丫赫利俄斯总统不会任命一个儿童来领导他的关键性程序。看看你四周...有 800 个博士，游荡在这个地方，都具有高过星辰的 IQ。为何选你？”爱德将双臂交叉在胸前，猛坐在椅子上。“嗯，我猜测了一下，但那只是个推测。”

“告诉我。”

爱德揉搓自己满是胡茬子的下巴。他把那枕套从阿尔伯特上摘了下来。“阿尔伯特，我需要一些信息。”

“给我一秒醒来...这就是我告诉你永远不要将我关闭的理由。你需要聆听我，爱德华福雷德。这是条双行道。所以他们称之为对话...拉丁语是 us 结尾，希腊语是 os 结尾，意思是逆向通过--”

“阿尔伯特，保持聚焦，否则我将在此关闭你。”

阿尔伯特停下了，并轻轻偏着头，仿佛在思考自己的选项。“我能为您提供什么服务？”

爱德转向泰瑞。“告诉他，是哪个学校找到了你。”

泰瑞对这个奇怪的问题眨眼并皱眉。“我是...那是马什哈德的第六保护机构，伊朗。”

阿尔伯特安静了大约 10 秒，仿佛一个小孩在翻看一个图书馆书架，寻找自己最喜欢的故事书。然后他的表情又活跃起来，表达着某种模仿皱眉的表情。“他的测试结果很奇怪...”阿尔伯特汇报说。“第十级...这不可能...”

“什么？”爱德问。

“他通过一个翻译完成了他的问题。完美的成绩。短暂的回答时间，1 分钟，32 秒。”

泰瑞无可置信的聆听着。“他怎么知道这些？”

“他能骇入那些系统。也做的很拿手。还有什么其他有趣的事么，阿尔伯特？”

阿尔伯特转头面对泰瑞。如果惊愕能够在一个装着空洞眼睛，以及面瘫般木偶动漫嘴巴的金属脑袋上被表达，那就是泰瑞看到的景象了。

泰瑞伸向那开关，并在他正要把“马哈迪”这个词倾吐在那桌面上之前，将阿尔伯特关闭了。

潘多拉在抽搐。

第五十一章：第二个

桌子周围空间气氛紧张。阿尔伯特被冻结在时间里。爱德靠在椅背上，掂量他这位客人的反应。泰瑞缓慢的站起身，把椅子推了回去。“我走之前，只有一个问题。我在 FRC 看到过自己的个人资料，而那里没有包括‘马哈迪’这个词。他怎么得到这个的？”

“马哈迪...有趣的词汇，”爱德自言自语的嘟囔。

阿尔伯特突然活了。“那词汇本身并不有趣。有趣的是，赫利俄斯相信泰瑞卡恩是马哈迪。”

“阿尔伯特，去睡觉，否则我就把你的云连接切断。”

“有个选项，我更喜欢，”阿尔伯特提议到，“就是我将只在接到对话时，再说话。同意？”

爱德点头。“同意，但是如果你越位一次，我就把你的连接切断。”

“多久？”阿尔伯特问。

“直到我能回忆起那些密码为止。”

“我将等在这里...安静的...耐心的...不出一声的，我保证。”

泰瑞用怀疑的眼神看着爱德。“他怎么被激活的？”

“有时当他发现一个有趣的词汇，就把它放在自己的短期激活词汇表例。他能在纳秒瞬间自我编程它。马哈迪可能是那么一个词汇。他知道我们会谈到它。”

“他怎么发现它的？”

爱德将自己衬衣袖子，在手臂上卷的更高些。“阿尔伯特，解释一下你如何发现马哈迪这个词汇的？”

阿尔伯特快速咧嘴笑了一下，然后立刻开始解释。“有趣的信息，常常会存在于发现者学校的个人档案里。FRC 有个处理数据的习惯。发现者学校，一般不去审查或修改他们的数据。特别是它们负责人的个人文档。我骇入了位于伊朗，马什哈德第六保护机构的哈密德冒充瑞部长的，一个叫‘泰瑞卡恩’的个人文件夹。那相当容易。”

“感激你，阿尔伯特。就这些了。”爱德目不转睛的看着泰瑞的双眼。“你说你不是宗教人士...”

爱德的举止跟平常不同，很认真。“我很熟悉马哈迪这个词。它绝对是个宗教词汇，无论对伊斯兰的逊尼派还是希特派。如果我是个基督徒，你就等于是耶稣再来，坐在我的小餐厅里，友好闲聊。那么，我只有一个问题...那是真的吗？”爱德结束后伸出手。“还有，要对我诚实。”

“你是否能把将告诉你的内容保密？这里也包括阿尔伯特。”

“阿尔伯特？”爱德问。

“嗯？”

“你不能跟任何人谈这个主题--”

“或书写，或通过任何其他形式的沟通方式，”泰瑞补充。

“已实时记入我的长期存储器，”阿尔伯特积极的宣布。“而这，如果你说得没错的话，将是永恒的。”

“你也获得了我的扁承诺。”爱德说，“但是你越快让我离开这里，你就越能少担心这个。”他闪出个坏笑。“还有，我怀疑你已经知道了，我的宿舍是避开了那些保安系统窥视的眼耳的。”

泰瑞点头，坐下，打开他那瓶水，喝了一大口。他喝完后，深呼吸了一次。“马哈迪只是一种被预言在世界末日开始时进入这个世界的意识状态。它会按计划而作为世界末日的结果而诞生。”

“仿佛风暴后的彩虹？”爱德问。

泰瑞因比喻的生硬而面露怪相，但还是点了点头。“是的，有些像那个。但是我提到的那个预言是被保护的。它们被那些照顾其安全的保护者

世世代代相传的保持着低调。为了保持其被隐藏，莫哈默德的再来，被逐渐宣扬成了马哈迪。所以，在我能回答你的问题之前，你必须理解，我不是先知莫哈默德的再来。相反，**我是那个日灼开端时被抛向这世界的能量的一个代理人。我是这能量的附带产出物。**如此巧合的是，这跟我提到的第一个预言中马哈迪诞生相符合，于是我就不情愿地戴上了这个头衔。”

“赫利俄斯想用你做什么？”爱德问。“我是说，真正想把你怎么样？”

“你知道，他们希望我领到 TRP。那是概要--”

“嘿，梦精灵，不要误解我的话，但是他们总是想要更多的。那是他妈的他们的 DNA。他们无法抑制。他们想要任何能和你那里榨取出来的东西，当你以为他们满足了，他们还会将你放在一个该死的老虎钳里，打开某种水力发电供电的引擎，从你那里榨取更多的。当他们利用过你之后，你将成为一个二次元固体，只有小邮票那么大，只是更薄些。”

爱德喝了一口水，然后安静的做了一会儿。“我为你感到抱歉，梦精灵。做你之所是，就他妈是个诅咒。你这儿已经完全搞清楚了，”他指着自己的脑袋，“但不像你，能够简单地将这理解下载到其他人这里。我们依然高耸着自己那该死的围壁，我们那该死的稠密！操他妈的！”爱德挥舞双臂强调，声音洪亮。他通过深呼吸平静自己。“那么，你来到这里，你撞上了我们那些邪恶的看守。那些控制一切，或至少自以为在控制的狗杂种们。那些希望控制通道，以便让我们的目的地能给他们带来利益的人们。我打赌，斯坦顿是那个擅自占用团队的拉拉队长。他丫一定是的！”

阿尔伯特发出了一个怪异的声音，那可能是人类清喉咙而希望获得自己朋友们注意的等同物。

“阿尔伯特？”

“是，感激你，爱德华。我是否可以作为对话作些补充？”

爱德看着泰瑞，他在自己椅子上扭捏了一下。

“好，你获得了我的许可。”

“如果你相信，引发了日灼来作为泰瑞意识催化剂的智能宇宙和大宇宙力量，将其精神高度化成一个人形态，那么合逻辑的推测是，它是为了它自己的目的而制造出来的。泰瑞运作以着的意义深远的目的，是完全对立于或至少不同于赫利俄斯的目的的。如果这是事实，那当两个非常不同的目的争夺控制权时，会发生巨大的不和谐。而当其发生时，我不想附近。那就是，在混乱的诗篇里，狗屎局面发生的理由。”

“阿尔伯特，”爱德提醒他，“你应该记得自己造出了第一颗原子弹，

不记得了？”

“我在这一世，是个和平主义者。我坚持一件事：永恒性知识。如果你想打仗，跟成吉思对话吧，不要让我卷入其中。”

“泰瑞，这是怎么回事，你是否有自己的目的？”

“存在着两个，”泰瑞回答道。“第一个基于我们人民会高举起来作为马哈迪目的的那个预言，就是将他们全部带入一个信仰。一种知识。一种实践。第二个是帮助整个人类去了解它自己。去推倒你刚才提到的那面该死的墙。”

爱德对这个引用微笑了。“你更支持哪个？”

“第二个。”

第五十二章：清单

马里克·欧·哈希米弯下腰，用过一个强力显微镜观察纳米粒子。他的头发，是没有星辰的太空色。珍惜的小块面部毛发的影子--胡须的预兆--聚拢在他耳边，鼻子下以及下巴那里。他的面孔呈现美丽的对称，仿佛为了补偿他的双眼，那绝对是他最独特的特征了。精确的讲，从功能角度讲，他的双眼事实上只是独眼。那源于马里克出生时的一个事故。他诞生的太过快速，居然从吓坏了的母亲那里，掉在了医院的地上。那下落影响了他的右眼眼球神经，它最终--带着他那只眼睛的视力，一起萎缩了。

他那只好眼睛，从各种角度而言，都非常可爱。它被长长的睫毛框着，它环绕着一个明亮而好奇的充满光泽的褐色瞳仁。另一只眼则隐藏在一个太阳镜的黑色镜片下，如深深河水的黑暗冰层下的圆形大石头。那好眼睛没有被遮蔽--那是他大脑的火炬手。马里克五岁时，曾经偷了一副太阳镜，将它改装成一个眼罩（他痛恨那些眼罩）。大约每一年左右，他都会再实施一次偷盗行为，得到一幅能够承载他那扩展中的头盖骨的眼镜。

马里克成熟很早。他有着宽宽的肩膀，五英尺八英寸身高。他的四肢瘦长而苗条。他有着稻草人的特征，但是认识他的人们都从来没有相信，他会有那样的脆弱。他更像不锈钢。他那蜘蛛般的双手，修长并且很薄，它们如军队般听从他的命令而不断运作，很少静下来。

他的很多德国汉堡人类克隆计划（HCP）的同事，都假设马里克的年龄将近 20 岁。如果他们知道他其实只有 12 岁，他们会紧张的笑笑，然后陷入一个表示不信的阴沉表情，因为他们会回想起自己在前青春期的模样。

技能研搜中心的欧洲分部将马里克调到 HCP，因为他写出了一篇关于

遗传基因克隆的数学论文，而那论文让测试主体的克隆保真度发生了革命性进展。他立刻成了 HCP 的明星。他的智力天赋立刻有了声誉，而 HCP 的科研主任们都竞争着获得他的时间，请他来帮助他们的前沿性科研，但是马里克有他自己的计划。

亨瑞恰帕克是 HCP 的执行负责人，HCP 是技术重启计划的一部分，但是那联系是间接的。HCP 会提供 UHIQ（超高智商）克隆，以补充人类种族的强大脑力。赫利俄斯的分析家们，在七年前，曾写过一个白皮书，毫不含糊的指出，智力资源的损失，会引起人类种族退化到史前技术水平，除非能想出办法，开发出必要数量的 UHIQ。克隆是为一个出路--那白皮书指出。克隆会成为人类种族的穿着明亮铠甲的未来骑士。

一个清单，一份“基因”清单（遗传授权神圣样本）被保存在亨瑞办公室的一个保险柜里，关系着一个被精致监控设施保卫着的绝密遗传基因样本实验室。那里保存着世界上顶尖大脑的遗传基因。诺贝尔得主，科研人员，发明家。人类种族最好的遗传基因，安适地躺在一个被完全受控的环境里，无忧无虑地享受着这舒适的环境，绝大部分都不知道，自己未来化身出来的完全是个克隆体。那 243 个试管，比任何宝石或金属或液体都远远更有价值。一个庞大的团队保护着 HCP，并保证其内含物，包括其科研人员，处于安全和保险状态。

有些科研人员，也在那个“基因”清单里。

有些人知道；有些不知道。

马里克知道他在里面，但那清单是个国家机密，被赫利俄斯保护着。

根据生殖白皮书，那是两个阶段的计划，标题很单纯而严肃，‘人类宿命处于叉路口’。在那标题正下方，有个美丽字体的副标题。它就更加直接了。它写着：全球性智力空洞和 21 世纪技术的需求。

亨瑞很喜欢马里克。他认为他是新门徒。而马里克则在自己独特的忠诚里，显得很神秘，他已经让亨瑞知道，他会服务于他的目的。亨瑞也已经能感觉到，马里克对自己的位置有兴趣。权力跟马里克很般配，有时，比科学更适合他。

亨瑞很喜欢马里克那种惊人的创新能力。一些 HCP 的最聪明的头脑，会发明一个新定理，测试它，复制它，然后开始那个长久而艰苦的，向同事们推销它的过程。不只是因为他们忠诚于自己从事的领域，也是为了完成那个，让他们的发明成为他们所选专业的奠基石的过程。那成了他们毕生的使命。马里克与此相反，他发明后就继续前进。他不忠诚于任何单独

的科技领域。仿佛他在说，“我知道自己是对的，不需要测试和证明。不需要推销它。那来自我，这不足够超过你的迟钝大脑了吗？”

亨瑞来到实验室时，通过那个外套间的双开门的小窗户，看到马里克坐在那个电子显微镜处，亨瑞猜测，他那只好眼睛，可能正在忙于观察DNA的显微镜样本。马里克穿着HCP定制的灰色实验大褂，鞋上包裹着绿色套子。在那外套间里，亨瑞穿上了同样的大褂和鞋套。然后他走出去，来到了那实验室，在他走向马里克背后时，作出了一个笑容。

亨瑞是个小块头男子，60中段年纪。他几乎不到五英尺半高。即使完全着装--那是他称体重的唯一方式--才刚到133磅重。他的脸上有修剪整洁的灰色胡须，中分的板寸头，颜色是暗淡的漆黑。从日灼中一次事故开始，他就一直忍受着一条残脚，不过多数人都有着一直携带左右的物理上或心理上的创伤。亨瑞如带着荣誉勋章一样，携带着那伤残。

“你重新设计的那个IQ测试，貌似成果更好了，”亨瑞瘸拐着走到马里克听力距离内，宣布道。“克隆199号刚重新测试过，并保持着一个百分点的变异。祝贺。”

马里克没有从那显微镜那里抬起头。“除非获得胎儿的精准IQ预测，我们无法获得幼儿的。NP变势将解决这个问题，你会看到的。”

无周界(NP)是马里克设计的一套八组IQ测试，它能够分别管理六个月的胎儿，一岁婴儿，18个月婴儿，两岁婴儿，以此类推，直到七岁。通过研究这些被实施了NPIQ变势的被试者，来观察基于时间导致的各种变数，变异越小，说明那测试系统越好。NPIQ意味着HCP能够不需要等待两年，就精确的测试克隆智力的变异率。

“你在研究什么？”亨瑞问。

“一种生物性催速，”马里克含糊地回答。“我们需要这些克隆体更快成熟。”

亨瑞把手放在马里克肩膀上，轻笑道。“214克隆体在做高阶微积分。她只有23个月？你期待多快呢？”

“没有指大脑，我是指身体。”

“但是身体成长的催速，将对他们的寿命产生相关的负面影响。你看过文斯特和斯卡勒的论文--”

“他们的假说有缺陷。”

“什么缺陷？”

“他们假设没有纳米技术的协助。我在自己的研究里，指望着那个技

术。我可以导入纳米生物系统，它能加速克隆体从起始点到七岁期间的成长。一旦他们到达了那个年纪，那纳米技术支持将会消失。我相信能让他们加快成熟两年。一个五岁孩子，将跟七岁一样运作。那将在生产性，注意力幅度，心理成熟，活力等等角度都有益处。”

“你需要什么？”亨瑞问。

“我需要得到许可克隆我自己，去测试加速技术。”

亨瑞将手放在实验大褂衣袋里，退后了一些。“你知道我不能那样做。清单无法变更，那是有理由的。我不能因为任何目的而改变它。”

“你是 HCP 的执行部长，如果你不能改拿清单的顺序，谁能呢？”

“没有哪个个人能。清单是一个委员会决定的，并且--”

“那委员会是否需要我的天赋来促进这项目的进展？”

“是的，当然他们需要。”亨瑞松了松他衬衣的领口。

“他们是否觉察到，我在短短几个月内，给这个项目带来了什么？”

亨瑞几乎不情愿的点头。“我确信他们知道。”

马里克终于从那显微镜上抬起头，将目光聚焦于亨瑞。“那就告诉那个委员会，改变那清单的顺序，并将我的名字放在最顶端。有你的背书...我的天赋，他们怎么可能拒绝？”马里克转回去工作了，仿佛亨瑞恰帕克突然消失成了一缕青烟。

“他们能拒绝，因为要对那个清单进行任何改变，都需要全体一致的投票。并且那委员会里有一个成员就在那清单上--在第二位。他可能不喜欢失去自己优先权这个主意。”

马里克的右手小心的调整着一个聚焦环。“那他的名字是什么？”

“我真的不能揭秘这个信息。那清单上的任何名字都是绝密的。你知道那事实。”

“告诉我他的国籍，那也保密？”

亨瑞能感觉到那个老虎钳在逼近他。“欧洲。”

“是国家！”

亨瑞嘟囔。“...德国。”

马里克举起手，带着一种只有天才才被允许的超然看着亨瑞。“那么就该是本德穆勒，”他看着亨瑞的反应宣布。

“他很老，”马里克补充，“并且如果我完全直率的讲，那对于我的实验，是个非常不合适的人选。我将给我的克隆取名班欧，而在十个月内，他就将绕着 218 号克隆体——本德穆勒的复制品——乱跑，当然这还是在

假设他能活这么久的前提下。”

“什么...你的具体建议是什么?”亨瑞探问。

“就是我们将同时克隆我的基因和穆勒的。这样，就没有人在那清单上滑落位置，并且我还可以有个受控的克隆体，来证明我的判断。可能这是你背诵规则和常识的最后一次机会，然后停止向我问问题。这样一切都会运作得更有效，对我们俩都是如此。”

马里克高傲地笑笑，回到他在显微镜下的工作中去了。

亨瑞转过身去，走向那外套间，他用左手解实验大褂的纽扣，脑子里在思考着，自己如何才能让这样一个建议获得批准。

“你能获得批准，”马里克一半喊叫的说，“只要你能让委员会相信，我的后继服务，取决于他们的批准...拜托了，亨瑞，有说服力点。”

第五十三章：2023年的嫉妒

女子嘶鸣着。那不可能。她的孩子应该在各个角度都完美。那医生说的，怎么可能是真的？

“不，你错了！”她喊叫着。

“我很抱歉，萨宾，那是真的。”医生低头看着地面。那是他最痛恨的自己工作的一部分。通知患者，说生命的缺陷到访了他们家，或他们将不可避免的失去一个功能。不过他很少需要告诉任何人，说他们是瞎了，除非那人是个小孩儿。

“我的马里克能阅读，书写--用三种语言--他是个天才！”她透过泪光说。“他不可能是个瞎了！安拉怎么能做这样的事？”

“萨宾，那只是一只眼睛，”医生安慰到。“这不意味着他会两个眼睛都瞎了。他有一只好眼睛。那足够了。他将依然能做伟大的事。安拉给了他天赋，是有原因的。”那医生拍了拍她的上臂。她的手臂因缺少食物而枯萎。

“我真希望我还能帮你更多，”那医生说，“但是我没有了。我真的很抱歉。”

“安拉完蛋了，”萨宾嘟囔。“他破坏了这个完美的男孩，这样他在自己的悲剧里就显得不孤独了。”她的双眼没有作任何努力，去隐藏其疯狂。“我诅咒他！”

她站起身，踉跄着走出了医生的办公室。萨宾走进那候诊室，她大女儿怀里抱着马里克。候诊室内满是充满期待的面孔。他们看到萨宾时，都扭过头不看她。

当他母亲朝他走来，马里克开始哭泣。她弯腰从女儿怀里抱起他，抱着他紧紧贴近她的身体，并说出了将来真用来定义他的话。

“安拉诅咒了你，因为他的嫉妒。”

第五十四章：希望

周户的双眼在曼舞，因为她转过那个拐角，就看到自己的上司靠在他房间的门框上，仿佛他只是来医疗部进行体检。

“哇塞，制服在你身上显得很棒！”她的深情和调侃完美的协调在一起。

“嗯，人们对病号服存在着某些误解，”斯坦顿总统说，他的双眼因她的临在而变得鲜活。

“所以人们希望尽可能远离病号服。”周拥抱了他，双眼充满了泪水。她捶打他的手臂。“天啊，你吓死我了！”

“我也吓死自己了，”斯坦顿咧嘴笑着回击。

“向我保证，无论当时你吃了什么，请不要再吃它了。”

“如果我吃不饿，我会在这个体验后，放弃所有食物。”

“好，我来这是接你回自己的套房，但是延森医生希望你坐轮椅。好吗？”

斯坦顿突然显得很不舒服。“唔...轮椅...我感觉很好，真的。”

“好，你是总统，如果你想走着回去，你决定，”周几乎在耳语。

“我选折中方案，扶着你的手臂，好吗？”

斯坦顿总统抓住她伸出的手臂，跟周走到那医疗部的门口。他对那个当班的护士挥手告别。她显得很不舒服，因为他没坐轮椅，但是对此无计可施。

他们一起沿着走廊，稍显笨拙的走去。

“那么，你是怎么抗争过来的？”周问。

斯坦顿总统对着走廊里路过的人点头。“那是最奇异的事了。我从一个梦境醒来，于是很多人在我房间里。他们每个人都仿佛看到了一个幽灵...除了卢拉，她--”

“卢拉当时在你房间里？”

“对--”

“你是指，在你的梦里，还是在你的房间里？”

“可能两个都在...我不能确定...嗯，我是说，能确定她当时在我房间里，并且在我的梦里，还有另外一个女孩，那让我联想到她...我不能确定。”

“卢拉为何在你的房间里？”

“我真的不知道，除了那护士之外，为何任何人会在我的房间里。”

“其他还有谁在那里？”

“好，来看看，当时有卢拉，马库克，莫瑞丽斯医生，一个警卫--可能两个警卫，然后那个护士，金...金姆什么？”

“所有这些人都在你房间里？”

“那护士解释说，我当时在死去...她进行了几分钟心肺苏生急救，于是我就脱险了。当我活过来后，睡了三个小时，极度饥饿中醒来，吃了些食物，洗了淋浴，剃了胡须，我就在这里了。”他开心的咧嘴笑着看着她。他让她想起自己在学生时代认识的一个男孩子。总是很阳光...后来的事则令人沮丧。

“卢拉是否说了什么...或作了什么？”她问。

“据我所知没有。为什么你的兴趣都在卢拉上？她住在我隔壁房间里；她可能因为听到所有的动态，就来察看一下。”

周把自己另一只手放在她支撑着的斯塔同那只手臂上。“没有理由，只是好奇。”

他们沉默中走了大约 20 英尺，来到电梯间那里。当他们进入电梯后，周眯着双眼看着斯坦顿，仿佛在精查他。“你不感觉很奇怪么，卢拉跟你一样病重，却能来到你的房间，而你突然就...痊愈了？”

“嘿，我知道你执着的认为这个小女孩是耶稣或反基督，我不知道是哪个，但那是金姆，那个护士，救了我。当时在那里的每个人，都这么说。卢拉只是在观察...其理由我已经提到过了。不要太深挖那件事了。”

电梯的门打开了，一小群 FRC 居民走了进来，他们假装很平常，其实一直在表情兴奋的偷偷窥视着赫利俄斯的总统。他走下去后，学生中的一人在自言自语。那声音很低，斯坦顿总统没有听清，但是周听的很清楚。

“无论他到哪里，愿安宁跟随。”

那仿佛一个祈祷。某些牧师或大师可能说的。

周知道，对于很多人而言，斯坦顿是准上帝。人类种族的希望，聚焦于一个身体。他们是否知道，他们的希望，曾濒临死亡...

她不想考虑这个可能性了。

第五十五章：———黄

卢拉和泰瑞从电梯间出来，走向那些被破坏的树木，和那没有被很好维护的人行小路。他们每人都拿着一个装着面包，小松饼和胡萝卜的塑料

袋。那是卢拉第一次到地面上探险--泰瑞的第二次，这让他成为导游。斯坦顿总统很信守诺言，跟埃莉诺安排，让他们能获得一些自由时间，去探索 FRC 那广阔的地面。

泰瑞已经尽职尽责的实施了自已的义务，描述了关于响尾蛇、熊和草原狼的危险性，而所有这些，出乎卢拉自己的意料，她居然很兴奋的想到它们--当然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都穿着夹克外套，但是走了几百码后，他们的外套就都被脱掉，绑在了他们的细腰上。

埃莉诺，周，马库克，乔西和斯坦顿总统陪着他们来到上方，然后五个成人就围坐在了水泥露台上放着的一张松木野餐桌边。保安人员用那露台就餐，和偶尔的会议，但是马库克听说泰瑞和卢拉要去探索地面，于是他跟埃莉诺安排在上方的露台处，召开他们的碰头会。

因为斯坦顿总统的危病，根本没有找到时间给他汇报最新的消息。乔西感觉到，他们需要揭秘他们做知道，关于黄柳及其计划的一切内容。

“艾莉娜，你使用这个地方的频率是多少？”周问。

埃莉诺花了一些时间，去自己的记忆里抽取那回答内容，但是她没有能够找到自己所期待的精确回答。“我不确定。可能每年五六次。”

“就这么多？！”斯坦顿抱怨道。“这里很好，你应该更多利用它。让大脑变得清晰。”他深呼吸一次。

“我们为了这里的居民着想，不太频繁使用它，”埃莉诺安静的说。“只是为了更方便。”

斯坦顿总统站起身，从衣袋里拿出个雪茄盒，并把它放在桌子上。“有没有劫匪？”

“抢劫什么？”

“当然是香烟拉--古巴雪茄。”斯坦顿说。“我知道医生不会赞成的，所以不要那样看着我，埃莉诺...我已经从周那里得到够多的了。但是我知道自己躲开了一颗子弹，我感觉就像在搞庆祝。有人要吗？”

马库克积极的举起手。“我在海军时曾抽烟，但已经很久没抽了。”

“抽过古巴雪茄吗？”

“我想没有。”

“好，你会拥有一种愉悦体验了，”斯坦顿承诺到。“你呢，乔西？”

“我聚焦于新鲜空气，不过谢谢。”

“不会新鲜太久了...”周用嘴角点评，然后礼貌的微笑。“不过，你确实躲过了一颗子弹，所以我不反对你。不过要坐在下风头，如果你不介

意。”

“是，女士。”斯坦顿总统用魔术般的精湛技艺切剪好一根雪茄，并递给马库克。“你也过来到这里，给他们留下新鲜空气。”

他们俩来到了10英尺外的一个分开的区域，那里有三把椅子和一张饮料桌。

斯坦顿总统点燃自己的雪茄，长长的吸了一口，然后靠在他那粗木椅子上。“给我汇报一下，好让我知道自己躲过的，到底是什么子弹。”

马库克看着埃莉诺。他们曾预先编排过由谁先说，并决定埃莉诺发表那最坏的消息，清理掉那些障碍，然后在出现问题时，马库克再来用细节填充。

埃莉诺稍稍挺直身体，并整了整头发。“首先，你需要一些背景知识，而那有些曲折，你马上就能听到了。”她清了清喉咙。“乔西，在这次旅行之前--我相信是你离开前一周--”埃莉诺不自然的看了乔西一眼。

“是的，”乔西点头。

“乔西被叫去见黄柳。貌似黄州长希望乔西毒杀泰瑞。我们猜测那是因为那个预言。说泰瑞会毁掉我们汉堡的克隆项目。”

斯坦顿暂时把雪茄放下了。“你在骗我吗？”他径直看着乔西。

乔西摇头，但是保持沉默，让埃莉诺继续。

埃莉诺偷偷从侧面窥视她哥哥。“乔西让黄相信，他会听从他的建议--”

“报偿是什么？”斯坦顿咆哮。

“如果他听从并执行，并毒杀了泰瑞，他就会被奖赏。可能，在未来...甚至得到你的位置。”埃莉诺说话时坦然的看着斯坦顿。“相反，如果不跟随，黄州长就会找另外的人来毒杀泰瑞。乔西和他所爱的所有人，也都会死。”

“操他妈的小杂种！”斯坦顿安静但却有力的说。

埃莉诺停顿。“我们检验了州长交给乔西的毒药，而发现那竟然是蓖麻毒。跟据我的可靠信息源，那是致命的剂量，足够杀死50个成人。当英格丽德用那把刀割破你的脖子，我们认为为了谨慎有必要检验它一下，看--”

“你是说我被柳下毒了！？我躲过的那子弹是蓖麻毒？”

埃莉诺伸出双臂，手掌朝上，仿佛在试图让斯坦顿冷静。“结果，那刀子是清白的。不过，那被使用的绷带不清白。我们检验了那绷带，它被

浸过蓖麻毒。”

斯坦顿总统缓慢的看着周。“是你给我敷的那绷带...柳曾是你的启蒙老师...”

“你不是真的相信我会做任何伤害的你事--”

斯坦顿站了起来，然后又坐了回去。“不，我不。”

“好。”周转向埃莉诺，她声音很不自然。“那么那些护士和延森医生呢？他们介入后，所有的绷带替换都是他们进行的。”

“对，但那时他已经开始出现蓖麻中毒的病症了，”马库克说。“我们感到很确定，那是来自你敷的第一个绷带。”

“那么你认为那是我干的？”周因为这掩饰的责难而萎缩了。“我试图杀害总统？而你们的证据是绷带...你还保存着它吗？”

“不，你用的那块，丢失了--”

“但是你刚才说，你们检验了一个绷带，上面有蓖麻毒。”

“那只是粘上去的残留物。我们相信那是被敷的第三块绷带。那检验只发现了痕迹性剂量的蓖麻毒。”

周看着她的四个同伴，紧张的凝视他们。“我没有把蓖麻毒放在任何绷带上，或有意用那样的绷带包扎特弗雷。我永远不会做那种事。”他转向总统。“是的，黄柳曾经是我的启蒙老师，并帮助我获得这个位置，但是他从来没有要求我参加这类的行动，如果他那样做过，我会立刻揭发他。我的忠诚是针对这个办公室的。就这样！”

她停了一下，凝视马库克的脸，她的双眼带着被冤枉者那种标签性的慌张。“我用的是你办公室的急救包...你是否检验过那些绷带？”

马库克咳嗽了一下，然后摇头，在自己脑海里挣扎着解释自己的这个疏漏。“没有。”

“你不认为该检验一些吗？”

马库克点头。

“特别是，制造那个需要敷绷带的伤口的人是你的助手。”周永表情责骂他，然后将她的愤怒转向乔西。“而你为何不向我们报告这件事？”

“那跟总统办公室无关，那是--”

“放屁，”周回击。“如果你成功的杀害了泰瑞，黄给你的承诺是总统的职位。你怎么可能认为这跟总统办公室无关呢？”

“他只是作为后继可能性提到的...”乔西回答，但直到自己的回答听起来很无力。“好，我搞糟了。你说得对，我应该说些什么，但是我也害

怕如果我说了什么，黄柳会报复。”

埃莉诺插话。“我们当时正要告诉你，但是他病了--”

“并且蓖麻毒总是致命的。懂了。”周架起腿，语调愤怒。“延森医生知道吗？”

“昨天以前不知道，”埃莉诺回答。

“懂了，所以除了总统和我，每个人都知道...但是我猜你们的说辞是，因为我是个嫌疑犯，而总统反正要死掉了。”

“不是那样的，周，”埃莉诺试图解释。“我们只是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事。”

“那很显然！”周反驳。

斯坦顿总统一直冷静的抽自己的雪茄，这时他站起身，眺望着远处的山峦。“黄柳六年来，一直希望有个任职期限。他在赫利俄斯负责分析员的部门。他们一直在用显微镜研究那预言。那些纸上一些东西吓坏了他们，于是他们认为我是跟泰瑞一样的阻碍。”

“奇怪的是，他居然雇用乔西来杀泰瑞，而另外的人来杀我。为何不用同一个杀手来杀我们俩呢？”他转向乔西，并长长的抽了一口雪茄。

乔西颤抖了一下，感觉到有义务回答这个等同于指控的话语。“嘿，我根据黄州长的要求去见他。他提出了这个毒杀泰瑞的任务--”

“而你却没有拒绝，”周再次指出。

“对，但是我当时不知道还能做什么？黄州长是个有权力的男子。我是个英文教授。我当时决定，我承认那决定错了，不过我决定只是假装顺从。我以为他可能在测试我。我不知道他给我的是什么？我所知道的全部就是，那只是个测试来确认我的忠诚度。我们检验了那小瓶的内含物后，就确认了那是一些致命剂量的蓖麻毒，于是我们知道已经卷入了一场风暴中央。”

乔西直接向斯坦顿总统解释。“你瞧，我搞砸了。我今天就交辞职报告。但是黄州长当时对你并没有威胁，他确实没有让我杀你。我以为他跟你在这事上，是一个主意。”

埃莉诺在那难耐的沉默中开口。“除此之外，还有，我们告诉泰瑞了。”

周超前倾身靠近。“当然，我忘了，我们这个12岁的救世主，应该比总统办公室先知道这事。他已经加入了知道者的清单。”

埃莉诺忽略周的嘲讽。“泰瑞在我们告诉他之后，要求跟黄柳对话。我让乔西描述那个过程。”

所有人的脸都转向乔西，他仰望天空，并深深呼吸。“首先我直面了黄州长。我告诉他，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毒杀泰瑞--”

“泰瑞当时跟同你在那房间里？”斯坦顿问。

“是的，但是在屏幕外。黄州长不知道他在聆听。”

“他对你的拒绝，做出了什么反应？”周问。

“不是很好。他等于在说，他将找另外的人来除掉泰瑞。”

“狗娘养的，”斯坦顿压低声音耳语，无可置信的摇头。

“当我介绍了泰瑞后，”乔西继续，“我不知道黄州长会作什么？甚至不知道他是否还继续留在那听电话。”

“他听了？”斯坦顿问。

“听了大约一分钟，”乔西回答。“泰瑞告诉他，他所相信的那个预言是错的。黄州长相信泰瑞会启动一场战争。他说这个世界无法被融合在一起，如果泰瑞尝试去融合它，那会爆发成为战争。根据黄州长的见解，他是在试图拯救这个世界，令其不进入一场混乱的战争。”

“还有其他什么？”周问。

“泰瑞警告他，如果他尝试再次袭击他，他将会剥夺他的权力。然后黄州长回击了一个恐吓...说他会在几天之内，杀害泰瑞。”

“他这么说的？”斯坦顿总统问。

“是的。”

“还有其他什么？”周又问。

“黄州长--”

“不要再叫他那个，”斯坦顿总统打断他。“他已经不再在领导委员会里了。称他黄叛徒，或黄粪便，或黄杂种...我不介意，但是不要在叫他州长了。”

乔西尴尬的看着埃莉诺，他再次开口时，声音变得更安静了。“他在跟泰瑞对话前，跟我说话时，用了‘我们’这个词。他说我们相信泰瑞卡恩是马哈迪。他提到一个叫做‘隐身的伊玛姆’的预言。”乔西看了看斯坦顿总统，又看了看周。“他使用‘我们’这个词时，我以为他指的是你们俩。”

“那么，基本上是说，你没有信任我们，”斯坦顿深情的长长叹气说。

“当我们听说你是蓖麻中毒，我们就知道你没有参与那事，但那已经太晚了...”

出现了一阵长久的沉默。斯坦顿总统坐了回去，然后双肘支着膝盖倾

身向前。“那么我们不知道是谁干的，并且我们也不知道能信任谁？这就是现实？”

埃莉诺双臂交叉胸前。“是的。”

“卢拉呢？”周问。“她是否也中了这毒？”

埃莉诺摇头。“不，她没有被投放蓖麻毒...我们认为她可能只是得了某种感染...或可能是食物中毒。”

周对那回答撇嘴，但是什么也没说。

“马库克，”总统说，“你整个过程都很安静。你怎么认为？”

“我们将立刻检验那个急救包。我不知道为何那里面会有蓖麻毒，但是我们将检验它。英格丽德斯塔茨曼现在已经在自己宿舍，处于软禁状态。她好多了--事实上，貌似好转了很多。我没有证据说她有毒杀你的嫌疑。”

“延森医生呢？”

“他处于我们清单的最底部，”埃莉诺回答。“我们完全信任他。”

“那些护士员工呢？”周问。

“嗯，显然貌似有人在你办公司里的急救包绷带里放了蓖麻毒，”周对着马库克说，“或他们把它投在了医疗部的绷带上。唯一的其他解释，就是那个检验绷带的人搞错了。”

“那是个有着无瑕疵技艺的化学家，”埃莉诺断言。“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她的测试方法有缺陷，或她判断错了。”

周目光锁定总统。“最怪异的是...为何有人知道英格丽德会割伤总统，并需要一个绷带。严格说来，只有英格丽德才有可能知道那个...除非她跟一个同谋共同运作。”周转向马库克。“你确定你能担保英格丽德斯塔茨曼？”

马库克耸肩。“我们可以用测谎仪验证。我问了她所有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她都通过了。但是我并不反对重新再审问她一轮。如果她有同谋，要搞清是谁就不太显著了。她丈夫去世后，她一直是个孤独者。”

“他们呢？”周凝视着泰瑞和卢拉所消失于的野外，问。“他们是否有任何嫌疑？”

“他们是孩子。放过他们，”斯坦顿总统说。“终止这件事的办法，就是砍掉它的头，而我认为我们都同意，黄是那个头。周，我需要你安排一个跟领导委员会的保安主任的紧急会议，并且我将跟我的律师们合作准备好法律文书。我希望他在今天结束前进监狱。我将让步允许引渡，但只有在放弃豁免权之后。好吗？”

周点头。

“马库克，我希望你彻底调查英格丽德过去六个月的通讯内容。并检验你那该死的急救包，并在完成后，向我汇报结果。”

马库克点头。

“埃莉诺，我希望你用尽自己的全部力量和所有资源，保护泰瑞。”

埃莉诺点头。“我会的，总统先生。”

“乔西，我不想要你这么辞职。如果我接受了你的辞职，那将是对黄示弱，那不会发生的。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明天站在媒体面前，并发出一个通告：说黄柳已经被捕，因为阴谋背叛行为和谋杀未遂。我不想宣布任何辞职。那会成为一个消极力量。我们之间清楚了？”

“是，先生，感谢你。”

斯坦顿总统眺望泰瑞和卢拉隐身其间的破败森林。“噢，又做回了孩子。”

第五十六章：分离

篱墙很森严。那是不锈钢的，比商用的要厚，比家居用的厚的多。它高 16 英尺，顶上是闪亮的铁蒺藜网，看起来像是用金属荆棘条编织而成。链连的篱墙貌似发出攀爬的邀请，但是那铁蒺藜则大声对下面喊叫，“地球引力的叛徒，留在地上！”

泰瑞靠在那篱墙上。他和卢拉在半英里之外，就脱离了那条路，并徒步走过了一百棵倒木，发现了一块山谷空地，突出在最近那个警卫塔看不到的地方。他们不可见。

卢拉仰卧在地上，外套作枕头，仰望着深蓝色的天。“在外面感觉如此之好。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让我回去。”

泰瑞微笑着表示理解，然后变得严肃起来。“我发现了他。”

“谁？”

“创造者们之一。”

“哪一个？”

“好的那个。”

“以金属代替肌肉来进行建造的那个？”卢拉问。

“对。”

“他在这儿...在 FRC？”

“对。”

“我认识他吗？”

“他创造了你的黛西。”

卢拉翻过身趴着，看向泰瑞道。“你确定？它是条聪明的狗，可我从没见过任何——”

“卢拉，我确定，”泰瑞轻笑道。“他叫爱德华福雷特，可能是这个行星上最聪明的男子，可甚至没有人知道。”

“那么你已经看到了黛西以外的什么了，”卢拉说。“是什么？”

泰瑞看进她的眼睛道。“我们需要用来赢得一场战争的东西。”

一只鸟儿叫了起来，引起了泰瑞的注意。他环顾四周，透过那篱墙，把双眼眯成一条缝。

“那是什么？”

“不自然。”

“鸟儿？”

“那不是鸟儿，”泰瑞宣布。

一些枯枝的折断声，让泰瑞站起身。他推后一步，小心的观察。在那森林深处，篱墙背后某个地点，另一声鸟叫微弱的回复。

“你可以走出来，”泰瑞喊道。“我们是友好的，并且我们有食物可以分享给你们。”

卢拉迅速的坐了起来。“你跟谁说话呢？”她轻声说。“你看到了什么？”

“我还不知道，但是他们在那边。”

“人？”

“孩子。”

一个声音在远处响起，可能在篱墙另一侧 150 米处。那声音很年轻。

“你们有食物？”

“对。”

“什么类型的？”

“小松饼，面包，胡萝卜。”

“小松饼...那是什么？”

“来这里，我们给你看，”泰瑞说。

他们能听到森林里某处有耳语声。然后回到了沉默。“你们不是警卫？”

泰瑞对着篱墙站在那里，伸出双臂。“我看着像个警卫吗？”他弯腰扶卢拉也站了起来。“她像吗？”

他们能听到在那些松枝之间，传来有更多悄声调笑，但是任何实际的人类形象，依然避开他们的视线。

森林很浓密，并且从篱墙边开始朝上延伸。低矮灌木覆盖着大部分森林地面，如果一个人希望低调，很容易消失在那里。

“你们为何希望分享食物...它们腐坏了吗？”这是个跟刚才那个不同的声音。是个女孩的。

“我们拥有的，比自己所需的要多，”泰瑞解释。“我们可以跟你们一起吃。”

更多悄悄话之后，四个脑袋从一些灌木底下伸了出来，小心的朝他们走来。他们是年纪大约在 7-14 岁范围的孩子。那最大的是个男孩，看起来强壮却同时很瘦。他们穿着破烂的衣服，多数是手缝的。他们的头发蓬乱，长长的环绕着他们的脸，仿佛风帽。他们排成一队走上前来，那最大的是领头人。他们走近后，他放慢脚步，并抬起手臂。

“你们是谁？”他问。

“我叫泰瑞，这是我朋友，卢拉。我们都是技能研搜中心的学生。”

“从来没见过这里有小孩儿，”那女孩说。她大约 10 或 11 岁，骨瘦如柴，也很娇小，皮肤是红色的，并在脱皮。她满脸伤口，是微生物感染的疹块。她左手臂萎缩了，无助的吊在身侧。那些更小的孩子留在她身后，他们的头探了出来，偷偷窥视后，又回到他们前面的保护者背后。他们的指甲都是黑色的，并且破裂。那些小的，穿着大孩子不要的鞋子，已经破的粉碎，几乎难以承载他们的双脚。

卢拉微笑。“来跟我们一起吃。”她坐在离篱墙几英寸的地方，打开了她的袋子。她拿出两个大块的小松饼，看到泰瑞也如法炮制。他们将它们撕碎，并透过那篱墙缝隙举了过去。孩子们挪到更近处。他们的鼻子在抽动，因为小松饼的气味传到他们那里了。

他们粗糙而干瘪的手，触碰到卢拉的手。她看向泰瑞，轻轻地点了点头，她的双眼舞动在某种遥远的出神的光里。这种表情源自于一个被如此完美做出的承诺，以至于就在那个片刻，他已明白了这承诺的天穹。他看到了它的全部，诸神们的一道光焰，正赋予她一个使命，这使命会使她转变方向离他而去。他的心，在那个瞬间停滞了。生命本身就是活化剂。一直都是。

卢拉跟他们交谈着，问着问题，递着食物——源源不断的食物。他能感觉到，她正消散成一个新的生命。从她内里深处说出的某种指令，已经

割断了那些系住人类傀儡的提线。主人已经抵达了她内里。

泰瑞想要任欢庆和哭泣齐声合唱。

他看着她。她仿佛疗愈之水流入了那些孩子。篱墙不存在了。他们笑着，吃着。她的美好和仁慈，在自由地共享出去。这些词行走得如同笨拙的巨人，美丽就是其中之一，而直到在这临在里被说出来，这个词才被静静地蜕变出了它真正的意义。

远处的一声口哨，将他带回了篱墙的实相里。那是一个警卫在试图确认他们的位置。那些孩子们紧张起来，蹲了下去，卢拉则安慰他们，说一切都没问题。

卢拉拉起泰瑞的手，并转向他们的新朋友们。“呆在原地，我去去就回。”

卢拉和泰瑞沉默地走了 100 英尺的样子，然后慢慢停了下来。

“回吧，”卢拉说。“你知道我需要做什么？”

“不是这个时间...”泰瑞不确信地摇头。

“明显是这个时间。”卢拉瞥了孩子们一会儿，然后深深看进了泰瑞的眼睛里，双手抚在心上，说。“我已经完全看到了它——就在现在。如果我跟你回去，这道门将关闭。我必须实践我所知道的，否则它会离开这个地方。那贯穿过我们的东西，它是以不同地方式贯穿过我们的。我会保持不为人知，你知道我必须这样。我会去涂油圣化其他人，并待在阴影里。我承诺了。”

泰瑞从腰上解下夹克，递给她。“如果我可以...如果我的使命--”

“这样就很好...”

“我就会跟你一道。”泰瑞凝视进她金褐色的双眼，直到口哨再次响起，一声模糊的呼喊传进了他耳朵。

他们拥抱在一起。柔软之光构成的两个微小之物，却携带着如此之多的超前与先进。

现在起，一个在上。

一个在下。

第五十七章：主权独立

“你说她没有回来，是什么意思？她在哪？”埃莉诺仿佛发疯了。

泰瑞双手插在衣袋里，走向电梯。是那警卫陪着他回来的，埃莉诺无法理解她的一个年龄最小的学生--还是个女孩--就这样出走了，不知所踪。

埃莉诺跟随着他。“泰瑞，我需要你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卢拉在

哪里？”

“卢拉决定跟其他一些孩子们一起走了。她会活下来的...在这里的上方。”

埃莉诺环顾四周，仿佛某种更高的力量或裁判会突然出现并解决她的两难。“怎么活？”埃莉诺因焦躁而快速高举双臂。“她在上面，怎么能活下去呢？”

泰瑞走进电梯，按下了七楼。埃莉诺跟随他，并凝视着他，仿佛她看得越用力，他就更可能解释发生了什么？当那电梯门关闭后，泰瑞非常用心的说。“卢拉会和人们生活在一起。近处有个小镇，她将在那里生活一阵子。那是她想做的事。”

“那不是她的决定权。我有责任--”

“埃莉诺，我理解，这非常不寻常了，但是卢拉也非常不寻常。她不是个无知的女孩。”

“可能是那样，但我还是有责任，并且我不能让她就这样跳上去就离开 FRC，没有经过...没有经过任何商量。你是否能把她叫回来？我们是否可以回到那里，然后你叫她回来...然后我们将找到某种解决方案？”

“埃莉诺，她是去做她来这里要做的事。她不是个学生。她不是来这里学习或为 TRP 作任何贡献的。她需要到外面去。而非这里。”

那电梯门打开了，泰瑞走了出去。他的双眼湿润，视线朝下。

埃莉诺怒气冲冲的跟着他。“告诉我，她怎么可能逃出这地方？我们不能把她留在上面那里。我需要进行一个地面搜查。”

泰瑞停下脚步，看着埃莉诺。“她已经离开了。那些篱墙对于她而言，是不存在的。你可以搜查地面，但是你不会找到她。”

“我如何跟大家说？”埃莉诺轻声自言自语。

“我需要你帮个忙，”泰瑞忽视这埃莉诺的提问，说到。

“...什么？”

“我想让爱德华弗雷特离开这个地方。”

“什么？为什么？”

“他想离开。”

“泰瑞，你在做什么？你为何这么做？”

“他想离开，”泰瑞缓慢的重复。“你想违背他的意志拘禁他吗？”

“他不知道外面是什么状况。你不知道外面那里是什么状况。卢拉可能生病或甚至在几周内死掉。外面那里是地狱。”

“我希望得到你的保证，允许他在决定离开的任何时候，能离开。”

艾莉娜抓着泰瑞的手，把他拉到一个安静的走廊里。她将卡片在一个写着‘多功能室’的门上刷了一下。他们都走了进去。那里黑暗而有股霉味儿。埃莉诺打开一个电灯开关，于是那房间--宽敞而凌乱--就跟那些储物纸箱子一起鲜活起来。

“我需要你听我说，”埃莉诺紧张的说。“我知道你是马哈迪，但是你不能做这样的决定。你不能就这样简单的把周围的人们，如棋盘上的卒子般来回移动。所有事都需要被考虑和商量...并且...并且被那些权威人物批准。那就是我们的系统，而如果你绕过它，会有后果的。”埃莉诺深呼吸一次，观察着泰瑞的反应。他仿佛不感兴趣。

埃莉诺将一些头发从她眼前拨开。“我需要你跟那些警卫一起去，告诉他们你最后见到卢拉德地点，我需要--”

“埃莉诺，她走了，”泰瑞坚定地说。“我不会浪费自己的时间去搜寻她。她不想被找到，如果她想，会来找我们。我没有将人们像卒子般四下移动。他们是主权独立者。他们自己做决定。这个地方...”泰瑞伸开双臂。“...它不是个监狱，尽管这里有警卫和篱墙。你们并不拥有我们。除非我们愿意，我们不会服务于你们。爱德华弗雷特想要离开。我会留下来。我会跟总统、你、乔西、及其他任何人一起工作，去做必需完成来重建这个世界的事情。”泰瑞停下来。音调里是一种无可否认的悲伤。

“不时地，我会提出要求”泰瑞继续道。“这些要求不是可被理解的。有时候，它们或许看上去是落在标准流程或工作系统的范围之外的，但那要求是必需的，不然我不会提出来。”

泰瑞把手放在埃莉诺的前臂上，并且语调变得温柔起来。“我需要你相信我。卢拉选择了这样。爱德华需要离开。让这一切发生吧。”

埃莉诺的一个部分在嘶鸣“不！你疯了吗？”她怎么跟她的部下们解释，说卢拉就这么消失了呢？

“我可以安排埃德华的事，”埃莉诺说。“但是卢拉...她是个小女孩子--是的，我知道她在艰难时期，在艰难的地方长大，但是外面那里只有荒凉。营养不良会带来疾病。那是达尔文法则，而她只是个孩子。”

泰瑞靠近她，捏了捏她的手臂，并轻声说。“她的选择源于未知。”

他转身走开了，没有再说一句话。埃莉诺站在那里，沐浴在那白色的荧光灯光里；那人工制造的频率，哼想着一种怪异的不快旋律。

她很想跟着它哼唱，但却缺少了意愿。

‘他怎么知道的？’

第五十八章：七天之内

艾莉娜一周前组织了一个搜查卢拉的行动。她感觉那是义务。虽然她很信任泰瑞，终究还是要进行一次搜查，即使不是为了安慰她自己，也是为了部下们。警卫们发现了一个40英尺高的树干，靠在一个超出他们视线之外地点的篱墙顶部。他们的报告里写着，如果没有个吊车或20个强壮男子，要把那棵树抬到篱墙顶部，是不可能的。不可能这个词，加了下划线。那篱墙因为其重量而有些弯曲，但是可以维修。卢拉若兰需要沿着那26度倾斜的树干走到顶部，那里刚好越过了铁丝网，然后吊在那树的顶端处，跳到另一侧。他们的报告书说，那将是她逃走的唯一方法，但是那树是怎样到了那里，他们没有给出解释。

马库克加划了条平行线指向金字塔建设者（译注：卢拉），并在自己的注释旁边留下一个小笑脸，以防有人过于认真的理解他的调侃。

埃莉诺读到那个部分是，曾微微一笑。

萨寇，在总统命令下，答应再一次蓖麻毒检验。这次，检验对象是来自保安部的急救包，和来自医疗部的绷带抽样。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一丝痕迹都没有。死角只能让谜团变得更加深邃。那嫌疑犯名单也很不准确。英格丽德斯塔茨曼是名单的领头人，但是那之后，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指向任何人。

总统的新闻发布会，震撼了合族国媒体界。黄柳失踪了。一个领导委员会保安队去了他的宿舍，只见到一群助手，说他因重要公务去了中国。他将在两周内回来。那一天，首都根本没有任何着陆或起飞的飞机，所以人们猜测，他在奥林匹亚低调潜伏着。

以黄柳拥有的资源，任何事都有可能。

斯坦顿总统和周在将近一周前，回到了奥林匹亚。在他们离开前夕，泰瑞和总统之间达成了协议。TRP，自创立以，第一次被清晰地定义成了优先事项，并有了新的带头人--泰瑞。

泰瑞继续这他那惊人的海量知识吸收过程--既从他的老师们那里，也从个人自学角度。有时埃莉诺会问他，是怎么知道那些被隐蔽着的信息的，而他会空中快速摇手，淡然的回答说。“它就在那里，你看不到它吗？”当她追问时，他会机警的转换话题。

泰瑞有种忧郁的特质。即使在他很快乐，并在享受生命时，埃莉诺还是能感觉到他内在的一种明显的孤独。这一周来，显然他在思念卢拉，虽

然他从来都不提起。当泰瑞发现，马库克计划再次对英格丽德进行一次测谎试验时，他又提出了一个“请求”，让他放了她。他不知为何，知道她跟那蓖麻毒无关，但是他从来没有揭示过他的理由。埃莉诺妥协了，安排让泰瑞旁观那个测谎试验，但是目前，英格丽德依然处于在家软禁状态。

艾莉娜也已经跟爱德华福雷特谈过了。让他大大吃惊而喷出那四字名言，他将欢呼雀跃的离开 FRC。他只需要签署一些关于他那些智能性财产的文档，并保证在他做决定前，不告诉任何人即可。爱德华要了一周时间，完成自己的一个项目，然后他就可以整理行装离开了。他只要一个双肩挎包，埃莉诺答应给他提供，加上一周的干粮，还包括一些银币。

卢拉的失踪让她很沉重。埃莉诺知道离 FRC 几英里远处，有个小村庄，丹佛的很多幸存者贫困的住在那里。传说那里流行着疾病。医疗给养没有能再次丰满，甚至连最小的感染都无法对付。缺乏卫生和营养失调，在真实的带来死亡。一想到卢拉离开了 FRC，走向那样的环境，她就很不安。泰瑞一直没有给她像样的回答。每当她请他解释，他只是摇头并变得沉默。

埃莉诺最大的担忧，还是乔西，泰瑞以及她自己的安全。因为黄柳失踪了，他的威胁瞄准于乔西和泰瑞，还有那个他用来毒杀总统的人，依然逍遥法外，这些都让她感觉非常不安。甚至多疑。

她会细尝自己的食物和饮品，超级敏感的辨别任何不该有的异味。她的厨房负责人被警告说，要对任何貌似可疑的东西保持最高警戒。

乔西跟总统和周回去了。斯坦顿坚持让他搬到领导委员会大厦的总统楼。斯坦顿还坚持给乔西配了个警卫队，采取额外保护。至少在黄柳的所在被搞清之前为止。

埃莉诺在上周里，有两次使用了楼梯。一次，是完全无意识的--她只是先节约时间，她满脑子责任和分散精力的杂事。她来在那出口门处，才想起她在那之前一周，听到的那些声音。她当时停了下来，在楼梯里那凉爽而有些发霉味儿的空气中聆听。但是那里保持着寂静。第二次，是两天之后，她决定再试一次。当时已经很晚了，夜里 11 点之后，她来到那医疗部附近那同一道门那里，打开了它，将它在自己身后关闭，然后用她全部注意力聆听。她的双眼紧闭，仿佛是她聚焦时的惊叹号。

她听到了一种被高高掷下的声音，可它却存在于她内里。接着她的听力变成了闷重，就仿佛她被浸入了水下。她被没入了一片深邃海洋。一种压力正在她内里构建。胸口的一种燃烧感抓住了她的注意，突然间，组成

她身体的每一个原子都振动起来，共振于某种她无法看到或听到，却能清晰感觉到的什么。

某种像手一样什么，探入她内里。温柔地握住她。她是一只收拢的翅膀。她感觉自己就像是鸟儿关在锻铁笼子里，一张脸出现她面前。如此贴近以至她能感觉到那隐遁的呼吸。甚至那眼神——从一个隐蔽的地下世界流淌出来的——都能够被感觉到。一个神话中的生物在看着我。这是她的念头。

那只持续了约莫一分钟。没有话语传递过来。那是一种某人在观察她的体验。她没有受惊或恐惧。

在某种意义上，她很高兴没有更多话语声。她不需要一个无实体的声音催促她去“源于未知来选择...”

已经作出太多这样的选择了。

第五十九章：测谎仪

英格丽德斯塔茨曼对那提问皱眉。“我已经说过了，我当时不能清晰思考。我只是想给总统传达一个信息。就这些。”

“那信息是什么呢？”马库克问，他的声音非常中立。

“说他的欺人太甚会有后果的，”英格丽德回答。“我当时脑子不在好状态。我一生都被精神分裂症折磨着。我丈夫死后，你因为同情我而给了我一个职位，但你不知道，我因这疾病而痛苦着。日灼发生后，药物消失了。因为我丈夫的坚持，我们比其他人坚持的更久，但最终我们的药物也消失了。”

“你们有做过医疗诊断吗？”

“有，我们见同一个医生...我们就是那么遇到的。”

“你指你跟你丈夫？”

英格丽德点头。

“请，”马库克说，“我需要你开口回答每一个问题。”

“是的，我是指我丈夫，乔纳森斯塔茨曼。”

马库克看着他平板机里的测谎仪。那在对英格丽德声音语调和双眼的运动，进行着详细的分析。英格丽德左手还拿着一个很小的，白色椭圆形塑料传感器，测量着她的皮肤肤电反应。这三个输入信息，在测量并对评估她的可信度做出参考。目前为止，他的技术器械已经相信了她。

泰瑞在那房间里的临在几乎不被察觉。他们在英格丽德的宿舍里，坐在她的餐厅。泰瑞紧闭双眼聆听着，仿佛在监测那个测试过程，寻找任何

差错或异常。此外，他就只是个‘墙上的苍蝇’，这是马库克的描述。

“你刚才说，你没有同谋帮助你执行对总统的伤害。那是真的吗？”

“是的。”

“你在实施之前，是否将你的意向或伤害行动告诉过任何人？”

“只告诉了我里面的那个恶魔，”英格丽德的声音突然变得很自省。

“这是你第二次把你自己的另一个侧面，称为一个恶魔。你为何这么叫它？”

英格丽德显得很不舒服。她快速瞥了泰瑞一眼。“因为我没有更好的名字称呼它...乔纳森死时，我们来到这里还不太久。他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何来到了这里。他不是个科学家或数学家。他是个诗人。FRC 没有其他诗人了。总之，他死去时，我什么都没有，朋友，药物，酒精，任何能麻烦我那悸痛的东西。我...我对某种东西发誓...我...我甚至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是我说，我会做任何事去忘掉他...来正常而快乐地生活在这里。我不想孤零零地回到外面去。”

英格丽德的双眼开始流泪。她用力挤眼，仿佛要将它们挤出来。“我感觉到这个临在的来到，”她继续，“浓重而强大。它告诉我，它会照顾好一切。它告诉我，当某一天到来时，它将索要对我的控制权，而我需要自愿给予它。如果我同意，它就确保我留在这里并且...是正常的。”

马库克低头看了看那个画面框。她在说真话。

“你是说，当你袭击总统时，你被一个恶魔控制了，是那个恶魔实施了那个行动？”

英格丽德点头，然后又想起来了，冲口肯定到。“是的。”

马库克对那个揭示，几乎不知不觉的摇头。

“英格丽德，你相信是个恶魔试图杀害斯坦顿总统吗？”

“是的。”

“那如果一个恶魔--用你的身体--将要去杀总统，它为何失败了？”

英格丽德凝视着她对面的墙壁。“泰瑞制止了它。”

“怎么做到的？”

“我不知道。”

马库克低头看着他的平板机。一个颤抖，那是第一个不正常的跳值，在抬头盯着他。她在隐藏什么？

“那不是完整的真相，不是么，英格丽德？告诉我，泰瑞作了什么，就制止了那恶魔？”

“我不知道是否泰瑞作的，但是我看到自己的生活，在那桌面上被回放出来了。我的整个生命...从诞生...我全部看到它了。我内在的恶魔也看到了。当它观看时，就失掉了对我的控制。它...它无法在将我赶开。那就像...就像某人站在窗户前，遮住你的视线是，可时你看到了什么，就推开了他们。你们就一起站窗前观看--被迷住了一无法动弹。”

英格丽德将她的手捂在了嘴上。“我看到了自己的孩子们...就在我将要把那刀刃割过他的脖子之前的瞬间。”她开始啜泣。马库克注意到图形上那根平滑的曲线。他从自己衣袋里抽出一张面巾纸，把它递给英格丽德。

马库克等了几秒，让英格丽德平静自己。“你是否准备好了继续进行？”

“是的。”她拍了拍双眼，把那面巾纸拿在右手里。

“那恶魔是怎样命令你的？”

“那恶魔知道所有我做过的事。它知道总统会来我们的会议室。它告诉我，从生物实验室拿到一把刀...”

“那么你同意了这个安排？”马库克问。“我是说，你知道那恶魔要杀赫利俄斯的总统，而你听从了它。是吗？”

英格丽德点头。“是的。”

“为什么？”

“我因为总统恐吓我们而生气。我因为他每次来 FRC，都这么恐吓我们而生气。”

“好，停在这里。你责备那恶魔，另一个人格，但是现在你在说，你当时在生气。到底是哪个？”

“是我们俩。我生气，那恶魔浇油，并煽动我的愤怒，然后用一个火柴点燃了它。”

“那么，是你们俩企图沙害总统？”

“是的。”

马库克看着那图形保持平静。他清了清喉咙。“英格丽德，这个恶魔现在在哪里？”

她的双眼慌乱的在那房间里四处投视。“我不知道。”

一个巨大的跳动峰值引起了马库克的注意。“你认为它去哪里了？”

“我不知道！”

“英格丽德，如果你有任何离开这个房间的机会，你需要对我真诚。那是唯一能够重新给你豁免权的办法。你明白我的话吗？”

她看着依然紧闭双眼的泰瑞，不过他的手指在桌面上如蜘蛛脚般敲击着。

“我明白，但是我不知道那恶魔去了哪儿。”

“它依然在你里面？”

“不！”

那曲线很平静。只有涟漪。

“如果它不在你里面，英格丽德，它去哪里了？”

“我告诉你了，我不知道！”

“英格丽德，我需要你诚实。你没有说实话。如果你想离开这宿舍，回到你的工作里去，你必须说实话。”

她看着泰瑞，他第一次睁开了双眼。而他看她的方式有了某种不同。

“她说了，她不知道，”泰瑞说。“她告诉你，它已经离开了她。那是个恶魔，一个空想的怪物，一个幽灵。如果它真的存在，你怎么能期待她知道它在哪里？”

马库克礼貌的微笑。“这个，”他指着自已平板机的屏幕，“在告诉我她在撒谎。如果她不知道，并且她告诉我她不知道，都不会有事的。但是她知道，或至少相信自己知道。”

“你为何这么关注这个恶魔？你真的相信它们存在吗？”泰瑞以挑战口吻问。

“我相信她在隐藏一些事情，而我相知道。她同意对我真诚并打开，作为交换，我能够去跟埃莉诺商量，从居家软禁状态里释放她出来。这个安排貌似没指望了。”马库克开始放下笔，关闭笔记本。

泰瑞对英格丽德点头，并用口形沉默的说出了这些词语。‘没关系，告诉他。’

“我只能告诉你一个看法，没有更多的了，”英格丽德说。“这个男孩自愿允许那恶魔进入他自己的身体，以便我可以被...被它释放。”

马库克僵住了。他把头转向泰瑞。“这是真的吗？”

泰瑞点头。

马库克在那平板机上挥了挥手，它关闭了电源。他将全部注意力转向泰瑞。“它是真的么...那恶魔？”

“它是一个意识，就类似于你的或我自己的。它是非常真实的。”

“它现在在哪儿？”

泰瑞在椅子上挪动了下，突然因这问题而不舒服。

“我已经隔离了它，就好像它在一个监狱牢房里。”

马库克偏起头来，怀疑地斜视着。“我以为恶魔应该被扔出去--送回地狱。为什么你会将一个邀请进你的...心灵里？”

“有些恶魔强大得无法驱逐。只有当他们相信，他们的自我表达，有机会在一个新的意识被更好地服务时，才会离开。”

“我懂了...”马库克回答。“那么这个特殊的恶魔太厉害，无法被驱逐，于是你就代之以，让他栖息在你内部...仿佛一个囚徒？我理解的正确吗？”

“你是个很棒的聆听者，提普森先生。”泰瑞回答。“重要的是，英格丽德不再是这个恶魔的宿主，所以她应该被允许恢复她的正常生活。同意吗？”

“正如我在这个审问开始时说的，我将替英格丽德跟辛可雷尔女士谈话。更大的问题是，你，显然为一个已经试图杀害赫利俄斯总统的恶魔灵魂提供了避难所，现在，根据你自己的陈述，这同一个恶魔，就在你里面。你看到这里有问题了么，泰瑞？”

泰瑞平视马库克的双眼。“你相信恶魔么，提普森先生？”

“我试图保持开放的头脑，泰瑞。我在海军时，就已经见证过足够多到可以写一本书的怪异事情。我认为它们的存在是貌似有理的，但是我最担忧的是，你相信它在你内部。”

马库克开始操作对他鸣叫着的平板机。“是的，我很欣赏你能够为了救英格丽德，邀请这个恶魔进入你的生命...那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现在，他在你里面，而你现在领导着对总统最重要的计划。他知道吗？”

“不。”

马库克故意忽略这个承认，让它在那个房间里，自由的停留了几秒钟。他抓挠自己的额头，不知道该怎么进行下去。“可能...我们需要对你进行家庭软禁。”

马库克拿起自己的平板机，并将自己的一些物品装入衣袋。他缓慢的站了起来，仿佛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要离开。

他对着英格丽德点头。“感激你的合作，英格丽德。我会联系你。”

然后他转向泰瑞。“我不敢说自己理解你。事实上，我相信，我能自信的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人，甚至有一丝一毫像你。这使得对你进行评估，成了真正意义的赌博。我会跟辛可雷尔女士和莫瑞丽斯医生商量。我们会决定，如何处理你的状况。同时，如果你感觉自己内部的那个恶魔，

将要从你为它建造的监狱越狱出来时，你需要告诉我们。你至少对我们有这个义务。你同意吗？”

泰瑞点头。“我会的。”

那听起来有些拒绝意味。马库克几乎能品尝到它，但是决定不理它。“晚安。”

他说完就走出了英格丽德的宿舍。那道门关闭后，英格瑞德用祈求的目光看着泰瑞。“我很抱歉。我真的很抱歉。”

“我知道将会有出现一些后果，”泰瑞回答。“但那并非我无法应付的事，英格丽德。”

英格丽德听了他的话，微笑了。“我不喜欢那个体验，并且我也更不喜欢那个男子。但是我同意他说的一些话...我从来没见过任何像你这样的人。”

第六十章：失去了2个朋友

警卫塔投下的阴影，照在一个曾经是一幢建筑的荒凉废墟上。那在它十四年前被完成当时，曾经是访客中心，但是现在，它的骨骼在仰望天空。泰瑞和爱德站在离那严格警备之下的大门只有25英尺距离的地点。

爱德华福雷特环视了那设施大院很久，然后将他的双肩背包嘭的一声放下。“阿尔伯特真他么是个沉重的机器，但是我需要带着他走。他是最接近家人的存在了。我只是希望能在外面那里找到一些电源。”

泰瑞交给他一个文件夹。“一些可能对你的旅途有用的东西。”

爱德接过那文件夹，塞进他的背包里。“感激，梦精灵。”

爱德环视那个院子。警卫在临近的塔上巡视，他们的临在与其说被看到，不如说被感觉到。“我会思念这个鬼地方...稍微一点点。”爱德把一个塑料保安卡交给泰瑞。“如果你想要我的宿舍，它就是你的了。我在餐厅桌子上，给你留了个感恩的礼物，还有关于如何照顾成吉思及其朋友们的说明。”

“感激，”泰瑞说着，拿过那张卡。“他们会被好好照顾的。”

“关于那个，我毫无疑问。也要好好照顾好你自己。”

出现了一阵长久的沉默，两位好友在不自然的朝着那个可怕的单词缓慢挪动，再见。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爱德问。

泰瑞眯眼抬头看着爱德的双眼。“当然。”

“如果你是马哈迪...为什么是这里？我是说，你可以去所有的地方...”

爱德伸出双手，转了一个圆圈，“...为何是这里？”

“因为这里是曾呆过的地点。”泰瑞微笑着拥抱爱德，后者不好意思的回应着那个深情的表达，仿佛一个久未联系的父亲。

“我不会留下来的...”他们相互放开了对方后，爱德摇头。“无论你怎么高明的勾引我的骄傲。”

他闪出个害羞的笑容，然后弯腰拿起了他的背包。“感谢你这么做，梦精灵。我欠你个人情。”他费力的把它跨在后背上，痛苦的咧嘴。“我想，我会开始希望自己每年都不止一次出门。”

他猛的那些红色发缕从眼前拨开，然后挥了一次手，就走完了那20英尺，来到大门口，对着那警卫点头。他等待着那大门缓慢的打开。他没有再回头，但是喊出了他最后的告别：“我希望你所有一切都成功，梦精灵。”

那大门打开了两英尺，爱德就挤了出去，没有再多等任何不必要的片刻。泰瑞看着他走远。泰瑞注意到，阿尔伯特鼻子的突起，挤压在那背包的帆布上。他几乎能感觉到，他也在挥手说再见。

泰瑞将那张卡放进衬衣口袋，缓慢的走向电梯。**他最喜欢的2个人，卢拉和爱德华，在一周的时间内离开了他的生命。他的心因着他们的突然缺席而感觉空掉了。**

他停下了一会儿，感觉警卫们正看着自己。他闭上双眼，转过头面朝向太阳，仿佛一朵花的花冠。他吸了一口气，知道在那空气里，也存在着光。他让它浸透自己。充满自己。

空洞消失了。

跋

当他打开电灯的开关，成吉思汗欢迎了他。“欢迎回来，泰瑞卡恩。我们，或至少是我，一直在期待你。我有了新兄弟。他跟我比，相当平常，不过，他们不都是吗？”

泰瑞找到成吉思脖子背后的开关，悄悄地将它拨到关闭位置。

成吉思立刻失去了动力，他的灯泡眼睛给泰瑞提供了足够的光线，游览那宿舍。在餐厅桌子上，有个没见过的物件，沉默的等待着。泰瑞走近些之后，他认出那是个枕套，掩盖着他的礼物。一个手写的字条放在它面前。

梦精灵，

如果存在着一个让我骄傲的造物，那它就躺在这个枕套下。它是白

板拉莎 *tabula rasa*。没有名字，没有内容数据库，但自从我激活了它，它就已经一直在被积分整合进云栖息地。我几乎带着这个走了，但是那个小杂种，阿尔伯特，说服我没有那样做。这就是一直存在于我内里的那个。我终于让它诞生了。现在，你是养父了。

无论你做什么，都让我骄傲！

你的朋友，

爱德华

Ps，它的双眼是激活它的钥匙。

泰瑞打开餐桌的电灯。他期待的望着这个遮盖在埃及棉的覆盖物下的胡伯特。它比阿尔伯特稍微大一些。他非常小心的伸出手臂，抓起枕套的最上方。为了纪念爱德华，泰瑞在揭开那枕套时，也说了句：“当当！”

它闪亮的银制造的，数以百计的数学符号覆满了全身。一个叠着另一个，精心从银面上雕出。它整个身体，从胸部往上，全都是自然数，整数，几何图形，点，公理，证明，模态逻辑，各式方程式，无限归纳，超计算，都悬挂在那里，仿佛肌肤的板块。泰瑞忍不住用手抚摸它。

当泰瑞更加自仔细的观看它的双眼时，他注意到甚至连它的眼白，都覆盖着数学符号。只有瞳仁跟数学主题脱离着。它们描绘着地球--左眼是西半球，右眼是东半球。

任何艺术馆或博物馆，都会骄傲的将它作为艺术作品来展示。

他回头看可看那字条。它的双眼是激活它的钥匙，泰瑞对自己重复。然后他微笑了。

会如此简单吗？

“地球，”泰瑞大声而清晰的说。

这个胡伯特立刻唤起了注意，并开始说话。“我的创造者对我说，你会到来，并且我要将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你，并完全尊敬你。我的创造者没有给我名字，希望将这个责任留给你。那么我将会被以什么名字知晓呢？”

泰瑞因爱德华的造物之精湛美丽和智能而狂喜。当他生活在沙漠的帐篷里，接受着贾瓦德的教诲，他从来没有想到过可能存在着这样美妙的事物。而现在，这不只是可能，它居然是他的。

“你愿意被以什么名字知晓呢？”泰瑞问。

“哦，你正在授予我那罕见的自由意志特权。什么孩子会被要求去命名自己？曾经存在过这样的孩子吗？”

泰瑞摇头。“我知道的范围内，没有。”

“那么，佛瑞斯多就是我的名字。”

“这是个好名字，”泰瑞回答。

“我该以什么名字称呼你呢？”佛瑞斯多问。

“泰瑞艾哈迈德卡恩是我的全名，但是泰瑞就可以了。”

“你是波斯人？”

“对。”

“我应该跟你交换自己的种族渊源，但是我没有，我只能揭示说，我是版本 888。不过，直率的讲，我不认为存在着可以跟我相提并论的了。”

“你的身体为何覆盖着数学符号？”泰瑞问。

“在我外部被创造时，我当时还不具有存在性，所以我没有被卷入那个决定里，我的创造者也没有给我解释过那个。事实上，如果你代之以问我，我相信自己的身体是由什么组成，我也无法回答你。你将需要去问我的创造者，才能获得那个信息。我很抱歉。”

“没关系，”泰瑞回答。

“感激你的理解...我可以问你个问题么，泰瑞？”

“可以。”

“在我居住的实相场里，我注意到日灼这个单词。那是个支配支配性词汇。优势意味着重要。当我用你的全名交叉检索那个单词时，一个参考资料说你的马哈迪，你是马哈迪吗？”

“是的。”

“如果你是马哈迪，那么你在这里是为了合一这个世界。那是真的吗？”

“某种意义上而言。”

“根据我的分析，这个世界无法被联合起来。分歧无法被驾驭。分歧是个生物学的必然。你如何将你的使命与人类的这个现实进行调和呢？”

泰瑞坐下身来。佛瑞斯多的头也低了下来，仿佛正在追踪他。“一种理解是必要，那就是，存在着人类——一种生物性的实存体，还存在着灵魂——一种主权独立的意识。灵魂存在于生物性实存体内部。而后者，灵魂，已然是联合的，生物性实存体只是仅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我懂了，”佛瑞斯多回答。“你需要使得生物性实存体去理解，它有个灵魂，从而去理解，灵魂联合起了全部各异的生物性实存体，及其神经性冲动。你有可能就那么简单就传递出这个信息吗？”

“不，它必需被积分整合进入意识中。每个生物性实存体都需要看到灵魂。他们需要去体验到它。简单的告诉他们是不够的。”

佛瑞斯多停了片刻。“打扰你，我的创造者在我内部放了个指令，在我说出了 275 个单词后，我就可以给你播放一个他为你准备的录音信息。你是否想现在就聆听爱德华福雷特的信息？”

“是的，”泰瑞说。

佛瑞斯多又停了一下，径直凝视着泰瑞。那声音变成了爱德华那熟悉而独特的抑扬顿挫。“嘿，梦精灵，你现在已经稍微品尝了一下我的最新手工作品。他很棒吧...？嗯，我称其为‘他’。不过你选择什么性别都没关系。总之，只是想再次感激你，帮助我逃出了 FRC。我还想向你揭露一个我知道的信息，因为在那里时，还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成功的离开那里...嗯，因为这信息可能对我离开有坏影响，所以我才用了这个录音信息。”

“阿尔伯特在他知道了你的名字之后，他发现的信息中有一个是，你的名字跟一个德国汉堡的机构有关联。那机构的名称很不详，人类克隆计划。阿尔伯特确认了那其实是个 TRP 下属的项目。我知道总统希望你领导 TRP，不知道你是否觉察到这个项目。你没有给我印象说，你是个很愿意让自己被克隆的人。如果是那样，那就意味着他们偷走了你的 DNA。”

“如果这是你第一次聆听这个...抱歉是通过信使。我命令 888 对这事实施个小小的调查。如果你通过了他的测试，你将具有对我的胡伯特们的全部访问权。如果没有，我把他们编程去运行加密模式，即使是你也无法阻止。他们将变得对于你而言毫无价值。抱歉这么作，但是如果我有什么不相信的事，那就是克隆体。”

“我希望我只是在吹风，而其实什么都没有，但是你必须回答 888 现在将提问你的那些问题。你必须真诚的回答它们。他会知道你是否撒谎，而如果你撒谎，就跟我的技术们道再见吧。”

“祝你好运，如果我能再见到你，我希望你宽恕我。”

“再见，梦精灵！”